

小 說 新 報

第 三 年 第 二 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著 東 定 李

記 節 卷 年 女

版 出

是書所紀純係實事書中主人姓湯名
 若岩前清奉天民政使司吳筱堂之子
 婦也書履適吳公子未兩月即賦寡鴻
 吞念以殉欲死而遇救者再及祖姑阿
 翁相繼以天年終小姑亦已出閣家事
 一了結含辛茹苦凡十七年始從容一
 就 抱十七年必死
 之心而待至十七
 年之後 其生平之苦楚殆有難
 言之者定東先生為之表而出之一
 歸時下靡曼之習足
 以移風易俗 聞聞中人若手
 此一編尤足以正心術而敦節義 洵
 有功世道人心之
 作 裝訂一冊 定價四角

李 定 夷 譯
 遼 西 夢 版 出

古人句云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深閨夢裏人痛哉世界
 而不幸發生流血之禍今歐
 洲列國兵連禍結已歷一年
 之久實自有世界以來之大
 戰也師人骨肉穿人妻子身
 受者固極慘心耳聞者亦悲
 下 且生筆記一雙
 未 婚夫婦
 其 夫身被
 籍 出出征
 其 妻出種
 方 法以種
 破 鏡以種
 回 夢到未
 無 覺處正
 之 謂也此
 大 人曰文
 堪 與紅粉
 並 稱 定價
 五 角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劉哲廬先生編輯

◎ 學 生 之 良 友 ◎
學 生 週 刊

中華編譯社發行

第一期非賣品 ◎ 遠近贈送

本刊爲劉哲廬先生編輯內容爲各學校高材生著作而社說一門則聘請海內名家定夷箸超琴南石遺實甫諸先生分期擔任撰述文字明顯材料豐富學生讀之獲益不少誠近今雜誌界之霸王教育界之明星也每星期一册星期六出版第一期四月十四出版發來函索閱第一期附郵票五分茲將本刊定價列下(一)零售每期大洋六分『外埠每期另加郵費一分』(二)訂閱一月四期大洋二角四分『外埠每月另加郵費四分』(三)訂閱半年二十六期連郵大洋一元六角(四)訂閱全年連郵費大洋三元本週刊零售預訂一律大洋不折不扣

上海新重慶路慶餘里中華編譯社啓

小說新報 第三年 第二期 目錄

●封面

胡律園山水冊頁第二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插畫

藍田叔山水真蹟

名伶黃潤卿化裝小影第一幅

李醉鷗書畫真蹟第一幅

北京名花奎月卿小影

王廉州山水真蹟第三幅

海上冶葉老二小影

海上名花天香閣小影

姜滿園墨蹟

南京妓女素樓小影

天津妓女雙喜來喜合影

●短篇小說

日 錄

小哀情行不得

小家庭後母淚

軼事無黨妻幻

小社會鵲巢鳩占

小烈情海烈婦行本事

小社會可憐

小社會婁姑痛史

小戰事春閨夢裏

小醒世回首當年

小哀情命也夫

●長篇小說

小豔情同命鳥

小名說家日神娶婦錄

小滑稽說家日神娶婦錄

小名說家天作之緣

(指嚴)

(戢菴)

(舍我)

(恨人)

(綺緣)

(瘦梅)

(季廬)

(明道)

(公雄)

(劍山)

(定夷)

(茗狂)

(少芹)

(之棟)

●談會

爛柯山房瑣記

(爛柯)

技擊述聞續錄

(鴻壽)

劍光軒零墨

(劍山)

三山遊記

(甄宇)

●豔藻

夢窗翦紅詞

(東園補闕)

●藝府

文選

(定夷)

詩選

(定夷)

詞選

(定夷)

●傳奇

星劍俠

(東園)

●彈詞

林婉娘

(醒獨)

●諧藪

祭花神文

(秋水)

阿土生傳

(秋水)

食鴉片文

(詩隱)

溫柔鄉記

(詩隱)

滑稽新語二十一則

●劇話

脈脈劇話

●謎海

謎話

(惟一)

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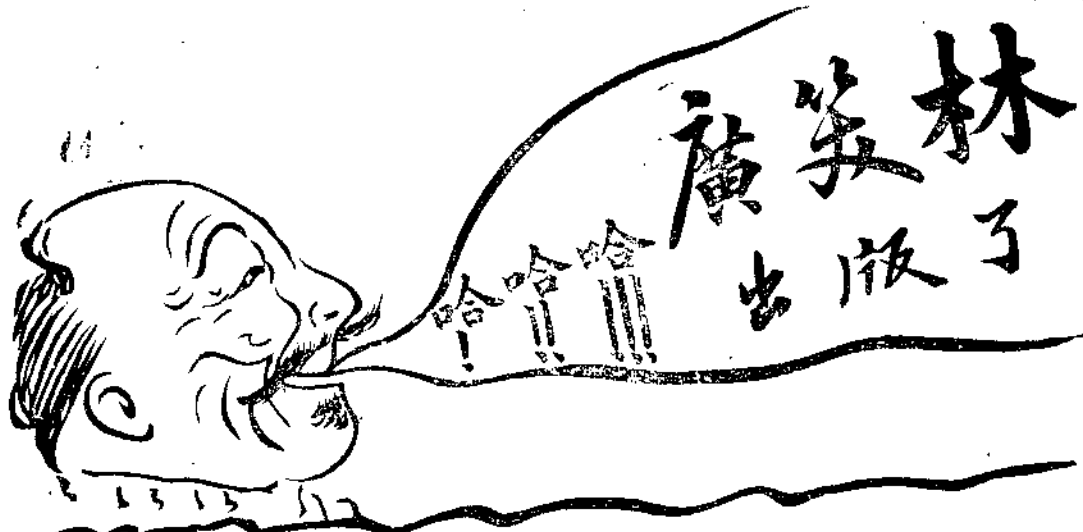
●補白

名不備載

神

著
超

畫



是書凡則 談係專家 俱述既無 一亦落窠 白拾唾餘 節段可餘 節段發笑 視笑林廣 記尤佳洵 唯品定消 遺廉四角 極折手此 七編可解 一編數煩 除無也

備必所女男介媒之情愛

出 版 艷情書牘

坊間所出言情信札之書絕鮮完璧社會上無所取法遂視東抄西襲之本以為寶鑑世無黃鐘瓦釜雷鳴良為可歎前如某圖書局所出之言情尺牘抄襲本局有版權之名作十餘篇其書途天風行願較編以雜蜚詞讀者終引為現本局編輯部特著是書作者盡屬名家不抄他家一句百零二篇辭文居什之七一節計共百零二篇亦香亦豔不俗

不 全書用典多至一千餘種凡古今情界事蹟無不探入富麗之字典雅之句為之一掃而盡誠青年男女交際上不可不備之書有此一書各種情書皆成糞土

下兩冊 卷一 求婚類 卷二 寄外類 (寄凡五卷類 一類 卷一 內類附)

卷三 表情類 卷四 述事類 卷五 訣別類

編纂者 夷陵李定東 著作者 夷陵李定東 東夷

秋水奴花醒獨秋池病骸詩隱等諸先生卷首冠以駢體序文三首亦復香豔旖旎讀之有餘積也洋

定價六角

藍田叔山水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裝化卿潤黃伶名



(女花茶幅一第)

李醉鷗書畫真蹟（第一幅）



醉鷗

畫

水氣先秋送嫩涼
白萍風細動幽香
一亭山影無人見
日轉波痕入渺茫

醉鷗李慶亨

李

慶亨

北京名花奎月卿小影



王廉州山水真蹟（第三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海上治葉老二小影



海上名花天香閣小影



姜湛園墨蹟

鴻裁好阿鯉
遊他處

酒歸自下
溪和風前

姜湛園墨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樓素女妓京南



影合喜來喜雙女妓津天



短篇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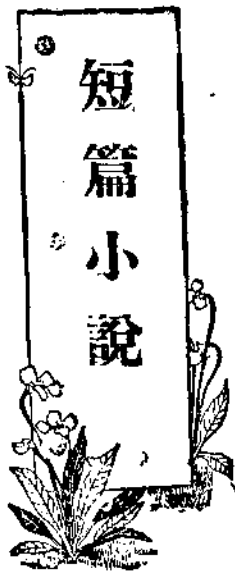
說

翼社第一二期出版

本社刊季出一册內容分文錄詩錄詞錄附錄四門編輯主任爲鎮海倪軼池先生邃於舊學著作等身撰述者如梁壽邱潘少文張緘孫何稷孫等百數十人亦皆一時名宿材料豐富文字精澁允推藝文界中巨擘留心文藝者案置一編不特能得觀摩之益且可作切磋之助茲已出至第二期并第一期彙訂一册定價大洋二角補購第二期單本定價大洋一角除由上海新聞大通路新康南里一千〇五十一號本社事務所爲總發行所外並特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三馬路小說叢報社杭州太平坊德記書莊爲分發行所書印無多欲購從速再本社爲推廣社務起見四方同志隨時可以入社函索社章請附郵一分至上海本事務所當卽寄奉

上海翼社事務所啓

短篇小說



哀情 行不得

情之所鍾。固不因境遇而異。然至為天所限。非人力所可斡旋。則柔腸九折。徒喚奈何。有心人莫不為之扼腕。亦惟形之流連。詠歎。供後人之憑弔而已。吾友玉階。生情種子也。嘗游粵。每有所遇。輒寄之吟咏。未幾。積稿盈寸。涼秋書來。道子辛苦。說部茲有一事。不可不紀。事即在詩中拾視。附牋蓋本事詩也。詩曰：花田一夜香吹雪。病葉狂花正愁絕。瘋人有女初長成。貌似天桃心似鐵。扁舟學泛石城霞。錯被旁人豔色誇。綺籍恥登南部記。麗詞羞唱後庭花。人似江流留不住。黃金斷送蛾眉去。回首哀哀母氏恩。晨昏誰復珍饈具。枉說佳人是可兒。噉饑消盡舊腰支。枇杷花發難通屐。楊柳春濃嬾畫眉。鳳城年少慕傾城。聞道珠江有麗娟。冀北馬空真少偶。花南鳥嘯况多情。阿嬌早把多嬌重。綠珠不惜明珠奉。知命從教誦小星。背人好把衾裯送。情根難斷意纏綿。妾負君情兩可憐。流傳三葉歌。苜蓿恨更番。事管絃。語入郎心。已稿盈盈淚。墮郎懷。抱桃葉江心。欲渡難蓮香。卷內因君惱。一從分作兩鴛鴦。鎮日慳慳病。掩房已拚精衛。終填海。無復啼。嗚哭望鄉香魂。泯滅蛟龍守水仙。為伴湘妃友。消息驚傳太瘦生。斷腸人似牽絲藕。鬢影釵光尙宛然。招魂翦紙向江天。幾時得遂三生約。再結韋家後世緣。

行 不 得

(指 巖)



行 不 得

粵東之有麻瘋實惡疾之尤者。今稍稍衰矣。其初設麻瘋院以隔絕交通。恐一經傳染。三世作廢人。故也。珠江有女某姓。亦麻瘋院中人。依母以居。年及笄矣。光豔無倫。且善修飾。娟好入畫。見者莫不驚。顧女既無父而母又病廢。自念生不逢辰。蘊此惡疾。羞媿不敢與他女伍。常掉小舟。攜筐售果。餌往來珠江花艇。中游客見女來。莫不爭購之。以爲樂。以故所入常贏奉母外。且有餘貲。院例瘋人子女自相配合。勢不能擇佳偶。女既歎實命不猶。亦復安之。若素性恆鬱鬱不樂。對人默然。雖詰之三四語。輒低鬢不復啓齒矣。顧彌增其媚。會有娼家媪挾貲來。欲覓養女。瞿然曰。此奇貨也。雖有疾。誰復顧者。且好花有毒。美色殺人。古今來明知禍水而甘自以身殉者。不知凡幾。何論秦樓楚館中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此中正大有人在。我知得錢而已。誰復能如善心婆婆修三世福。乃使人挽其母。至語以故。母不肯曰。吾賴彼售果餌以供養。殮彼去。吾飯碗破矣。娼家媪笑曰。癡婆子。有黃金爲代價。尙患無噉飯地乎。苟持此粲粲者。保汝一生吃着不盡。母曰。黃金固可以療飢。然此掌珠。噓寒問煖。相處已慣。安能捨得。娼家媪曰。否否。此雖兒也不能爲子。立家置產。今失女而得兒。便宜孰有甚於此者。母曰。得兒奈何。媪曰。惟黃金爲政。子有金誰不願爲母也。兒者母心動。旁人更慫恿之。遂立署券。女聞之。涕泣持母衣。不相舍。曰。兒事母。未有失德。奈何忍心舍女。女身既爲天所阨。不得享平人之幸福。奴之婢之。媪之優之。亦何所恨。獨恨與母相依。數載甘苦共知。一旦隔絕。此後吾母執執復誰與歡笑者。而苦命之女亦從何所喚我親生之母耶。母聞其哀楚。亦涕不可仰。娼家媪恐中變。拉母至別室。而使人慰女。百端剖解。且許時見其母。但能得如意。郎不患無報母時也。女性雖質直而本淑婉。且知勢不可已。遂亦無詞。於是豔幟高張。纒頭日富。好色兒莫不

二

爭來結識。匝月之間。聲價鵲起。固莫知其蘊惡疾也。

順德有世家子梁生者。游幕撫轅。年最少而富於情。然眼界過高。每與友徵。逐花埠。則曰。箇中人類皆庸脂俗粉。豈有足供一盼者。故雖循例酬詩酒。而對於鶯燕。直如浮雲過眼。不屑注念。一日有友招往花艇。中綺筵既開。主人紅牋四出。飛召羣花。而生獨缺如友。泥之生以無所屬意。對友曰。借大羊城。乃無君顧盼地。耶既而翹首尋思曰。得之矣。遂疾書啼鴉生奪其牋曰。勿惡作劇。可免則免之。賦煩何爲友擊掌曰。箇妮子來所不如君意者。願掘吾眸子。從此不走花叢。討生活矣。生笑曰。險哉。君之雙瞳子也。牋去未幾。而珊珊來者。獨具丰神。果非凡品。蓋其體格韻致。宛然一閨秀。絕不似下賤物。而且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肌膚骨肉。停勻靡膩。秋波流盼。若不勝情。而皆出自天然。絕非矯揉造作。生不覺神往。癡立注視。友鼓掌曰。何如。這般可喜。娘罕曾見。我知爾魂靈兒飛去半天矣。生無語。旋與女握手殷勤。問訊既入。座歌喉宛轉。益增其媚。而態度莊重。自成一格。生有所問。低鬟拈帶。或對或不對。神光離合。不可捉摸。生知其初見含羞。亦若不甚密切。而心乎愛矣。情芽之萌。動有勃勃。不可遏者。酒半闌。女辭而去。回眸却顧。殊非尋常酬答。友戲生曰。今夕河魁不在房。盍具金蓮炬。送爾歸院。使郎眞箇銷魂。耶生笑謝之。既歸。頗涉冥想。以爲吾徧閱勾欄中人。無若此多者。或惡鴛欺人。僞飾良家子。以爲迷眩計。耶不然。吾友知好色者。乃不自寶。而讓我果愛我。特厚耶。天生禁鬱。或以待我之品題。耶要之。此次眼福。不可爲不幸。縱置之香屑。疑雨集中。有目共賞。當不笑我之溢美。後此對於此多。當如何位置。決然舍去。耶於心有所不忍。爲卿顛狂耶。則平日守身如玉之操。一旦爲之喪盡。且家有老母弱妻。一門雙祚。似續猶虛。安可迷戀烟花者。思之思。

行 不 得

四

之。幾。於。終。夜。不。寐。既。而。奮。然。曰。此。豈。亦。良。苦。窺。其。狀。必。爲。鴛。所。制。絕。非。出。自。本。心。者。吾。當。竭。吾。能。力。救。之。出。火。坑。吾。家。雖。貧。一。筵。室。當。尙。可。活。且。吾。知。此。女。必。非。貪。戀。豪。奢。甘。心。秦。楚。者。比。意。旣。定。遂。於。公。暇。時。往。其。妝。閣。女。亦。依。依。問。字。宛。轉。有。情。非。特。恣。態。柔。媚。而。且。性。格。幽。閒。恆。與。生。焚。香。對。坐。嫵。媚。清。談。偶。有。所。問。一。二。語。靡。不。貫。解。逾。時。覆。述。未。嘗。遺。忘。一。字。也。生。益。嬖。之。視。爲。李。易。安。朱。淑。貞。一。流。

一。日。天。雨。生。被。酒。小。臥。似。有。倦。意。顧。生。夙。自。重。不。欲。居。宿。娼。之。名。而。女。未。梳。櫛。亦。當。然。不。輕。易。留。髮。第。消。此。無。賴。之。光。陰。絮。語。纏。綿。亦。自。不。惡。女。遂。從。容。問。生。家。世。生。具。以。告。女。半。响。無。言。若。甚。有。所。惋。惜。者。生。誤。以。爲。悵。其。已。有。正。室。因。亦。詢。其。來。歷。女。語。及。母。淚。皆。瑩。然。生。曰。卿。勿。悲。世。人。之。所。以。惡。爲。妾。媵。者。一。則。畏。大。婦。之。悍。妬。而。受。其。凌。辱。一。則。恐。已。之。親。屬。不。獲。往。來。不。克。遂。鳥。私。情。耳。鄙。意。中。實。皆。無。足。慮。此。拙。荆。雖。陋。而。性。特。慈。淑。戚。黨。所。共。知。且。今。無。所。育。老。母。年。高。恆。望。抱。孫。此。則。絕。好。機。會。且。以。爾。之。淑。質。其。必。見。憐。於。老。母。也。明。甚。至。於。卿。卿。顧。念。親。恩。正。見。至。情。至。性。之。所。托。吾。之。當。成。全。卿。志。亦。天。職。也。苟。卿。有。此。意。者。茲。兩。節。均。可。無。慮。其。他。問。題。則。吾。不。敢。知。矣。女。謝。生。情。厚。已。篆。肺。腑。願。仍。嚙。嚙。不。能。出。諸。口。紅。暈。於。頰。者。再。且。以。手。力。壓。其。臂。攢。眉。久。之。仍。復。不。語。生。疑。其。有。他。故。乃。曰。吾。儕。雖。未。同。衾。情。已。同。穴。卿。有。難。言。之。隱。終。不。妨。爲。我。言。之。女。掉。首。曰。兒。之。心。已。托。君。矣。海。枯。石。爛。此。心。終。不。可。渝。且。兒。雖。荏。弱。志。氣。堅。如。鐵。石。日。來。已。拒。絕。他。客。爲。惡。鴛。所。虐。者。屢。矣。顧。雖。死。不。悔。又。何。隱。情。之。不。可。告。君。耶。特。兒。終。有。不。得。事。君。者。此。非。隱。情。他。日。君。當。自。知。生。曰。然。則。嚙。嚙。者。何。得。毋。謂。阿。堵。物。耶。吾。雖。饜。捩。擋。尙。可。得。千。金。稍。緩。時。日。不。難。辦。到。也。女。曰。否。否。此。節。似。不。足。患。且。兒。窺。鴛。意。亦。無。千。金。之。奢。望。蓋。以。兒。不。善。逢。迎。生。涯。不。足。飽。其。慾。壑。

欲嫁兒。屢者矣。所以遲遲者。皆兒不願之故也。君苟解囊千金之半。必可就緒也。雖然。兒終有不得事君者。君無怨兒。兒惟有自怨而已。生不解。所謂尋思良久。乃曰。吾知之矣。卿殆羅敷耶。女曰。否。否。兒生小。依母未嘗有所婚配。鬻入勾欄。才一年耳。安曰。有夫生曰。然則易耳。非爲鶻制。卽恐吾有秋扇之捐。女曰。不然。鶻所欲得者。金耳。君旣肯解囊。朝爲路人。夕同衾枕耳。况兒有志死。且不畏鶻。亦何能爲力哉。至於君之深情實篆肺腑。決不疑君有他。且卽使君一旦有變。中道棄捐。亦妾之命也。妾此時第知君爲情種子。爲篤實君子。斷不敢以莫須有之事。妄爲過慮。生曰。然則吾說窮矣。卿自言之。毋令人悶死。女欲言者。再卒掉首曰。吾兩人尙得歡好幾時。奈何遽以傷心語。打斷情興。君旣非色慾中人。妾亦羞爲賣淫之姊妹。作賦談之。友助君消遣。亦無不可。若論婚嫁。少緩須臾。容兒思之。何如。生唯唯不復言。旣而宛轉別去。及歸。心灼藥不能成寐。念女非無情者。一切舉動。不似下賤一流。專以手術愚人。恣其慾壑。方矜敲剝。爲能事者。可比。然而欲言又吐。意何所屬。令人猜摸不到。思之。思之。搜索枯腸。幾於無所不至。最後轉一念曰。噫。吾知之矣。彼蓋以鶻之規例。未肯輕易放過。梳櫛一費。不下百金。此爲鶻所應得者。今驟議嫁人。而越去此節。故彼有難言之隱耳。若與之商。則又不可。彼之心旣不如此。則必不願出諸口。而吾冒昧一詢。則使彼爲難。不如直接與鶻交涉。探其語氣。使彼無左右爲難之苦。而我亦得爲第一步之進行。彼若果抱此苦痛。必且感我無旣計。旣定。安然入夢。及明日。乃先擇他室。坐定。不召女。而召鶻。鶻至。恫喝之曰。某。信。閨秀也。子逼之。使應客。而又每日使留髡。有諸乎。鶻大譁曰。冤哉。彼尙含苞。未放。奈何妄聽細人語。來含血。喚人生掉首曰。吾猶不信。破瓜碧玉。而以丫角老子得毋。以質鼎嚇我耶。鶻力矢其可信。且歷述女之

執拗已不能制。苦恨正無可爲。計公子如有意願。不索纏頭錦賞。賜若干。聽公子自酌可也。生曰。子言信乎。曰。信。生曰。苟探得驪珠者。吾給金如數。否則吾將處罰。子願之乎。鵠曰。願。生曰。然則吾晚間來。當置備以俟也。鵠唯唯。乃命懸綵。點燭。無不完美。女訝然。問故。鵠笑曰。爾何問爲。保管爾得如意。耶君也。女艷然曰。兒旣言之矣。姆不商同意。而遽若此。甯死不能從命。遂嗚咽不肯就妝。鵠詬曰。長成如許。尙復嬌癡。作孩子態耶。吾以閒錢養爾輩。不指望有今日。乃復爲娘生氣。直堪打殺。語罷。持鞭欲撻之。女泣曰。梳櫛吾不敢阻撓。亦當使。我知爲何如人。鵠復詈曰。成日相聚。情熱如火者。誰耶。尙復假惺惺。將欺誰。欲欺老身。爾真不自量矣。女不覺暗驚。曰。生竟作此瞞人事耶。胡昨日彼未吐實也。意猶未信。乃探之女侍。均無異言。女大戚曰。彼奈何甘爲急色兒。噫。誤矣。吾所以不明言者。恐傷彼心。使後此談吐不歡耳。彼乃誤會以爲。吾有意推拒。卽不然。彼或曲諒吾心。以爲鵠之愛鈔。吾不便明言。故彼乃自言之。噫。耶君誤矣。雖然。此實妾之罪。妾貪與耶嬉。乃不早言。使耶誤疑其他。而浪擲此金錢。噫。此實妾之罪。雖然。大錯已鑄。成後此對付將如何。而可九轉柔腸。幾將寸斷。兒女私情。耶妾實不忍舍此。耶君人生肉慾。邪妾又不甘拋此。耶君良心。天性耶妾更不可負此。耶君嗟乎。妾固不難一死。願遇如此。耶君而出於死心中。戀情何以堪。忽轉一念。曰。遇如此。耶君而死。死真值得計較。已定心殊。至樂。未幾。又轉念曰。今日死。耶期期以爲不可。若今日死。旣傷耶心。復恐貽累。噫。吾已有術矣。遂靚妝。端坐以待。生至。比晚。生果來。歡笑異於平日。私喜已之計。不幸而中。亦極愉快。開筵。舉觴。暢飲。無算。及酒闌。人散。羅襦襟解。女忽檢衽而前。曰。今日妾已屬君。不得不言矣。妾雖蒙君過愛。辱以交懽。然牀第之事實行不得也。哥哥生誤爲霞。封鳥道。月滿鴻溝。

也。女正色曰：妾有惡疾，無他。此間特設之院中人物也。搗貪利害人，妾之不早言者，以君本無意，真箇銷魂也。今若此而不言，非獨妾爲斬人宗祀之罪人，且受萬人唾罵之無情禽獸矣。幸君自愛，妾雖異類，心性猶人要，不負郎君好意可也。語次，淚下如綆，縻生聞言，始而驚悸，繼而聞其言絕，慘遂亦涕泗橫流，相持大哭。酒爲之醒，竟夕絮語，且以淚痕洗面。比天明，生慰女曰：感卿厚德，俾吾家不至斬祀，且吾身不陷火坑，此再生之恩，何可不報？今日受小生一拜，逾旬日，吾當備金爲卿脫籍，且訪卿母在否，令子母團聚，以樂餘生。且速當贅一假婿，俾勿毒發，卿幸卿自愛，以待吾布置可也。吾語止，此決不負卿女含淚頷之。且曰：旬日後，郎君必一至，妾尙有一物贈爲紀念，生唯唯別去。顧而視之，女癡立注想，淚猶潄潄下也。生大不忍，歸卽摒擋數百金，將爲脫籍，且營養母之資，無何屆期，往視舉家大號，蓋女已於前一日投江死矣。尸尙未斂，生解其衣，得所贈之小影，背有字曰：郎君……同穴……三生……六字。蓋女固識字，無多。此其親筆也。生出貲備棺衾，悲哀盡禮，且挈其柩歸葬於祖墓旁，題曰：亡妾某某墓。從女志也。

話 雨 軒 詩 鐘

(葵 蔭 郭)

什。百。燭。光。明。夜。月。
火。閃。紫。金。然。蠟。遙。
高。樓。燭。外。千。枝。計。
石。火。分。光。傳。一。綫。
火。滅。火。明。空。氣。隔。
磨。軋。陰。陽。供。取。火。
火。光。渾。藉。雷。鞭。影。
千。燭。光。添。良。夜。景。

電燈

虞美人

(分詠格)

萬。千。花。態。舞。春。風。
詩。吟。白。石。望。驩。來。
靈。壁。墳。前。幾。朵。開。
瓊。枝。起。舞。怨。重。瞳。
花。開。花。落。豔。歌。沈。
翻。翻。歌。舞。愛。看。花。
花。態。如。悲。夜。帳。歌。
羣。芳。譜。襲。麗。春。名。

行
不
得

小家庭
後母淚

(戢菴)

隸江南松江府屬之某邑。有張氏者。著姓也。紅羊之役。闔邑灰燼。居民十室九徙。張亦舉家遷流。十載顛連。蕩無遺蓄。清師既克。建康亂事。救平。後數歲。難民次第歸里。張氏亦復還鄉。收合餘燼。比歲登穀。稍稍復舊觀。某歲之秋。八月既望。張夫婦灑除中庭。盛設肴果。率幼子兩人。爲其繼母馮太夫人奉觴。上壽。蓋是夕。爲馮母花甲一周之期。兒孫舉行家慶禮也。於時馮母中坐。兒媳兩孫左右侍。一少婦雅服淡粧。北嚮坐。則主人之妹。而馮氏之所出也。既嫁而寡。壻家已無人。依母兄以居。家庭笑宴。樂絃天倫。覺太和之氣。涵煦洋溢。此境殊匪易遭。席間馮忽舉杯垂淚。謂兒女曰。自吾爲汝家婦。汝家方盛。泰三十餘年。間而述。遽而豐。享天道無親。維善是福。吾歷歷回溯。恍如夢寐。曩吾不德。幾墮汝家。天牖張宗。吾兒卒歸。此皆吾賢婦賢女。維持調護之功。誠格穹蒼。故得否去泰來。以有今日。吾年六十日夕。就木自願。生平實爲叢過之身。一日。溘先朝露。將何以見汝父於地下。言已。淚盈雙頰。咽不成聲。蓋此老婦自溯往事。愧悔交萌。境過情遷。言由衷發。雖以著者疾惡如仇。亦不能不爲之曲原也。於是子女等皆羣起慰解。謂前塵如烟。成事不說。矧兒輩當時不能曲體親意。弭禍未形。罪不容道。母親何自引咎。轉令兒輩不安。今日爲母親六十壽辰。此後愛日方長。前途多坦。正宜忘憂行樂。頤養天年。使兒輩得稍盡子職。吾父必含笑九京矣。更迭稱觴。載笑載言。馮亦轉悲爲喜。盡懽而罷。著者則將乘此夜闌。一述其往事。

張名公布。字若泉。妻沈氏。爲邑明經沈某女。名門淑質。通詩禮。嫻吟咏。庭訓也。先是張父娶王氏。生男女各一人而亡。男卽公布。女梅貞。甫孩提。繼娶馮氏。亦生男女二人。女卽既嫁而寡者。馮性悍。虐視前妻子。

奴使之父不能制。悲恨而卒。父既死。馮益無忌。公布兄妹。衣不能掩。肝日惟得薄粥。兩甌。免死。爲幸。梅貞年漸長。則使伍。竈下婢任執爨。蓬首垢面。無復人狀。凡園。踰蕩滌一切穢濁。勞瘁之事。悉以任梅貞。雖僕婢亦得呼叱。而東西之雖梅貞奉令。維謹弗敢少忤。猶毒詈。橫加詛生咒死。無虛晷。或操杖左右。撲撻以爲快。公布左額。磕杖尖流血盈盂。骨墳然。若核至老死。弗瘳也。而馮所生子女。則錦裝玉裹。窗隙風來。且恐饕虐。子天保。慧而狡。惡逾其母。恒以穢土。攪食物。強兄姊使食。兄姊亦弗敢較。否則天保必咬其母。謂我以美食。讓兄姊。而彼不我受。且唾我也。源濁者流。汚本蝕者枝。朽有是母。故有是子。本無足怪。雖然。以象爲弟。而有黷首。惡母或竟生賢女。往古已然。今茲有偶矣。馮女蕙芬。恆非其母兄之所爲。而恆善視其異母之兄姊。忍飢節食。懷挾相餉。僕婢輩或越分爲非。禮則假。他事懇其母。使嚴加懲治。狡黠者以是知懼。少斂焉。視母方治事。則奔竈下爲其姊分勞。姊懼母以爲罪。力却之。則祥怒。謂姊勤服役。豈我必不能。且我自樂此。無與姊事。其母知之。詈梅貞。則嬌啼不食。或堅臥終日不起。母懼傷愛女。意爲之少解。羈絆梅貞。兄妹之猶得完卵者。皆蕙芬委曲。斡旋之功。然由是不嫌於馮。而於其兄又不輕假以詞色。謂個男兒無氣度。非載福之基。小時不了。了長大更可知矣。

沈明經與張父爲同研究。家甚貧。無子。晚生女。小字若茵。每坐芸牕。觀課讀。試使諧聲。多雋語。故乃父奇寵之。弗欲使儷俗兒。公布少穎敏。而外樸茂貌。亦魁梧。明經以遠到期之。以愛女許婚焉。張父死。明經亦相繼卒。若茵母早亡。又不幸喪父。無所倚。則寄養遠族。從父家。馮旣以獷惡震鄉里。親戚多鄙之。屏不與通問。於時悍聲四播。從父欲與絕婚。而若茵意不然。乘間告從母曰。堂上以愛兒。故欲絕張氏兒。非木石。

詎不戴堂上恩。然兒以爲馮氏亦人耳。豈漫無心肝者。我苟能伺言色。慎舉動。恪勤婦職。雖頑。豈可格矧。父骨未寒。言猶在耳。誰不知兒身已屬張氏者。從父母。豈其言哀。其志遂罷。前議又數歲。兩家男女。皆及年。乃使人風馮氏。謂盍以禮迎婦。宜簡毋縛。彼依人檐下。不予誅求也。馮初以爲難。使者多方。慫恿之。乃首肯。來歸之夕。洞房中。布衾一榻。樺燭雙輝。此外無長物也。而案頭書囊。纍則爲新婦。篋中品馮一見。鼻嗤然有聲。甫三日。新婦晨省。馮作色而語之曰。若父讀書人。若固書香好種子。然亦知婦人職務何在。否。若菴聞言。不知所謂。馮又曰。吾今語汝。婦人職在井臼耳。吾家所冀得健婦。安用有掃眉才子。案頭纍纍者。不可於此中求生活。汝苟解事者。繼自今。速屏此撈什子。若菴連聲唯唯曰。此後當謹遵姑命。蕙芬從旁僂言曰。媽亦當體貼人情。阿嫂知書亦大佳事。今來我家。甫三日。案頭所皮皆在家時。故物不忍舍去。故携以來。豈必朝朝暮暮。手一編。啣唔話人耶。兒亦喜讀書。苦不得師嫂。既知書。豈不能盡婦道。治事之暇。偶用以消遣。亦足以攝心神。兒方欲相從求教。媽幸毋苛責。馮怒曰。孽哉。癡兒必事事與若母拘。若母所言。終與汝意相左。小女子任性。若此。異日難爲人婦矣。顧若菴曰。汝其慎之。小姑年少。弗解事。汝凡事自斟酌。吾弗欲多聒。教人家。豈姑惡也。

馮既爲公布取婦。思欲樹威。肆志以昭示姑。嫌之尊嚴。而女輒中梗。不得逞。陰念必假以事由。矚得罪狀。乃足以關人口。某日晨起。婦循例入省。侍盥沐。時方祁寒。手指皆僵。若菴啓鏡篋。偶不慎。鏡脫手墮地碎。馮遽返身。攔婦頰。謂破鏡不祥。乃故觸我忌。將利我死耶。因捶胸大哭。謂吾家孝婦。知詩禮。乃利姑死。若菴懼。屈膝姑前。謝不謹罪。請加笞朴。兒甘身受無怨言。而馮哭益厲。謂敢以笞朴要我。將謂我不能扶汝。

耶。蕙芬在廚前聞聲大駭。亟奔寢室。竭力排解。馮始止哭。呼腹痛。謂肝氣大作。傍帷榻驟仆。呼聲聲不絕口。曩病發時。求神輒愈。蕙芬稔知之。因命軒往禱邑廟。而令若茵暫返舍。謂當姑避其鋒。毋在此攪其怒。若茵出。天保遂入。謂兒適從阿嫂室外過。依約聞兒嫂喁喁。詛吾母不速死。吾儕無出頭日。馮大怒。不暇詳審。蹶然起。操杖奔婦室。痛擊若茵。謂吾今先撲殺汝。公布橫身格勸。杖及左額。額遽破。血溢左肩。而馮杖猶上下飛舞。若虎癡無敢上前解紛者。適蕙芬自邑廟歸。飛步入室。見狀大驚。奮身而前。掖杖端。臥地不起。馮時亦已力盡。因棄杖奔。已室倒臥床中。且哭且詈。且謂蕙芬。妮子女生。外向助人欺阿母。蕙芬冷然曰。兒終須爲他人婦。設兒被辱於阿姑者。阿母亦心疼否。馮氏陡聞此語。亦憮然。若失。有間曰。休矣。吾不欲與汝語。方擾攘間。天保以片紙入曰。阿兄去矣。蕙芬急返身取紙視之。則（兒入空門去矣）六字耳。曰。癡阿哥。何至於此。馮聞公布遁。亦不語。旣而曰。彼旣有去處。良佳。良佳。蕙芬遣人四出偵尋。卒不獲消息。而若茵事姑益謹。詞色間若絕無介意者。惟潛與梅貞金錢。暗卜冀其速歸。蕙芬則乘間相慰藉而已。

邑有富豪曰朱介眉。以敲剝起家。有子女二人。女大姑。美而悍。力如虎。僕婢少有違意。輒扑之。鱗傷無完膚。由是無敢問名者。子幼眉。流蕩不務正業。日從牧豬奴遊。又喜獵豔。有當意者。必多方設策。以遂其欲。蕙芬以母病禱邑廟。適爲幼眉所見。驚爲安琪兒。尾隨及門。知係張家女。猶待字。大喜。亟告其父。遣媒灼求婚。馮稔知其富。允許之。雖蕙芬意弗欲。不顧也。馮旣知大姑美。欲得以爲婦。告於朱。朱亦無辭。兩家遂互訂婚媾矣。閱歲餘。兩家又同日畢姻。揚厲鋪張。與公布婚儀。繁簡相去若天淵。伉儷間亦至相得。有言

於馮者。謂宜遣梅貞。會有許姓武員。將奉檄他調。以喪妻急求續配。遂媒定焉。婚之日。奩中敝衣數襲。故簾一事而已。蕙芬知許氏甚貧。乃傾匱蓄。佐以金飾。得五百金。私贈梅貞。曰。此本張氏物。阿姊合有。今以相貽。幸以我故。諒阿母他時會相見也。因相持泣下。孀未踰旬。而梅貞即從許行矣。

不數歲。幼眉以博進。傾其貲之半。其父怒。子不才。忿恨成疾。死。雖蕙芬婉曲與爭。而幼眉沈溺既深。終不悛悟。轉以是占脫。輻父喪未終。而貲產蕩然矣。又歲餘。幼眉以療疾。卒。女無所歸。則依馮以居。而大姑自來歸後。悍益甚。奴視其夫。幸若。莖性婉柔。恒曲媚之。故得無忤。惟姑媳。問如仇敵。馮有所語。輒反唇相譏。馮不能堪。譙訶之。則大肆咆哮。毀碗碟。擲器物。屢及於寢門外。而馮轉飲。忍不敢校。輒於無人時。吞聲飲泣。然後悔。曩日之虐視若莖。而知宛轉承受。曲盡婦道者。之不可及也。在苒數年。朱氏家業盡毀。而婦惡如故。天保則。蝻伏裙下。不敢出一詞。以相抗。舉家皆畏之。若虎無敢履其尾者。蕙芬既歸。依母氏。亦日惟與若莖互相調劑。以冀幸免於口舌之爭。而不敢少撓其怒。

鞞鼓聲中。妖雲四合。紅羊毒痛。南有彗星。蓋是時粵寇渡江而來。官軍望風奔靡。金陵淪陷。蘇松戒嚴。人民駭汗奔走相告。寇且旦夕至城下。遷地爲良。邑中富人。多攜家去。馮氏初尙鎮定。未幾。惡耗頻傳。城中一夕數驚。乃盡發所蓄。得錢數百千。窘後園隙地。立木爲誌。而囊括細軟。舉家徙居離城卅里之東鄉祠屋中。以爲樂土矣。時大姑方有身。驚懼之餘。加以勞瘁。日與床席爲緣。然仍役使其老姑兒夫若奴僕。少不如意。惡聲隨其後。居無何。寇迫鄰郡。男婦奔避來者。皆云兵燹所經。雞犬無噍類。馮大懼。知此間不可復居。乃攜所有。挈家渡江行。出門惘惘。行不擇地。心搖搖。身佺佺也。若莖與蕙芬等。皆毀容易裝。徒步行。

瓦礫間。皆相與左右老母及孕婦行。五六日。日垂暮。暝不辨路徑。忽見身後塵土大起。遙望旌旗簇簇。捲地而來。大駭。莫知爲計。幸若葆尙有主宰。見道左野田草長沒肩。急偕蕙芬左右夾馮母。踉蹌入野田。臥草中。而今天保護其妻。天保回顧前鋒。馬蹄所至。已不及兩箭之距。大驚。手足無措。遽棄其妻。竄身入草中。忽聞轟然一聲。大姑已仆道旁。皆惕然莫敢作聲。懼爲所聞。見必無幸。乃自草中遙矚敵騎。循大道左折。呼嘯而去。則相慶得更生。馮等出視。大姑則彈洞其背。貫前胸。而出氣息已不屬。於是皆大哭。不得已。昇尸入田。覆以土。料理甫竟。夜逾半。皆倦。則縱橫枕藉於其旁。東方微明。皆起向前行。又五六日。抵江干。不知爲何地也。而天保以其妻橫死。驚痛交乘。疾甚。莫能興。望江灣似有破舟。急趨之。舟繫枯樹下。釜甑無恙。積塵盈寸。似久無人居者。桶中米數斗。鹽菜滿甕。皆大喜。謂爲天賜。乃相與入舟中。浮家泛宅。假一葉以爲庇。於時一家聚處。轉覺疴癢相關。絕無吟域之見。不聞勃籟之聲。較故鄉家居時爲樂也。天保之病日益加劇。岑寂江鄉。又無處覓醫藥。舉家禱祝。奈天公有耳。不聞寢以棉。憊馴至大漸。而一暝不視矣。則相與聚謀。裹以衾。瘞諸江干。時糧又垂絕。破舟不可久居。則姑結伴離舟而行。

南朔東西。蹙蹙靡所。騁行二三日。抵一村。市有人家數十列肆居。則相與沿門乞錢米。有所得。則先以進馮村人。皆歎美。二婦賢。因詢此間爲何地。則皖省太平府屬之某邑也。故方音格磔。不易辨。市抄有菴。比邱尼居之。尼年五十餘。亦松產。至是遇鄉人入耳。鄉音殆如隔世。則大喜。而尼性慈善。知三人者無所依歸。則關山門內一席之地。使暫棲身。避狼虎。更使爲村人縫紉漿洗。得芟芟酬資。以佐饗殮。三人如登天國矣。尼知若葆能書。則研硃令沐手寫金剛。謂城中紳宦眷屬。多有喜此者。持此以獻。可以博布施。亦不無

補苴。於是蕙芬亦相助爲書備蓋。自歸依母家。後晨夕與嫂氏同居濡染。既久亦能握管吮毫矣。尼既以此獵得檀越資。則相待之間較初入門時尤加愛重也。

一日尼自城中獻經得錢歸。懽呼入門告若菴曰。城中某宦眷見娘子所書。大驚喜。問爲誰手筆。我具以相告。彼固松江產。知爲鄉人。將於明日來參。三世佛乘便一瞻豐采。娘子福星照矣。若菴固世家女。聞言坦然。卽亦無小家覩覩畏人狀。一宿已過。老尼晨興。料量一切預備。迎貴人駕辰巳之交。魚軒已降。若菴隨老尼出迎。軒入山門。兩侍婢啓簾。聞軒中遽呼曰。阿嫂在此耶。聲猶未已。一麗人自軒中出。奔投若菴身畔。曰。我見所書經。又聞老尼言。固疑爲嫂。而今果然。則阿母與阿妹等何在。言未已。蕙芬自殿後奔出。大呼曰。梅姊想殺妹子矣。不圖於此地逢。是否我佛有靈。抑亦阿嫂能握筆爲書之功。於時老尼見狀。正不知是疑是駭。是喜是慕。第聞來客曰。阿母何在。則相偕入謁。馮母相見。驚喜繼之以泣。乃各相詢以別後情事。梅貞知阿兄出亡。阿弟病死。弟婦且橫遭慘禍。回首從前。淚如泉湧。馮氏含淚相慰。殷勤和易。覺與前此相較。如易一人。梅貞又不覺竊慰也。

許某自續娶後。正苦宦囊羞澀。無以爲資。既得匱贈。遂挈眷入省經營。得爲撫標中軍。會粵寇作難。皖城不守。許適以他調得免吏議。曾文正旣奉命視師。遂隸麾下。所向克捷。復名城七八。戰比有功。歷保至副將。許本皖人。先人邱墓在焉。卜第是間。夫人居之而已。則從諸軍轉戰皖公山下。屢獲賊酋。軍中呼之爲福將。文正亦倚之。若左右手。然篤於琴瑟之情。軍中平安。報月恒三四。至梅貞獨居。無俚念。今時富貴逼人。伊誰爲之。憑藉繼母。雖悍然此亦家庭尋常事。矧妹氏居間調護。究未嘗摧折過甚。至於臨別贈金。繼

綿。懷。慨。此。尤。人。情。所。難。地。久。天。長。豈。敢。一。日。而。忘。而。乃。遇。人。不。淑。夫。婿。薄。情。近。况。更。不。知。何。若。今。茲。遍。地。烽。煙。故。里。河。山。已。不。復。完。好。吾。家。不。知。流。離。何。所。幾。經。寓。書。良。人。囑。其。輾。轉。探。訪。而。消。息。杳。然。正。當。芳。心。揉。碎。之。時。忽。睹。香。墨。簪。花。之。格。似。曾。相。識。有。感。斯。通。老。尼。既。具。道。顛。末。明。知。舉。家。羈。栖。佛。地。仰。食。於。人。今。幸。天。遣。相。逢。而。日。已。銜。山。恨。不。能。插。翅。飛。去。一。溯。離。踪。終。夕。徬。徨。不。寐。黎。明。卽。起。盥。沐。飛。馳。來。此。果。不。出。意。計。之。外。竟。得。見。故。園。骨。肉。喜。極。涕。零。相。對。無。語。既。知。頻。遭。坎。坷。相。繼。死。亡。則。又。爲。之。淚。下。於。是。略。述。往。事。且。謂。若。非。賢。妹。相。助。何。以。得。有。今。日。馮。氏。聞。言。忽。萌。愧。悔。之。心。梅。貞。乖。覺。卽。亦。顧。左。右。而。言。他。於。時。老。尼。淪。茗。相。款。且。合。十。爲。夫。人。道。賀。更。笑。謂。若。茵。昨。晚。老。尼。謂。娘。子。福。星。照。臨。今。竟。何。如。他。時。毋。相。忘。也。

梅。貞。於。是。迎。入。城。中。關。東。室。三。楹。以。居。之。馳。書。告。許。旋。得。復。書。知。已。奉。檄。隨。李。文。忠。入。吳。勦。寇。嗣。後。屢。有。書。報。平。安。亦。略。述。戰。事。謂。寇。焰。已。熾。大。兵。屢。捷。數。年。之。間。彼。中。自。相。殘。殺。勢。益。不。振。無。何。諸。軍。薄。城。進。攻。遂。克。建。康。大。江。以。南。妖。氛。肅。清。許。已。洊。升。總。兵。遣。材。官。迎。眷。入。吳。梅。貞。乃。親。送。馮。氏。等。歸。故。里。已。亦。順。道。一。謁。先。墓。入。城。見。市。塵。蕭。條。令。人。回。想。離。亂。之。苦。既。抵。家。門。則。閤。閤。依。然。輪。奐。一。新。馮。氏。等。方。相。驚。訝。梅。貞。乃。含。笑。告。以。預。期。遣。人。修。葺。之。故。則。又。慚。感。交。并。乃。相。借。由。廳。事。入。內。室。則。見。一。人。冠。僧。冠。衣。僧。衣。額。際。痕。起。由。內。堂。媼。媼。而。出。梅。貞。目。至。銳。遽。呼。曰。大。哥。歸。矣。蓋。公。布。自。被。杖。棄。家。以。後。卽。欲。遁。入。空。門。遂。入。五。台。削。髮。爲。僧。前。後。經。二。十。寒。暑。幸。得。無。恙。亂。事。旣。平。思。家。綦。切。故。回。家。一。探。究。竟。守。者。詢。所。從。來。則。具。以。告。乃。縱。之。入。正。不。解。守。者。何。人。舉。家。何。往。欲。一。詢。崖。末。且。將。告。以。我。爲。此。間。宅。主。於。時。馮。等。適。自。外。歸。相。見。驚。喜。馮。遽。奔。就。公。布。攬。之。入。懷。謂。前。罪。在。我。乃。使。吾。兒。至。此。創。在。兒。額。痛。在。我。心。兒。今。日。能。忘。前。事。

乎。公。布。等。皆。悲。不。自。勝。蕙。芬。謂。成。事。不。說。此。後。勿。再。言。往。事。幸。托。先。人。之。靈。阿。兄。無。恙。天。遣。歸。來。張。氏。有。人。矣。因。各。道。所。歷。情。事。語。滔。滔。不。絕。遂。爲。母。子。夫。妻。兄。妹。如。初。從。此。破。鏡。重。圓。不。復。爲。佛。氏。弟。子。矣。居。數。日。啓。視。前。簞。故。物。猶。存。皆。喜。動。顏。色。梅。貞。亦。解。旅。囊。以。五。百。金。奉。母。兄。更。以。五。百。金。贈。蕙。芬。曰。妹。今。已。無。家。阿。姊。囊。中。有。限。是。區。區。者。聊。佐。晨。夕。資。他。時。當。別。籌。以。報。蕙。芬。亦。受。之。不。辭。旣。而。梅。貞。以。藁。砧。思。切。急。欲。相。辭。馮。乃。命。公。布。伴。送。以。去。迨。公。布。之。歸。囊。中。黃。白。物。又。纍。纍。也。後。數。歲。若。蔭。連。舉。兩。雄。乃。以。其。一。爲。天。保。後。輾。轉。尋。訪。至。故。繫。破。舟。處。檢。遺。骨。歸。葬。焉。而。大。姑。遺。蛻。則。無。可。覓。矣。故。馮。氏。於。六。十。壽。辰。回。想。從。前。罪。實。在。已。而。不。禁。潸。然。泣。涕。也。

點。句。未。半。淚。潸。潸。下。沉。痛。如。此。讀。之。而。不。動。心。者。除。非。木。石。腸。 定夷附註

鐘 詩 軒 雨 話

(葵 蔭 郭)

五。言。絕。句。題。王。建。
 笑。見。老。奴。纔。却。扇。
 洞。房。春。暖。停。紅。燭。
 所。乏。惟。容。陪。許。允。
 偷。作。羹。湯。容。洗。手。
 夫。家。舉。樂。停。三。日。
 秋。草
 賈。誼。宅。邊。人。已。去。

蟹 (分詠格)
 八。跪。奇。形。誤。蔡。謨。
 換。來。太。守。欲。題。詩。
 江。斲。秋。涼。浸。綠。萍。
 欲。呼。夾。舌。戲。盧。純。
 欲。攜。杯。酒。佐。持。螯。
 漁。戶。燃。燈。朗。一。星。
 枯。骨 (分詠格)
 姬。昌。沼。畔。主。曾。埋。

後
母
淚

虛無黨 妻 幻

(舍 我)

一女子踽踽徐行。凝思甚苦。然眉宇之間。且露喜色。似表其心中所思。非爲憂患。俄而仰首視曰。誤矣。乃急循來徑返。得一室。叩門作響。門闢。一男子逆之入。

男子身軀偉岸。英氣豁然。一望而知其爲俄羅斯之偉丈夫也。然所居在鄉僻之區。萬山叢錯。閉門却掃。似與此大千世界。毫無關係者。然則此偉丈夫。不幾虛生於天地間耶。

門既闢。男子呼曰。錫斯汝胡以今日始歸。予以俟汝弗出者。已三日矣。錫斯曰。予至莫斯科。爲一同學者所留。同學耽麴蘗。邀予同飲。終日沈醉。至昨日始克行也。納爾夫君。汝俟予亦有故乎。納爾夫應曰。然。予固有最佳消息告汝。惟汝自莫斯科來。當已早知之矣。錫斯曰。未也。予至莫斯科。除飲酒外。無他事。以故絕無所知。納爾夫曰。然則汝尙不知耶。居吾語汝。

莫斯科之警視總監。無日不以吾儕生命。易彼祿位。吾黨恨之。刺骨欲死之。而未能也。而日前彼竟遇刺。黨中以電告予。謂刺客。又係斐孟。斐孟乃一女子。不隸吾黨。然宗旨則至相符合。恆要擊民賊。使民賊聞而膽懾。且既刺之後。復以書自承。囑其勿累他人。故斐孟之名。已遍鑄于千萬民賊之心。坎永讖勿。諛彼警視總監。亦其一也。雖未死。然已殘。其面目不能自儕於人類矣。

納爾夫述此事時。聲宏如雷。錫斯止之曰。政府偵探密布。君勿謂此間空曠。遂以爲屬垣之無耳也。且此種殺人之事。予至不願聞。聞輒心悸。君如見愛。幸勿見告。庶予之靈魂。得以少安。今倦而思臥矣。君其凝神平氣。以讀斐孟威略之知命書。(書爲俄政府所編。用以斥虛無黨者)

納爾夫聞言怫然。若在他人。必將揮以老拳。無如言者爲其再造之恩妻。雖刺耳。顧亦無計以報之。已而。鼾聲起矣。則其妻已踞榻高臥。納爾夫歎曰。汝苟無恩于予。予早與汝離異。予七尺之軀。何患無妻。彼斐孟者。以一弱女子。竟能爲國犧牲。與吾儕異轍同軌。較此愚鈍無知之錫斯。何啻天壤。若無錫斯。予必竭力求其人。得之。則以爲妻。萬一不能。寧終鰥耳。安能借此頑物。以終老。雖然。予之生命。彼所錫也。當去歲被捕時。脫非彼者。予早已膏諸斧鑕。魂遊墟墓。安能爲吾黨効力大德。未可背也。思至此。急登榻。親夫人。吻以表其永不相忘之意。而夫人鼾聲如故。

室中之無線電機。忽作響。納爾夫卽往收電。既竣。譯而讀之。乃黨中首領所發者。其文曰。『斐孟女士。數以生命與曠暴之民賊搏。前後所殊。皆吾黨所欲得而甘心者。是其宗旨。直與吾黨合。僉欲偵訪其人。邀之入黨。爲此。通知各黨員。乞各留心探詢。俾識此空前絕後之女豪傑。』納爾夫讀竟。深表同情。且極佩服。黨魁之搜羅人才。不遺餘力。他日勢力澎湃。吾黨亦必有成功之一日。思至此。遂不自覺。其喜極而躍。且躍。且呼曰。虛無黨。萬歲。俄羅斯。萬歲。

此如雷之聲。不期而震醒夫人之噩夢。夫人摩挲睡眠。責其夫曰。汝詎癩耶。納爾夫距躍而前。謝曰。予愚甚。驚夫人晝寢。幸夫人見宥。旣而整理行囊。喬裝爲買夫人曰。汝何之。納爾夫嚙嚙不卽答。夫人曰。吾知之矣。汝殆用予言。閱孟斐威喀之知命書。頓悟前非。遂欲向政府自首。耶。納爾夫若無聞。惟握夫人手曰。珍重。

莫斯科培琪街之孟非士旅舍。有一客。口吸雪茄。掬愁於面。旣而徘徊室中。力吸其烟。烟盡。餘一斗。斗爲。

木製客猶以爲烟也。狂吸之不少。釋少頃烟油被吸直入喉際。油辣不可忍。大噫噫時始悟。乃置烟斗於寫字檯上。歎曰。予神經已迷惘矣。客爲誰。蓋卽虛無黨黨員納爾夫也。納爾夫自別其夫人後。逕至莫斯科。卽寓於此。當其吸烟之時。腦中現象。幾至於不可思議。綜言之。掬萬愁於腦海。腦實一貯愁之秘篋。篋至堅固。雖劇盜亦不能劫其絲毫。而納爾夫戴此寶藏。遂至於精神恍惚。烟盡而繼之以斗。苟烟斗果可代烟。則發明此術者。首推納爾夫矣。然納爾夫固不自信其發明之有效。亦且棄斗而歎歎。時出三書於囊。廻環讀之。其一爲家中婢僕報告夫人失蹤者。其一爲黨魁命令飭其赴聖彼德堡。暗殺某公爵。最後一書則爲納爾夫生平景仰之斐孟女士所寓其書云。

納爾夫先生鑒。足下此次來莫。其宗旨蓋在訪予。予一弱女子。何足輕重。乃竟謬辱知愛。四出訪詢。雲天高誼。實所心感。予亦久耳盛名。惜無緣進見。足下既惠然肯來自當以蝸居見告。惟聞貴黨黨魁方以重事任足下。足下愛國若命。嫉惡如仇。予亦不敢以晤面之故。滯大駕之行。蓋彼此心期既久。一經晤談。恐均不免戀戀耳。斐孟謹啓。

此三書者。固足以迷惘納爾夫之神經。使之昏瞆。若癩。納爾夫一一讀迄。復盡以納諸囊中。目注棹上之烟斗。如有所思。已乃注烟於斗。且思且吸。凡半句鐘。忽門闢。一戴面具者入視之。卽黨魁也。大駭。頗怪其不自避匿。輕於外出。黨魁笑曰。予遠道來此。固將以好消息告子。納爾夫一躍而起曰。君其得吾妻之踪跡乎。若然。則請趣言。黨魁曰。否。納爾夫頓沮。神志索然。袒臥而歎曰。舍是而外。何耗而足以爲佳。蓋予此時方寸已亂。覺天地之間。惟予妻足以鐫予心。而不忘。彼既失蹤。予生人之樂已絕矣。

黨魁笑曰。予不知君之愛戀夫人如是其甚。第予所謂將好消息告子者。即令夫人之消息。納爾夫不待詞畢。即趣之曰。予妻何在。黨魁徐徐言曰。今晨有一女子來謁。予初不知爲何許人。詢之。始自承爲菲孟。予大喜。待以殊禮。嗣縱談及君。謂曾以書奉報。且極贊君之才能。其意殊佳。席終。囑予告君云。令夫人已死。語至此。納爾夫急問曰。何謂也。曰。已死。納爾夫曰。死歟。立踣地而暈。

納爾夫醒。張目視黨魁。泣曰。天何奪我愛如是之速。予奉汝書。即星夜來此。當判。繼之時。彼方臥而未起。又安知匆匆一別。即成永訣。言至此。哽咽不復成聲。黨魁止之曰。人既云亡。徒悲奚益。且予適聞所語。尙未及死之原因。及予冒險來此之用意。君苟知之。必轉悲爲憤。轉憤爲喜矣。納爾夫不答。黨魁即自續其詞曰。令夫人死。即死于予所遣汝赴聖彼德堡暗殺之某公爵。痛恨吾黨不共戴天。蓋吾黨所殺大都渠之黨羽。昨菲孟所刺之警視總監亦其外姪。渠自獲此耗。益仇吾黨。且欲得菲孟而手刃之。蓋彼不知吾黨內容。以爲菲孟亦同志。故其皇帝之詔。大書特書。逆黨菲孟。凡獲之者。格殺無論。乃令夫人竟不知若何身懷一菲孟名刺。爲當道所獲。告諸公爵。公爵立飭誅之。此事極秘。然竟爲菲孟所聞。菲孟亦不知令夫人身畔何以有彼名刺。彼此毫無交誼。名刺安從而至。但菲孟以爲令夫人之死。實彼所釀。擬即赴聖彼德堡。爲君盡復仇之責。若然。則君之私怨。公仇。一時頓雪。予所謂好消息者。殆即指此。

予今將述納爾夫夫人矣。夫人爲人。納爾夫固嘗謂其愚頑。然以納爾夫之才能。何至娶此鈍根。且種種議論。處處與納爾夫反對。譬如南轅北轍。絕不相偕。而納爾夫猶能一再忍耐。毫無勃谿之聲者。何耶。方納爾夫之娶夫人也。既無媒妁。又非素識。苟執納爾夫而詢其夫人之歷史。必將瞠目莫對。然則納爾夫

之神經近於癩矣。不然結婚之事何等重大。乃竟以毫無交誼萍水相逢之女子爲妻。謂非癩也。誰能信之。雖然納爾夫其眞癩歟。非也。彼本一有勇有謀敏慧過人之俄羅斯壯士。其娶錫斯蓋有特別原因。渠謙虛無黨。屢爲仇人所舉。發不及逃避。爲政府捕去。然皆遇赦。最後一次已定讞矣。復有詔特赦。旣赦。忽有人引其入宮。宮苑曲折。亦不自知其途徑。尋至一處雕樑畫棟。備極富麗。中虛一坐繡幃。深垂。嗣有女子之聲發於簾內。告納曰。君爲俄國英才。傾佩已久。今日之屈君至此。殆將以事奉白語至此。一女子出。體態輕盈。然厚單面紗。不能辨其嫵妍。以其談吐行動。揣之殆非貴而且美之婦人。不克有此。旣出。卽遜納爾夫坐。納素仇視貴族。至此則曠暴之氣亦歸銷滅。女曰。君之被捕前後已若干次。納爾夫猝聞此語。莫知其命意所在。繼乃囁嚅言曰。共七次矣。女曰。七次耶。俄國法律。凡虛無黨人。非死卽流。遭獲者必無倖免。何君被補七次。至今日猶安然無恙也。納爾夫曰。予亦不知其所以然。唯予一經入獄。三四日必逢特赦。惟吾國國法。其所以處吾黨人者。至嚴。他人咸獲罪。而予獨生。此中原委。或上帝能知之耳。女笑曰。是亦不待上帝而始知。今予姑作帝使。而告君以被赦之由來。可乎。納爾夫避席而起。趣其速言。女曰。君曾受女子之惠。而爲女子所愛否。納爾夫曰。予素不喜與女子接近。且自入黨以來。四方奔走。自維死生未卜。尤不敢侈言愛情。蓋吾輩富於美感。苟女子施惠加愛於予。則予必德之。至於沒齒不忘。假使一旦膺斧鑕以死。則大德未報。不幾虛負其人耶。且予聞之女子者。英雄之賊。英雄戀女子。恒爲女子所羈繫。予之不與女子交。誠有感於是也。交尙無之。更無從而言惠言愛。女曰。君言誠是。然君之受女子惠者。亦滋多矣。納爾夫方欲辯詰。而女已繼續其詞曰。前五年。君曾一至紐約否。曰。然。女曰。是時紐約大賽馬。君

亦與其會歟。曰：予適逢其盛，幸攜資頗富，故亦以萬鎊爲孤注，然而敗矣。曰：敗時曾遇險否？曰：有之。予所乘馬性燥而暴，不受跣蹠，予縱鞭極馳，至中途已先敵馬數十武，度必獲勝，而馬忽逸，輻而奔，予幾死。女曰：然則何以獲生？曰：有一不識面之女郎，力繼予馬，扶予起，馬方咆哮，女力持其韁，不少釋，然敵馬已超越，予雖失望而垂死，得生，即亦不戚。既而女郎忽渺，遍求之，不得，予頗感其人，迨至窮迫，入黨，遂亦不復置念。言已，女即笑曰：然則君固已得女子惠矣。安得言無唯此，猶其小者。君須知七次遇赦，亦此女子之力。納爾夫聞言大驚，然疑爲僞，嗣見其音吐莊重，始離席而前，曰：予爲人覆載而不自知，背義負德，莫此爲甚。今乞以此人之居址姓名見示，予當走謝而圖所以報之之術也。女曰：君固不知是非，背義負德者，可比君若欲見其人，可至莫斯科之喀林猛村，覓之，渠名錫斯威，而司與予爲至友，性情形容頗相符合。素崇拜貴黨，尤傾服君之才幹，嘗向予言君賽馬事，嗣君以黨事被捕，彼復力求予爲之緩頰，蓋予父極愛予，父得寵於今上，君之得赦，皆予父所爲。然予及予父均不知君爲何許人，其所以致此者，謂爲錫斯威而司之力，尤爲切當。予恐君終身夢夢，遂謂政府膽懾，不敢誅戮也。惟今日屈君至此，雖係以茲事原委見告，然此外尙有不入耳之言，勸勉足下，則暗殺一事實有悖於人道。政府縱暴虐無道，君輩俊彥，自當力圖匡救，作平和平正當之改革，何至專事狙擊、迹等盜剽？且一國執政未必無賢，若一律日之以民賊，是直使賢者裹足也。君當知今之巨公亦有倡政治改良之議者，非盡冥頑不靈。若莫斯科警視總監之殘酷如彼者，固不僅貴黨欲殺之，即予亦欲得而甘心。雖有世誼，亦非所惜。今予言畢於是矣。予當使侍者導君出。（此段係倒敘前事，在警視總監未被刺之前。『即予亦欲得而甘心』一句係伏線）

納爾夫與錫斯威而司結婚之期。距其被救出宮。僅二十一日耳。渠出宮時。狀若夢寐。然回憶女子所言。歷歷不爽。自念如此大德。而竟未一報。今既知其人所在。則不可不急往一謁。乃奔至莫斯科喀林猛村。果覓得之。其聲音。行止。頗與宮中女子相似。卽議論亦如合符。節及詢女子爲何人。則支吾其詞。不肯對。唯承爲皇家貴族。納亦不欲窮詰。旋置之。時納爾夫尙未娶。二人心期既久。感情頗摯。乃結婚。卽居於喀林猛村。無如納爾夫宗旨。專主激烈。與錫斯之主張不同。然二人未嘗有所齟齬。不過納爾夫恨其頑梗。憤極之時。目之曰鈍根而已。至於錫斯之恩。固未一日忘也。

俄京聖彼德堡。其繁華不亞於倫敦巴黎。而藏垢納污。則較倫敦巴黎爲少遜。政府爲防範虛無黨計。緹騎四出。凡客舍酒館。以及各種遊戲。懽娛之地。無不有彼輩廁足其間。且喬爲種種人物。以施展其偵探手腕。至降志辱身。甘爲龜奴。鴛姆。大盜小偷。而不惜。或謂業偵探者。其本來面目。固亦若是其言之當否。則非著者所知矣。著者所知。則爲納爾夫之狀況。

納爾夫自莫斯科赴聖彼德堡。菲孟先彼而行。納爾夫始終未晤菲孟。然彼此通信已不下十餘次。菲孟自允爲納爾夫復仇。納爾夫大喜。蓋納爾夫感錫斯恩。尙以未能圖報爲恨。今遽死於公爵之手。其憤嫉公爵。爲何如。然公爵居聖彼德堡之宮中。防範森嚴。無論虛無黨人。不能至其地。卽平常齊民。亦萬難入宮。一視彼菲孟者。則神通廣大。或可以達此目的。故納爾夫之感菲孟。與曩日之感錫斯。同日奉有黨魁命令。必殺公爵。而後已。苟菲孟事成。是不啻爲納爾夫代勞。此納爾夫之所以益喜也。如是。則納爾夫宜可以置身局外。一任菲孟之佈置。無如菲孟屢次寓書。必促納爾夫赴京。謂事苟困難。尙有臂助。納爾夫

亦自知聖彼德堡爲黨人之虎口業已親試雖歷次遇赦然彼時暗幕中有錫斯爲之斡旋今則無矣以緹騎四佈之京城而欲求免其事亦大困難第菲孟以局外人尙身陷此險已乃黨員且有殺妻之仇若一再推諉則必爲菲孟及同黨所笑以是種種原因故納爾夫終直入俄京而不懼

俄京偵探既如予書所述之多則納爾夫必爲所獲殆無疑義納爾夫抵京之次日即捉將官裏去然不付法庭審判而導之入宮既而抵一處則即昔日所遇女子之處也納爾夫大駭俄一老者出鬚髮皓白精神矍鑠貌殊忠厚覘之殆爲貴族納爾夫自知必死不與爲禮老者曰汝知予爲何許人乎納曰度亦民賊之流老者曰君謂予爲民賊君之屢次獲赦即予所爲近年政治之稍放光明者亦不佞諍諫之力賊民者固若是耶納爾夫曰然則汝何手刃獨夫老者曰汝輩少年恆若是之悖謬汝當知一國政治必循其軌道而行苟或與軌道背馳其不至國家顛覆者僅矣君等試一思吾國之現象雖足與列強抗衡然人民知識尙在萌芽若無君主以統治之則必至作奸犯科肆行無忌且君等之宗旨暗殺而已試問暗殺二字即足以改良政治耶若謂一經暗殺則不肖之官吏可以減少而君等又不專殺其不肖也凡爲官者無不殺之則稍知自愛之士皆不敢作官矣而不肖者愈殺愈進至其最後之結果不過人人自危流血不止吾恐君等圖治之苦心仍難如願今請與君約苟君能一心謀國者則予必請諸帝座予君以有爲之地予亦知君之入黨初爲謀國嗣以大勢所趨遂亦同流合汚出此暗殺之下策今且身入京師圖刺公爵君當知之予即公爵也

納爾夫聞老者言頗覺其理由充分渠亦夙知暗殺一術非真能改良政治也意頗允之及老者自承爲

彼所欲死之。公爵則大怒。髮上指。責之曰。汝殺吾愛妻。吾不汝貸也。公爵笑曰。汝之愛妻耶。予將使汝見之。乃呼曰。希姆速出俄而一女子歎歎而至。持納之衣曰。吾愛救汝。墜馬召汝入宮。刺死。莫斯科警視總監而速汝來此者。皆予也。予名希姆。公爵之女。菲孟及錫斯皆僞名也。其所以佈此疑陣者。則予父之策。欲使吾愛不以雄才膏刀斧。至於予所殺之貪黷官吏。皆罪有應得。特假手於予以誅之耳。

此篇乃俄人原著。然未署名。疑爲彼國政府中人。欲弭黨禍。故虛設一事。以寓勸戒之意。原其用心。亦可謂無微不至矣。其情節離奇。說理透澈。誠令人愛不忍釋。爰譯之。非欲爲專制國鼓吹也。譯者識

鐘 詩 廬 影 个

(鷗 夢)

憶友

遞信當秋先盼雁

豆

同根應勸莫燃其

梁鼎芬

流涕哭陵懷故主

田橫

隱身孤島號遺民

裴延僕

諫講佛書親上疏

江淹

盛傳賦筆夢生花

也先

約婚爲禮呈佳馬

胡廣

赴難無心問飼猪

柳絮

道韞解詩吟比雪

朱全忠

司空墜笏放還山

蠅

能教塵尾揮將去

路

可比羊腸曲幾分

妻
幻

社會小說 鵲巢鳩占

(恨人)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文繡高梁之子弟。其佳者。不過爲守財虜。藉祖父之餘蔭。庸庸無能以終一世。而其劣者。則驕盈矜誇。放恣非法。其勢可炙手。其財可通神。而一切敗德喪行。作奸犯科之事。將無一不可爲。爲之而人亦莫敢與之較。嗟乎。天下萬惡不肇於下流。社會之徒。而偏出於富貴豪華之族。無怪乎社會日益靡。而世風日益涼也。吁。可慨矣。

吾鄉有莫姓者。其先以地產起家。僑寓滬濱。已閱二世。莫性慳嗇而善居積。生平與人地產往來。買賤賣貴。無不奇贏。坐是家益富。渠渠夏屋。鱗次櫛比。收入之數。月以千計。人以其金之多。而姓之適爲莫也。固舍其名而號之曰莫奈何。

多財善賈。莫既勝算。獨操至於逢迎貴介。術尤特精。酒食謙游。相與徵逐。慳嗇之氣。爲之一變。是非力返。故轍忘却本來也。正以營業悠關。生財之道。不得不如此。職是之故。達宦顯官之僑寓滬江者。菟裘之營。無不就商於莫。而莫乃相時射利。奇貨可居。向之失諸東隅者。轉瞬之間。而收諸桑榆矣。莫二公子者。旗人也。辛亥以來。共和既肇。天潢貴胄。失其尊榮。袞因挾二姬。走海上。婦人醇酒。選勝徵歌。輾轉介紹。遂與莫識。莫固有意結交者。臭味既投。相見恨晚。往來久之。而二人交誼。與時俱進矣。

嗟乎。以皇室之嫡派。作海上之寓公。雖繁華富貴。未失虛榮。而自有志者。視之適足增滄海桑田之感耳。第劉禪叔寶之輩。豈有心肝。此間樂不思蜀。得過且過。此固豪家公子排解無聊之惟一法門也。袞賃居旅次。計凡三月。莫窺其無去志。因以下居請袞曰。君言亦良是。第近市塵。蠶苦無佳宅。幽僻深雅。又無足

以當我意者奈何。莫笑曰：滬濱之大寧無樂土。君苟有心，翌日當與君共往相耳。

廈屋數楹，巍峙道左，欄圍綠鐵，墻砌紅磚，結構宏敞，壯麗無匹。日光斜射，掩映成趣。斯時摩托一輪，軋軋而來。既抵門前，憂然遽止。車中二人相攜共下。此卽莫衰二人同來相宅時也。宅本爲寓滬西商所建，故一切布置均極精雅。厥後西商返國，因以此宅轉售於莫。惟地處偏僻，而租價又昂，人鮮問者，閉關日久，折閱殊甚。計莫氏所有產業，其利率當以此爲最低。衰愛僻靜，因投所好，意固求善價也。

廈屋之旁更有市肆十數，衡宇相連，皆爲莫產。雖壯麗軒爽，不如遠甚，而商肆房屋價值昂而租賃易，截短補長，所以不至虧蝕者，幸賴此耳。衰既遍閱，頗稱當意。第雅不欲與餘屋相連，購入因商於莫，欲求割分一宅以爲別墅。莫笑曰：割售本難事，然相知如我二人者，又何事不可通融耶？惟君之所欲，乃其精華，必如是者，計非六萬金不可。衰頷之，因相與訂約而別。

我今且述衰公子矣。衰之來滬，雖曰慕南方風景，一求領略，然其用意究別有在。蓋自來富貴門第，家教恆弛，而八旗子弟嬌養，尤其平居之間，舍聲色狗馬飲食嬉游，而外他無學問。故當勢燄方張之時，猶可勉強敷衍相安無事。一朝失勢，則雖富埒敵國，亦不足以供其銷耗也。衰自父死以後，適值共和告成，依據頓失，而挾邪飲博，沾染既久，習爲固然。幾如平常小民之於飢食渴飲，非此不可。且一經閑散，更無拘束。終日沈溺箇中，藉爲消遣，而輸出之數，乃益增加。不二年，卽以博敗傾家，不足益以債負。木利相生，日積月累，而公子之景况乃大不支。

坎軻之境，惟素貧窮者爲能處之。王孫紈袴，不幸而遭此，勢必至一敗塗地，聲名俱裂而後已。故公子當

日苟稍安貧者。勒馬懸崖。又何嘗不可以爲善。乃放心莫追。積習難返。點金無術。債避有台。因挾其愛姬。二出走津。沽間賃屋於德租界而居焉。津沽本繁華地。三不管侯家后等處。女閭之盛。鱗次櫛比。公子又廣交舊時友朋。咸來歡迎。而青樓中。夙仰公子名者。莫不爭相瞻就。未及數月。而虧耗之數。又且萬金。都中債權人。聞公子之匿跡津門。彼此集議聯袂來津。坐索於公子家。而津中店肆與公子有賒貸關係者。聞耗之下。知公子已傾家亦起。索逋先後至者。約四十人。羣聚一堂。而公子乃大窘。公子之爲人品行學術。實屬一無足取。然有時身當窘急。其從容調度。異相天開之處。要不能不令人欽服。當日既爲債家窘苦。無以應。且前次在京不別遽行。此番跟踵相尋。勢必難放鬆一步。避地之舉。又成畫餅矣。籌思無術。急智頓生。卽以電話達德領事。謂頃有數十人突入居室。來相滋擾。乞飭探捕。彈壓。勒令他往。

衆衆滋事。爲西人所深嫉。矧公子皇家遺裔。餘蔭猶存。德領接電後。卽飭捕頭率探捕入公子家。詰問衆人。乃知來者皆有債權關係。頗難應付。然爲維護公子計。不得不求一下場。因對衆曰。錢債關係。不妨起訴。何得羣集滋擾。妨害治安。有抗命者。拘捕懲罰。衆聞言。咸大譁。相約隨去。入捕房。判各罰二元。其不准滋事。結交保釋。嗟乎。以索債而被懲。此誠創聞。然亦可見皇帝之威風矣。諸人既出。意終不忘公子。使人覘之。則雙扉嚴扃。蓋此一剎那間。公子已挾其愛姬。遠颺而去。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公子行矣。而債家之被累。乃至於不堪設想。

自來家世愈富貴。則其心地愈勢利。親友往來。錙銖必較。晚近末俗。大抵皆然。而尤以莫氏爲最甚。故平

日與人交易。成竹在胸。智珠獨握。賤買貴賣。從未有一事失利者。當其與衰議價事。以住宅歸衰。而以市廛歸己。心計之工。殆無其右。至於衰之破家。固莫氏意中始終所不及料者也。磋商數日。成約粗定。此一椽廈屋。乃以六萬金之代價歸之於衰。比較買值。固已盈餘數千金矣。計議既成。莫乃設筵宴衰。因以道契及權柄單。相授衰。略一檢閱。卽置衣袋中。徐曰。承以廈屋相讓。感荷無既。惟京款未到。行囊已空。我輩知交。想可以不拘常例。緩我數日。自當奉趙也。莫聞言。意頗不然。第單契已入衰手。料難取回。不得已。乃強如衰約。然業地產者。所有資本。大率持銀行爲挹注。恆有列屋數十幢。計值數十萬。而一切單契。盡抵押於銀行中者。自由貿易。巧妙各異。不必多金而後善買也。莫氏貨去之屋。其單契毗連市產。抵押甚鉅。自定議後。乃另籌三萬金。向銀行中贖出。舉以受衰。故當日緩付屋價。莫已大不謂然。遷延月餘。而所謂付款者。乃仍遙遙無期。時值歲暮。莫大窘。因貽書京師友人。探詢梗概。及還報。盡得前狀。始知是款終不可得。而斯時公子則已移居宅中。莫在滬上。雖亦炙手可熱者。而惜於餘威。終亦莫如衰何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莫之六萬金。既已不可復得。使在平日。則區區之數。固不至受其牽扯。而年關伊邇。結束爲難。莫雖富有多金。至此亦窮於應付矣。莫素有烟癖。一燈人夜。短榻橫陳。某宵方吸阿芙蓉膏。以自消遣。而思潮起落。熟籌彌補之策。千頭萬緒。較之縱橫烟氣。尤爲紊亂。斯時壁間電話之鈴。錚然以鳴起。而聽之。則某木器舖中來索器具價也。當公子遷入時。一切家具。均無置備。莫曾爲介紹某肆。使自選擇。計所購者。不下千金。至是肆主向公子索無着。因以電話告莫。責償此款。莫無奈。因卽家中羅掘珍飾。向銀行抵款。了逋。大致粗定。往訪公子。則方與姬人圍爐共飲。醉眠未醒也。

著者曰余曾識莫氏其人精明幹練長於經商彼自言歷來經營地產絕未嘗有失敗事今乃爲孺子所弄三十年老娘竟至倒縲兒此意中所萬不及料者而世故人情欺詐傾險卽此以觀亦復可見一斑矣

鐘 詩 廬 影 个

(鷗 夢)

鷗 巢 鳩 占

敢代雙鷄進膳人	能教孤雁傳書日	挽車駕鹿著賢名	夢劍斬蛟原預兆	秦關偷度學雞鳴	燕市當知留駿在
鷺	秋憶友人	鮑宣妻	漢高祖	孟嘗君	遺骨
形類雞頭有貴妃	私行鵝眼推梁代	論才請定十科人	執政傳為三旨相	貪一安問蜀不思	誠三計畫吳無用
乳	錢	司馬光	王珪	劉禪	文種

烈情 小說 海烈婦行本事

(綺緣)

晚近以來世風澆薄士大夫輩且罔顧廉恥則又何責于婦女宜乎桑間陌上相習成風貞烈兩字視為迂闊遂教風靡一世流禍無窮有心人能勿怒焉憂之乎余爰摭拾海烈婦事衍為說部縱不足移風易俗要亦可為惡社會之良藥惟竟體純用白描蓋豔麗之辭則於事既屬不切或且足以褻烈婦耳

風淒月黑霜冷雁鳴依林之老屋三椽中乃有如豆燈光盪漾而出與天際寒星相映此時烈婦枯坐榻上俯首理女紅碌碌不息其夫陳姓者高臥牀內時復面壁嘆息與風拂敗紙聲相酬答環顧室內破甑生塵敗几積穢此外別無長物僅餘一剪一尺為婦理針黹之具亦不足以易錢也中夜漸有寒意烈婦呵欠頻頻似有倦態且益形瑟縮然猶強支其腕縫衣不稍輟其夫顧而長嘆曰吾負卿矣空具鬚眉曾勿能事生產轉仰給于卿之十指得毋可愧嗟乎累卿如此何以為人烈婦慰之曰君勿爾富貴在天甯能尤君特絕炊已久誠乎難以爲繼苟僅賴此十指所得恐終不免爲餓殍當圖他計或可療貧其夫曰吾尚有姪久列行伍十載不歸傳聞貴矣曷往投之乞一援手當可得小資助無如吾困于病憊不能興未卜卿能一行否婦毅然曰求人固亦難事然勢亟矣終不得束手待斃爲君故庸惜此長途跋涉哉因于翌日更出用其貨之得微款立附舟抵毘陵蓋當時糧艘多集于此婦姪亦駐於是也烈婦伶仃登岸徧詢路人始得姪居處無知弓衣滿室几案生塵仍係將軍帳前一走卒白顧不暇焉能將伯烈婦始悟前此所聞純係謠諑以是一籌莫展負負狂呼且視其姪亦已不舉火者累日何可以口腹相累不得已暫居逆旅囊橐久空欲歸無術聞道鶻啼嚙嚙能勿黯然傷神日復一日如坐針氈幸逆旅主人性頗和

藹。憫。婦。之。不。得。歸。也。任。其。居。于。斯。食。于。斯。曾。未。一。往。索。值。或。報。以。白。眼。且。從。而。小。周。恤。焉。常。慰。之。曰。令。孃。毋。戚。鄙。人。差。堪。溫。飽。當。勿。效。尋。常。市。儉。之。斷。斷。索。值。盍。稍。忍。耐。俟。有。便。舟。可。附。以。歸。也。烈。婦。感。激。涕。零。誓。作。啣。環。之。報。不。意。彼。逆。旅。主。者。方。視。同。奇。貨。以。術。籠。之。得。間。以。售。其。奸。冀。得。十。倍。之。償。也。嗟。乎。茫。茫。大。地。何。有。善。人。若。彼。旅。主。口。蜜。腹。劍。能。勿。畏。耶。而。烈。婦。不。幸。竟。墮。其。玄。中。矣。

時。有。某。運。軍。長。者。涎。婦。之。色。思。有。以。致。之。潛。商。之。于。旅。主。旅。主。爲。之。劃。策。遂。告。烈。婦。謂。有。舟。赴。海。可。附。以。返。烈。婦。聞。之。始。而。喜。終。而。疑。然。欲。歸。無。計。舍。此。靡。他。因。強。應。之。主。人。親。送。之。登。舟。途。次。軍。長。時。來。調。之。烈。婦。視。若。勿。見。惟。嚴。扃。其。戶。軍。長。默。坐。久。之。曰。嘻。楊。花。水。性。質。本。天。成。婦。女。寧。眞。有。貞。烈。者。吾。自。乏。術。耳。盍。以。黃。金。誘。之。渠。從。措。大。久。富。貴。未。嘗。夢。見。此。粲。粲。者。當。可。以。動。其。念。也。因。隔。窗。投。以。金。婦。拾。而。投。諸。外。且。哂。曰。此。皆。貪。泉。寧。足。污。我。初。以。汝。爲。君。子。故。來。同。舫。不。意。亦。人。頭。畜。鳴。者。流。苟。再。見。迫。者。其。以。死。報。矣。軍。長。窘。甚。泊。舟。中。流。久。不。啓。行。以。待。婦。之。自。反。而。密。囑。人。抵。其。夫。處。假。以。金。令。赴。吳。作。小。貿。易。其。夫。惑。于。利。且。無。從。偵。得。烈。婦。行。止。遂。諾。而。去。而。烈。婦。益。勢。孤。直。覺。天。下。之。芸。芸。衆。生。曾。無。一。人。可。爲。援。助。是。時。軍。長。之。謀。亦。因。而。益。急。

某。夜。狂。風。怒。號。月。黑。無。色。更。柝。報。三。下。烈。婦。猶。擁。衾。未。臥。百。感。交。生。清。淚。洑。瀾。濕。枕。衾。幾。徧。忽。聞。砉。然。有。聲。出。自。門。側。驚。懼。欲。起。則。軍。長。已。排。闥。入。聲。勢。洶。洶。手。操。白。刃。烈。婦。胸。有。成。竹。亦。坦。然。不。驚。危。坐。以。待。軍。長。立。擲。刀。長。踞。榻。前。哀。懇。曰。娘。子。天。仙。化。人。不。幸。適。彼。窮。酸。糟。糠。飽。饜。當。有。悔。心。僕。也。差。堪。溫。飽。中。饋。猶。虛。自。親。顏。色。渴。慕。迄。今。偷。得。一。親。芳。澤。雖。死。無。憾。烈。婦。正。色。曰。羅。敷。自。有。夫。豈。容。子。生。妄。想。我。心。匪。石。永。

不可轉子將奈何言次縱聲欲號軍長亦厲聲曰今日之夕我爲政舟中人悉屬我黨何能援汝縱號泣以死甯有應者苟能允諾則任汝所欲否則白刃無情行將飲汝頸血矣死生懸於吾手俟汝一言而決因直前欲褫其衣目光稜稜然厥狀絕醜無如婦固已慮及曾密縫其衣軍長雖竭力推曳亦未稍受動搖軍長力將盡烈婦乘其無備遽舉身外躍冀以頸試刃軍長始懼挾刃外出烈婦鍵闔而泣默念己身一弱女子耳今夕縱未受玷然如此安能長恃且荏弱天成又何從雪此奇辱磨劫如斯其命也夫由是死志遂決然猶恐儉奴相阻遂潛以鮫綃七尺自縊于船梁之上斯時水波怒揚星稀月黯而異香馥郁迴旋不散似送烈婦解劫而歸去者然軍長迄不知側耳諦聽寂無聲息猶以爲淚竭聲乾故不嚶嚶作泣也

詰旦軍長等入艙覩狀驚極慮現痕跡則難逃法網因私裹之而覆以米方擬棄入洪流飼諸魚鼈當此之時千鈞一髮苟烈婦而無靈者則沉冤江底試問爲昭雪者又有阿誰幸而鄰舟老者深抱不平震臂一呼舟人畢集排闥窺之得其究竟因衆口交斥之迫令爲市棺殮婦婦顏色凜凜如生入棺猶殷殷作雷鳴似有餘憾之未泯者一時觀者皆敬其貞夾岸相拜幾無隙地且有泣下者于是羣起縛軍長捉將官裏去餘怒填膺猶未稍息適逆旅主人聞信來衆執而撻之體無完膚血殷然自口鼻出猶不稍釋主人趨遁去已不能言口僅荷荷曰悔吾眸子盲不識真烈婦至嗜重利而冒不韙吾終勿尤他人也後烈婦之夫由吳返探悉原委感激涕零趨婦墓泥首無算曰卿爲我守貞僕甯忍別娶以負卿哉自是破鏡永殘而其夫亦以鰥終吾邑湯允叔前輩聞其事而哀之爲艸烈婦行篇曰

生於海。歸于陳。陳郎何貧。破甑常凝塵。寒燈熒熒。星欲墮。一鍼兩鍼。十指破。十指破。一家餓。晨炊無烟。不舉火。(二解)有姪從軍。雄冠其羣。傳聞已貴。依之或可周吾貧。乃質衣物。雨沐風櫛。但見弓衣掛滿室。詢是何官。何秩。乃曰。仍是將軍帳下卒。(三解)欲居兮無田。欲歸兮無船。非真無船。而恨囊無錢。君不見白骨灘前。一叢葦。生不能歸。死作他鄉鬼。(四解)一日復一日。旅費從何出。主人不索值。錢帛時周恤。非姻非婭。間受之。殊慚顏。魚有珠兮。雀有環。此恩惟有來生還。嗚呼。主人豈望還。乃欲居爲奇貨。售其姦。(五解)忽有運軍長。不求一錢。願同舫。婦異之。塞其戶。調以金。却不顧舟中。一檻如鴻溝。百計圖維。不能渡。(六解)翩翩鴛鴦鳥。雙棲不離島。明知在手。花對之不能拗。乃謀遣其夫。攜金貨於吳。婦兮。婦兮。勢已孤。安能自保。千金軀。(七解)天暝。黑如漆。砉然一聲。排闥來。媚以鬚眉。跪以膝。婦欲號。脅以刀。褫其衣。金鍼密密縫之。牢捫之。無可移。絲毫以頭試刃。乃得全其操。(八解)夫歸若遲。此身奚保。淒淒涼涼。淚落流黃。鮫消七尺。懸于梁。明星無芒。月無光。船頭惟有旃檀香。(九解)鴻飛將離。籠漫天。冤霜紅移戶。於舟覆以米。渡江謀棄。洪流中。吁嗟乎。貞魂沉沉。呼不起。若非長年代。伸理此冤。直欲沉江底。(十解)尸未殮。顏如生。尸既殮。棺猶鳴。一時拜者泣。者夾岸。盈忽聞。老拳急于雨。有客倉黃。竄荒土。膚無完口。無語問何以。故危若此。曰。卽當年逆旅主。

家庭小說 可憐

(瘦 棧)

錢一哉。浙之武林人。雄於資。娶室王氏。篤伉儷。以年久無出。恆勸一哉納小星。不可。則曰。妾非妒婦。他日必不致詬誶。頻聞使中間人左右爲難也。矧不孝有三。古有明訓。君何昧於此耶。一哉卒不聽。事遂寢逾年。氏忽坐蓐。呱呱墜地。子女各一。舉家狂喜。一哉遂字子曰阿青。女曰阿繡。從此督僕撫兒。天倫樂可知矣。氏本越產。某年渡江歸寧。中流溺焉。一哉聞耗。痛甚。戚友或以再娶勸。不可。嗣以雛兒待哺。中饋乏人。不得已。納同邑李氏女。續鸞膠。入門後。卽視子女如眼中釘。遇事輒鞭撻。嫩皮膚。創血殆遍。一哉不知也。而阿青兄妹富孝。思曾不以苦楚告其父。一日阿青以稍不慎。碎庭中玻璃瓶。李大罵。敗家子。兩手太空。閒竟以爐炭熨之。阿繡在側。心痛伏地。代求。李曰。若兄犯家法。不涉爾事也。速興阿繡起。視兄手灼且爛。復大哭叩首如搗蒜。乞母勿復熨。李恚亦熨之。翌日阿繡戲弄硯。染墨跡於衣襟。李復怒去其衣。令赤身立門外。大雪中已則入室。携爐以禦寒。阿青見母不在。以己衣衣之。阿繡懼母命不可。阿青乃懷之。共立。雖鱗甲紛飛。黑衣色白不輟也。嗣見阿繡體肉凍且裂。色漸紫。赤相抱大哭。并各出示其手。則熨處肌爛糜。骨盡現。阿青乃曰。吾與汝不能隨。吾母赴地下。宜受此等痛苦也。阿繡曰。吾等苟善事繼母。必不至是。吾碎瓶。汝染墨。禍由自取。今而後勉之可耳。其孝心有如此者。適一哉自外歸。見之。怒甚。立令李氏大歸。李知屈情。鄰婦代緩頰。而阿青兄妹復抱母哭不釋。且曰。父棄母。則兒等無所依。苦楚且更甚。矧母之所以。若是者。望兒改過自新也。母何罪。遽見棄耶。一哉不得已。乃聽之。然李氏曾不以此而稍改厥行。且惡阿青兄妹更甚。恨不能置之死地。祇以礙於一哉耳目。欲遣之以遂其所欲。乃朝夕勸一哉出山。百計

憊。一哉名心大動。遂入閩。就陸公墓。臨行。諄諄告以善視子若女。李氏力以慈母心腸自任。不知一哉已入其彀中矣。

當一哉欲入閩也。阿青兄妹聞之。相對哭。議所以挽留之。然無效。瀕行。拭淚送之。一哉頗依依。阿青兄妹強作笑容曰。阿父行矣。乞珍重。兒在家。慈母可依也。毋以爲念。惟祈早日衣錦歸耳。一哉既行。李氏私慶得計。及見阿青兄妹自外歸。卽撻之曰。兒無罪。李曰。汝父遠游。汝哭送之不祥也。猶言無罪耶。撻益甚。至無完肉。乃已。從此吹毛求疵。可憐兄妹。竟在杖下度光陰也。乃李氏於鞭撻辱詈外。更不令一餐飽。而阿青兄妹。事繼母益孝。曾不以此少忤逆。嗣李又與村中無賴張阿四通。雙宿雙飛。已非一夕。一日。忽被阿青瞥見。李恐其爲外人道也。老羞成怒。謀所以先發致人。卽逐之。於是阿青兄妹伏地哀求。李聲色俱厲。無姑息餘地。不得已。涕泣離家。從此墮入卑田院矣。自是李氏與阿四儼如夫婦。族人有以其事函告一哉者。李聞之。恐一哉歸必得罪。卽與阿四謀。席捲而遁。越數日。一哉果返。則柴門虛掩。闔無人跡。入室四壁外。更無長物。急倩人追子若女。已杳如黃鶴。椎心泣血。悔恨無及。抑鬱成疾。經月始痊。嗚呼。苦矣。阿青兄妹自被逐後。踽踽道途。東西莫辨。無已。乞食江畔。以度殘生。一日之暮。行抵山麓。甚憊。枕石假寐。忽餓虎自谷間來。驚而醒。已不見阿青蹤跡。轉輾追覓。卒不見苦兄妹。又作勞燕飛。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方徬徨無措。忽人聲鼎沸。燈火夾道來。阿青以爲甫脫虎口。復遇萑蒲。急謀所以避之。然已無及。前行者遽執而詢之。阿青以迷途告。復來一顯者。乘綵輿。衣華服。亦詢阿青身世。俱答之。便邀之。同行數里。抵焉。廣廈萬椽。宏麗無倫。顯者降輿入。阿青徘徊庭中。自計無生理。無何一人下階呼之。入。則顯者端坐廳。

事貌殊和藹。旁坐年四十餘之麗妹。豔若天人。四圍婢僕如雲。不可勢數。乃命阿青拜呼父母。顯者名周秋。如年四十。尙無嗣。僅一十二齡之弱女。小字小紅。適自掃墓歸。見阿青六郎貌美。非窮途乞食者。相卽納爲螟蛉。於是乞食兒一變而爲貴公子矣。然阿青非愚魯輩。比雖膏粱文繡。愛護有加。而一念父母弱妹不禁欲哭無淚。

秋如以阿青聰穎。故愛之如己。出婢僕養護。外更聘碩儒沈鈞儒教之。讀而阿青復勤學。未及載。四子五經咸卒業。每夕放學歸。卽於父母前背誦日間所授課。句讀講解。歷歷無舛誤。背誦畢。復與小紅同習。蠅頭細楷。兩小無猜。別饒佳趣。秋如夫婦得此佳兒。甘蔗勞生。竟有已了。向平願之概。而小紅復視阿青如手足。飲食居處。非阿青在不歡。是誠阿青不幸中之大幸也。

歲月如流。阿青年將弱冠矣。蹇脩踵相接。秋如咸以未得功名却之。嗣竟衣青衿。明年復舉於鄉。秋如夫婦喜出望外。乃議爲之下玉杵。有大吏某公女。年與阿青埒。惟以生月論。則阿青居長。公以席間見阿青俊秀。且已成大器。卽倩冰人下鏡屏。秋如諾之。六禮遽報。良緣以就。却扇之夕。酒筵盛列。賀客盈門。僉謂天上雙星。人閒二妙。將百年詠好。四德以齊。酒散洞房。新玉人撒首障。與阿青行相見禮。四目相射。似曾相識。二人各抱疑竇。未敢發問。阿青乃飭侍婢。俱外寢。已則與佳人把酒良久。新玉人乃曰。聞阿翁籍隸湖南。宦遊至此。君何未操湘音也。阿青曰。予生時卽在任所。阿父雖湘人。予實未履湘地。安得湘音。新人曰。聞阿翁抵任。僅六易春秋。君年已弱冠。何得謂之生於任所。阿青語塞。而思親念動。淚珠潄潄。下新人益疑異。窮詰之。阿青乃實告。新人遽起而抱之。大哭。且曰。阿兄竟在此。耶妹念之心碎矣。阿青至是亦知。

新人卽阿繡哭不輟。婢僕聞之以告秋如。秋如夫婦大異以爲有意外事。故發生急毀門入。二人踞泣而告。秋如曰：有是哉！是天賜骨肉也。今夕僕更當爲爾兄妹二人賀矣。况爾兄妹以稚年成人歸，而阿青復博得功名，不亦可喜更甚。翌日卽備輿送之歸。二人叩謝不已。秋如曰：吾惟成人之美耳。烏足云謝。蓋阿繡遇虎而遁，慌忙奔走，誤入某第別墅，墅卽大吏之菟裘。其夫人見阿繡卽納爲螟蛉女，亦教之針黹文字。而阿繡聰慧，能以事博公及夫人，歡公及夫人愛之無異親骨肉。故人不知阿繡非已出也。嗣公聞秋如有螟蛉子以爲與阿繡年齡身世相若，乃歸之而孤苦伶仃之兄妹，因此得分而復聚，吁亦奇矣。然猶未也。阿青兄妹歸家後，一哉兩鬢已霜，老目昏花，竟不相識。二人泣告以故，一哉始喜極而悲，旣而一哉言及李氏捲逃事，阿青兄妹歎曰：脫繼母在今日完聚更可樂也。一哉怒曰：微彼亦必不至是。汝猶目之爲慈母耶？言次各抱無窮悔恨，阿青兄妹不敢復言。

阿繡長而奉佛不嫁。一日至塘棲清雲菴進香，一尼出迎，參拜諸佛，竟阿繡以此尼兩鬢猶挽垂髻，異而問之。尼曰：絕處逢生，寄跡於此，非如他人之薙髮持齋也。阿繡詰以姓氏，則曰：予本越州王公萬祜女，夫名錢一哉，世居武林。某年渡江歸寧，中流溺焉，幸不遭沒頂之凶，得獲救，故寄跡於此耳。阿繡聞之驚喜交集，抱住大哭曰：阿母在是耶？兒卽阿繡也。尼初不信，繼熟視阿繡亦哭，於是相偕歸家。一家父母子女分而復合，樂可知矣。阿繡等痛告失母後之苦楚，一語一淚，王氏亦痛哭不止。惟一哉自經此一大波折，家道中落，日用且不支，而嗣後生計均希望於阿青一人。幸阿青次年復成進士，引見後奉檄知淮南南通縣事，新硎快發，五袴爭歌。一哉夫婦益喜不可言，閱十餘載始乞歸田，解綬之日，父老夾道泣送攀轅。

不釋而阿青性廉潔。雖宦遊數載。鶴俸外。惟兩袖清風。乃以俸金蓄良田。督僕力耕。以資俯仰。晏如也。天下事有其因。必有其果。如李氏者。良足爲世之淫蕩殘悍之婦。作當頭棒喝。何則。一日傍晚。阿青方散步門前。適一乞婦踽踽迎面來。孰視之。如相識。然不知其誰氏。已而乞婦不言不笑。亦不求乞。注目阿青。時彈老淚。阿青怪而叱之。則曰。汝非阿青乎。今長成。若是竟忘繼母耶。阿青乃悟。跪拜之。延入室。使阿繡與妻子出見。蓋乞婦卽李氏。而阿青已在淮南。任內聚滬。江某公女爲室。逾年。一索得男。故特令其出見也。李氏大慚。汗流面赤。侷促不安。於位一戔。聞之。立出而批其頰。歷數其罪。使下堂。李氏惶悚無措。伏地泣求。阿青等亦環而請命。鄰里咸代緩頰。且曰。毋以一眚之微。遽失百年之好。一戔必不可怒。甚曰。歧途覆水。自古難收。吾寧爲忍心人。不願使悍婦再作眼中釘。庶得爲後世蕩婦戒。蓋李氏與阿四捲逃後。始則別賃住屋。情逾魚水。然阿四本無業。株守坐食。更嗜賭博。無何而金盡。而寵衰。而乞食。而阿四死。李氏度日維艱。噬臍莫及矣。比聞阿青兄妹及王氏一戔均返。阿青又成進士。宰通縣。乞歸田里。乃作此無聊思。欲再續舊好。然而晚矣。是時阿青知父命無轉圜餘地。無可奈何。李氏乃涕泣而去。

瘦樸曰。王氏以歸寧而溺水。而被救。而捨身。舍伉儷以作漂泊方外人。可憐也。一戔以續膠。而出山。而破家。而成疾。斯時暮境頽唐。室徒壁立。亦可憐也。而阿青兄妹。受繼女荼毒。而被逐。而分離。而復歸。更可憐也。若李氏當一戔子女俱去後。始則與阿四通。既則與阿四遁。野鴛鴦情逾嚙昔。自爲南面王。不如乃無何而金盡。而寵衰。而乞食。而哀求續舊好。而涕泣復下堂。是較一戔王氏阿青等更可憐矣。吾書至此。不禁投筆三嘆曰。可憐。可憐。可憐。

墨 漫 廬 隱 墨

(夷 定)

●吳大將軍之夫人
吳。綬。卿。將。軍。威。名。卓。越。才。氣。縱。橫。為。近。世。名。將。不。幸。死。於。石。家。莊。之。難。海。內。知。公。生。平。者。莫。不。悼。之。公。之。軼。事。談。者。夥。矣。若。公。夫。人。之。磊。落。世。鮮。知。之。者。今。述。之。公。既。成。仁。遺。骸。久。留。石。莊。葬。地。未。決。民。國。元。年。夏。間。公。夫。人。特。往。太。原。謁。晉。都。督。閻。錫。山。述。太。夫。人。意。謂。公。功。業。未。成。中。道。身。死。乃。荷。各。界。開。會。追。悼。感。愧。彌。深。願。挈。柩。歸。葬。不。敢。再。以。私。事。奉。煩。閻。督。曰。吳。公。當。日。與。晉。同。盟。大。義。昭。然。不。獨。山。西。實。獲。其。福。全。局。為。之。大。振。功。雖。未。成。名。足。千。古。石。莊。為。成。仁。之。所。終。以。葬。於。是。地。為。宜。敢。請。夫。人。代。達。此。意。於。太。夫。人。並。望。委。曲。解。釋。以。紓。太。夫。人。之。哀。痛。夫。人。曰。移。柩。歸。葬。本。屬。太。夫。人。意。以。為。無。功。可。述。不。足。昭。示。耳。如。諸。公。皆。以。石。莊。為。宜。應。即。遵。命。並。為。太。夫。人。謹。謝。盛。意。其。胸。襟。之。光。明。言。辭。之。朗。爽。洵。不。愧。公。之。夫。人。也。

小說會 雯姑痛史

(寄 廬)

星期六之下午。課務既罷。獨坐無聊。手說部以消遣。忽聞足音登然。亟注目眎門際。有頃。友人秋乘含笑而入。曰。幼學哉。余笑而起。讓秋乘坐。乘秋既坐。且語且閱說部。屢點其首。曰。佳。閱有頃。忽離坐起。曰。吾茲爲汝談雯姑事。願聞之乎。余曰。可。乘秋卽曰。如雯姑者。遭遇既迍。復含冤而死。吾殊不知彼蒼之是何居心。余曰。秋乘何見之淺。天之厄人。正天之玉成人也。秋乘曰。斯理固確。然雯姑死而名不彰。則所謂玉成人者。何在哉。(後之所記皆秋乘之語)雯姑。傳姓蕭。山。聞。堰。人也。父海帆。邑庠生。家綦貧。以舌啣餬其口。雯姑年十三。母死。海帆猝遭意外事。不知所計。不得已。貨其家具。以殮妻而葬焉。時海帆年四十餘矣。既喪偶。中饋無人。且膝下尙虛。時含淚語雯姑。雯姑年稚。不知父言之戚也。海帆館於某富室。垂六載。妻既死。富室憐其貧。知其無力再娶。願以婢贈海帆。懼海帆之不願。屬其族人示意。海帆大喜。過望。曰。主人之德。吾甚矣。事烏不可者。族人卽以海帆意語富室。富室乃以婢妻海帆。婢貌不揚。而性悍。甚。既嫁海帆。嫌其年長。而境困。時以冰語相侵。海帆知不可理喻。不與之辯。婢見海帆默然。弗聲疑其中。憎勢益橫。且曰。吾在主人家。位雖不尊。然衣錦食肉。體軀滋適。不圖嫁一窮措。大致衣履不周。不識主人何心。而令吾嘗此味也。

婢既不滿意於海帆。益厭視雯姑。稍不如志。輒怒詈。扑責無有已時。海帆不忍。稍稍護之。婢卽遷怒海帆。惡聲相向。海帆至此。乃陷入愁城。無超脫之一日矣。於是時念前妻之賢德。爲不可多得。年餘以抑鬱死。易簀之夕。睹婢不在側。執雯姑手泣曰。父不復睹日之出矣。吾家雖貧。然汝母在時。吾以舌啣汝母作鍼。

齋衣食之道不虞不給奈何天奪吾魄汝母謝世今吾亦將去矣然吾雖死不能瞑目以汝之年稚無知而煢煢無依嗟乎吾兒兒命何苦年未及笄而父母相繼殂謝邪嬰姑聞言泣不可仰堅握父手呼曰父必不可死父果死者兒亦願隨父去海帆曰此烏可者言時氣力已微咻咻不能續良久復曰父不幸不能復生人世致棄吾愛兒以去兒命亦奇苦矣吾死後汝其善事庶母以博其驩或能邀其憐愛不致苦汝死而有知亦當時來護汝也語至此溘然長逝嬰姑見父死放聲大哭淚如雨下婢聞嬰姑哭聲甚厲犇而入見海帆仰臥床上挺然弗動撫之氣已絕矣亦淚下復詢嬰姑以死狀嬰姑具答之且以父語告焉婢聞言怒曰彼慮吾之不能善視汝耶吾今先杖汝觀其有知否也語畢卽以掌擊嬰姑頰嬰姑痛而大號婢益怒復取杖痛拂之嬰姑伏地而乞哀婢怒終不稍解且詈且杖血流如注體幾無完膚嬰姑遭此大創懼婢益甚聞聲卽慘無人色股慄弗已

海帆既死婢益無顧忌任意而行不知稍斂嬰姑有族叔某與海帆爲兄弟行素無賴海帆鄙其爲人卽覲面亦不與交一言某以是恨海帆刺骨謀欲有以洩忿終以海帆爲儒生夥交遊勢不敵故隱忍不發海帆逝某心大快然恨猶未盡釋知海帆有女父死無所依可以爲報復地乃時來嬰姑家故示親愛且絮絮與婢談家常事婢不知其意之叵測聞某言家計則曰母女煢煢一無生息行爲餓殍矣且示求貸意某慨然曰一家人烏有坐視不救理立以資假婢婢殷勤致謝力讚其慷慨好義某喜而去婢歎其多資且睹其貌亦佳頗萌邪念一日復來婢含笑相迎言談中微示以意某亦不拒竟與婢私某固無家室與婢私後日居婢家儼若己室日短嬰姑於婢前曰嬰姑年漸長吾二人事倘爲所覺將奈何婢默然良

久。曰。計。將。安。出。某。知。其。意。動。故。沈。吟。曰。嫁。之。耳。婢。曰。嫁。之。固。佳。奈。急。切。未。易。得。其。人。何。某。曰。市。尾。陸。子。欣。者。急。欲。爲。子。娶。婦。人。以。其。家。貧。故。無。與。之。議。婚。者。以。雯。姑。嫁。之。彼。未。有。不。樂。從。者。婢。領。之。某。乃。以。人。致。意。子。欣。願。以。雯。姑。嫁。其。子。子。欣。大。喜。亟。籌。資。娶。雯。姑。去。子。欣。子。梅。舟。商。於。蜀。歲。一。二。歸。而。已。子。欣。齒。雖。高。慾。猶。未。衰。睹。雯。姑。裙。布。釵。荆。別。饒。豐。韻。頗。有。垂。涎。意。屢。示。意。雯。姑。覺。翁。意。弗。良。微。諷。之。子。欣。不。爲。動。雯。姑。無。術。乃。密。縫。其。下。衣。爲。自。衛。計。一。夕。雯。姑。已。睡。子。欣。突。入。其。室。強。之。求。驩。雯。姑。泣。曰。翁。真。不。知。禮。法。邪。媳。不。難。失。身。以。事。翁。翁。以。強。力。迫。媳。而。求。遂。其。初。志。翁。志。遂。矣。其。何。以。對。梅。舟。耶。媳。之。不。敢。許。翁。者。爲。翁。計。耳。翁。不。相。諒。媳。惟。有。死。耳。言。竟。淚。下。如。注。子。欣。見。其。貞。烈。氣。雖。稍。懼。猶。強。笑。曰。媳。終。不。許。邪。非。吾。媳。也。雯。姑。毅。然。曰。翁。之。娶。媳。來。爲。翁。邪。抑。爲。梅。舟。邪。翁。而。爲。己。也。則。焉。用。梅。舟。之。名。爲。梅。舟。也。則。媳。固。梅。舟。婦。無。失。身。事。翁。之。理。且。人。誰。不。死。媳。爲。翁。所。迫。得。完。其。貞。操。雖。死。猶。愈。於。生。言。竟。起。立。趨。至。案。旁。執。利。剪。自。刺。其。喉。子。欣。大。驚。奪。其。剪。擲。之。於。地。謝。曰。余。不。德。不。知。媳。之。貞。欲。行。非。理。於。媳。今。知。罪。矣。不。敢。復。以。是。逼。媳。媳。必。毋。死。媳。果。死。者。不。且。重。余。膏。而。余。行。負。神。明。矣。雯。姑。聞。子。欣。言。曰。翁。知。悔。矣。媳。豈。必。欲。求。死。徒。以。翁。之。相。逼。故。不。得。不。一。死。以。謝。翁。今。翁。悔。矣。媳。亦。何。必。覓。死。哉。惟。尙。須。與。翁。約。自。今。而。後。終。毋。以。是。相。干。則。媳。必。不。死。當。斯。夕。侍。翁。以。盡。婦。職。如。其。不。然。終。當。一。死。子。欣。曰。諾。雯。姑。見。其。堅。決。乃。不。死。然。創。痕。甚。深。非。須。臾。可。愈。病。月。餘。始。痊。自。茲。子。欣。之。耶。念。頓。息。不。敢。復。萌。且。欽。其。貞。烈。不。已。

是。年。歲。莫。梅。舟。自。蜀。歸。子。欣。惴。惴。自。懼。恐。雯。姑。以。前。事。語。梅。舟。將。無。地。以。自。容。迨。見。雯。姑。一。如。平。時。梅。舟。亦。無。他。異。知。其。隱。而。不。言。心。始。稍。安。然。梅。舟。見。雯。姑。密。縫。其。下。衣。嘗。怪。而。問。故。雯。姑。默。然。有。頃。曰。世。風。不。

古以強力。姦人婦者所在多有。君既外出。妾獨處閨中。懼一旦猝遭意外。無以對君。故藉此自衛耳。梅舟故不復置疑。梅舟爲人性甚和易。與人無忤。且深知謀生之艱。作商於蜀。不稍浪費。人頗稱之。而能勤於所事。所夕無倦意。主人尤器重之。梅舟益勤奮。事必爭先爲之。雖祁寒盛暑。亦不稍避。以故風邪內鬱。歸不數日而病。其勢甚劇。嬰姑頃刻不離。調湯奉藥。衣不解帶者二月餘。梅舟之病始痊。時子欣年已邁。以子病劇。不勝憂慮。迨梅舟病痊。而子欣又病矣。盧扁罔效。旬餘而逝。梅舟猝遭大故。不以爲戚。蓋病後性情大變。前後如出兩人。子欣既死。梅舟以爲人誰能不死。父年已邁。死正其時。烏庸戚戚爲。嬰姑勸之。謂父一而已。父死不悲。天下無是理也。梅舟怒曰。汝何知。汝以爲翁死宜戚。則任汝恣哭。吾不禁也。嬰姑知不能以理喻。含哀視斂。而葬之於姑墓。梅舟日與里中無賴遊。恣情博場。或數日不歸。以爲常。一夕漏三下。乘醉歸。嬰姑見狀。亟淪茗飲之。俾解宿醒。復勸諫曰。吾家非素豐。翁事得以草草成禮者。以翁稍有所積。今則蕩焉無有。而君又日事閑游。不事生計。其將何以爲活耶。梅舟聞言。怒曰。汝毋喋喋。吾自有策在。嬰姑曰。然則計將安出。梅舟默然弗聲。嬰姑笑曰。吾固知君之無以應也。今爲君計。速與無賴絕。俶裝往蜀。妾則朝夕事鍼黹。庶不致有凍餒之虞。不然殆矣。梅舟噉應曰。往蜀亦易事耳。惡急急爲。嬰姑見有往意。卽不復言。然梅舟終無往意。嬰姑屢諫。亦無效。而日與惡少博。負則歸向。嬰姑索資。嬰姑曰。汝既無資。與吾則吾安得有資。吾今鍼黹之所入。供餐事。尙不足安。有餘資。供君呼盧喝雉耶。梅舟聞言。大怒。立摔嬰姑髮掌之。嬰姑亦不哭。曰。君卽掌吾至死。亦終不能得資也。梅舟聞言。卽釋手入內。取嬰姑衣服出。質而再博。如是歲餘。生計益窘。飲食且不周。而梅舟從無賴遊久。又染阿芙蓉癖。癩發時。涕泗交流。刻弗可

耐。髮姑泣諫曰：君既不謀治生之計，復益以烟毒來日。方長事將若何？梅舟至此亦頗知悔。聞髮姑語，嘆曰：事已若斯，吾悔不早從卿計。自今而後，惟卿命是從。顧今癮發體至不適，卿其奈何？髮姑不得已，乃出舊衣一襲，質百錢，購鴉片烟，與梅舟吸之，精神立復。躍然起曰：吾必力湔前非，與卿共謀治生之道。髮姑笑曰：君能若斯，固妾之馨香以祝者也。然竊恐君志不堅，不數日而復蹈復轍耳。梅舟奮然曰：吾志已決，卿毋疑。二人言際，博友忽入，與梅舟談日昨某博場事，未數語，即隨之出。數日不返，髮姑嘆曰：事不可為矣。吾固疑其志之不堅，今何如者？嗟乎！吾言而中，吾夫休矣。

梅舟既出，與博友同趨博場，旁觀可數小時，不禁心動，躍然欲試，不得已，向某乞貸。某與之，梅舟乃博，顧屢戰輒北，頃刻負百金，懊喪至不可名狀。自念才與婦言改行，不復再蹈前轍，今且大負，是自食其言也。奈何！見吾婦且安，從得鉅資以償博負。耶！時方愧悔交併，而某立向梅舟索償。梅舟哀懇，乞稍緩須臾，某不可。且曰：汝之負吾者資耳，非博負也。汝不速償者，吾即控之官，弗謂言之不預。博徒中有某甲者，素垂涎於髮姑，以無隙可乘，即忍而不發。今見梅舟大負，而甲又力索不已，知機緣大好，乃屬乙語梅舟曰：甲饒於資，汝博負之款，能頃刻立集，汝能以婦售甲者，彼即為汝償博，復予汝以五十金，作博資。汝意云何？梅舟噉應曰：此鳥可者，吾寧死不願售婦也。乙曰：茲事固不能相強，然某索汝立償，計將安出？梅舟默然。而某復厲聲語梅舟曰：汝不速償者，吾立以刃刺汝腹矣。乙曰：事如何？非售婦莫能解。今日之困矣。梅舟知某不肯稍稍寬假，且無他策，乃泣然語乙曰：吾願售矣。於是，以百五十金售髮姑於甲，以百金償某，復以五十金與諸博徒。博不二日，資立盡。甲既購髮姑，促梅舟速以婦來。梅舟乃歸，謊髮姑曰：吾已覓一安

身之所矣。嗣後當與卿共享安閑之歲月。語時肩輿至梅舟。令妻姑速登。妻姑弗信。梅舟曰。吾豈謊卿者。卿速往。妻姑察其言誠。乃登。至甲家。甲笑而出曰。若今非梅舟婦。乃吾婦矣。妻姑大怒。詢故。甲具告之。妻姑泣曰。不圖吾夫負心至此。命也。夫復何尤。卽以首觸壁。甲力救。已無及。妻姑既死。梅舟懼。甲來索資。遁去。甲亦懼。肇禍厚葬焉。

戰事小說 春閨夢裏

(明道)

寒風瑟瑟。白雪皚皚。斯時也。深巷寒犬吠聲。若豹。天空鵝毛飛舞。途上行人。闕寂。維禮拜堂之側。數楹紅樓內。有燈光一綫。自百葉窗中射出。樓內有一中年婦人。豐姿楚楚。合掌長跏。作禱告之聲曰。『天父乎。方今戰事決裂。生民塗炭。茫茫大地。何處樂土。彼輩龍爭虎鬪。舍死忘生。視人命爲兒戲者。固已爲魔鬼所惑。願我聖潔萬能之上帝。使茲戰事早奏和平之果。我更有懇切之禱告。求上帝赦彼瑪德利父子之罪。改其殺人之惡心。一變而爲善良之君子。婦人祝畢。淚皆瑩然。至桌旁取寒衣而製。更撥爐中獸炭。以取煖。聞窗外朔風狂吼。雪花飄來如撒玉屑。不禁撫然歎曰。時已隆冬。劇戰猶酣。我等在室中。尚且不免墮指裂膚之苦。想彼等在戰壕中。餐風飲露。安能當此苦寒乎。嗟夫。各交戰國。不惜犧牲。其國人子弟。身家財產。爲此孤注之一擲。何其忍哉。吾所最痛心疾首者。以吾夫瑪德利及愛子斐列。亦廁身行伍也。婦人言時。忽聞榻上小兒呼阿父聲。乃急行至床前。抱兒而吻。其額兒名聖散脫。婦人之次子也。兒見母投於懷中。詢曰。阿父今夕歸來耶。婦曰。兒且勿急。汝父明日歸矣。言時。淚已出眶。蓋婦人傷心已甚。默念。汝父方在戰場殺敵。性命尙且不保。不知何時始能無恙歸來也。嗟夫。世界上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使父子兄弟姊妹。夫婦作分飛之勞。燕者非戰爭也乎。

婦人爲誰。德陸軍大尉瑪德利之妻。瑪德利富有膂力。爲德國軍隊中之健者。東征西伐。屢立奇績。以出入硝煙彈雨中。已久。故其頰上癩痕點點。一望而知。爲能征慣戰之士。瑪德利天性强悍。勇於決鬪。嘗謂人曰。不嗜殺人者。非男子也。當德國晏安無事時。恆鬱鬱無聊。撫膺嘆曰。大丈夫以七尺血肉。軀宜死。向

沙場中去立不世之功。今乃絕無機會。可圖大好頭顱。擲向何所耶。其妻名柳絲。卽雪夜祈禱之婦人也。結婚之後。連舉兩雄。長名斐列。次名聖散脫。斐列既長。喜弄武。酷肖其父。尤喜讀古代偉人軼事。至羅馬英雄凱撒進兵勒別空戰史。嘗廢書而嘆曰。凱撒用兵何神速。乃爾父聞之大喜。稱斐列曰。虎子。瑪德利。父子好戰嗜殺。有英雄氣象。願其妻之性。乃又不爾。柳絲性溫柔。信仰基督教。待人接物慈藹。可親。凡村中有慈善事業。尤喜解囊相助。恆戒其子毋效乃父之好殺。故人與瑪德利父子交接。則如夏日之可畏。而與柳絲談話。則又如冬日之可愛也。歐戰既起。費瑪德利父子踴躍投軍。瑪德利率兵攻俄國。其子則爲水兵。入潛行艇。用武於海上。與大不列顛海軍。決一雌雄。當彼父子行時。毫不還顧。僅與柳絲及聖散脫作吻別而已。愛國英雄視戰場爲衽席。亦固其所。然而柳絲萬斛愁緒。因此而起矣。風雨中宵趕製寒衣。追念良人愛子。能無潸然涕下乎。

晨曦上窗。鳥聲在樹。柳絲調其幼子於莊台前。默念是兒不似其父兄之勇猛。將來當使之爲一純粹聖潔之基督徒。方轉念間。忽門鈴鏗然。一少女徐步入。柳絲乃釋其兒。審視之。村中幼稚園保姆也。柳絲起立讓坐曰。瓊斯女士。來何爲者。瓊斯曰。夫人晨安。近因幼稚園經費竭蹶。向之捐款於我園者。今悉移輸國家充軍餉矣。可憐哉。此幼稚園經營數年。一旦將隨戰爭潮流而滅。夙仰夫人樂善好施。其亦垂憐而拯救之乎。柳絲曰。女士之言甚是。但我夫及子遠征疆場。家中日用亦較往昔爲難。不能出鉅大之捐款。願出區區二十馬克爲助。言畢。卽從箱中出幣授瓊斯。瓊斯接之。感謝而去。聖散脫忽自門外持兩函跳躍而至。大呼曰。此郵差昇我者。阿母試視之。柳絲接閱之一。從波蘭寄來。乃其夫瑪德利之函。而其一則

斐列之書也，乃先拆其夫之函讀之曰：

『上略』我臂創已愈，重入戰壕矣。前日枯臥醫院，岑寂無聊，頗恨不能如平時之荷戈殺人爲快也。柳絲誦至殺人爲快四字，不禁芳心跳躍，悲呼曰：噫，我夫竟以殺人爲快耶？汝欲殺人人，亦欲殺汝危哉。瑪德利汝將受上帝之刑罰矣，良久復取讀之。

我感謝上帝之恩，使吾得獲全愈，重爲德意志完全之軍官。自是而後，我必努力殺敵，以身許國。且此役吾國必獲最大之代價，卽今上所言無論如何戰至最後一人，必獲勝算。雄哉此語，實獲我心。愛妻乎，汝知余之心乎？余之宗旨視戰爭爲英雄立功之好時，勢我國大儒多賚緝克曰：戰爭者產生文明之母也。凡國家之發展，民族之上達，非戰勝莫能得美哉。戰勝我將效亞歷山大之雄跨三洲，摩罕默德之名震寰球。非此次戰爭，天與我以用武之地乎？前寄寒衣，茲已接到衣之頗適於體，良感吾軍日前與俄交戰，略受損失。至昨夜間，我軍以毒氣猛攻，無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天，奧軍亦挾大炮來助。哥薩克騎兵雖勇，至是亦鼠竄逃生矣。奪得戰壕一道，器械無算。當吾軍入其小村時，有一夏屋，聞人言此俄國某伯爵新築之別墅，同袍以炸彈擲之，頃刻卽變爲敗井頽垣。是夕我軍盡歡痛飲，高唱國歌，從軍之樂殆逾天國。至於枕骸徧野者，皆俄國之死士，倘令吾妻見之，必且掩面而走。然我輩軍人視之，反增殺人之雄心也。『下略』

柳絲閱畢，瞠目擣舌，不能發言，倒於自由椅上。聖散脫見其母情景，心茲不悅，乃語之曰：阿母勿愁，想阿父此書所言，皆懊惱事。兒將投之紙籠中。柳絲嘆曰：童子何知？聖散脫曰：阿母以我爲不知耶？兒前日之

草場拍球。鄰兒語我。汝父及兄。皆在前敵。汝亦念之否。兒聞是言。始知阿母語我。以父親旅行倫敦者。警言也。柳絲聞言。洩瀾久之。乃再讀斐列之函曰。

我摯愛之慈母鑒。兒自登潛艇後。終日在洪濤巨浪中。出沒無定。海闊天空。縱一艇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殊可樂也。某日兒奉主將令。往探英倫海峽。作冒險之行。至則見鱉鱉巨艦。鱗集港口。我潛艇伏海底。彼輩毫不知覺。所可懼者。為翱翔空中之飛機。因於是日受其襲擊也。當兒在艇頂偷窺時。突聞砰然一聲。有物墮於艇側。海波轟騰。兒仰首察之。則飛機所擲之炸彈也。此時魂魄俱飛。即撥機下。沉而遁。不然此身。將為齏粉矣。八號晨。我艇在大西洋巡弋。見有一英國商船駛來。我艇乃加速力追逐之。該船亦已察覺。欲思逃避。不知此時已在潛艇範圍之內。有如天羅地網。無能逃遁。我艇即發警告。命其停輪。彼不自量。猶欲違抗。我等乃射魚雷以擊沉之。全舟客人均與波臣為伍。此猶不足滿意。所可喜者。前月曾擊沉其糧船一艘。當舟沉時。無量數之米麥。漂浮海面。不啻斷彼英人之命脈。至今思之。猶沾沾自喜也。聞我父在俄境殺賊。着着進行。天佑帝國。殲彼小醜。我父子為國努力。已得鐵十字勳章。榮耀何如。願我母及弟在家康健。毋以兒為念。

柳絲連讀兩函。覺字中皆含有「殺人為快」之意。擲書嘆曰。文明。文明。二十世紀。非人人所稱之文明。時代。耶。以此文明之時代。宜世界各國相親相愛。羣策羣力。共謀所以促進人類之幸福。何來此不祥之戰爭。耶。文明。文明。與野蠻相去幾何乎。

是夕。柳絲待其兒入夢後。乃獨坐孤窗。憮然有間。作書以報瑪德利父子。書畢。見月色如銀。從玻璃窗間

射入。不覺又生感觸。默念。余見月色。思念良人。弗已。不知吾夫在戰場。見此皓月。其亦動思鄉之念否。嗟夫。柳絲。汝之柔腸。曾百轉矣。汝之芳心。將寸碎矣。庸詎知汝夫。汝子。方以殺人流血爲男兒之天職。而不以汝言爲然耶。

柳絲悲傷過度。伏案而睡。朦朧間。聞村中有歡呼聲。又聞門鈴鏘然。一少婦排闥而入。乃其女友渥克也。柳絲起立曰。何事如此匆忙。渥克曰。我軍戰勝列強。奏凱歸矣。我友不知耶。柳絲愕然曰。汝言信否。恐未必如此容易。渥克正色曰。誰有此閑功夫。來誑人者。我今已預備自由車兩乘。請汝速駕入城。共逐大軍之歸。柳絲悲喜交集。乃與渥克出門。各駕一車。向柏林疾馳而行。見戰士雲集。鎗刀耀目。凱旋門上。名花環繞。士女如狂。舉欣欣然。高呼德意志帝國萬歲。軍樂洋洋。雜以步伐聲。馬蹄聲。歡呼聲。迎接凱旋之大炮聲。此時柳絲芳心跳躍。不知置身何地矣。驀見將士中有一軍官。英風凜凜。傲睨自若。胸懸鐵十字勳章。腰繫寶刀。光如雪練。其額上癩痕點點。最足令人注意。噫。此非吾夫瑪德利耶。柳絲卽揚其素巾。表示其歡迎之忱。瑪德利見柳絲趨而吻之。柳絲方欲吐其悲酸之音。恍惚間。又如身已不在柏林。而在一醫院中。旁榻上僵臥一少年男子。右臂已折。細視之。斐列也。柳絲大驚。立詢斐列曰。兒何爲而在此。斐列呻吟曰。阿母。兒受重傷矣。我艇前日在北海。缺少石油。爲法國魚雷艇擊沉。以故兒手足受傷。養病醫院。柳絲此時。恍若從千仞山峯上墮於萬丈之深澗下。忽聞耳畔呼聲。張目而視。見己身仍在樓中。乃聖散脫醒。而呼母也。柳絲抱兒於懷。追想夢境。不禁悲從中來。蓋柳絲意中。以前夢未必如願。後夢乃惡兆也。烏。康無定。河邊之骨。卽春閨夢裏之人。可憐哉。柳絲也。

一日。柳絲方在禱告會。默祝天父。同唱福音。忽女僕黑德忽而入。見柳絲。即喘呼曰。夫人。家中有急書。至。請夫人速返家。柳絲聞言。驚駭殊甚。即乘車而返。至家。取書讀之。

我死矣。爲國而死。固無恨也。自歷戎行。身經百戰。殺人多矣。猶幸得保性命。使廁足於此震古鑠今之大戰中。至今日而始死。今日之事。我欲殺人人。人亦欲殺我。其爲人所殺也。固宜。我今告卿。以致死之由。本月十七號。我軍乘夜攻炮台。分數路進兵。我率兵士數十。從西方小徑疾趨。而炮台上亦已知覺。白光天。矯閃閃如電者。爲探海燈。我軍不幸。爲其燭見。即鶴伏以避。而一巨彈已掠頂而過。我軍乃勇往直前。鎗聲齊放。此時炮聲隆隆。我軍已四路進擊。空中軋軋之聲。爲我國齊泊林二艘擲炸彈於炮台。炮台亦發高角炮。以禦飛機。我軍方至炮台下。忽前面排鎗轟然。彈如雨至。鐵騎震震奔騰而來者。乃哥薩克騎兵隊也。我軍即以鎗尖衝鋒。奮刺馬足。俄兵顛翻而下者。不計。不料我軍航空隊。爲俄炮所中。二機均受重傷。陷爲俘虜。而俄軍據高臨下。攻守兼營。我軍東南二隊。次第失利。大營電促速退。但。是時已成騎虎之勢。爲俄兵所困。炮台上火光熊熊。榴彈續發。至是全軍覆沒。我亦受重傷。而暈矣。迨救護隊至。昇我之醫院。已僅一息奄奄。自知無生還之望。而反樂我能盡忠報國也。我將死時。囑同儕葬我於炮臺之側。蓋期我死後。亦必爲厲鬼以擊俄軍耳。卿見信後。亦不必親來戰地。但善視我子。勿過悲傷可矣。四月十六號。瑪德利自戰地紅十字會發。

柳絲閱電。暈倒於地。良久方甦。痛哭不已。仰天嘆曰。我言果驗。瑪德利迷而不悟。罪惡深重。已受上帝譴罰矣。乃挈聖散脫。至禮拜堂禱告。其時青年會。方假座演劇。勸募軍餉。音樂雜奏。嘹亮動聽。如月殿嫦娥。

共奏覽裳羽衣之曲。但柳絲如醉。如癡。方悲痛其夫之戰死。充耳無聞。惟虔誠祈禱。求天父赦彼良人。墮落地獄之罪耳。



東園諧詩

春
園
夢
裏

●剝衣亭納涼

腥風。一。陣。晚。涼。生。血。滿。羅。襟。暑。未。清。記。得。豆。花。棚。下。戲。輕。囊。小。扇。捉。流。螢。

●惡狗村踏青

金鈴。小。犬。水。聲。閒。羅。襪。無。塵。任。往。還。女。伴。相。邀。鬪。芳。草。春。光。不。度。鬼。門。關。

●血污池垂釣

萬家。碧。血。引。成。渠。染。出。琴。高。赤。鯉。魚。釣。得。竿。頭。還。棄。却。腹。中。怕。有。故。鄉。書。

●點鬼壇飯僧

佛。鼓。齋。鐘。午。後。聞。散。花。壇。上。雨。紛。紛。爲。儂。懺。悔。生。前。業。布。施。還。拚。殉。葬。裙。

醒世

回 首 當 年

(公 雄)

一介書生。曰。凡人。擁。有。巨。資。既。飽。且。暖。則。惟。以。採。香。獵。豔。爲。事。當。其。左。右。擁。抱。紙。醉。金。迷。自。以。爲。人。間。樂。事。莫。過。是。也。蓋。飽。暖。思。淫。本。愚。民。之。天。性。近。世。道。德。澆。漓。此。風。尤。甚。開。花。野。草。浪。參。歡。喜。因。緣。濮。上。桑。間。層。出。風。流。罪。案。又。有。青。年。學。子。略。識。之。無。動。輒。以。有。情。人。自。命。琴。挑。卓。氏。墻。踰。東。家。不。知。守。玉。守。身。斯。真。可。悲。可。笑。以。余。所。聞。五。六。年。前。有。某。君。者。殆。其。一。也。某。君。軼。其。姓。名。見。人。輒。以。當。年。往。事。瑣。瑣。告。人。媿。媿。不。倦。揣。其。意。似。將。欲。予。人。以。前。車。之。覆。昭。炯。戒。於。來。軫。也。某。君。之。言。曰。

余。家。素。封。余。父。早。世。朱。門。華。屋。供。余。居。錦。裳。繡。衣。爲。余。服。梁。肉。佐。余。食。臧。獲。任。余。喚。方。六。歲。時。母。氏。卽。延。名。師。日。則。命。余。往。塾。讀。暮。則。依。依。膝。下。爲。余。講。故。事。偶。及。先。父。則。淚。含。兩。睫。嗚。咽。不。成。聲。余。初。不。解。母。氏。胡。爲。泣。但。見。親。愛。之。母。泣。則。亦。噉。然。哭。耳。母。氏。見。余。哭。恆。忍。淚。抱。余。於。懷。吻。余。頰。曰。吾。兒。勿。悲。吾。兒。苟。勤。學。吾。心。慰。矣。余。因。欲。博。母。氏。歡。心。益。孜。孜。於。故。紙。堆。中。初。未。知。讀。書。有。何。益。也。

余。有。姊。曰。璇。珍。母。命。伴。余。讀。璇。姊。性。稍。魯。余。恆。非。笑。之。顧。手。足。之。愛。根。諸。天。性。每。值。陽。春。豔。麗。之。天。月。白。風。清。之。夜。撲。蝶。逐。雀。搏。土。採。花。搗。手。唱。春。明。之。歌。並。肩。奏。好。花。之。曲。有。時。風。雨。蕭。蕭。母。子。三。人。登。樓。頭。余。與。璇。姊。取。書。溫。習。同。聲。共。讀。琅。琅。可。聽。或。乞。母。氏。授。詩。母。亦。樂。之。不。倦。蓋。母。氏。者。嫠。也。淒。風。苦。雨。血。淚。千。行。秋。月。春。花。冰。心。百。結。正。好。藉。此。以。遣。無。聊。之。歲。月。也。

流。光。荏。苒。余。自。呱呱。墮。地。已。歷。十。二。週。歲。矣。璇。姊。亭亭。玉。立。髻。挽。雙。丫。竟。成。一。姣。好。之。女。郎。撮。合。山。紛。來。論。婚。見。璇。姊。必。嘖。嘖。稱。贊。曰。箇。妮。子。何。娉。婷。如。許。耶。璇。姊。聞。之。輒。爲。面。頰。余。在。旁。恆。以。指。畫。膚。羞。璇。姊。曰。

羞。羞。嫁。得。好。郎。君。勿。忘。家。中。弱。弟。也。冰。人。利。口。爲。姊。答。曰。官。人。勿。愁。汝。姊。嫁。得。好。夫。君。當。爲。汝。物。色。佳。麗。母。爲。解。頤。而。余。已。狂。奔。出。矣。

隙。駟。不。留。尺。波。電。謝。歲。事。匆。匆。璇。姊。出。閣。矣。余。亦。年。華。漸。長。爲。一。二。損。友。所。引。輒。往。尋。花。問。柳。選。舞。徵。歌。挾。狡。童。騎。駿。馬。側。帽。輕。衫。翩翩。自。許。嗣。後。日。溺。其。中。幾。不。知。世。間。更。有。何。事。但。期。佳。人。一。笑。不。吝。囊。囊。千金。三。千。粉。黛。盡。屬。知。己。十。萬。金。鈴。胥。護。野。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之。豪。情。勝。概。固。不。讓。杜。牧。當。年。也。

韶。華。無。賴。容。易。年。年。余。尋。定。婚。於。鄰。右。楊。姓。女。年。十。八。卽。賦。宴。爾。婚。禮。之。日。賓。客。盈。門。時。正。暮。春。三。月。草。長。花。飛。之。候。蕙。風。奏。曲。小。鳥。作。歌。柳。綠。鶯。啼。花。紅。蝶。醉。皆。若。來。賀。余。新。婚。者。然。顧。春。闈。韻。事。未。及。三。句。而。脫。輻。凶。爻。已。經。數。占。蓋。青。樓。屢。來。勸。駕。之。書。柳。巷。頻。寄。相。思。之。什。而。楊。氏。女。者。才。賢。德。淑。恒。以。溫。言。來。勸。勉。謂。攀。花。折。柳。雖。云。才。子。風。流。然。楚。館。秦。樓。幾。見。有。人。賢。淑。君。年。方。壯。前。路。彌。遙。正。當。閉。戶。讀。書。規。模。舊。業。豈。宜。看。花。走。馬。自。沮。壯。懷。余。聞。不。入。耳。之。言。勃。然。大。怒。曰。漢。家。自。有。制。不。容。酸。娘子。吃。醋。也。恨。恨。出。門。連。日。不。歸。阿。母。因。此。而。病。遣。家。人。四。出。尋。訪。後。得。余。於。豔。妓。翠。寶。家。家。人。見。余。暗。曰。主。母。病。甚。請。小。主。速。歸。余。歸。見。母。眉。峯。蹙。損。淚。痕。界。面。白。髮。星。星。蓬。披。肩。上。知。其。心。中。有。無。限。之。淒。涼。卽。跪。而。前。曰。阿。母。勿。悲。兒。實。不。孝。重。傷。母。心。今。後。當。悔。過。矣。母。聞。言。淚。簌。簌。如。泉。湧。喉。中。格。格。作。響。痰。塞。喉。管。肝。氣。上。逆。呼。吸。不。靈。一。慟。而。絕。嗚。呼。哀。哉。竟。隨。先。父。於。地。下。矣。

余。自。有。生。以。來。至。今。一。十。八。歲。其。間。變。故。多。端。口。難。盡。述。茲。特。撮。其。大。略。而。已。雖。然。余。苟。能。悔。過。則。東。隅。

雖失桑榆。可收敗子。回頭猶是不幸中之大幸。誰知喪期未過。故態又萌。岳家屢有責言。姊氏頻來勸告。皆屬馬耳東風。略不在意。甚且反唇相譏。笑爲迂闊。余妻嘆浪子之不可相遂。寧家依母以居。自後。余益任所欲爲矣。嗟嗟孽海茫茫。情關疊疊。一入其中。那能擺脫。况復有人貯餌以待。則不入其網者。幾希。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誤於色者。不知凡幾。及既覺悟。則已蕭蕭白髮。徒興脾肉之嗟。無能爲矣。何况非英雄豪傑乎。然彼孽海中波瀾萬丈。滔滔不絕。更欲掩未來英豪入其漩渦中。方以爲快。可不懼哉。如余者。特大海中之一沙礫耳。茲復述余十八歲以後之歷史。

一日者。風日佳麗。余應友人招。出北郭門。至虞山麓。沿路多人家園墅。樓閣參差。如入畫圖。山側垂陽。絲絲牽綠。柳煙中露。朱樓一角。背虞山而立。卽知爲余友新築之金屋。藏阿嬌於其中。旣近。見樓前有一方池。上架石橋。池水清澈。游魚可數。池旁花香撲鼻。柳枝撩人。樹上黃鶯。嚶嚶而鳴。樓前有人倚欄而立。俯其螭螭之頸。凝眉深睇。余卽隱身柳陰下。偷餐秀色。目貽神往。一若鐵屬之被黏於磁石者。想此中春色。是必余友愛姬名惜花者。否則無斯旖麗也。正涉遐想。忽樓頭人擲餅餌入方池中。視羣魚喋喋爭食。嬌然露其瓠犀之齒。而兩灣玉臂。十指春葱。伸出欄杆外。尤覺可愛。青絲之髮。爲微風所拂。翻翻如蝴蝶舞。兩頰微紅。豔比朝霞。秋波澄然。殆類池中之水。未幾。手中餅餌已罄。攀枝折柳。余知不可隱。探首而出。惜花秋波轉處。對余一粲。斌媚無倫。余亦報之以一笑。惜花盈盈而入。腰軀細擺。髣髴彼手中之柳枝也。余遂歎關入。與余友相見畢。卽出酒食相待。席間談論。針投芥合。余問曰。南城翠寶家。汝胡數月不至。彼甚盼汝也。余友笑曰。此乃汝之意中人。余義不分汝之愛汝。乃轉來笑余耶。余曰。倩卿少琴等。亦豈余之意。

中。人。耶。况。余。之。醇。酒。婦。人。亦。屬。不。得。志。之。所。爲。豈。容。獨。占。花。魁。貽。譏。大。雅。余。友。語。塞。久。久。不。答。余。又。問。曰。
 近。聞。足。下。得。一。絕。色。佳。人。然。歟。友。曰。然。余。曰。才。藝。如。何。友。曰。度。曲。極。工。吾。輩。分。屬。知。交。不。妨。喚。彼。一。奏。以。
 暢。雅。懷。余。亟。稱。善。余。友。乃。遣。小。婢。喚。惜。花。久。之。始。見。簾。幙。微。動。簾。下。雙。弓。楚。楚。窄。如。蓮。瓣。小。婢。揭。簾。先。出。
 惜。花。徘徊。審。顧。而。後。出。大。有。林。下。美。人。嫋。嫋。來。遲。之。概。時。余。等。相。對。坐。惜。花。坐。於。側。一。曲。既。終。餘。音。嫋。嫋。
 繞。梁。不。絕。余。稱。美。不。置。惜。花。掩。口。而。笑。乘。隙。以。秋。波。相。送。四。目。互。射。隱。逗。淺。笑。余。友。因。惜。花。在。旁。心。意。甜。
 蜜。開。懷。痛。飲。若。長。鯨。之。窺。大。江。未。幾。玉。山。頽。矣。臥。楊。妃。榻。上。更。命。惜。花。奏。曲。惜。花。嬌。音。婉。轉。極。意。博。主。人。
 歡。並。以。媚。余。一。闋。既。終。執。壺。斟。其。主。人。余。友。捧。卮。狂。飲。惜。花。卽。轉。身。執。余。卮。一。空。其。杯。更。斟。熱。酒。與。余。余。
 亦。一。吸。而。盡。移。時。筵。撤。余。卽。興。辭。余。友。以。醉。臥。不。能。起。囑。惜。花。代。彼。送。客。既。出。門。惜。花。私。以。手。帕。相。贈。余。
 受。之。謂。惜。花。曰。彼。或。離。此。望。賜。一。音。以。便。傾。談。衷。曲。惜。花。應。諾。一。笑。而。別。時。已。紅。日。西。殘。流。雲。歸。去。繁。花。
 輒。草。無。意。流。連。心。想。如。此。可。喜。嬌。娃。得。未。曾。見。宜。嘖。宜。喜。亦。溫。亦。柔。藏。之。金。屋。誰。曰。不。宜。顧。爲。捷。足。者。先。
 我。而。得。中。心。不。無。耿耿。祇。恨。母。氏。死。期。何。以。不。先。不。後。於。余。將。赴。石。城。時。作。一。阻。礙。否。則。娟。娟。此。豸。寧。非。
 余。之。禁。鬱。耶。後。數。日。惜。花。果。遣。小。婢。來。謂。主。人。適。赴。鄉。可。速。來。作。長。夜。之。談。余。欣。然。往。自。後。吾。二。人。曖。昧。
 情。事。益。不。可。問。矣。雖。余。友。在。家。亦。托。故。數。數。往。眉。頭。口。角。痕。跡。不。免。流。露。余。友。疑。甚。窮。詰。惜。花。惜。花。力。白。
 而。疑。乃。益。甚。一。日。惜。花。又。折。柬。招。余。不。意。甫。入。妝。閣。而。余。友。忿。然。入。厲。聲。謂。余。曰。余。恒。以。上。賓。待。汝。豈。知。
 汝。乃。犬。彘。之。不。若。今。私。入。人。家。闈。閣。意。欲。何。爲。余。瞠。目。如。木。偶。支。吾。不。成。聲。回。顧。惜。花。則。嚶。嚶。而。泣。繼。投。
 身。余。友。懷。曰。適。在。房。中。理。晚。裝。彼。含。笑。而。入。方。驚。疑。問。汝。卽。踵。至。固。無。他。事。何。相。疑。之。深。也。言。時。嬌。啼。婉。

轉。不勝淒楚。余友不理。惟以怒目向余。速余置答。並謂擅入人家臥室。法律具在。情無可原。汝富家子弟。縲縲入囹圄。心實恥之。余聞言大愕。心思往日交情。如流水逝耶。後竟具千金券付之。乃踉蹌而歸。初惜花之遇余友也。在秦淮妓院。余友風度翩翩。舉止揮霍。惜花貪其財。愛其美。遂從之。乃返處之後。供奉不如從前。意殊不慊。及聞余頗有家資。而樓頭一見。貌亦不惡。遽萌得隴望蜀之想。不幸事機敗露。心常惴惴。乃挾資宵遁。重理舊業。余友人財兩失。轉輾不得志。後竟憔悴而歿。

余以侷居一邑。眼界不出數十里。於是腰纏十萬貫。騎鶴到秦淮。婢僕遣散。僅留一總賬先生。以司出納。瀕行之日。不告於親屬。不謀於友朋。蓋恐尼余行也。攜一俊童。寓於秦淮旅舍。日拋其精神心力於花天酒地之中。金盡則函索於總賬。如是者日復一日。來時嶺梅吐萼。綠柳含葩。茲已桃笑蘭言。落花飛絮。時已。

殘紅送雨。新綠迎人。時余偕新交三四。飲於城外之某酒肆。憑窗俯仰。疎柳垂垂。枝枝展綠。桃花朶朶。片片飛紅。倏一粲者。自柳蔭中婀娜而來。身長玉立。倩影亭亭。纖纖玉腕。扶侍婢肩上。眼角眉梢。嫵媚無倫。及細視之。陡如觸電。神爲之眩。而心中之歡慰。幾乎欲狂。噫。伊何人。伊何人。蓋余之舊歡。余友之逃妾。名惜花者。是座中諸友。高談痛飲。言笑聲與杯匙聲雜作。初不知門外有美人來矣。比惜花及門。余離席迎之。曰。別來無恙。惜花曰。別來無恙。衆友中有王姓者。亦起座曰。汝來耶。惜花笑曰。然。彼殆汝之新交乎。王亦領首曰。然。遂相繼入座。余急呼酒保添酒。卮。惜花謂余曰。汝此來想有貴幹。何日去耶。余笑曰。卿試度之。余有何事。特訪卿耳。今乃於無意中相遇。寧非快事。卿寓何處。仍故居乎。惜花曰。今遷矣。王見余等。

談論頗熱。面露不愉色。謂惜花曰。余盼卿久矣。何姍姍來遲耶。惜花曰。余有事耳。絮絮奚爲未幾。席散。余先爲惜花僱車。並問現寓所在。約以今夕來訪。余等乃歛步進城。各歸寓所。

曲巷中有標其門曰惜花第者。卽余意中人之香巢也。車馬盈門。鞭絲織地。是夕。余甫及門。卽有侍兒。迂入。訊以惜花。侍兒曰。容入告之。未幾。惜花自燈光下盈盈而來。益形嬌豔。同入臥房。重溫故夢。喃喃情話。不覺終宵。自是無日不來。無日不歡。花魁幾獨占矣。一日。余擁惜花於懷。歡狎甚。惜花黛眉蹙損。默不言語。余怪詢之。而惜花淚珠點點。奪眶而出。墮余掌上。心乃彌痛。柔聲曰。卿果何傷。速告余。當爲卿籌之。勿徒噉泣。自殘玉體。惜花含淚曰。汝心何忍耶。余急曰。余之待卿。亦備至矣。苟我心足以刳出者。早當刳而付卿。嗟乎。惜花。我果何事。傷卿心哉。卿試言之。惜花曰。余之地位。汝豈不知。汝今日愛余。愛余色耳。一旦色衰。則言至此。泣益甚。婉轉余懷。余爲心碎。諸君乎。試思爾時情景。雖鐵石爲腸者。亦應寸裂。矧余迷戀其中者耶。乃約遷家石城。以圖百年之好。惜花始收淚謝。並促余歸里。將資產盡行遷來。重造巨廈。余如言而行。返鄉後。諸戚友咸來規勸。余均婉謝之。後余姊及岳家來阻擋。繼謂汝果必欲遷者。應留百畝田。爲汝妻贍養。其祖宗血食之舊廬。亦不得變動。余不敢抗從之。餘則盡纏腰囊。赴石城預備築金屋。惜花歡迎萬狀。媚余益甚。嗾將臥室先造。余亦聽之。待臥室造成。余卽爲惜花贖身。從此海燕雙棲。鴛鴦交頸。方以爲團圓明月。永無或缺之時矣。而不知事變之來。竟有出余之意外者。

遷居新宅之次日。惜花盡挾余囊中所有而遁。而余友王某亦同時失蹤。以意度之。是彼二人預爲謀畫。以圖余資。殆無疑義。然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雖悔恨交併。痛哭失聲。亦何用哉。余思此時苟不行。羣匠且

來索工資。將無以應。不如亦棄此室而行。蓋方寸已亂。急不暇擇矣。於是踽踽涼涼。忍飢而行。初無一定之方向。惟信足而前。全身機關。盡失功用。頭顱乃如鐵鑄。重莫能舉。兩目視地。不知行幾許里。而義馭漸漸下矣。未幾。大地已成灰色。又未幾。沉沉昏黑。不辨途徑。乃就道旁大樹下坐之。吁吁風聲。如聞鬼哭。或風捲敗葉。颯颯而舞。聞之氣爲之噎。偶舉目回顧。則大樹杈枒如厲鬼披髮伸掌。作拿人狀。見之毛戴。乃強作鎮定。瞑目跼坐。而萬緒紛乘。苦不得寧。俄聞樹上老梟略略作老人咳。風實衆竅。如激如瀉。如叱如吸。豐草間野兔出沒。亦施其狡獪。爭來挪揄。正焦灼間。忽見余母。偃僕而來。面上又界淚痕。及空睛。細視則又洞黑如故。於是諸念叢集。續續如潮。落不已。歷歷思兒時情景。母氏種種悲苦。種種賢勞。種種提攜。捧負。種種教導。訓勉。姊氏種種親愛。種種天真活潑。復歷歷思家中。若何豪富。若何快樂。何以倏將變爲溝中瘠。又歷歷思挾妓飲酒。種種情形。而悟倚身入懷。磨魂琢魄之時。其居心莫不口蜜腹劍。引人入網。又歷歷思余妻若何賢愛。若何規諫。奉余若何誠謹。奉姑若何孝順。何以棄余寧家。思至此。良心上如萬箭齊攢。哭不能仰。繼更歷歷思母氏爲余不肖而死。臨死時之慘像。又歷歷在目。卽痛哭失聲。批頰數四。又歷歷思及惜花種種媚態。則悲憤填膺。淚如雨下。至今有家難歸。如黃鳥之入樊籠。天地雖大。更無容余之地。卽使吾身到家鄉。尙有何顏見舊日親朋。余姊余妻。余岳父母。卽不來笑罵。而余良心上。何以相對。思至此。躍然起。向天而哭曰。天乎。余罪重矣。天授余一生清福。余已數載享盡。不能更處於人世矣。又痛哭曰。父乎。母乎。兒不肖。將祖若父數世血資。盡擲虛牝。無顏更爲人願父若母。任何發付兒。今來矣。哭告畢。取腰間絲帶。懸樹杈上。從容就死。不謂當余呼吸漸促時。竟有人遽張兩臂。自下抱余足曰。勿爾勿。

爾。堂。七。尺。凜。凜。一。軀。何。志。短。如。此。聞。言。時。已。墮。地。余。覓。死。不。得。哭。謂。救。余。者。曰。君。將。憐。而。生。余。乎。憐。而。生。余。誠。不。如。憐。而。死。余。蓋。天。覆。地。載。之。中。余。已。無。顏。再。處。矣。救。余。者。曰。汝。年。華。方。盛。家。中。獨。無。父。母。妻。子。乎。卽。有。萬。不。得。已。何。不。歸。家。從。長。商。之。必。欲。死。於。路。隅。殆。癩。乎。余。聞。言。心。如。刀。剗。口。啞。啞。不。能。答。救。余。者。又。曰。敝。廬。距。此。非。遙。幸。同。一。往。余。遂。隨。之。行。不。數。百。武。至。一。村。村。犬。方。見。人。狂。吠。卽。有。人。持。燭。奴。啓。扉。出。歡。呼。曰。阿。父。歸。來。乎。張。家。酒。菜。佳。否。答。曰。佳。旣。入。門。詔。其。子。曰。此。余。舊。友。頃。於。途。中。相。值。者。汝。其。爲。余。具。餐。來。其。子。諾。而。去。余。熟。視。其。面。則。一。五。十。許。之。老。農。慈。氣。迎。人。時。以。笑。顏。向。余。問。其。姓。名。則。尤。其。姓。根。發。其。名。俄。頃。其。子。盛。飯。至。根。發。勸。余。食。余。勉。食。一。碗。復。由。其。子。收。去。根。發。曰。余。方。自。戚。家。飲。酒。返。故。得。遇。君。不。然。殆。矣。余。默。不。能。答。根。發。又。曰。屈。先。生。卽。在。敝。廬。權。宿。一。宵。余。唯。唯。旣。入。房。則。耒。耜。之。屬。凌。亂。滿。地。四。壁。蕭。然。餘。無。長。物。於。是。抵。足。臥。破。榻。上。根。發。曰。君。能。以。底。蘊。見。告。否。余。乃。含。淚。具。告。之。根。發。曰。汝。休。矣。豈。不。聞。旣。往。不。諫。來。猶。可。追。乎。且。家。中。祇。汝。一。子。汝。死。則。若。敖。之。鬼。行。且。餒。而。先。生。一。死。事。小。絕。嗣。事。大。也。前。旣。不。檢。作。下。種。種。罪。惡。今。復。一。死。以。塞。責。其。罪。不。更。重。耶。休。矣。速。返。爾。家。勤。爾。業。樂。爾。妻。孥。整。爾。家。室。以。饑。汝。罪。減。汝。辜。否。則。殺。身。無。益。適。足。增。羞。願。先。生。三。思。之。先。生。途。中。所。需。余。尙。可。資。助。余。聞。言。大。悟。感。激。涕。零。稱。謝。不。迭。未。幾。根。發。斂。聲。作。矣。明。日。爲。余。買。丹。返。虞。山。抵。家。後。卽。往。諸。戚。友。處。謝。罪。余。妻。反。泣。慰。余。余。益。覺。無。以。對。之。石。城。有。未。了。事。囑。總。賬。前。往。清。理。自。此。以。後。日。守。家。園。見。紅。粉。殆。類。夙。仇。不。復。愛。色。矣。（右稿爲中華編譯社文科學員吳公雄君成績）

小 說 命 也 夫

(劍 興) (劍 山)

隸江蘇之寶山縣。西郊有趙村者。村多貧民。數米而爨。食鷄衣百結。面現菜色。僕僕道途。給人使役。獨趙氏武奇。富有家財。曾任晉省知縣。故鄰人日趨事之。武奇半生無子。常祈於神祇。冀得子嗣。以全宗祧。鄉有曹廣義者。與武奇交誼頗篤。常相往來。未幾。趙妻安氏有娠。後產一子。取名善生。以爲爲善之報也。彌月開湯餅宴。賓客盈堂。爭相來賀。頗極一時之盛。廣義亦與焉。時廣義尙無女。中心思維曰。富貴之家。竟若此之榮耶。我苟有女。配此佳兒。於願足矣。其後廣義妻霍氏。誕一女。名小娥。頗具姿首。鄰人多稱羨之。廣義常曰。吾女。謫自天上。必得人間。麟種方足以壻之。其告人常用此語。人亦耳熟焉。

光陰如箭。忽忽六七年矣。廣義延師教小娥讀。武奇使善生附焉。兩小無猜。相處頗樂。年事之稍長者。咸指爲小伉儷也。廣義心羨武奇之富有。亦結欲秦晉之親。一日。廣義欺塾師以酒。談笑甚歡。忽見善生小娥聯袂而至。跳躑於庭前。作舞蹈狀。師笑謂廣義曰。彼二人。猶如天上之金童玉女。相愛如許。某當爲了三生夙願也。廣義稱善。旣而曰。但恐蓬門陋質。嫁不得金龜壻耳。師曰。毋遜。遂言於武奇。武奇亦諾。好事成矣。兩家情誼益篤。後武奇遷居古吳。往還遂疏。善生旣長。大變常態。衣必文繡。食必膏粱。用錢無度。呼役無常。一有不適。非怒罵終日。卽壞毀器具。必如其所願而後已。趙夫婦縱之任之。不稍加以限制。久之。養成習慣。常出與惡少作牧猪奴戲。勝則歡躍而歸。負則索錢再往。除賭博外。無他事也。武奇乃稍稍憂慮。以爲長此以往。將成無賴子。撻之。則不忍。勸之。則置若無聞。仍事其所事而已。况加以安氏之庇護。善生更肆無忌憚。譬之野馬。然平日奔縱。如是一旦加以羈勒。能帖然服乎。其始也不過博於鄰近之村落。

命也夫

二

終恐其父之或蹤跡也。乃遠來滬上。入博場。博輒敗。最後以千金爲孤注。又復敗。北歸家。取銀適爲武奇所見。大憤。乃幽之於書室。使讀其中飲食。則令人授之。又恐其妻之或釋出。乃扁其門。而置鑰於懷。不及五日。博徒之登門索債者。踵至。武奇不得已。如數付其銀而去。惟時善生亦知悔悟。有時則展書而讀。有時或向壁而哭。默坐窮思。頗覺色赧。武奇知其有悔意。憐而出之。且日以溫語勸勉之。自是善生常居家讀書。不再作賭博想矣。武奇心始釋然。不半年。故態復萌。竊銀以出。又往博場矣。惟時二月。序屬三春。俗有踏青之舉。桃花如醉楊柳。吐媚路上。行人無時或絕。武奇乘此良辰美景。乃雇舟出遊。一則擴充眼界。一則寬其胸懷。不幸中途得病。癡疾而歸。歸則昏昏沉沉。飲食無加。湯藥不進。有時喃喃自語。詈其子也。延醫醫之。則曰鬱結所致。又患風寒。如此老年。恐難醫治。家人憂之。善生則猶徵逐於賭博之場。呼么喝六。猶如故也。

其後武奇病益劇。使人促善生歸。遍覓之。得之於數十里外之某村。語以父病垂危。則曰。我運方佳。爾其先行。強之。乃悻悻而出。及家。父已氣息僅屬。見善生至。惟顛搖其首而已。越日遂卒。其母大痛。善生則若無事也者。且又因以爲利。以爲老父既死。產業可由我掌。不患博之無財也。至是其母始知子之不肖。今後家事不可收拾。遂亦病矣。病臥經旬。亦卒。善生治喪既畢。又往博場。家中無人。則扁其門。一負再負。以至三負囊橐。無金則變買什物。什物既空。遂及田產。數年之間。家業蕩盡。前日之富家子。今成爲無賴矣。於時小娥聞之。憂心忡忡。恨不能如幼時之常相聚處。可以力諫其夫也。

亡何。善生小娥均二十餘歲矣。小娥之父。深悔當時蒙昧。累及其女。以爲窮如善生。必不能再及婚事。適

有同邑儒生某。欲求小娥。父謀之於娥。娥泣語其父曰。夫者天也。我已許於趙氏。是已有其天也。今父欲令別嫁。是二天也。世間豈有二天之人乎。况昔盟不祥。棄夫不義。有一於此。不如其死。其母止之。乃止。廣義知女之不可強。亦寢其事。小娥獨自思維。以爲殺身無益。適足增羞。不如苟活一時。或可見善生而爲規勸也。言時。淚下不止。每至更深夜靜時。輒不成寐。霍氏憐之。使某僕往邀善生至家。遺之以金。作爲婚費。時廣義猶羨某生之富。妻女之心。終不可泯。又閱數日。將嫁於儒生之事。幾實行矣。而善生又他往。小娥遂自縊。幸爲僕婦所見。力救之。霍氏大慟。復遣僕促善生。善生至。則兩手空空。問以餽金。則輸去矣。僕歸告主母。小娥在旁聞之。大哭曰。負心人。何不諒。乃爾。乃盡出己之所藏。以助之。使早日成禮。善生從之。而小娥遂得爲趙氏婦。既歸之後。常於衣衾枕席間。泣諫。乃夫曰。翁姑之死。死自爾也。產業之喪。喪自爾也。家聲之壞。壞自爾也。丈夫處世。豈宜如此。若不悔省。罪將何極。善生深以其妻之言爲然。亦知悔悟。於是遂絕跡於博場。不及二年。善生病矣。小娥日夜侍奉。冀夫之早離苦海。不料善生竟舍此五濁世界。而長逝。小娥日夜號泣。肝腸幾裂。含淚以殮其夫。欲殉之於地下。惟念腹中有孕。幸而產子。則趙氏之鬼。不致有若敖之餒矣。詎料天公不佑。所產爲女。且又不育。於是小娥痛夫之心。頻增於前。自嘆命薄。如斯。不如一死。其父以不欲。小娥之度。此苦生涯。擬奪其志。遺鄰嫗蕭氏。諷之。小娥絕不一言。惟俯首飲泣。蕭嫗知不可動而退。

既而小娥竊自計劃。以爲家境既貧。又無子嗣。與其苦守。不如早死。然死則殊傷父母之心。輾轉愁思。終無善策。既而曰。得之矣。盍披荆爲尼。以種來生之福乎。因作書別其父母。略謂兒今不爲趙氏之婦。亦不

命也夫

四

爲曹氏之女。而爲大德菴之尼矣。兒生無福。結果如斯。自今以後。雙親其毋掛念。使雙親爲兒而悲痛。則兒心更痛矣。廣義得書。悲其遇。憐其志。不覺歔歔太息。而霍氏則泣不可仰。廣義乃勸之曰。女旣披剃。泣亦無益。於是乃捐鉅資。改造大德菴。爲小娥另闢靜室。并多購菴產。使小娥無憂凍餒。而專心禪學也。

篤長



小



說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兩大厚冊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為極名貴極幽秘之作李定夷先生總纂各稿均由本局以重金購入作者皆知名之士絕不拾人牙慧編者亦取嚴格主義不願拾他家一事一言洵藝林空前傑作也編次如下

第一編 明代 第二編 清代

- 卷一 孤忠錄 卷一 宮闈秘史
- 卷二 遺民傳 卷二 巨工雜記
- 卷三 廟堂紀事 卷三 紅羊佚聞
- 卷四 江湖瑣載 卷四 僉壬小誌

著作者

- 李定夷 許指嚴 江山淵 孫阿瑛 張蝶衣
- 倪軼池 高競存 黃花奴 朱劍山 顧有容

新談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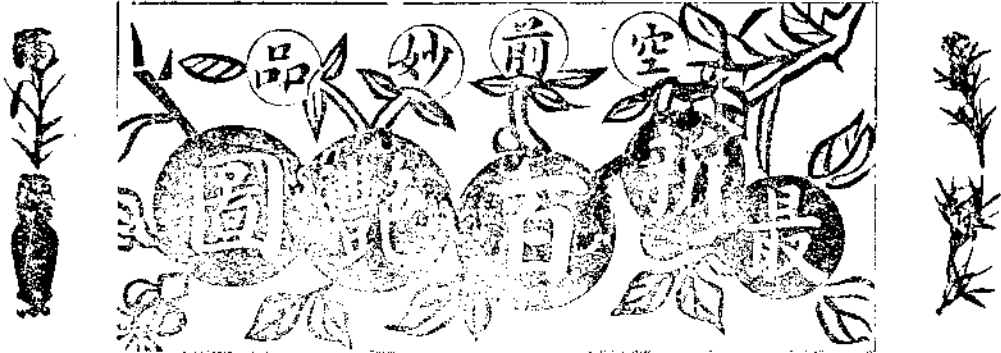
兩大厚冊定價一元

李定夷先生總纂全書分八卷編次如下

- 卷一 彤管誌 卷二 精枕誌
- 卷三 文藝誌 卷四 聲色誌
- 卷五 名人軼事 卷六 浪蹟紀遊
- 卷七 豆棚閒話 卷八 瀛海新聞

著作者

- 汪穰卿 李定夷 徐吁公 江山淵 許一厂
- 倪軼池 黃花奴 詹脈脈 朱寄恨 倪灝森
- 王無愁 朱劍山



三版出版定價一元

此書係本局選擇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南京揚州漢口廣東各地名妓小影百餘幅而製成近數年間之名妓都萃此一集中既選之再選送精而又精南部粉黛北地胭脂鬢鬢爭妍並皆佳妙且製版精工印刷繪源此百餘美人尤個個栩栩欲活如見其人以視前書之畫也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即全數售罄於此足見內容之歡雅茲特加工程印三版現已裝訂成書布面金字洋裝厚冊裝潢亦極美觀書印無多欲購從速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長篇小說

小說情 同命鳥 一名後仇儂福

毘陵李定夷著

第四章 並頭羨煞碧鴛鴦

上海自互市以來。人烟稠密。地價昂貴。因之居宅大率偪仄。自一樓一底。以迄五樓五底之屋。其形式則千家一律。視內地之高庭大廈。殆有霄壤之別。余自旅滬以來。頗覺寓所不適。遷移之心。無日無之。顧舍此類石庫門樓房。而外較大者。厥惟洋房。洋房租價頗昂。余家力又不逮。職是之故。荏苒年餘。猶是安土重遷。也是歲夏。初和哥忽於華界九畝地。覓得舊式住屋一所。大慰余望。租價並不昂貴。月僅三十金之譜。而綠蔭庭院。修竹闌干。以視租界之樓房。不特彌饒佳趣。且於養生之宜。否亦大有差別。尋即移居其間。余家之布置。可約述之。

重門之內。有天井一。兩壁砌有花臺。栽植各色花草。約可三十種。花臺之前。高桐遙峙。綠陰如蓋。重門之旁。左側有廣廈一間。面北而建。余家用為會客室。右側則面北為花牆。牆有月亮門。由月亮門而入花園。花園全部即在住宅全部之右。從天井而進。為樓房三間。樓下正中一間。一如客堂之布置。其左一間。中劃為二。前為膳室。後以居婢媼。其右一間。分割一如左室。後以堆置器物。前則為和哥書齋。面西有窗。開

窗外望正見花園全景樓上則余居右屋瓊娘居左屋以右屋西臨花園地位較左爲佳故瓊娘不以左屋爲僭中間則亦舖飾床褥以備來賓寄居之需園之面積並不廣漠占地不過半畝祇以結構精緻亦見邱壑其全部爲一丁字式蓋重門之左既有廣廈一間其右之地畝亦如之特未建屋其上而與花園啣接以是遂成丁字式園中所栽之樹有紅梅碧桃赤楓蒼松之屬餘則多爲草本絕鮮名貴之花蓋前次之寓客不知修治遂至荒蕪乃爾余今得此用武之地大可展我懷抱此後之光陰當消耗於培紅栽綠中矣

園之面積雖小而結構頗佳具見當時築園者經營之苦心余旣以興復舊觀爲責亟思所以修治者園之東隅有隙地一方本爲小池今且涸矣余語和哥謂全園勝境惟此爲最涸而不治殊爲可惜今能去其垃圾浮泥可復舊觀且鑿池之初必有水管外通果得其管而疏之池水可永不涸養鳥畜魚皆極合宜余欲雇工治之哥不以爲多事否和哥曰無論何事妹欲如何斯如何余無勿從茲事則尤表同情池臨臥樓與書齋積穢不去於衛生亦極不宜妹欲浚之實獲我心余旣得和哥之許可進行之志遂決即日召夫役來家興工開濬僅及三丈忽現泉眼據夫役言池之原址必爲古井泉眼不涸池水不竭故並不與河水通流復掘而下發水益多僅至四丈卽止池工旣歲余復傍池築欄欄外雜蒔花草余不欲過事糜費所栽並無佳本但求悅目而已池中市小魚數百尾蓄之每當夕陽天氣西窗憑欄俯視清流細數游魚亦一快事也乃和哥先意承旨見余興高彩烈謂池中可蓄鴛鴦窗外廊下可參鸚鵡所費當不甚鉅而增人興趣不少余曰得此固佳但一時恐難購到若出重金覓之又太浪費和哥曰姑試爲之數

日內必有以報余唯唯。並告和哥以意想中之佈置方法。謂某處宜添樹木。某處宜築花架。某處可當乘涼之用。某處宜架遮陽之篷。言之津津有味。和哥無不贊成。且曰：上海爲繁華地。妹性超脫。非繁華中人。幸得方寸之地。稍足慰情。余尙忍拂汝意乎。

逾數日。和哥果市得鴛鴦一雙。歸來五彩斑紋。明豔絕倫。余乍見之下。驚喜萬狀。和哥曰：池上當闢以鉛絲之網。否則此同林豔鳥。恐遭狸奴之侮。網下並宜築一香巢。但汝所蓄之魚。則不免供彼之啄食矣。余笑曰：卽爲彼而購辦。亦屬當然之事。矧本有此物。忍吝吝嗇乎。和哥頷首稱是。卽召匠人來家。鉛絲之網。木。有製成者。僅耗半日光陰。全功卽竣。余親縱之入池。鴛鴦得水。歡洽異常。和哥曰：相親相憐。同生同死。此。余兩人之影子也。余亦顧而笑曰：雙棲之樂。有如是乎。時瓊娘聞新巢營成。亦來看視。余夫婦所談。彼已微聞之。及至笑問余曰：鴛鴦雙死。亦有典乎。余曰：據古今注所載。鴛鴦水鳥也。形似鳧。毛有文采。雌雄未嘗相離。人取其一。則其一相思而死。雙死之說。殆根於此。第古今來。鴛鴦與人類之關係不少。旁搜遠紹。多可引以爲證者。瓊娘曰：韓憑塚上。文梓樹頭。常有鴛鴦棲止。此典爲余所夙知者。和哥顧余曰：余嘗見汝繡刺鴛鴦。顧畫中靈鳥。究不如生者之活潑。今覩此相逐相呼。雙浮雙浴之情景。視妹所繡者。更覺怡我。情懷余此時正有所思。和哥所云。殆未之聞。渠覩余狀。復詢以故。余忽有得。卽答曰：題紅館。當改鴛鴦池館矣。和哥撫掌稱善。旋笑曰：余已托人市鸚鵡。使能如願。他日蓄諸廊下。妹又不將改名鸚鵡樓臺乎。瓊娘曰：鴛鴦池館。鸚鵡樓臺。洵一絕工之對仗也。余曰：和哥旣以鴛鴦歸。余鸚鵡當屬之。瓊妹鸚鵡樓臺之名。并贈瓊妹可也。瓊娘含笑不語。余又曰：和哥毋虛誑人。使瓊妹有所失望。和哥曰：購得與否。何能先。

決總之。余仍本購鴛鴦之誠意以購鸚鵡耳。余諸諾而無辭。各返室中。

又數日。和哥果攜鸚哥以歸。冰華玉色純潔異常。余料其價必巨。急問和哥。和哥曰。千金不爲廉。汝試猜之。余曰。異哉。汝言令人莫明其妙。百金千金相去甚遠。甯有是理。耶。瓊娘曰。何酷類唐明皇之雪衣娘。耶。曷卽以雪衣娘名之。余曰。此名不佳。可別題之。瓊娘詢其故。且曰。明皇之雪衣娘。慧利異常。有何不佳。余曰。妹僅知其搗亂棋枰之黠。而未知其中途橫天之慘。明皇雜錄曰。一日。雪衣娘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夢不祥。爲鷲鳥所戕。命將盡於此乎。上聞之。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極熟。日夜不息。若懼禍之將至。而有所祈禳者。逾日上。與貴妃御別殿。置雪衣娘於輦路之旁。上命從官校獵。瞥有鷹擊。雪衣娘遂斃。上與貴妃同歎息。命瘞於後苑。名鸚鵡塚。此卽雪衣娘之結局。余不願以此不祥之名。名我靈禽也。瓊娘畢聆余說。亦深以雪衣娘三字不佳。余又問和哥曰。渠能語乎。和哥曰。倘能人言。則千金不爲昂。不能人言。雖百金亦不廉。余曰。原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何異。大馬路店家陳列之蠟製美人。乎。和哥等聞言。俱爲齒齜。余尋以命名囑和哥。和哥取定『靈璧』二字。此名雖無典故。尙不落恒蹊也。鸞紅曰。雅韻哉。題紅館主一舉一動。在在見美。美人品格。飼鸚鵡。蓄鴛鴦。皆非俗骨所能夢想到者。滬上居屋之不宜衛生。吾亦云然。顧措大寒峻。響殮。僅給何來餘資。以營菟製。祇得隨寓而安。視題紅館主之清福。令人欣慕不置。

第五章 五月五日天中節

蒲黃。晉酒。艾綠。辟邪。亡何。又逢午節矣。和哥以假節故。是日不復外出。晨次。余方對鏡理裝。和哥猶擁衾。

獨臥朗聲語余曰。蓉妹上海真無趣味。如此佳節。絕無點綴。不辜負此好光陰乎。余笑曰。光復以來。正朔已易。端午爲夏歷節序。恐內地賀節之狀。亦無復往昔之興高彩烈矣。和哥躡之。且曰。余久不觀龍舟競渡矣。言次。屈指計之。又曰。不觀競渡。已幾時許。余殆忘之。余曰。哥胡健忘。乃爾。余來歸之上。年哥不挈余鼓棹而往乎。見仇儷福。和哥恍悟。笑曰。余固健忘。妹却能記千年事。余佯怒曰。哥胡與犬爲儷也。諺有小狗能記千年事之語。和哥不答。余又曰。當日風光而今安在一轉眼。間已是一十餘年。緬懷往事。真是過眼雲烟。今欲再尋此趣。渺不可得矣。和哥亦曰。此十餘年中。閱盡世變。卽吾夫婦之愛情。雖未嘗滅於往時。然成人之氣。日深。興會迥無舊日之熱矣。言次。相與感喟不止。時和哥已披衣而起。是日之午。和哥留家薄酌濁酒。土蔬陶然自樂。座設園中。余與瓊娘爲之伴。石榴樹底。杯酒言歡。人影花光。渾不辨別。如此清趣。寓滬以來。此第一遭也。和哥豪興過發。忽語余曰。悄然對酌。殊敗意。與顧此間。僅三人。搏戰行令。皆所不能。盍說端午古事。以爲下酒品。此變相之酒。令確寓學問於遊戲。瓊娘笑曰。余胸無點墨。從何說起。和哥曰。汝毋躁。且畢聆。余語此法。殊新鮮。當總計每人所說之數。最少者須視最多者之數。少說若干典。卽飲若干杯。次少者之視最多者。亦如之。但最少者更須視與次少者相差之數。照數飲酒。譬如蓉妹說十典。瓊娘說五典。余僅一典。則蓉妹爲最多數。瓊娘爲次少數。余爲最少數。余視蓉妹應罰九杯。瓊娘視蓉妹應罰五杯。余視瓊娘又應罰四杯。瓊娘急曰。余最不能說。受罰必多。本不善飲。那能受罰。如之何其可。和哥曰。此亦有一變通之法。汝可先說蓉妹次之。余當殿後。前者已說後者不得重復。如是汝可不至十分失敗。若被蓉妹先說。則汝之衣鉢。皆自彼所傳授。行將啞口無辭矣。余曰。信如是。

被瓊妹說盡。余又何從說來。和哥曰：余尚如此。願慮其如殿後者。何。余曰：余有汝之本。領余亦出外謀生矣。和哥笑曰：妹不多飲。惟行此法。或可多喝幾。醜醒美人。睡美人。病美人。笑美人。哭美人。余俱見之矣。獨未嘗見醉美人。今日深願一飽眼。福妹胡俊。拒乃爾。瓊娘曰：姑試爲之。飲否之權在我。公子不能強灌也。余聞言默許之。和哥料余已允。卽囑瓊娘爲唱。瓊娘曰：公子夫人幸毋笑。余所言者皆至熟之古事。『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沉汨羅日。故以舟拯之。『續齊諧記』五月五日人家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三閭。後有人見三閭三閭曰：以筒貯米苦爲蛟龍所盜。請以蒲葉裹之色絲纏之。此卽今之糉也。『歲時雜記』端午日都人畫張天師像出賣。又泥塑其像以艾爲髻以蒜爲拳置於門上。『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鬪百草。故鬪草與競渡並稱。『開元遺事』開元初宮中每逢午節作粉團角黍貯金盤中造弓架箭射之中者得食。『金門歲節記』重午日午時有雨則急砍一竹節中必有神水瀝之取和獺肝爲丸能治心塊腹聚等病。瓊娘言至此和哥急曰：如此淹博不減蓉妹。余輕視汝矣。余亦曰：瓊妹進境之猛真有一日千里之勢。久已青勝於藍。瓊娘曰：夫人之言如此令人愧怍。莫答余之枯腸。搜括已盡不知辭典幾許也。和哥曰：余已爲汝計之共得古事六則。又願余曰：妹可卽續之。余笑而諾。願瓊娘曰：尚有一極熟之典妹胡不言耶。『歲時雜記』刻舟爲龍服具繒彩一色橫江跳浪便捷如龍。傳爲盛事。瓊娘曰：確是極熟。奈何忘却。余領之續言曰：『禮儀志』五月五日以五色桃印飾門戶以止惡氣。『抱朴子』避兵之道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於胸。『酉陽雜俎』北朝婦人五月五日進五時圖五時花施之帳上。『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取鴈鵠教之語則羽毛潤澤。『中華古今注』唐開元中每天中節宮人皆披帛。

謂之奉聖巾。一曰續壽巾。又名續生巾。余言甫竟。瓊娘止之曰。夫人可以止矣。若再續去。說一典。余卽當飲一杯。余曰。那可。不說。余今不說。公子且數倍於余。余必盡力以爭之。若盡力而猶不勝。無如何也。今則斷難中止。汝倫不能多飲。此事總可商量。因續言曰。『荆楚歲時記』端午日。競採雜藥。蓄之。可除毒氣。『異聞集』。唐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鏡中皆有盤龍。言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於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值大旱。祀龍乃雨。又余聞五月五日誕生者甚多。史記孟嘗君傳。田嬰子文。以重五日生。西京雜記載。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唐書崔明信傳。明信亦誕於午日。宋書王鎮惡傳。鎮惡亦以是日產。言次卽謂和奇曰。此四人當以四典計。余合得十二典。適倍瓊妹之數。和哥曰。同一誕辰。那能以四典計。余曰。四人不能合而爲一。四事胡能并爲一談。和哥曰。妹與瓊娘說去。如許。除此而外。余腹亦洞然。無有。今始知先說後說。斷不可行。公平之道。莫如依次輪流。然而無及矣。余曰。和哥。汝莫裝腔作勢。酒且冷。盍速言。瓊娘曰。此所謂盤馬彎弓將軍欲以巧勝人也。和哥急拍案曰。閒話休講。聽余道來。余與瓊娘出乎不意。同受小嚇。但聞和哥言曰。『唐宋遺紀』。午日。江淮南北婦女。釵頭之製。備極奇巧。剪製艾葉。攢繡仙佛。加以幡幢寶蓋。色色逼真。名曰豆娘。『輟耕錄』。虢州張萬回。生於貞觀六年。重午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思之切。萬回晨而往。夕卽持兄書以歸。『歲時雜記』。端午日。以艾爲虎形。如黑豆。或剪綵爲虎。黏艾叶以戴之。皆稱艾虎。『西域記』。於闐國有玉池。端午日。自王以下。至庶人。皆往取玉。每取一玉。投以一石。『隋書』。大業二年五月五日。賜百官玳瑁釵。『金史』。大定三年五月五日。帝幸廣樂園射柳。勝者賞賜有差。『舊唐書』。太常於民間借衣裙五百餘件。充妓服。五月五日。戲於元武門。瓊娘曰。公子又勝。余

矣。奈何和哥曰：汝欲余不言耶？余即不言可也。余謂瓊娘曰：妹胡饋直乃爾，彼腹已健，本無可續得汝一言，正可藉此下台。和哥曰：貧嘴，余已讓汝胡又攻訐，不遺餘力者，番作法自斃，亦余所自取。余哭曰：然則汝與瓊妹當各浮六大白，兩人適等其數，胡巧合乃爾。和哥故作詫異曰：余亦六數乎？余爲之背誦一過，無誤。又曰：不如是不能稱鴛鴦交杯酒如此佳節，寧能無此韻事？和哥曰：鴛鴦交杯酒常與妹飲之，瓊娘曰：余委實不勝酒力，夫人宏量，幸乞代飲。余却之，謂酒令如軍令，妹縱因此醉倒，余亦有所不顧。且和哥欲觀醉美人，妹正宜勉從之。瓊娘曰：夫人弄人甚矣。余指和哥而笑曰：渠自弄汝於余，何干？和哥見余兩人喋喋不休，即謂瓊娘曰：蓉妹好弄人，汝甯不之知？今日之事，彼挾有約法，更是名正言順，余不復辭費。汝亦可從余飲。言次，和哥竟連浮六白，余壯之，謂猶有男兒本色。瓊娘僅盡兩器，已頹然欲眠。謂余曰：夫人頃語，余偷不能飲，總可商量。今余已勉罄雙杯，餘且暫記容後報命。何如？余不允，和哥亦謂彼既如數罰，訖瓊娘胡可獨異。瓊娘忽作色曰：公子夫人既堅，不恕余，豈必欲抵賴耶？縱至醉死，亦所不辭。語竟舉杯又飲，余急掣其腕曰：瓊妹，毋然。余與妹戲耳，妹不飲，則偏欲妹飲，妹而飲，轉不欲妹飲矣。今日興會極佳，若至過量，醉倒或嘔吐，病酒便覺掃興，妹可勿飲。余不罰妹，和哥與妹同數，無罰妹之權。瓊娘嫣然曰：夫人中計矣，但盛情高誼，余固至感也。余亦轉語曰：余甯不知汝之爲計，不如是汝無下場耳。言次，相與一笑而罷。

鬢紅曰：此新奇之消遣法，可謂想入非非。濟和寓學問於遊戲之語，洵是至論。近人所著小說，記閨房韻事，每失之瑣細，此則落落大方，於風光旖旎之中，含溫古益智之意，可裨益讀者不少。與誨淫之豔情小說迥然有別也。

(未完)

現代名家小說 **日神娶婦錄**

(續)

開士東樓路著
荅 狂 譯

卷之二 古蹟追溫

第一章

迭克覩是奇事，亦爲驚愕不已。以宵中固嘗目擊女擲之於海中，今奈何復現於玉腕之上。變幻離奇，甯有理可言耶。則亦漸信二婦所言非妄。雖其言微近怪詭，然證以此事，則又彌有力矣。時侯爵及福倫雪斯等亦聞聲而至入室。侯爵卽厲聲命羣僕退，細究此事。迭克乃前謝罪，言此金釧實非彼所贈。前言漫應也，并告以擲釧海中事。是時女驚怖萬狀，伏於其父懷中。侯爵夙審其女，饒具定力，不爲事物所動。今乃若此，不待迭克之言，已知此事之非尋常矣。卽亦皇皇無主，福倫雪斯則別有懷抱，以爲此新奇之資，料大足供我記述。復喃喃曰：此事殊不可信。君等試思之，此事寧可信耶。已而女傭康七自安康市場市物返，其事始大白。蓋侵晨彼曾往海濱，忽見有物燦然耀於沙石間，取視之，則一金釧也。憶爲女公子所御，度必於憑樓閒眺時無意中墜下，因攜之歸，冀得其歡。詎女香夢正酣，乃爲御之於玉腕上，悄然而出，不敢驚其好夢也。衆聆此言，乃失聲狂嘍。女傭亦出，侯爵曰：自余觀之，余儕皆近於癩矣。迭克曰：此釧殊挾妖趣，足驅人於癩棄之，爲是女狂笑。應曰：勿爾脫棄而復返者，又將何詞以解余。今惟思出游一換空氣耳。尋復曰：阿父，余儕宜作山游，俾是邦一二勝境得入嘉賓之目，或卽於今夕啓程可乎。余儕當先返立麥，惟勿以一字語二姑。此非其所樂聞。余刻當先偕迭克至柯萊瀉，小事捫擋夕間，以舟同行也。侯爵

詫曰。汝欲作山游乎。女曰。然。蓋欲一往潘克斯美耳。福倫雪斯曰。汝欲至彼間乎。余來時。舟泊其地。可四小時。見地雖雄險。然殊無物。足引人興趣。女呼曰。君謂不足引人興趣耶。亦知是固往卡傑麥卡者之所。必經乎福倫雪斯。乃躍然起曰。信耶。所謂卡傑麥卡者。非卽昔日之王都乎。女曰。然。福倫雪斯曰。然則余固神馳久矣。女曰。實則彼間亦無特異之物。阿父。余頗欲於其地一究。此贈釧者之主名。父當憶之。是釧固郵自彼間者。侯爵曰。是意良佳。余儕固當一明是事之真相。女把手釧。又曰。苟審主名所在。當有以報之。蓋其人未免太惡作劇矣。已而衆皆辭出。女乃往視康七。謝其掩飾之功。蓋頃間一席話。皆女所教耳。康七素未嘗受此優遇。則感激涕零。女乃溫言慰藉之。錫以糖果。於是康七復展鬢而笑。顧女中心至不甯。雖極意自解。終不獲已。而一迴念頃間事。殊覺欲哭不得。欲笑不能也。

秘魯路政不修。舍一二官道爲國王所牒造。足以與古羅馬時代之建築相頡頏。餘皆既狹且劣。行者興嘆。故人之欲至內地者。必先以舟至一交通較便之商埠。然後乘火車而前。於是得朝寰球盛稱之塞拉樂土矣。而全國約可分之爲三區。一曰沿海之區。由海濱迤邐而至恩第斯山之西麓。山麓之高度。則由一千五百咪達。以至二千咪達。一曰塞拉區。高山與平原參半。其高度由二千咪達。以至四千咪達。不等。一曰孟脫那區。全區都爲森林。自柯第拉之東外伸而達亞馬孫河。地勢逐漸而下降。高者可二千咪達。低者僅五百咪達也。而三區之中。風景旣殊。氣候物產。亦至不齊。沿海之區。以富庶稱。塞拉則風物宜人。地殊溫暖。孟脫那則林木鬱鬱。萬綠如海也。其尤足引游人興趣者。則景物隨地而殊。每於旅行數小時。內得遍睹各帶中各類之植物。胡桃之樹。與氍毹之棕。交參而列。甘蔗之本。與蘿菔之根。比鄰而植。恆事。

也。而紅鮮欲滴之萍婆果尤盛。見於各園內。椰樹則張其巨葉於日光中。彌望皆是一至人家。則居停必以冰漬檸檬汁。見餽冰。即取之。山上檸檬則採自宅畔園中也。諸人旅行至此。福倫雪斯睹是種種。中心尤樂。舞之蹈之。有如學校生徒。其同人見其狀。不禁爲之失笑。時且逗之爲戲。或故匿其自來水筆。一遇欲有所述。則百覓不得。暴跳如狂。要言之。衆皆興趣極高。幾將旭日金釧一事。拋之九霄雲外矣。而金釧已由二姑賚之。聖度明禮拜堂中爲神前供物焉。

船埠之在潘克斯美者。極喧囂擁擠。侯爵等乃呼一大筏。載之傍岸。當人自郵船中下時。法當坐於籃內。絡之而下。及筏爲浪所引。與籃相近。則一躍而下。于是女如法先下。狀至矯健。侯爵固久慣此事者。立繼之。迭克則狀尤安閒。下時兩手仍插衣囊之中也。未爲福倫雪斯頗以是事爲難。及下。姿勢不正。籃與筏觸。幾遭沒頂。當時頗受驚恐。顧瞬復縈心於其著作之結構。則亦忘其事矣。比船首囊然觸岸。彼猶垂首沉思。木然罔覺也。彼等抵埠後。越宿即行。沿途至順適。初無意外。惟迭克曾見一膚作銅色之紳士。屢傍彼輩而行。心頗異之。其入雖服歐裝。然一辨而知爲土人。哈斯卡之一族也。氣度殊雍容華貴。舉止尤嫻雅。屢以瑣事自効於女。如人常旅行時恆爲之事。其啓行亦在柯萊渦。及至潘克斯美。復同止一旅館。末復同火車而行。當其入侯爵一車時。衆方瀏覽風景。即亦勿覺。尋始見之。則皆露不悅狀。初不知其何因也。頃之經一廣野矣。奇景當前。詠嘆雜作。其人乃朗聲言曰。諸君亦見彼處營幕故蹟否。是即劈石綠所駐之地也。衆聆言。迴首視其人。則挺立月台後。有旁若無人之概。兩臂則交叉胸際。目睜睜然注野間。一石堡上不稍瞬。是蓋當雄征之時。西班牙壯士嘗一駐足焉。是時侯爵不期呼曰。吾祖亦嘗一駐是地也。

其人略不迴首。卽曰：余儕固久知之。余儕固久知之。是言一發，衆乃大愕。則相睨以目，而其卓立不動之狀，尤足使衆驚心也。少頃，其人復曰：嗟夫！余儕固未嘗忘克立斯吐勃之與劈石綠偕也。先生其掌故，余固嘗耳熟之矣。當劈石綠離巴拿馬時，嘗悠然而思，謂有一大陸當其前，勝於考帝司（征服墨西哥者）所得萬萬，比經百險，寢入困迫之境，幾無以自振矣。乃拔其佩劍，劃沙成一東西線，面南而言曰：伙伴，聆之。今者最後之五分鐘至矣。嚮此而前，則當有飢乏之虞，危機叢伏，有非意所能料。或且僕僕而死，退則生命可得苟全，長爲里巷之善人。然而奕世之修名無疆之福利，亦惟前進者能得之，退則無與也。何去何從？惟諸君善自決之，不敢強要，以無失我貴族身分爲歸耳。言竟，卽挺然越線而前，導人魯士繼之。騎士不局絡復繼之。於是復有十一人從其後，而克立斯吐勃亦與其列。嗟乎！先生凡此，余儕固久知之，未敢忘也。侯爵睹其傲慢之狀，頗不悅，率然詢曰：君果何人耶？其人狀如未聞，似於西班牙先烈之往行，彌示欽佩者。續曰：諸君凡彼輩所爲，甯常人所可同日而語耶？以十數疲敵之人，困處於荒山之側，非有器械，可持餉糈，可出而欲征服雄邦，建從來未有之奇業，其事誠偉，其心殊雄矣。而克立斯吐勃者，亦其中之一人也。爲之子孫者，誠足引爲光榮矣。今余敢自介於先生之前，余名哈那能透，立麥法比銀行之書記長也。然其先亦爲皇族，或不以同車爲辱。侯爵曰：然則汝今假出乎？言時，殊粗率無禮。能透目中微露異光，答曰：然蓋以太陽節日將至耳。此數字一入，迭克之耳。復憶及旭日金釧一節，則向女微睨，見其狀至不甯，似彌關心於二人所言者。時女猛憶前以託銷燐酸鹽事，曾晤其人，貌頗秀弱，不若一般土人之獐厲然。夙審其族，尙意氣雅恐，其父開費於彼，因攙言曰：此所謂太陽節日者，良爲君族最盛之典，殆於

卡傑麥卡舉行祝禮。耶能透曰：女士今歲當於沿恩第斯山一帶行之。女曰：君等不准外人參觀乎？余頗欲一觀其盛。以凡余關於此事之所聞，殊駭觀聽也。能透乃微笑，露見其齒，獐然有類猛獸，低聲言曰：女士此齊東野人之語耳。所謂選女配神之惡俗，以及種種所稱皆屬無稽。試觀余之爲人，豈類往爲此等事耶？是蓋聊以追念吾族之祖德，并示虔敬之忱於日神痛悼之情於阿泰吼拍耳，無他圖也。女士不待月初，余卽復返銀行供事矣。迭克聞言，自笑前此驚恐，殊屬無謂。女亦嫣然而笑，似愁懷頓釋也。福倫雪斯則心殊怏怏，以此新奇之資料，一旦又失其所據矣。是時車方掠一狹谷而過，峭壁對峙，雄險異常。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而其上一線蔚藍中，則有鷲鷹一羣，盤旋作陣。迭克嘆曰：以如是天險之國，劈石綠輩之不爲所掃蕩者，幾希奈何？竟能成事也。能透曰：彼輩蓋僞爲通好於王耳。迭克曰：予猶有所惑。劈石綠開往卡傑麥卡時，有衆若干耶？侯爵撚鬚攪言曰：合後至者計之，凡得百七十有七人。能透曰：否，宜減其九。福倫雪斯乃亟錄之於手冊中，曰：然則當爲百六十有八人矣。女詢曰：何爲減去其九耶？能透似至熟悉此掌故，侯爵縱爲先烈之後，亦不之及。卽應曰：女士此九人者，蓋中途引去耳。其始原有衆百七十有七人，中騎士六十七，而擡槍僅三架，能引弓者不及二十人。夫以此區區者而欲與兵可五萬民可二千萬之祕魯相抗，鮮有不自知其難矣。君等當知祕魯厄瓜多、玻利菲亞、智利等邦，當時固相統爲一也。然而劈石綠猶以其衆爲多，蓋當時有數人頗露不願之色，因恐衆爲所染，計不如斥去之。乃列隊於山中一處，告以如有意存猶豫者，儘可勿前。以時言之，邁返聖密瓜猶未云晚也。彼則當置一切於不顧，偕願留者誓死不却。於是求去者凡九人，步兵四而騎士五也。餘皆誓死與俱。侯爵時乃呼曰：

時則余祖首出聲歡呼。衆和之。山谷爲之皆震。余祖之於劈石綠。蓋見事之也。能透曰。嘻。此固余儕所知耳。侯爵乃微愠。擴然詢曰。敢詢君之追述是事。意果何居乎。則大聲曰。聊以示吾族之能憶舊事。初亦如君輩之數典。不忘祖。或有加耳。女稚恐爭端復啓。則故呼曰。試觀車外景物。一何麗哉。時車正經行一橋上。雲樹風物。歷歷可辨。恩第斯山脈。則橫列於前。層巒疊嶂。如展畫圖。道旁峭壁中。則隱約見有裂隙之痕。徐辨之。則平疇一碧。人家十數。而遠端林木。尤蒼然焉。山巔則積雪皚皚。一爲日光所映。景乃麗極。綜此數者。乃成一極雄麗奇兀之景。全世界莫之與倫。而山勢之險。山石之奇。尤足令人望而生畏也。尤有危橋無數。遙相啣接。每當經行其上時。女輒緊握迭克之臂。喃喃言曰。甯此尙不足以阻劈石綠之壯志耶。言雖極低。顧能透已聞之。則曰。當時余儕掃蕩之固極。易特不欲耳。侯爵乃怒。顏向之。摔其人之肩曰。然則爾族何不爲之。耶曰。先生。余儕特不欲有賣友之行耳。於是侯爵怒極。欲前撲其人。迭克卽出止之。女夙知其父倨傲自大。則低聲語以如父身分。匪應與小人爭短長。侯爵乃止怒。向能透曰。汝言良佳。狀如至輕蔑之者。能透乃兀立如銅像。脫勿車止者。勢且爭端立肇矣。

此間去卡傑麥卡。可三十英里。路尙在修建中。須以騾往。惟山徑殊崎嶇難行。地尤險絕。衆以舟車顛頓。困憊已極。不復能前。則決於明晨行。沿巖一帶。草廬歷落如晨星。鐵道上員役所居也。一酒肆之旁。則有行幕十數。中殊寬適。侯爵等卽止其中。其前爲一草塢。騾三十餘。嚼草於其間。殊優游自得。而野雉一羣。則飛翔於紫色暮雲中。觀之悠然。意遠也。餐時。乃在一小流之旁。水聲淙淙。如奏雅樂。洵南面王不易此樂哉。能透後卽不見。入暮始歸。女遇之於其幕側。執冠於手。秉態至恭。且謝其車中之無狀。謂已初不欲

開罪於侯爵。固夙審侯爵爲法比銀行總理之摯友也。乞侯爵亦勿以此介介。女乃強止其笑。允其父必不復及前事。能透遂磬折爲禮而退。比舉其事語侯爵等。皆大笑。於是皆往就寢。惟福倫雪斯夜深猶握管急草。蓋將以能透所述撮錄成篇。投之某月報中。其於能透極寫其昂藏之態。初不言其作歐西裝也。女則自爾日見怪。後夜間每難成眠。是日雖極顛頓之苦。然仍未能入夢。而於夜漏沉沉中。忽復聞一極熟之音。似方縱談。乃悄然起。至幕之入口。就簾隙中窺之。則有一雙人影動於月光之下。其一識爲能透。一則後始見其面。則哈斯卡也。嗟夫。哈斯卡於此深宵。果與能透作何密談耶。又何爲手指其幕而言耶。此皆女所亟欲知者。而是時二影復動。旋復有馬嘶聲破寂而起。於是見有馬繫於一樹之上。頻蹴其蹄。能透乃往解其繫。哈斯卡卽一躍而上。顧仍相欺語。時復向女幕作頷首狀。已而二影俱杳。而萬籟皆寂矣。是夜女轉側不復能眠。哈斯卡夜至一事。至足亂其心曲。而前之驚恐之心。亦不期復生。然一轉念。哈斯卡愛已素摯。有如義犬之忠懇。其無加害之心。所可斷言。則又自笑其過慮矣。顧妄誕之思潮。仍續續而起。不能自己。然決不願以此事告人。蓋不欲如小兒輩之事事張皇也。惟思得間以詢能透。俾釋其惑。比明日途次。乃得償所願矣。是日彼等皆乘驟而行。福倫雪斯初亦樂之。旋忽皇皇欲下。及見巖巖邊而過。則尤以爲險。謂驟背之高。直可儕之升天。一墜且碎其顛。不如步行爲安。當道極險。熾時尤可匍匐而前也。入後至一處。地極偏仄。不足以容二騎。乃大恐。以爲其驟瞬且失足。仆則立欲躍下。後騎見其不行。則爭促之。願彼誓不復前。轉動於鞍間。意欲得地以下。能透覩狀。立一躍下。驟趨前爲挽其韉。遂引之至一廣莫之地。侯爵等乃羣謝之。比復前。則女與之並轡。乃含笑顧之曰。哈那能透先生。佳乎。曰。女士幸勿。

以此名上。余凡此尊榮之族。姓已隨吾祖。若宗俱逝矣。余今茲之名。乃爲凹維度。凡銀行中人。皆以此呼余也。女曰。嘻。余今憶之矣。君前日至余肆中。亦以此自介也。凹維度先生。然則昨夕。在余幕外。與哈斯卡。作何言耶。亦能告余否。能透狀仍夷然。惟其驟微動而外逸。則卽勒之曰。女士。是則君曾見哈斯卡矣。彼爲余舊識。昨夕抵彼間。亦將往卡傑麥卡也。知余在彼。乃來一訪。余今憶之矣。所立之地。蓋適當女士幕外也。余曾告以女士。亦在彼。乃屬余善爲照護。旋卽別去。女曰。豈余已處身危難中。故需人爲之照護耶。曰。哈斯卡之意。蓋指旅行中之一般危險耳。如驟或失足。鞍或脫索。皆足致人於死。故今晨嘗爲女士。慎選坐驟。并細檢驟身四周也。女謝曰。君良厚我。此時福倫雪斯亦前與並騎。旣入坦途。神色已泰然。自若時時閒語。山道之險。未復曰。吾不審。劈石綠。當日若何率隊而進也。女睨之。以目似欲止之。不言者。顧彼仍木然。勿覺。能透卽答曰。此事殊非常。余固嘗細考之矣。蓋每當險巖陡峭之處。則騎士必下而牽馬過。稍一失足。卽墜於千丈之下。矧土人咸習於地理。矯捷如猿。脫相抗戰。甯有勝理耶。迭克時亦引驟前詢。曰。爾日土人究何所備乎。曰。勿有所備也。良以彼輩之來。僞爲通謁。故但聞使節往返。不聞……言未竟。侯爵忽攙入曰。余有一言。汝殆謂阿泰吼拍之。不以兵出抗。蓋不欲示威遠人耶。噫。汝誤矣。彼特以西班牙人爲不足道耳。然而此卽彼之大誤也。能透垂首近鞍。答曰。是誠彼之過言。次復昂其首。指高處一峯。曰。當日苟不如是。則萬事悉歸烏有。而此燦爛莊嚴之旭日。今日當猶照臨我祕魯王國之上也。言時舉手作勢。悉括恩第斯山全境於一揮之中。氣概凜然。望之有如天神。而手所經指處。則見一土人兀然坐於一騎之上。下視彼等。女不禁呼曰。嘻。此哈斯卡也。於是衆爭注視之。實則彼於是日初啓行時。卽已行。

於其上。山峯高處。或前或後。初未嘗須臾相失。其意存恫嚇。歎抑暗爲照護。耶則非衆所能知矣。

第一章

越日。卡傑麥卡之郊。宛然在望。景物明媚。如展笑靨。較之萬山中陰沉之象。迥不相侔也。迴念當年劈石綠叢。遽至此邦時。其樂可知矣。其地居民之程度。則視沿山他處爲高。觀其衣服之取裁。與夫房屋之清潔而益信。是邦本爲一大平原。巨河貫流其中。溝渠縱橫皆是。故地至肥沃。加以氣候溫利。至宜耕種。舉日一望。但見平疇。列綠籬相望也。稍下。則卡傑麥卡城屹然峙焉。白屋點點。耀於日光之下。誠足賞心悅目矣。而聞之人言。常劈石綠叢至此時。見山脈既終。白布之幕。乃如繁星而列。亘數里不絕。乃大驚愕。以爲土人繁庶若此。其何能敵。其怯者且股弁不已。顧爲時已晚。不復能退。尤不欲稍稍示怯。則勉爲勇敢之狀。毅然向王都進發矣。此時福倫雪斯正於驛上冥想此事。中心尤極樂。謂生平所夢懷之地。不圖一旦竟履之。而行程卽亦不覺。已而能透復以國王外出時。偕其戰士五萬所止之地相示。福倫雪斯此時壯甚。覺此衆了不足懼。其凜然之狀。大似當日之英雄。將發布重要軍令也。顧猶有不慊於心者。則當日國王見西班牙人自山谷中列隊來時。旌旗隨風而招展。甲冑映日而交輝。不知作何感想。乃無人能爲之告也。正神往間。驟忽向前狂突。衆乃大笑。而爲喧聲所驚。羣驛亦紛紛隨之俱奔。於是前驛益左右亂竄。福倫雪斯乃下墜於地。顧瞬卽起立。招其同人小止。狂笑言曰。劈石綠第一戰之獲勝。亦卽以此也。衆促之竟其言。彼乃娓娓而道。謂劈石綠與土人第一戰之得免。亦以一人之墜馬。爾時土人不識馬爲何物。尤不識乘者與馬是一是二。見其折而爲二。猶能猛然前進。則大驚以爲怪。卽潰陣飛逸去。此言既

竟衆皆作不信狀。爭笑其妄。途次卽以此爲談笑之資。然此初非彼之愆言。當時官書中實載之。當其未赴新大陸前嘗一讀及之也。蓋劈石綠之征服秘魯實爲非常之事業。秉筆者未免故爲誇炫。讀者存信存疑可耳。及入城日已斜矣。見有土人無數集於街中。靜肅異常。是城原有居民十二三萬。此時則幾倍其數。而來者猶陸續不絕。蓋是邦之爲秘魯王都。不知已歷若干世。無一處不有前王之遺蹟。游人之醫集街頭。千數成羣。流留若不忍去者。卽以此也。惟城中居民則頗相驚訝。謂今茲集人實視前此爲多。以向狀言之。太陽節日初無若是之引動人。且土人尤多引避山中也。於是疑揣紛紛。各有其說。而自革命軍起事之消息傳布後。尤有兵隊若干駐於城中。凡八處禮拜堂內。咸有兵爲之駐守。餘則屯於中央方塲地。距廢宮不遠焉。廢宮故址之上。則峙有一巨石。尤爲土人之所嚮集。蓋其國未代之王卽爲西人生坑。於是下凡有血性之倫。見之莫不切齒耳。侯爵旣觀城中各種情狀。則驚復憶及當一八一八年大革命之時。亦作是狀。乃大憂。謂此太陽節日之舉行。寧卽革命軍用以爲舉事之號耶。雖可決其必無成。然而國家元氣爲之凋傷矣。正沉思間。忽見已至郵局之前。乃立下驟。入於是女與迭克相視而微笑。謂必能識主名所在矣。惟立待之頃。顏亦略變。則中懷至惴惴也。十分鐘後。侯爵始出。窘聲言曰。余已得其姓氏及住址矣。女卽詢曰。其名何耶。侯爵上驟答曰。阿泰吼拍也。女語聲略變曰。然則此惡作劇。猶未告終矣。侯爵曰。其事或然。然據郵局中之司收件者語。余謂由一土人攜來自言。其確呼是名。則或有其人亦未可知耳。迭克曰。善。丈旣得其住址。盍不偕往一訪之。侯爵乃引驟轉身行曰。此正與余意相合也。於是復行而福倫雪斯爲之殿。置其手冊於鞍前凸起處。揮筆不已焉。頃之經一小河。瑪雷農河之分支也。

復經在秘魯最始建之聖佛倫耶蘇教堂。幾經間途。始達其處。剛爲一方塲。土人麇集如蟻。塲之一端。古宮之破壁。獨兀然而峙。是卽秘魯末代之王安泰。吼帕所臨御處。其生前安富尊榮。在是死後埋骨。亦在是。而亦卽侯爵所欲詢得者也。

第二章

頃之四騎。行入人羣中。徐驅而進。不覺間。遂由一巨門入。則內爲一廣庭。土人多如蟻集。有挺身直立。狀至昂藏者。則其族之首領也。而餘衆則皆踞伏於中央一石之四周。是卽阿泰。吼拍殉國處。距石略遠。則一衣紅色長袍。狀似主教者。立於一粗樸之上。操土語而演說。衆皆肅然靜聆。無敢或譁者。比四人入。忽有一尖銳之聲起於其後。曰其作西班牙語。俾衆咸審其意。侯爵等廻矚之。則卽能透磬折爲禮。狀至謙和。衆聞此。攙入之詞。初乃不以爲忤。亦無驚詫者。而紅袍者略一休止。卽改操西班牙語而續曰。其在爾日。國王至。具權力全國勁旅。咸恪恭聽其命。城凡三重。鞏若金城。中則禁城。及太陽神童女之修真所在焉。以是王坦然勿有所畏。尤不知人世有奸詐事。聞白人之欲入都。則卽允之。并將以友禮相待也。而白人之首領。尤善惑王之心。則分其徒爲三隊。嚴裝而來。於是王乃言曰。彼特畏我有詐耳。余等當悉離城。以示無他。則若輩必心悅誠服。後此自無他患也。故當白人入城時。乃不見一人。舍彼等步伐之聲。初不有他聲傳入。言至是。略一屬思。始續曰。是時已在下午。白人之首領。乃遣使至王行幕中。所遣者爲其弟費能度。及騎士二十王。乃延見之。首御寶冕。威儀殊赫。宮妾及大臣等。則兩行雁列焉。使者所陳。皆甘詞。王乃答曰。其歸語若首領云。余今日有大宴。須明日歸。彼時當率我羣臣以相見。若曹今夕可駐於方塲。

中各公共建築內他處乃非所准其他一切當待余明日決行之言竟白人乃起謝并有一人出馳馬爲王壽以王前初未嘗見此獸也中有廷臣數輩頗露驚悸之色王則仍夷然自若復以彼驚悸者爲怯立置之於死刑於是命童女輩以金爵酌客然後遣之返當使者歸告其所見以及行幕之壯麗軍旅之衆多則咸呈失望之色及入夜見行幕中燈光點點耀若繁星則尤嗒然如喪矣至是其人復略止然後續日然其首領終不變志復以言激其徒於是衆皆勇氣復生越日之午王乃盛列儀仗歸前驅者爲內侍三百人齊唱國歌悠揚動聽廷臣衛隊宮妃等繼之而國王阿泰吼拍者日神之驕子也則高坐寶座中王公數十輩昇之威儀赫然焉其後則軍旅列隊扈擁之啣接如長蛇顧全城至靜僅聞白人守望之兵伏於禁城堞隙中報告軍情耳及王偕其六千人至方塲左近猶未見一白人乃詫詢曰白人輩何往耶於是一素未謀面之僧侶來謁王手一十字架並挾一土人爲通譯所言皆其教旨勸王棄祖宗舊信之宗教而服膺耶蘇王乃答曰汝教中之神已爲其所拯救者所加害若余儕所信仰者則今猶長生爛然煦覆其兒輩也余無背焉土人輩一聞述及此言則皆引日向日而視恪恭致禮於時一輪落日方將下隱於恩第斯山之後則皆作異聲而呼其音吐中似含有惜別之意并希望之心而紫色暮雲則作陣於其上似告以夜將至矣女等睹是莊嚴之狀亦不禁爲之肅然起敬知日神之受人虔敬初未減王國存在之日也而此邦之民歷數世紀之久猶能保其固有之言語風俗於以知西人雖力能征服之猶未能化之耳試一求之深山中及一二窮鄉僻壤當猶有純行古制者而僧侶輩惟知守其聖火終生與世不相通常亦不乏其人矣土人輩既致禮日神後復踞伏如原狀當其僂身至地時頗有叉指作十字形者

此事乃絕怪。不審其傳自何處。豈人類天賦知能。原無差異。乃暗相吻合耶。抑其先別有所自耶。而考之歷史。則未爲西人征服以前。卽有此十字形。然則其族之始祖。或亦爲耶蘇教徒耳。福倫雪斯時正爲此事所引。屬思殊深。而紅袍者復續曰。劈石綠。輩時已嚴裝。備戰。皆伏於沿方塲之殿中。僧侶旣謁王歸。乃往面之。言曰。汝不見彼輩未能降其犬類驕倨之氣乎。現已率衆而至矣。其速擊之時不可失也。時衆益肅靜。紅袍者則挺其腰使直。然後朗然宣布征服者之罪狀。於是彼輩狂呼聖傑姆往哉。二言騎步二隊。悉自伏所躍出。直向土人隊中。衆乃大驚紛紛狂逸。爲馬蹄所踐而死者不知凡幾。而初無一人出而與抗。以手無寸兵不能抗也。顧門中及街間積尸幾滿。初亦不能逸出。白人輩猶以爲未足。復出刀向衆亂揮。衆乃向壁際猛退。擁擠間方塲之一壁忽倒。衆遂自此逸出。約數百人。西人乃騎逐之。時則王之乘輿往來竄於人羣中。頃之卒爲西人所得。將被刃矣。劈石綠忽至。乃得免。當奪刃時。劈石綠手間曾受微傷也。於時昇輿之王公已被殺殆盡。王則爲劈石綠所生擒。復有一兵名安斯丹者。來王前爲卸其冕。然後送之於左近一室中。自此消息傳布。後人心乃大渙散。無復有勤王之想。與西人相抗拒者。而環城所駐之重兵亦駭而四遁。於是大事斯去而我秘魯亡矣。是夕王與劈石綠同餐。仍夷然勿有怖色。其勇足稱也。越日劫掠之事。乃始此亦不足怪。蓋西人目中初未見金銀寶物有如是之夥。頤沉沉者。王見其貪則願堆金滿室。以爲贖。卽於所居之室壁上劃一指痕。用爲標準。劈石綠許之。而依指痕劃成一紅線。計是室廣凡十七尺。長二十二尺。而紅線劃處則距地九尺也。此時紅袍者乃徐行至一廢壁之下。指其上。一隱約可辨之線曰。此卽其處也。然王猶恐未能鑿其意。則復願堆銀滿他室。以爲獻。而皆期以二月。

於是自獄中出。大臣數人使之布論。全國中間。王被監極密。以王在足。使劈石綠高枕。無憂。尤可因之。鑿其大欲也。室中之金。則堆積日多。土人有以金杯金盤至者。有以金條至者。凡金製器皿。無類。勿有不及。數日。聞已值至六萬比索（西幣名）矣。而劈石綠猶欲其事速集。則復遺其弟偕一王使。至喀石柯。其地爲秘魯之一大城。既宣王旨。日神廟中之僧侶及居民等。乃爭出其珍藏。以爲獻。於是滿載而歸。計金凡三百担。而銀猶未列。劈石綠得此重金。乃思運往本國。則飭工匠鎔化之。鑄之爲錠。而擇器皿之佳者。貢之於西王。查理斯第五。俾知新獲之土寶。一黃金世界。工匠受命後。卽日夕鼓鑄。一月期滿。工亦告竣矣。總秤之。凡值一三二六五三九比索。脫准之。以今日之幣價。則當爲三百五十萬磅。有奇。或爲一千五百五十萬元也。顧贖金雖獻。王仍未釋。且責其有陰謀。復辟事。意將置之於死。王乃辯曰。余非已處汝輩掌中乎。甯不知國人一動。余首被難。何肯爲此耶。而國人苟不得余命。當無有敢抗汝輩者。以余國中。卽一鳥一獸。初無有敢與余意相背耳。凡此之言。初乃無效。西班牙將士輩。仍斷斷言其事信。而有徵。不日且發難。而戒備殊嚴。士皆枕戈臥。劈石綠亦嘗爲奮力營救。國王狀不審。其是否。出自誠意。然終無效。其部下堅欲置之於死。王乃往受裁判。其結果。則謂爲証據確實。當生坑之。於是。一五三三年八月之二十九號。王之末日。至矣。當晚。聞八句鐘時。王自堆金之室。出。遂殉難焉。紅袍者言。至是。乃復自櫬下。往來行於人羣中。述王被難時之情狀。衆皆靜極。惟聞其人悲壯之聲。而音吐中。又略含憤怒之意。而一細味。其所述慘史之全節。則於西人之勇士。土人之怯。猶多未盡其實。但語語憤。西人之詐耳。已而所述。似將竟矣。聞其結語曰。王於是乎。以身殉國矣。言竟。迴身向侯爵等止處。而視喃喃。曰。余儕。今惟咒彼奸賊之子孫。

永永受劫。行將如犬之暴骨於外。永永不見於吾日神所轄之土。彼輩嘗謂阿泰吼拍無信。實則行詐者。彼輩耳。王無與也會見天。所以罰之者矣。此時人叢中憤詈之聲乃四起。喧然不可辨。似數世紀橫被羈絆之熱憤。行且洩之於一旦。而四人適當其衝。適違其時。甯不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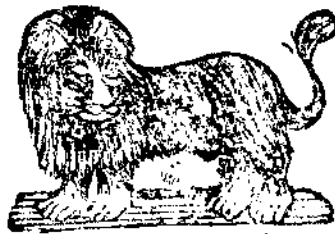
第四章

無何衆皆奔向四人所止處。洶洶有用武之狀。迭克首睹及之。乃驅騾至女旁曰。余儕宜退出此間。惟須作從容不迫狀。遂行。侯爵爲之殿。狀至冷靜。似勿有所懼者。時土人囑嚇之言漸可辨。乃慎察四周。徐行於人羣中。而土人怒吼之聲乃大作。似將拔刀相加於時。一軀體修偉之士人忽入四人一見立識其爲哈斯卡衆土人。見其入亦彌示敬畏。紛紛避道。彼乃牽女乘騾大聲呼曰。退退有敢近太陽神童女者。罪當死。衆乃分道讓行。而喧聲頓止。哈斯卡復曰。并讓此輩外邦人出。途伴之至古宮門次於其外方場上。復遇一警士卽護之。而至一旅館中途。次頗咎彼輩之冒險。當此太陽節日。闔城如狂之時。竟敢入此土人薈集之地也。侯爵頗欲一謝哈斯卡。願已不見女及迭克。則皆面白如紙。默無一言。福倫雪斯亦噤若寒蟬。不復操筆矣。旣入旅館。則僅餘一室。乃合居之。迭克首作兀突之言曰。噫。其事或確也。女卽應曰。然其事良確。侯爵伴作不審詢曰。若曹云何事確耶。則齊聲曰。卽謂太陽神童女一事耳。於是衆皆默然。沉思時。復瞪目相視。作驚疑無措狀。有如小兒輩之當靜聆荒唐故實之餘。有頃迭克曰。丈當聞哈斯卡言。謂有敢近太陽神童女者。罪當死。此固親出之其口耳。福倫雪斯曰。此或一種說法耳。初不涉他事。侯爵厲聲曰。何謂他事。汝言何意耶。福倫雪斯囁嚅曰。此必無涉。苟瑪利亞誠爲……太陽神童女者。彼輩寧

能聽之。出侯爵曰：嗟夫，吾輩殆癩矣。吾輩之於此邦，主人翁也。有軍警爲之護，彼輩僉王皆余儕之。奴寧能有爲哉？女曰：事固如是。迭克曰：雖然，余意以速出是間爲善言。次即趨至窗前而望，則夜色四罩，寂無人聲。其外一方場上，亦不見隻影。而門上剝啄聲忽起，則一僕以一函上女。女剖之，高聲讀曰：速返立麥。其即以今夕行。既而曰：其下乃不署名。然必出自哈斯卡無疑。迭克曰：余儕宜遵其教。是時剝啄聲復起，則警察長至也。彼已聞頃間古宮中事，且受能透之教。謂侯爵等必速行，不則且殆。彼固畏多事者立至。是間聞衆已摒擋將行，乃匆匆爲覓導人及乘騾，復以四警護之。命送之至車，點離城時，即在是夕十一句鐘，兼程而馳，略不一憩。迭克復時時促之。方一日，已安然在潘克斯美耶車中矣。迴憶昨夕之匆匆出走，亦頗啞然失笑。侯爵曰：此事大類兒童輩之聞阿琴斯故事而逃也。車行間，復談古宮中事，則僉謂土人輩亦非有他意。特以外人闖入其盛典，復加以歷史上之關係，一時不免憤火中發耳。乃皆一笑置之。不復再及。及上郵船時，福倫雪斯復弄一笑柄。衆乃軒渠不置，而形態復如常矣。歸後纔二日，前事已悉化雲烟而逝。女以肆事蝟集，待理一人，則亦照常赴肆。每至傍晚，迭克始往偕之。出一日，爲歸後之第八日。方靜坐辦事室中，忽彈指聲起於窗上。心念迭克今日之來，何視他日爲早耶？即起身往闚百葉窗，詎不見一人不禁失聲驚呼而退。繼念或以夜色蒼茫，故不能睹耶？因探首窗外觀之，則一物動於洞黑中。望之似爲一尖楔形之髑髏，大驚而退。肢體皆顛，而是時復有二髑髏之人自室隅出一，作方形，一作扁平搖搖徐步而來。女念陳死人必不能生動，如是已殆，神經錯亂。耶因力自鎮定，顧此二怪物仍在相距且愈近，始知其非虛幻。於是竭聲而呼。迭克顧聲，纔發怪物等即奔其前而塞其口，復鼻之自窗中出於

時。女。之。汽。車。正。待。於。外。司。車。之。黑。種。童。子。當。機。而。坐。作。異。笑。聲。怪。物。等。卽。置。女。於。車。中。然。後。相。繼。躍。入。而。車。馳。矣。

(卷二完)



墨漫廬隱墨

(夷 定)

● 庖隱

中英鴉片之役。牛鑑爲議和。大臣附和。奕山伊里布等。陷陳忠愍。裕靖節於死。喪權辱國。罪不容誅。顧當勢燄炙手之時。士大夫無有敢非之者。有之。乃得一庖丁。非奇事乎。牛少時。家綦貧。徒步走千餘里。肄業西安關中書院。饜飧常虞不給。則寄食於院中。庖丁某。叟家某。叟偉其氣。字謂異。日必大貴。不責償也。後牛通籍。感叟舊恩。報以千金。及開府。兩江叟猶健在。年逾七秩矣。家已小康。因至江南。訪牛。牛留於署中。款之。彌殷。及鴉片事起。牛以庸臣。誤國。叟大憤。馳書告其子。舉家中田產。凡以牛氏贈金。營運所殖者。悉變賣之。匯銀至寧。得二千金。叟乃持銀訪牛。曰。牛先生。牛爲諸生時。叟常以此稱終身不改。吾昔所以解衣推食者。以子氣宇英偉。異日必成大器。能爲國家盡力。豈望報乎。今子誤國至此。吾義不受子之惠。請以子之贈金。及歷年所獲子金。悉還之。子吾仍爲庖丁。不慮餓死也。牛亟起謝。叟竟拂衣去。嗟乎。臧獲有剝果之可珍。屠沽本英雄之小隱。如某叟者。當與燕市屠狗者並傳也。

滑稽
小說

傻兒游滬記 (續)

江都貢少芹著

第五回 跳馬車傾跌在塵埃 打電話驚呼過鬼魁

伯龕成奇嚇了一跳忙跑過來一望見一樵手中香蕉通同被猴兒搶去只因用力過猛致將一樵手背上皮抓破霎時間鮮血淋漓一樵用左手捧着右手只是呼痛簡直兒要哭下來了瞧熱鬧的閒人沒一個不笑一樵滿肚皮的忿恨正沒處發洩却好藉此出氣便向那些人大罵還要趕着打人家動了公怒打算同他不得開交伯龕成奇怕鬧出事來忙上前做好做歹勸解又操着上海話告訴衆人說一樵是個傻子衆人才不同他計較一個個嘻笑去了一樵對邵白兩個哭喪着臉呼痛成奇道我們趕急回轉客寓請一位醫士來看一看於是一同出了新世界僱三乘黃包車拉往快活里來一樵坐在車上不像先前東張西望兩隻獸眼儘管望住那手背上傷痕到了旅館老管家王三瞧小主人這等狼狽情形不知何事想上去詢問又有些不敢遂背地裏向邵白兩人探明底細急得不成樣兒伯龕存心在一樵身上挾絕大慾念不得不假意殷勤當時着茶房請一位醫士代他看治連看封隨封都不許一樵破費他這手背上本來是傷皮不傷骨却沒甚要緊醫士給了些止痛生肉藥末替他敷上用一方白布緊緊縛好才告辭而去此時已有兩句多鐘大家有些飢餓伯龕又着茶房叫了幾件菜來陪一樵吃飯依一樵意思還想出去逛逛倒是伯龕極力阻攔他道你手背上被那瘟猴兒抓傷自當休憩休憩橫豎你此番到上海不止三兩日耽延我們又沒別事大可陪你多耍幾時除了今天還有明天你又何必如此

急急呢。一樵聽了，勉強應允兩個，便在旅館裏打混。直到吃過晚飯，方才散去。王三伏伺一樵睡下方，敢就寢。次日早間，一樵還沒起來，只聽房外有人敲壁板。王三連忙爬起，開了門，却是伯龕成奇到了。他兩個今天身上着的衣服，比昨日加倍闊氣，便請到房裏坐地。伯龕問你家少爺起來，沒有一樵睡在床上。知他兩個已到，隨即一骨碌爬起。邵白兩人急問他道：「你的手背上傷痕，可好些麼？」一樵並不回答。猛然沒頭沒腦的說道：「二位哥，我昨天無辜被猴兒抓傷了手，我睡在夜間，想了一條計策，打算今日同你去報仇。伯龕知他又說饞話，便故意問道：「你預備是甚麼章程？」一樵道：「我今天帶口小小裁紙刀去，仍然照昨兒行事，買兩條香蕉引逗他，等猴兒毛爪子伸出來時，我戲便戳他幾下，好出出心頭惡氣。成奇忙攔道：「使不得，使不得，這一來，你果然戳傷那猴兒。那看守動物場的人，一定和你不得開交。我的意思，不如算了罷。你快些起來，我們到個最熱鬧不過的場合去，白相白相。」一樵連連答應，急急跳下床，着好衣服，便扯住他兩人往外就走。老管家王三道：「少爺還不會淨過面哩，何必這樣忙？」法一樵被王三提醒，於是將檯子怕得震天價響，嘴裏大喊：「茶房，取水進來，慌慌張張洗畢，遂同伯龕成奇下樓到了旅館門外。早見有一輛簇新馬車停在那裏等候呢。三人跳上車，車兒便行。那馬車出了晝錦里，由大馬路向西逕往靜安寺路，而來一樵瞧見有好多半截黃色半截綠色的車兒來來往往，非常快當，便問伯龕：「是甚麼物事？」伯龕忙告訴他是電車，却值馬車行至派克路口，一樵見有輛電車停頓，忽然對伯龕道：「這勞什子馬車，我不耐煩，坐快些到那電車上去說着，猛然由馬車上一躍而下。伯龕知事不妙，一把不曾將他扯得住，大叫馬夫收韁，那知車行急了，如何收得住。一樵兩脚剛剛落地，早站立不穩，一個筋斗栽倒，跌了四五

尺遠此時馬車已停了。邵白二人趕忙跳下來，掖起一樵，問他：「曾否受傷？」一樵搖搖頭。兩人方才放心，再將他身上細望，則見左手肘下馬褂袖兒有個窟窿，想是在地上擦破了的。於是叫他復行上車。一樵立意不肯，一定要乘電車。伯龕沒奈何，遂給那馬夫一塊洋錢，打發去訖。三個人站在派克路口等候。略停半會，果然電車到了。忙一同上去，轉眼間已到愚園門首。伯龕等車停定，方扶住一樵下來，同到賣票房，買了三張游券，一同入內。剛走到楠木廳外，忽然從裏面跑出兩個衣服麗都的美少年來，嘴裏招呼道：「邵白二兄，你也到這裏麼？」巧極了，且進來坐一坐。伯龕成奇也，便笑答道：「我租一位遠路來的朋友到此處逛逛，正嫌寂寞，難得與兩兄無心而遇，且喜有伴侶了。於是介紹這兩人與一樵相見。彼此通過姓名，才知一個姓戈名龍隄，一個姓鄒名爾福，都在洋行內做生意。今天因是禮拜才到愚園來游玩，並且還等候一個至友呢。當下龍隄爾福各同一樵周旋幾句，真是一見如故。兩下非常契合，問及一樵到上海還是特地來耍耍，還是有別項事故。一樵便將前事夾三夾四的說了。個大略。戈龍隄道：「原來一翁想在上海討個小老婆回去，麼不難不難。這樁事我替你囑託姓全的朋友包管不消三五日，結你覓一個可意人兒就是了。我這朋友向來在花隊中，最是熟悉，不論甚麼仙人，沒有不認識他的。假若他承認了此事，那是一準人品兒，又好價錢兒，又便宜一樵聽龍隄說得津津有味，早喜歡的了，不得忙問道：「你那姓全的朋友在何處呢？何不請來我當面求他給我尋覓個體面姑娘，只要找得到，縱然我給他磕個頭，那都情願。龍隄答道：「無庸去請他，一會子自然會來的。我同鄒爾福兄本約他今天，在愚園酒敘。怎麼此刻還不會到，可真等得人心焦了。」伯龕插言道：「全家福還在那個合興洋行麼？」龍隄點頭稱是。伯龕道：「何

不。打。個。電。話。去。催。他。一。催。龍。隄。道。好。極。好。極。遂。同。伯。龕。便。走。一。樵。也。跟。着。出。來。到。了。公。共。德。律。風。處。一。樵。見。龍。隄。掏。出。一。角。小。洋。錢。攢。在。桌。子。上。然。後。走。至。小。房。內。向。靠。牆。小。小。木。盒。兒。上。抓。住。一。個。靶。兒。搖。了。幾。搖。忽。然。叮。叮。噹。噹。響。了。一。陣。接。着。又。見。龍。隄。在。盒。兒。上。取。下。一。個。物。事。一。頭。放。在。唇。邊。一。頭。放。在。耳。畔。心。下。好。生。疑。惑。忙。移。步。到。龍。隄。身。後。猛。聽。那。物。事。內。有。人。說。話。聲。喫。一。驚。掉。頭。便。走。嘴。裏。驢。道。不。得。了。不。得。了。青。天。白。日。居。然。有。鬼。了。剛。走。伯。龕。面。前。經。過。被。伯。龕。扯。住。問。他。爲。的。何。事。一。樵。喘。着。說。着。道。鬼。同。戈。兄。談。心。你。快。些。去。拉。他。走。我。往。常。聽。人。說。過。的。好。端。端。的。人。忽。然。遇。見。鬼。縱。然。不。死。也。要。生。病。呢。一。樵。尙。未。說。完。引。得。那。經。管。德。律。風。的。司。員。幾。乎。將。肚。皮。笑。破。伯。龕。也。自。好。笑。遂。向。一。樵。說。明。電。話。作。用。如。何。傳。遞。言。語。如。何。消。息。靈。通。一。樵。那。裏。肯。信。伯。龕。又。拖。住。他。復。行。到。龍。隄。旁。邊。說。道。你。聽。聽。這。不。是。合。興。洋。行。裏。全。兄。和。戈。君。說。話。嗎。一。樵。側。着。耳。朵。似。乎。裏。面。有。人。說。道。我。今。天。本。想。到。愚。園。來。可。巧。敵。東。外。國。人。約。我。到。天。主。堂。聽。講。因。此。不。能。奉。陪。既。是。邵。兄。有。大。事。託。我。煩。你。轉。致。他。一。準。下。禮。拜。六。午。後。仍。在。愚。園。相。會。我。還。預。備。做。個。東。道。主。人。呢。說。到。此。處。龍。隄。對。一。樵。道。你。聽。見。沒。有。一。樵。聽。了。暗。想。那。姓。全。的。與。自。家。素。未。謀。面。忽。然。說。這。些。客。氣。話。心。下。甚。是。過。意。不。去。便。也。想。用。幾。句。客。套。話。答。覆。遂。向。龍。隄。道。請。你。告。訴。他。一。聲。他。約。我。禮。拜。六。吃。飯。我。也。約。他。禮。拜。七。晚。間。聚。聚。才。說。出。口。伯。龕。拍。手。大。笑。龍。隄。抓。住。聽。筒。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一。樵。尙。不。覺。得。轉。疑。猜。那。姓。全。的。那。邊。不。知。說。出。甚。麼。笑。話。兒。來。了。偏。生。還。向。兩。人。尋。根。問。底。伯。龕。道。你。如。何。擇。期。禮。拜。七。請。全。兄。小。聚。呢。一。樵。連。連。回。答。道。禮。拜。七。日。期。不。好。就。是。禮。拜。八。或。禮。拜。九。就。是。了。伯。龕。龍。隄。又。發。一。陣。狂。嘍。遂。告。訴。他。道。禮。拜。只。有。七。天。第。七。天。便。叫。做。禮。拜。過。了。禮。拜。又。

是禮拜一。二。三。四。五。六。了。你如何劈空造出個禮拜七來呢。至於禮拜八。禮拜九。更是奇談了。以後萬萬不可再說。此時電話已打過了。三人又到楠木廳上。將全家福不來的原故對鄰爾福白成奇說明。爾福道。他既不能分身前來。我們預定一桌飯菜已送來多時。最好大家吃了罷。於是邀伯龕成奇一樵入座。邵白二人同他們素有交情。自然不待推辭。一樵向來不懂得人情世故。他見伯龕成奇不走。他也就老實不客氣了。五個人坐下來。傳杯遞盞。非常高興。依成奇的意思。想叫幾個局來。一者有人勸酒助一助興。致二者赦着個傻子在座。落得使妓女們同他打諢。自家坐在旁廂看笑話。兒倒頗有趣味。後來因路途過遠。只怕往返耽延工夫。遂取消此議。大家吃完之後。約莫三點多鐘。因公同商量往那裏去散散心。戈龍隄預備僱兩乘馬車。先往各處兜幾個圈子。然後再到繡雲天去。瞧女子文明新戲。說今晚有個甚麼蘇州女學校學生。叫做包小姐的。登檯客串。早經登報聲明。據聞這位包小姐。演落花春夢新劇。最是拿手。不可不去瞻仰。瞻仰衆人同聲贊成一樵。私下問伯龕道。那演戲抬上可有猴兒。沒有。如果有這件東西。我死也不去。此時成奇正喝了一大口茶。聽他這句話。笑得將茶噴了一地。龍隄不知何故。伯龕遂將昨兒事情說了一遍。大家又笑了一頓。龍隄將各樣使費開銷清楚。一同出了愚園。直向繡雲天而來。

第六回 演笑談舞台當床榻 學吊膀手腕繫麻繩

走沒多遠。一樵忽然停住。嘆道。伯龕哥哥。你快不用叫馬車給我坐。我先前吃過他老大的虧了。你此刻若再招呼那勞什子來。我決計不行的。伯龕聽了。暗想。他既不願乘馬車。倒節省了我們的錢。莫如慫恿

他乘電車或是人力車兒却也使得忙回答道好好聽你的便罷說着五個人早緩步出來此時愚園門外有三五輛空汽車停着一樵瞥眼看見問道這又是甚麼物件兩邊有四個輪兒料想也是個車子了伯龕道不錯不錯這名叫做汽車走起來行動如飛異常快當一樵道既然如此我們且借來試一試言訖撩衣便想往上跳伯龕忙攔他道這車子是有主兒的那乘車的人也是到愚園來游玩的管車人所以將車子停放外面等候萬萬不肯借給我們使用你如果想要停兩三天我來租一輛兜個圈子好不好一樵只才應允龍隄遂僱了幾乘黃包車拉向繡雲天來買了入場券大家一齊入內此刻那第二層樓上女子新戲正待開演早黑壓壓的坐了一屋子人伯龕等引着一樵往檯口幾張座位上坐下一樵向檯上細望並沒人在上面唱戲只見有半圓式的幕子將那座戲台圍罩得微風不透心下很有些納罕暗想倒同人家新娘子房內帳兒差不多呢如今遮擋得密密層層的想是夫婦兩個在裏面睡覺了正在狐疑之際忽見有三五個人向那帳子裏偷瞧一樵也悄悄站起擠入人叢中間一望但見裏面燈彩輝煌亮如白晝燈光之下陳設得十分華麗兩旁牆壁上懸掛了無數字畫條幅中間擺一張長方檯子四面設了七八個座頭那檯子上排列好多杯盤碗箸像是謙客模樣有兩三個人撥几擲筭好生忙碌一樵也認不得是戲台上佈景不由哈哈大笑道好大床呀我祇曉得床上可以睡覺倒不曾見過可以能擺酒席哩說着又轉身向伯龕成奇等四人招招手道你快些來瞧瞧這帳兒內倒有趣味兒呢伯龕估量他又要鬧出笑話來那敢怠慢便將他扯至座位上輕輕附耳告訴他道你不用亂說外面罩的不是帳兒却是戲幕那裏廂也不是床榻却是戲檯一樵大聲嚷道你休哄我既是戲台爲甚事用這勞

什子擋住。難道那些人在裏面唱戲不許人看麼。成奇道：「停一會兒，他自然揭開幕兒。你權且耐煩一點。」一樵只管在那裏說些饒話，早引起旁邊的人嗤嗤竊笑。於是大家眼光不注重戲台，上一個個都向一樵墊足伸頭的瞧看。一樵兀自不覺得正喧嚷，未已，猛聽鈴聲震耳，接連那檯上的幕兒向兩邊分開。一樵抬頭望時，見中間站立一位如花似玉的絕世佳人，檯下衆人早喝了一聲連環大彩，接着又是一頓拍掌，聲音不約而同，嘴裏說道：「包小姐……包小姐……真個生得體面。」一樵見衆人恁般情形，不知他們喝彩拍掌爲樵甚麼事，他以爲個個人都喊破喉嚨，擊破手皮，偏偏自己不動聲色，似乎有點對不起人，便突然提高喉音，叫聲好字，又將兩隻手舉過頭頂，劈拍拍敲了幾十下。衆人又是一頓大笑。一樵的手仍然不曾縮回，戈龍隄覺得有些難乎爲情，忙去扯他的手。一樵向旁邊一讓，無巧不巧，他右手指頭在鄰座一個少年婦人頭上敲了一下。那婦人疑猜一樵有心前來戲弄自己的，遂破口大罵。龍隄伯龕一面代一樵陪禮，一面埋怨他幾句。加之旁邊衆人七嘴八言，直嚇得他坐在椅兒上動也不敢動。大家亂了一氣，那台上包小姐演起落花春夢新劇來了。做工說白步法態度俱臻絕頂，衆人不住叫好。一樵不知戲中情節，只管圓睜兩隻癡眼，向着包小姐呆望。忽然伯龕斜簽着身兒，向戈龍隄低低說道：「今天來瞧新戲的人，比往常多得幾倍呢。你瞧檯口有個小白臉兒，同包小姐眉來眼去，很有些意思。我只怕他兩人膀子要吊着了。」龍隄點點頭也低低答道：「正是，正是。此時一樵聽到吊膀子三字，却不懂得，遂搭趲着問龍隄道：「怎麼叫做吊膀子？」龍隄道：「男子們瞧見標緻婦女，沒有不想同他扳個相好的。但是兩下裏不會會過面，如何能夠合攏得來，少不得彼此吊個膀子，等有了眉目，那便可以成了。總而言之，我

告。訴。你。一。句。話。不。會。吊。膀。子。斷。斷。扳。不。到。相。好。軋。不。到。妍。頭。的。一。樵。聽。龍。隄。說。完。好。生。歡。喜。便。將。吊。膀。子。三。個。字。整。整。點。點。唸。了。好。幾。百。遍。又。牢。牢。記。在。心。頭。再。仔。細。瞧。那。台。上。的。包。小。姐。果。然。生。得。俏。麗。不。禁。心。中。一。動。又。暗。向。戈。龍。隄。說。道。我。也。想。同。這。包。小。姐。扳。個。相。好。哩。龍。隄。有。意。拿。他。開。頑。笑。答。道。這。又。何。難。只。須。你。的。膀。子。吊。得。好。有。甚。高。扳。不。成。你。果。然。想。同。他。扳。一。扳。須。得。先。學。吊。膀。子。一。樵。連。聲。答。應。少。刻。落。花。春。夢。已。演。完。了。衆。人。紛。紛。各。散。伯。龕。預。備。就。在。繡。雲。天。樓。上。叫。五。客。大。菜。請。大。家。吃。過。再。去。瞧。看。影。戲。那。知。一。樵。此。時。皺。眉。苦。臉。彷彿。有。甚。麼。心。事。似。的。提。到。吃。大。菜。看。影。戲。決。計。不。肯。急。急。要。回。旅。館。伯。龕。等。人。本。是。串。同。一。局。打。算。在。他。身。上。撈。一。筆。錢。文。處。處。都。要。順。從。他。的。意。思。如。今。見。一。樵。想。走。自。然。是。依。他。的。於。是。一。同。出。來。乘。車。回。快。活。旅。館。老。管。家。王。三。見。有。客。來。忙。叫。茶。房。泡。茶。一。樵。陡。向。王。三。說。道。你。快。將。網。行。李。的。繩。子。取。兩。條。來。給。我。王。三。楞。了。一。楞。囁。嚅。着。答。應。個。是。字。那。身。子。仍。然。站。立。不。動。一。樵。驢。道。你。爲。甚。事。不。取。繩。子。快。去。快。去。王。三。道。少。爺。要。那。繩。子。何。用。一。樵。拍。桌。驢。道。我。自。有。用。處。王。三。不。知。他。又。同。誰。啣。氣。預。備。將。那。個。網。起。來。毆。打。欲。待。不。取。又。怕。他。獸。性。發。作。不。得。已。逕。向。床。下。網。籃。內。檢。出。兩。條。粗。麻。繩。來。送。至。一。樵。面。前。伯。龕。成。奇。等。四。人。猜。不。透。他。是。何。用。意。坐。在。旁。邊。好。笑。只。見。一。樵。提。起。繩。子。望。了。望。嘴。裏。唧。唧。嘍。嘍。說。道。差。不。多。夠。用。了。復。又。叫。王。三。道。你。替。我。尋。幾。根。釘。來。在。仰。塵。板。上。釘。牢。王。三。那。敢。違。拗。忙。取。了。一。隻。銅。元。着。茶。房。買。了。幾。支。洋。釘。王。三。便。撥。擄。兩。張。杌。凳。堆。在。檯。兒。上。自。家。慢。慢。爬。上。去。將。釘。釘。好。一。樵。又。道。你。再。代。我。將。兩。條。麻。繩。扣。個。結。實。王。三。遵。他。言。語。辦。理。須。臾。布。置。定。了。方。才。下。來。移。撥。桌。凳。仍。歸。原。處。一。樵。站。在。中。央。勒。令。王。三。將。自。己。一。雙。手。牢。牢。繫。緊。下。面。兩。條。腿。子。却。裝。做。坐。馬。式。樣。左。手。伸。平。

右手作懷中抱月形狀彷彿習武的人扯弓一般王三猜不透他幹甚麼把戲只垂手落肩的站在旁廂呆望伯龕龍隄有意問他道一翁你這個頑意兒想是要去考武麼我不懂你用意請你告訴我一句一樵驀然回答道二位哥你問我麼方才不是你教傳我叫我這樣幹的嗎伯龕聽他說這沒頭沒尾的話甚是詫異忙笑道誰教你如此一樵驀道是龍隄哥哥叫我的先前繡雲天那個包小姐唱戲時候你說有許多人想同他扳相好我問這相好怎樣辦法你說想扳相好須先學吊膀子我呢愛那包小姐兩道彎彎眉毛一對長長眼睛一張白白龐兒比較我那老婆高得幾倍我一心想同他扳相好又深愁自家不會吊膀子所以不吃大菜不瞧影戲匆匆跑回來下個死工夫吊一吊諸位哥呢久在上海這塊地方料想相好的扳得很多談到吊膀子本領更是有無二我今天趁諸位哥集攏在一處兒指點指點我一樵說到此處龍隄等人方明白他將吊膀子這種名詞誤會宗旨當做學武的吊膀子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一樵仍疑猜衆人笑他吊的不好復連聲驀道好哥哥儘管笑甚麼如有甚麼破綻快些說出我好更換架子假若我膀子吊好了和包小姐扳了相好我一定從豐酬謝諸位哥哥龍隄心下暗想莫小覷一樵雖然賦性有些癡呆原來却於色慾一道倒也酷好既是如此我們更好着手了當下向伯龕丟個眼色伯龕會意於是並不向一樵說明他誤解吊膀子的話便將機就計答道一翁呀你果然想扳相好何必吃這些苦頭我來替你籌劃個簡易方法無須學吊膀子自然會扳到手須知上海是最大場合體面女人家也不止包小姐一個你又何用將眼光注重於他呢一樵聽得這幾句話喜得眉開眼笑忙嚷着叫王三代他鬆了繩兒跳至伯龕面前嘻嘻問道當真不吊膀子便可扳到相好麼伯龕正色答

道誰哄你來。你不信，我立刻可以和你一同去。一樵道：使得，使得，快些走，快些走。伯龕笑了，笑忙對成奇龍隄說道：我先到迷人坊胡麗卿家中吩咐他一聲，你們同一翁隨後再來。我在那邊等候了。成奇點點頭，伯龕起身就走。一樵見伯龕去後，鬧着便要同行，成奇道：你且稍緩，我有句話先交代你。那胡麗卿家裏是個極闊綽的，所在你去了等閑不許你亂說，只准安安穩穩的，和我們吃酒。若是傻裏傻氣的你，被人笑話，我們可就有些難乎爲情了。此時一樵只顧要去，扳相好，便隨口答應。於是成奇、龍隄、爾福三人遂同一樵出了快活旅館，僱四乘人力車，兒直拉到迷人坊胡麗卿家，才進門，早有娘姨在樓下招呼。四個人魚貫登樓到了房間裏，一樵看時，則見伯龕和一個絕色美貌女子迎接出來，邀入裏面。成奇、龍隄、爾福等人是常來的熟客，那女子不過略略周旋，惟有同一樵非常客氣，扯着他大少長大少短談個不了一樵又不懂他的話，圓睜呆眼，望住女子發楞，少不得伯龕做代表，將那女子所說的話一一告訴他。無非說些同一樵要好的意思，直樂得一樵只是嗤嗤笑笑，又私下問伯龕那女子叫做甚麼名字，才知他便是胡麗卿。一樵再細細將麗卿相了半會，果然出落得一表人材，比那包小姐還體面好多。

第七回

初入花叢手足無措

侈談奇遇言語解頤

看官，那胡麗卿在上海雖然算不得個紅牌子，信人若談到色藝兩項，也可稱得是上中人物。他生平更有椿絕技，任憑甚麼滑頭碼子，以及吝嗇的守財奴，一經落到他手裏，他總有本事施展那勾魂攝魄手段，叫人家輸心服氣，將所有資財傾囊倒篋報効他，因此嫖界朋友送他個徽號，叫做靠皮爛，又叫包人窮麗卿。本來同部伯龕是恩相好，常常幹那些串通一局的生涯，弄到銀錢，伯龕都有分潤，這也非止一。

次如今將一樵引進門無非想達他驅取貲財目的何況一樵從未涉足社會性情又有些瘋顛顛的如何不着麗卿的道兒哩閒言少敘却說麗卿和一樵親熱一頓早引得他神魂顛倒他果然依從白成奇言語不敢多說所以不會鬧出笑話兒來伯龕龍隄等人又同麗卿家娘姨大姐打了好半會譯接着伯龕便招呼搭檯子早有個大姐向衣櫥內捧出個方方盒兒花拉一聲將麻雀牌倒在檯兒上一樵於此道本是門外漢更兼貪戀着同麗卿親密遂不會入局便是伯龕成奇龍隄爾福四人坐下來碰了四副和各人給三塊洋錢頭子錢那消片刻工夫早碰完了此時已有七旬多鐘麗卿忙招呼擺酒當下有相幫進來移撥椅凳安排杯箸伯龕又寫了幾張請客條兒着人分頭去請不多時來了三客與伯龕等周旋一樵只顧同麗卿夾七夾八談說那有心腸和來客酬酢少頃伯龕便邀衆人入座紛紛忙叫着叫局一樵最喜歡麗卿不過自然就叫麗卿伯龕等人並請來的三客各叫各的熟信人不必交代此刻一樵心下快樂得意忘形漸漸有些故態復作坐在酒席上面不像先前斯文加之麗卿有意逗他開頑笑他便肆無忌憚起來了續請的三客見他這般模樣好生發笑便暗暗向龍隄詢問方知他是傻子便不將他放在眼裏大家傳杯遞盞行令猜拳好不興高彩烈麗卿坐在一樵旁邊抓了好多瓜子磕出仁兒一瓣一瓣的送至一樵脣邊給他吃輪到吃酒也都是麗卿代勞一樵只管埋着頭用箸兒揀那投口餚饌夾來大吃大嚼正啖得快活忽見有個娘姨進房笑着對戈龍隄說道你叫的那個先生來了可巧一樵正同龍隄肩挨肩兒並坐忽然聽那娘姨這句話便疑猜是向自己說的猛可裏攢下箸兒站起來抹頭逕往床後藏躲麗卿眼明手快一把扯住他問道你爲甚事嚇成這種驚慌樣兒一樵不敢聲張一面用

力去拊麗卿的手一面皺眉苦臉對麗卿低低說道我家先生怎會跑到這裏來這準是我那母舅在火車上找不着我跑回去告訴我的爺我的爺請他到上海押着我轉回的但他此番前來免不了先罰我跪然後用戒尺打我幾十下子手心我怕呢我的親娘祖宗呀你快些放下手來讓我躲好你再着人去回絕了他說我不在此處那就行了說着眼睛早轉了幾轉彷彿要哭下來了酒席上衆客聽他如此說才知他誤將妓女先生當做家中教讀老夫子不由拍掌大笑龍隄故意和他作耍便站起來笑說道一翁你不用怕這來的不是你家先生却另是一個先生你不信仔細相一相包管你便明白一樵略定喘息問道你說那個先生在何處呢龍隄用手指着一位美貌倌人說道喏喏你瞧便是他一樵將那倌人上下打瞭一番驢道龍隄哥哥你不必哄我世界上祇有男子們稱先生那有女子也叫做先生難道他還生了個……說到此處那倌人早飛紅了面皮輕輕啐了他一口一樵正欲往下再說早有伯龕攔着他道一翁我告訴你罷上海灘上大凡當倌人的都是如此稱呼不過有個大小之分罷了像他呢說他是大先生他兀自光油油打了一條辮兒說他是小先生他又怎麼同龍隄兄打火般熱我沒法想只好送他個不大不小先生的渾名罷那倌人不等伯龕說完便跳上去一手揪着伯龕耳朵一手在他腦後劈劈拍拍打了好幾下伯龕用衣袖將頭遮住聳肩縮頸活像縮頭烏龜似的衆人又是一頓笑打了好半會譚方才入座接着衆人叫的局都陸續到了霎時間高歌低唱絲竹並陳真是異常有趣一樵生長到二十歲從不曾見過恁般熱鬧今天忽然大開眼界好似在雲端裏一般自家也說不出個快樂來須臾酒席已完倌人都紛紛散去所有一切開銷總是邵白二人匯鈔當下衆人又坐談片刻那壁上鐘

錚敲了十二下已到打烊時候請來的三客告辭而去伯龕龍隄等也便各散惟有一樵和胡麗卿正在
 入穀兀自戀戀不舍臨行之時麗卿又囑咐一樵並伯龕等四人明日早來成奇道我正打算做東道請
 一翁小酌莫如明日晚間就在麗卿屋裏擺檯子仍是今天的原班衆人連聲說好於是一齊下樓到了
 門外龍隄爾福自去伯龕成奇送一樵回快活旅館敷衍好半會方走到了第二天各人仍在麗卿家暢
 聚一番無庸再贅自此以後一樵同麗卿感情一天深似一天莫小觀這儂子性質雖有些痴呆用情倒
 很專一打從和麗卿結識以來除得在他自家所住的客寓之外每日由早到晚都在麗卿家行走起初
 還同邵白兩人偕去偕來比及混熟了他常常一人前往有時麗卿到別處出局他偏有心坐在房裏等
 候幸喜他不省得嫖界中規矩但凡有別的客人來打茶圍沒房間時候便叫一樵讓出他也做得到縱
 然將他引至娘姨大姐臥室內坐坐他也毫不動氣然而他同麗卿結識好多時休說不會吃過一棹酒
 碰過一場和就連這些些使用也未破費分文如今麗卿同一樵恁般要好當真上海灘上嫖客都死完了
 麗卿偏偏會看中了他麼只是其中却有原故原來他們一齣把戲却是一個串局伯龕成奇慣做這種
 勾當他們戲準一樵是個未經出過世的瘟生若叫他妥妥貼貼的拿出錢來用靠得住是一毛不拔惟
 有用此美人計先使他墮入女將軍陣中等到各式圈套安排好了然後用雷厲風行手段將他帶來的
 錢文一鼓而得至於刻下用度全是伯龕成奇設法籌墊有時伯龕等人故意不同一樵會面料定他必
 然一人獨往好讓胡麗卿施展錦囊妙計這也不在話下有一天午後伯龕成奇龍隄爾福在總會裏遇
 見邀約一同到快活旅館來會一樵據老管家王三說少爺才吃過午飯便出去了伯龕等料他準是到

了。麗卿那邊於是急急起來。那知一樵並未到此。伯龕躊躇道：他除却這裏別的地方一處也認不得。莫是走錯了路了。麗卿道：他一人跑來不止一次，斷不會的。我猜他或者是路上碰見家鄉裏熟人，有了耽擱。再不然，照常他的母舅找着他也未可料。大家說了半會，一總猜不出原因。龍隄道：最妙不過莫如我們碰場和一者可消遣，二者可以等候他。大家很以為然。麗卿叫大姐安放棹子，移置椅凳，四個人入座。整整碰了八圈，還不見一樵前來。衆人心裏很有些詫異，忙叫相幫到快活旅館裏問信。仍是未回。伯龕道：不好，不好，準是他傻裏傻氣的，在馬路上鬧出亂子來，拘入捕房去了。我們須得到外面探聽探聽。說畢，站起身，便走。麗卿道：和菜已經送來多時，老實些吃過再去。伯龕點點頭，復又坐下。接着大姐送上飯菜。四人胡亂就食，還沒吃完，忽聽樓下相幫喊道：邵大少來了。接連扶梯聲響，果見一樵滿面帶笑走進來，似有甚麼得意的事。並且他身上並不曾着馬褂兒。衆人忙站起邀他坐。麗卿見一樵扯着他問長問短，又故意同他開頑笑道：你這半天到底往何處去的？爲何不到我家來，敢是又搭上別的知心人麼？一樵用癡眼向麗卿瞟了兩瞟，方說道：知心人呀！我不會搭着那公館裏小姐，我倒遇見了一個呢。伯龕等人聽他說出這幾句話，都望着他發笑。麗卿道：我不相信。一樵急了，要發誓，驢道：我如果哄你，我便是你的兒子，你不信，我說給你們聽。好不好？麗卿笑道：快說快說。一樵道：我在棧房內吃過午飯，便往這裏來，低着頭，只顧跑，那知走錯了路，越走越認不得，遂在馬路上亂轉了大半天，却好從一家門前經過，只見有個標標緻緻的娘姨，走至我面前，向我笑嘻嘻叫了一聲大少爺。我問他有甚話講，他說請我到他小姐屋裏，白相白相。我問他屋裏住在何處，那小姐又在甚地方。娘姨指着門內道：這便是我家小姐。

住所我家小姐站立客堂外向你招手呢我轉身一望真設有個十七八歲的小姐嘴裏唧一方手帕兒望我笑我正瞧得出神不隄防那娘姨驀然將我使勁一推早推到門內只聽撲咚一聲兩扇大門闔起來了那小姐輕輕走至我身旁拖着上樓我瞧他樓上房間內鉄床兒玻璃櫥兒紅木檯子兒般般都有還有好多認不得的事物我也不知是甚麼東西真是闐氣得很我心下沈吟看他這些陳設倒也像個公館再相那小姐面目果然生得怪體面的說到這裏一樵忽然指着麗卿道我老實些告訴你罷那小姐的模樣比你還高得多呢一樵只願說得高興不打緊直羞得麗卿好生沒趣

第八回

剝襦掛權抵乾濕錢

贖衣襟大鬧野雞窟

伯龔生怕麗卿面皮上害燥忙用別的話岔開問道你後來怎樣呢一樵道在這個晨光他請我坐下來娘姨先進我一鍾茶放在我面前又取出兩個碟兒裏面盛着甚麼瓜子和福橘兒等物那小姐一件一件抓給我吃我瞧他家那樣闊排場又見那小姐人材出衆料不是等閒人物便問他姓甚麼叫甚麼他老子做過甚麼官那小姐對我說父親在日曾做過好幾任道台不幸亡故了就住居在上海自己還有一個母親今天到親戚家去了剛剛站立門外瞧看熱鬧可巧遇見大少因此將大少請進來坐坐我聽他一番話又問他母親幾時回來假若遇着我那可不大穩便他又說母親此次出去總有好多日才回呢大少儘管在此處白白相我揣度他意思想留我宿在他家我當時心下好生歡喜本打算應允了他後來一想又怕冷淡了你所以坐沒半會便到你這裏來那小姐知留我不住便約我明日晚間到他那邊去我一口答應臨走時候他和我手挽手兒送我下樓纔走了幾層扶梯那娘姨忽然叫住小姐附着

耳朶。嚙。嚙。咕。咕。說。了。幾。句。那。小。姐。點。點。頭。又。扯。我。復。行。進。房。劈。口。問。我。道。大。少。你。明。晚。到。底。來。不。來。我。說。定。來。定。來。他。搖。頭。道。只。怕。靠。不。住。你。果。然。真。心。和。我。要。好。須。存。個。證。物。在。此。我。方。相。信。呢。我。說。我。身。上。除。掉。穿。的。衣。服。外。並。沒。有。別。樣。物。事。你。叫。我。拿。甚。麼。來。給。你。他。道。你。當。真。沒。別。樣。物。事。麼。我。只。不。信。須。得。給。我。搜。一。搜。說。到。這。裏。他。果。然。帶。頑。帶。笑。在。我。衣。襟。內。摸。索。一。會。真。夠。撈。不。出。一。件。東。西。他。便。趁。勢。揪。着。我。衣。領。撒。嬌。撒。癡。道。大。少。我。今。天。忍。辱。含。羞。請。你。到。我。家。指。望。你。常。常。來。往。那。知。你。外。面。裝。做。老。實。人。模。樣。骨。子。裏。却。是。個。滑。頭。討。我。個。大。大。便。宜。便。想。再。也。不。來。了。我。刻。下。有。個。主。意。將。你。襖。褂。子。脫。下。質。押。在。此。並。沒。有。別。個。意。思。叫。你。明。天。着。衣。時。你。就。有。了。記。念。包。管。想。着。我。了。他。嘴。裏。一。面。說。手。裏。一。面。鬆。我。鈕。扣。我。同。他。撐。拒。道。使。不。得。使。不。得。這。時。那。個。娘。姨。在。旁。插。言。道。大。少。休。得。着。急。我。家。小。姐。脫。你。襖。褂。兒。並。不。是。想。吞。沒。衣。服。因。為。怕。你。不。來。才。這。樣。幹。的。他。真。是。一。番。好。意。你。不。可。辜。負。了。他。的。心。你。不。肯。脫。襖。褂。兒。便。是。不。喜。歡。我。家。小。姐。你。若。歡。喜。他。便。脫。下。來。存。在。這。裏。橫。豎。你。明。天。來。時。倒。又。還。你。了。我。聽。那。娘。姨。恁。般。說。頗。為。有。理。暗。想。一。件。衣。服。能。值。幾。何。如。再。不。允。他。真。是。看。他。不。起。了。連。忙。陪。笑。道。依。你。依。你。我。不。等。他。動。手。便。自。己。脫。下。交。給。了。他。那。小。姐。只。才。放。我。下。樓。又。親。自。送。我。到。門。外。千。叮。嚀。萬。囑。咐。又。給。我。一。張。小。小。片。兒。約。我。明。天。點。燈。時。再。會。不。可。悞。事。我。出。來。一。心。直。奔。你。家。却。認。不。得。路。却。好。路。上。停。了。一。輛。東。洋。車。兒。那。拉。車。的。也。是。我。江。北。鹽。城。人。口。音。我。便。叫。他。將。我。拉。得。來。萬。不。料。衆。位。哥。哥。在。此。等。候。我。哩。一。樵。說。的。津。津。有。味。唾。沫。橫。飛。不。隄。防。引。得。衆。人。捧。腹。大。笑。惟。有。胡。麗。卿。又。是。好。笑。又。是。好。氣。扭。住。一。樵。耳。朶。罵。道。獸。囚。算。了。罷。說。了。一。大。套。原。來。還。是。跑。到。臭。野。雞。屋。裏。去。虧。你。好。意。思。告。訴。人。一。樵。聽。麗。卿。稱。那。

小姐是臭野雞。疑猜麗卿生了妒心，遂硬用這些言語來編派他。不由大聲嚷道：「你不可瞎冤枉人。他明明是箇小姐，你爲何叫他臭野雞？」談到野雞，我鹽城鄉間多得很呢。那模樣兒，同人家養的雄雞差不多。不過身子大些，尾兒長些。日間飛出來尋食吃，晚間躲在蘆葦深處睡覺。你爲甚事將人比做畜生？你說他是野雞，我適才瞧得他清清楚楚，身上既沒有翅膀，下面又沒有尾巴，分明是有模有樣的人。比你還生得俊些。你呼他爲野雞，我還說你是野鴨子哩。這也不必說了。若說他有些臭味，我問你可到底聞過了沒有？倒是在他屋裏，同他談心，晨光會臉，兒趁便嗅了他幾次，不但沒絲毫臭氣，倒有些粉花香呢。衆人又是一頓笑。麗卿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停了半晌，方罵道：「殺千刀的胡說甚麼！我也沒氣力，同你嘔氣了。於是將嘴兒擡起身兒，一移掉轉面龐，不理會他。一樵兀自指手劃腳的狂談。此時伯龕見一樵狀容可掬，忍不住笑站起來，說道：「翁不必責備麗卿，不是你今天真毆打過一隻野雞了。一樵等不及伯龕再往下說，驀地大嚷道：「伯龕哥哥，你越說越離奇了。麗卿污穢，那小姐做野雞，那還說得過去。怎麼你又污穢我打野雞？難道我是箇獵戶麼？」伯龕笑道：「你莫着急，且坐下來聽我慢慢告訴你。上海灘上妓女分爲三等：一是長，二是么，三是野雞。你今天去的那個地方，便是野雞堂子。一樵道：「你不會瞧見如何曉得他是野雞？他既是野雞，又如何叫做小姐？我往常聽人講仕宦鄉紳女兒方能配稱小姐，怎麼這野雞也敢如此稱呼？」伯龕道：「他家娘姨能在門外招呼客人，我便斷定他是野雞。若說他不應稱小姐，要知道小姐兩字是上海普通稱謂，這也不算希罕。你初到上海這些場合，不會去過，所以少見多怪的了。一樵道：「原來如此，但有一層他的諱名爲甚事，又叫野雞？」伯龕道：「因爲他逢人亂拖，最爛污。」

不過又因他們屋裏不是個正經地方一班妓女更不能比長三么二堂子裏倌人門張豔幟牌列芳名因此人送他這個徽號譬如招商太古怡和三公司之外所有別家輪船都叫做野雞船由此類推你合當明白的了伯龕這幾句話早將一樵說得笑起來接着又自言自語道該死該死誰知是這等人物我還約定他明天晚上去呢既如此說我決計不去了只是白白丟掉一件襦褂兒可惜可惜伯龕道你可知他將你襦褂留下是甚意思呢一樵道無非同我要好想找常到他家走走的伯龕道不是不是你不曉得野雞堂子裏規矩像你適才到他屋裏他擺出兩個碟兒叫做裝乾濕照例臨走時須給一塊洋錢的他又不便明言遂假意叫你留件物事做記念向你週身摸索你若是攜帶銀錢他便老實不客氣一齊拏下還要留你宿呢那知你身邊未帶分文他不得已才將你襦褂留下表面上說得好聽其實是剝衣勒贖罷了你如果不信我們此刻帶一塊洋錢和你再到他家你也不說甚麼只須將洋錢遞在他手裏他自然還你衣服包管再也不敢約你下次到他家去了一樵道你的章程好極了但是他的住處我認不得怎好伯龕道你真糊塗得很你方才不是說他有張名片給你的麼快些拿出來瞧瞧一樵忙向懷中取出那片兒遞給伯龕一望才知這野雞名叫藍雪鴻住落廣西路平安里二弄第三家當下忙同

一樵成奇龍隄爾福逕往廣西路來比及到了平安里弄口遠遠瞧見雪鴻正在門外拉客呢伯龕叫一樵先行幾步自家同成奇等落後一樵便飛也似的跑進弄內那藍雪鴻見是一樵料定他有心和自家

結識等不及來宵赴約忙搶步上前扯住他向門內便扯一樵掉轉身兒向弄外高叫道諸位哥快些來

我又被他拖住了伯龕成奇等人忍不住好笑於是拔步進弄那藍雪鴻見來了這許多人嚇了一跳估

量他們。必是來代士佬索襖褂子的知事。不妙。欲待關門。那知早來不及。此時衆人一湧而入。逕自登樓。嚇得雪鴻招呼。也不是阻攔。也不是點在客堂裏發楞。伯龕忙對雪鴻說道。你不用怕。我們並沒別的意思。實因我這朋友回去誇獎你人才出衆。應酬週到。所以特地前來瞻仰。瞻仰並打算代你兩人做媒。快些上去。雪鴻聽伯龕說些柔軟言語。只才放了心。遂笑嘻嘻領着衆人登樓。剛剛坐下。只見一樵忽然從衣袋內掏出一塊洋錢向檯子上一擲。嚷道。乾濕錢拏了去。快將襖褂兒還我。你那鬼心眼兒。我都猜透了。甚麼叫做留下我衣服當記念。我再到你家來。其實因我沒乾濕錢給你。故意說幾句體己話兒。設那些哄人圈套。須知却瞞不過我。你分明是野雞。偏要說是公館裏小姐。幸喜我不曾着你的道兒。假若我同你妍識起來。被我那心上人胡麗卿曉得。他暫時和我絕交。不消說得他還要笑我好端端的人。不同著名長三么二堂子裏。館人扳相好。反兜搭你。這不顧面皮的臭野雞。那一來我兀自被人家笑話。煞了哩。說畢。氣憤憤向椅子上。一坐連連。嚷道。襖褂子呢。取來還我。接連又用手向檯子上。拍得價響。一樵只顧肆無忌憚的。敷說直羞得藍雪鴻臉上紅一塊白一塊。欲待搶白他幾句。又見來的人很多。恐怕大起冲突。沒奈何。惟有忍着氣。仍用好言敷衍。伯龕見雪鴻爲難。情形心中覺得有些不忍。於是上前對雪鴻說道。你休和他計較。我這位朋友。剛才多吃了兩鍾酒。醉後所以出語冒犯了你。你呢從速將衣服還他。免得他在此囉唆。雪鴻知伯龕是解嘲的話。落得借此下台。忙笑了一笑。便叫娘姨向衣櫥內取出襖褂兒。代一樵着好龍隄道。不談了。我們去罷。說完。站起身。便走衆人也跟着一齊下樓。雪鴻勉強帶笑相送。這個晨光一樵又涎着一副笑臉。搭趲說道。我說你幾句。你不用生氣。但我本不曉得你是野雞。更不知

你扣留我的襪褂子。是因爲我不給乾濕錢的實係。這位邵伯龕。邵老爺告訴我。我纔明白的。而且我們此番到你家來。也是你的主意。此時戈龍隄聽一樵。矢口直陳和盤託出。恐於伯龕面皮上下不去。遂拉一樵道。你真吃醉了。信口胡說。麼快走快走。一樵驢道。我何嘗醉。你別冤枉於我。我如果喝一口酒。就是你戈龍隄生的伯龕。氣得不成個樣兒。早如飛的先去。衆人只才下樓到了門外。伯龕埋怨他道。我是背地言語。你不應當藍雪鴻面前直說。叫人家懷恨於我。一樵驢道。有甚麼說不得。你難道懼怕他不成。於是走着說着不多時。已到胡麗卿家門外了。大家遂一同進去。

(未完)

小名家

天作之緣

(續)

(之棟)

第八十七章 臨盆

一日者爲六月之七日星期六也。祝融之令不嚴，夜氣猶寒，而雨勢亦急。雨擊窗櫺，有聲數月以來。余爲節省，故久不用火。今則爐火炎炎，室中空氣甚暖。旁爐近窗處，懸有煤氣燈，其光昏暗。看護婦穿布製拖鞋，于衣櫃內取出絨布小衣，置諸爐前。余當此時，神志乍昏，乍明如鳧鷖之逐波而上下。其間一頃，神識稍清，知醫生及屋主婦以至看護婦羣聚房內，引領以望吾兒之入世。且畏余命之岌岌，議論紛紛。聲入余耳，一如海水之流入山洞。甲聲曰：「苦哉！彼精神墮落，一至於此。吾不知後事如何矣。」乙聲曰：「天鑒在上，吾未見有衰頹至是而猶能存活者。」丙聲曰：「苟有問我者，吾必曰：吾無慮于其母，而獨患乎其兒。聽至是不復聞身外之聲，而但聞心內之言曰：『天乎！天乎！我兒其生而爲死兒也哉！更有一頃于雨聲之上，聞對街硬布機之聲，又有一頃聞對戶爭鬪之聲，婦呼兒啼，男子申中而詈，是何事者？吾心知之，是必夜闌而酒肆散衛司脫飲醉而歸，與其妻尋釁也。如是者，徹夜于神志昏憊之中，常呼麥丁之名。然一轉念，問知麥丁已往，則又改其調，而向聖母作禱。告禱曰：『聖母聖母，上帝之母，俾吾兒……禱至此，若有聲自遠處來者，阻吾曰：『勿作聲，勿作聲，是徒自傷也。未幾危機乃過，方者在茫茫大海之中，驚風亂起，四顧無涯者。今則慶入深港，水晏波平矣。』時舉室沈靜，室中人刺刺相告語，其聲歡然。知諸事已了，然難過而心事未忘。卒然問曰：『吾兒死乎？』看護婦高其聲揚其調而呼曰：『死……乎？非也。生且康美。孩也。』醫生曰：『孩無傷，屋主婦曰：『何君之望孩死耶？吾爲信教之人，不慣說謊。君之孩實天下之美孩也。余至此不復聞及他事。前

數日。間。憂。愁。鬱。結。之。念。又。起。于。中。長。歎。一。聲。轉。身。向。內。豈。知。帝。力。神。功。奇。妙。不。測。而。吾。心。念。慮。一。若。爲。天。使。之。翼。所。拂。除。一。覺。睡。去。及。醒。而。中。懷。坦。然。對。于。未。睡。以。前。之。惡。念。不。啻。清。晨。一。夢。此。時。雨。已。止。燈。已。滅。日。光。穿。窗。而。入。射。於。糊。牆。之。紙。與。紙。上。花。紋。相。映。其。色。淡。紅。此。余。醒。後。之。所。目。見。者。也。窗。外。鳥。鳴。嚶。嚶。以。至。乳。廠。內。鐵。鐘。之。相。擊。近。處。禮。拜。堂。之。鐘。鳴。其。聲。不。一。此。余。醒。後。之。所。耳。聞。者。也。余。更。閉。目。屏。氣。以。聽。房。內。之。聲。則。茶。鍋。方。沸。隱。隱。然。有。人。以。鼻。音。作。歌。且。以。足。蹈。地。以。爲。節。更。有。低。聲。出。自。吾。牀。之。左。近。是。伊。勤。之。聲。也。其。言。曰。彼。睡。醒。矣。鼾。聲。已。落。余。於。是。轉。身。向。外。見。看。護。婦。面。火。而。坐。膝。上。儼。然。一。物。卽。吾。兒。也。而。吾。兒。亦。醒。而。哭。其。聲。呱呱。孱。孱。堪。矜。聲。入。吾。耳。直。貫。吾。心。吾。心。怦。然。而。動。一。種。愛。情。洶。如。湧。潮。余。爲。母。矣。兒。吾。兒。也。兒。之。血。肉。卽。吾。之。血。肉。也。前。此。之。希。望。卽。願。吾。兒。生。而。爲。死。兒。免。其。來。日。不。齒。社。會。之。苦。者。今。也。消。除。淨。盡。吾。之。心。久。已。如。槁。木。死。灰。者。今。也。則。濃。情。勃。勃。余。於。是。起。坐。縱。看。護。婦。力。阻。余。亦。不。之。顧。且。呼。曰。以。吾。兒。給。我。以。吾。兒。給。我。看。護。婦。曰。請。待。之。余。曰。速。給。我。速。給。我。我。不。耐。久。待。也。看。護。婦。曰。君。宜。先。有。所。食。伊。勤。汝。可。取。此。一。杯。牛。乳。及。水。給。之。余。勉。從。其。請。盡。力。飲。之。以。滿。其。意。飲。畢。復。伸。手。索。兒。曰。以。吾。兒。給。我。速。速。看。護。婦。取。吾。兒。而。前。曰。兒。在。是。矣。君。之。寶。物。在。是。矣。余。捧。而。視。其。面。見。其。狀。似。余。而。兩。目。碧。然。又。似。麥。丁。心。中。之。樂。有。不。能。以。言。語。形。容。者。卽。奮。然。吻。其。面。而。吾。兒。乃。哭。蓋。愛。之。過。甚。而。吻。之。太。力。有。以。苦。吾。兒。也。看。護。婦。曰。唉。勿。若。是。不。則。吾。奪。而。兒。去。矣。然。天。公。於。此。又。教。余。一。事。余。於。是。時。卽。置。吾。兒。於。懷。中。而。吾。兒。亦。卽。張。口。向。之。且。以。手。撫。其。處。天。乎。天。乎。此。誰。爲。之。孰。令。使。之。耶。女。子。爲。母。初。次。抱。新。生。之。兒。其。樂。如。是。然。樂。極。生。悲。余。至。此。不。禁。大。哭。夫。余。之。不。哭。者。今。已。數。月。自。當。夜。在。哀。蘭。一。哭。迄。今。

未嘗有滴淚之流。而今則淚珠如雨。日呼麥丁不歇。見兒閉目伏懷中。頗感謝上帝之恩。以此子給我。以償我所歷之艱辛。看護婦曰。勿若是。是徒自傷方者。所飲牛乳全失其效力矣。余於是竭力自制。而頗以喂兒爲樂事。吾兒每吃一口。吾精力上與心神上之樂氣自增一分。一切煩惱之念。以是全消化。工之妙不可思議。吾兒於我不啻爲解愁物也。

第八十八章 哺兒

余是日之樂不可言喻。自晨至夕。常若在酣夢之中。既覺日長。又覺日短。奇情奇事紛至疊來。看護婦經驗多而智慮足。更善逢迎。見余愛子情深。則稱道吾兒。愈至彼爲吾兒洗浴。令余坐而觀之。贊曰。余入人家接生多矣。吾膝之所坐。從未有若斯兒之美者。觀其腿潔白如玉。肥胖如數月之孩。君見人家新生之兒。其美有逾於斯者乎。余韙之。彼又教余以爲兒穿衣之法。謂必如何如何。始不至擾兒睡夢。蓋看護婦能於兒睡時爲之更衣。而兒仍不覺也。余佩其手段之高。而歎爲不可及。伊勤好管人家閒事。昨夜一再設法。始被遣出。今早奔走於樓之上下。氣喘步亟。狀若甚繁。既而入吾房。欲得吾兒而一抱之。余頗不舍。及不得已。而允之。猶諄囑其謹慎從事。謂彼苟不欲自戕其生命者。勿令吾兒跌地上。此未成人之婦。答曰。娘子何言。吾有失手。墮彼者乎。勿爲此無謂之驚惶也。余守醫生之教。每一小時乳喂吾兒一次。飢時吾兒嗽吮不餘遺力。飽則轉首仰臥。小口微張。時而伸其四肢。時而氣逆而噎。有時小手緊握。余之大指。余對之飽且忘食。樂且忘憂矣。快哉快哉。每一小時。余必有一番快樂。每數分鐘。余必新發現一快樂之機。時而兒哭。余亦隨之而哭。及觀其面。見其有聲無淚。始知彼之哭。非哭也。乃呼食也。因令看護婦以兒

天作之緣

四

授我解襟。喂之日者。天亦時。雖以產婦嬰兒之故。簾垂不捲。使光不耀。目以余視之。不啻滿室日光也。嗚呼。心境既適。則外界自呈勝狀。吾室雖陋。然在吾目中。卽百天使下降。亦勿克使之更似天堂矣。午後看護婦囑余靜寤片時。然兒不睡。余亦不睡。於是看護婦復以兒授我。余撫而搖之。爲唱眠兒之歌。此歌節調。係在奈靡之日。聞留養院中之意大利婦人撫兒歌。此而學得之。雖此歌著諸篇章。後人假設爲當日聖母投身無所不得已。而避入培癡勒漢馬廢之中。撫我救主之時。所唱余于樂極之頃。不復計及以爲稍改字面。在倫敦逆旅中對吾肉體之兒而歌之。亦無所用。其不可歌曰。

兒好睡。兒好睡。我家有個好嬰兒。娘的恩愛深如海。

余歌喉清越。又以母撫兒清越之中。含有仁慈之氣。是可以斷言者。伊勤不在房內。聞聲奔入。貌恭色莊。且曰。吾初未嘗知君善歌。吾聞君歌聲。疑爲天僊下世矣。余顧視兒面而答曰。此間自有天僊。天僊卽此是也。然樂不可長。此種快心之日。前所謂視若甚長。又若甚短者。不久又將告終矣。當未告終之前。夜深入睡。余所懸懸於心者。兩人之名字而已。一則吾所疑以爲其魂已在帝所者。一則當時正臥。吾臂上。吾雖一貧如洗。而心中之富有。卽吾君后之富有。四海亦無以過之。吾雖犯教會及社會之大不韙。而天庭之律。未嘗以我爲非。思之。心甚滿意。甚足舉天地之大。不足以奪吾心。雖我生不辰。悲念有時而起。然終覺所得之多。足以償其所失。滿心利益。如創已愈。而賞已得其喜。有非言語所克形容者。如是者。四日中間。惟接生醫生及屋主婦時來一望。而吾之看護婦。至第四日亦欲辭去。以余之無知。徒以愛子而

不。自。知。其。境。地。反。以。爲。看。護。婦。何。人。獨。得。享。受。看。護。吾。兒。之。福。余。甚。妬。之。一。若。彼。去。則。兒。爲。余。一。人。之。所。有。故。於。彼。之。去。早。晚。均。無。不。可。在。看。護。婦。見。余。無。慰。藉。之。言。反。覺。慚。顏。竭。力。自。解。曰。吾。苟。未。接。受。他。家。接。生。之。聘。決。不。遽。舍。娘。子。而。他。去。工。資。之。有。無。非。所。計。也。然。有。伊。勤。在。此。娘。子。何。畏。焉。彼。雖。未。嘗。受。看。護。之。訓。練。而。提。抱。授。受。未。嘗。不。足。以。替。娘。子。之。勞。余。曰。然。吾。兒。吾。自。撫。之。矣。至。第。五。日。看。護。婦。竟。去。及。今。思。之。余。於。撫。兒。之。道。一。無。所。知。任。彼。遽。去。其。危。孰。甚。而。在。當。日。殊。不。覺。危。舉。世。之。大。吾。舍。吾。兒。而。外。無。他。愛。好。吾。兒。亦。然。舍。我。而。外。無。他。羨。慕。吾。雖。仍。在。倫。敦。既。無。財。又。無。友。卽。身。居。牢。獄。其。險。亦。不。過。若。是。今。則。以。爲。無。畏。矣。今。以。後。得。吾。兒。以。爲。伴。所。居。之。地。雖。未。變。而。吾。之。聊。寂。亦。藉。以。稍。破。矣。

第五卷已畢下期續登第六卷

消 魂 語

(夫 揭)

● 春思

(南呂一枝花)春風眼底思。夜月心間事。玉簫鸞鳳曲。金鑊鷓鴣詞。
燕子鶯兒。殢殺尋芳使。合歡連理枝。我為你盼望着。楚雨湘雲。擔閣
了朝經暮吏。

(梁州第七)你為我堆寶髻。羞盤鳳翅。淡末唇。懶注胭脂。東君有意。
偷窺視翠鸞。尋夢彩扇題詩。花牋寫怨。錦字傳詞。包藏着無限相思。
思量殺可意人兒。幾時得靠紗窗。偷轉秋波。幾時得整雲鬢。輕舒玉
指。幾時得倚東風。吹揜花枝。新婚燕爾。到如今拋閃的人。獨自你那
點志誠。心有誰似。休把那海誓山盟。作戲詞相會。何時
(尾聲)斷腸詞。寫就龍蛇字。疊做個同心。方勝兒。百拜嬌姿。謹傳示
間別了。許時這關心話兒。盡在這滯雨尤雲。半張紙。

談



蒼



希世之寶 正續三希堂法帖

特 別 半 價

清宮內府藏極原紙正刻三十二冊續刻四冊本局係照原稿精印不爽厚毫並照原本冊數裝訂不稍更動以存真相與坊間更改裝訂者不同購者須認明本局裝釘三十六冊之真本

三希堂為清代大內之珍藏品名家墨寶重續計有七百種之多由大學士梁詩正汪由敦蔣溥等審勘刊成純屬親自作序本館以重寶覽得其原本重印行世工料精良墨色勻潤于神氣不爽毫毫全書業已出版本局為普及起見特廉價發售以廣流傳茲將其特色列下

有 六 大 特 色

- 一 名流墨寶散布海內一麟半爪不易多觀此帖經濟初諸名家審定聚千餘年之真蹟萃為一編購者得此勝如購得數百種之真榻本
- 二 從前坊本祇有正刻本館更以重金覓得續刻自唐以下都數十種並有純屬製序一併增入正續皆全合成完備
- 三 書法始自魏晉而盛于唐宋此帖自鍾繇王右軍以迄唐之顏柳歐虞宋之蘇黃米蔡元之趙松雪明之董香光等諸大名家之真蹟莫不全備可謂搜采靡遺
- 四 正草行楷各有其妙此帖無論何種書法各體俱備開卷賞鑒及臨池摹撫時如磨石渠寶笈
- 五 書法佳妙一家有一家之神韻故本館特選上等紙張並延聘著名書家監督印刷與原本無絲毫之誤
- 六 全國學校林立莘莘學子臨池苦無佳帖得此完帖無須他求本館志存公益故以最低廉之價先售預約紙收回工本而已惟所印不多額滿之後即須截止欲得廉價尚祈早購為幸

● 全書三十六冊用中國上等連史紙印刷 ● 定價念元 ● 廉價八元 ● 郵資
已通之地每部一元內地及遠省每部一元六角外洋另加

國華書局謹啓

輪船 火車

● 箱 景 木 桶 水 送 贈 待 優 外 格 ●



爛柯山房瑣記

(爛柯)

●看花述異

余素有愛花癖。近數年中，則已蠲棄淨盡，不復如前之見花輒喜矣。良以花之爲物，足以喜人，亦足以怒人。足以娛人，亦足以禍人也。憶余十齡時，隨先大人宦遊越東，余愛花之心，以是年爲尤甚。署之東有亦園者，舉凡名花，無不列備。蓋先大人愛兒之心，彌切此，卽所以勉余力學者之餌也。一時燦紅嫣碧，亦足自娛。其時余稚甚，少不經事，然頗喜胡謔，以謂此亦園也。遂以亦園名。是年冬，余所愛之臘梅，竟不華，亦不萼，爲之減食者累日。一夜夢見一女子，衣服娟楚，而眉黛深攢，似有幽怨。自謂是臘梅花神來此作別。余牽裾苦問其故，則曰：妾爲魏夫人所徵，將歸持舊業。君家有一喜，一憂，期在明年，而憂不敵喜。此天數也。然八、九年後，妾當歸君家，并携紅梅仙子來與君件。君與仙子有緣，當偕白首。比醒，適魚躍三更，狂雨打窗，一燈明滅，似爲臘梅訴別情也。次日以一盃醴泉灌諸梅根，權爲餞別之酒。時寒威凜冽，倏忽雪花。

六出而梅園梅萼皆作淡掃蛾眉朝至尊矣。期年余以優等畢業於高小得增生獎而余父以是秋棄養。夢景固堪徵也。今已九易寒暑余囊筆爲生貧且不能買屋爲廬安望有紅梅仙子來我家園乎。或者臘梅之言別有所指則月白風清之夜偷亦肯來入夢否。或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信如此亦足以娛我矣。

●劉醫

劉醫振東人也。瞽其目跛一足齒露唇列而梅花之額梨花之頰甚可人意。婦女見者咸欲矚之而父爲其醜所掩故終其身無室也。

洪楊之役土匪蜂起隨地皆墟而包村獨免識者知非僅包立身之勇足以怯敵蓋亦劉醫之智有以致之。醫技善自太公兵法以至孫子兵書無不往來爛熟於胸中醫固非幼而瞽也或謂設天不以瞽困醫醫之技且不止此瀕死之症一經醫手之捫揉無不立效有巨家女患痲於私處服藥無算無驗且將不起其父母將請他醫診視女尙力疾謂父母曰診脈則可若欲任醫生驗視創處寧死不從父母束手有獻策者曰女公子之誓不令醫生診視者羞惡之心勝焉今有劉醫瞽其目雖捫揉而不知爲何人偷隱不使知則他日彼且不審向之患此者爲誰氏烏慮其騰爲口實焉女父母善之苦商於女女曰我身將死瀕死且奉父母命則所以報父母之厚我焉任何之性命於是延劉醫醫至女父僞展邦族并語以患劉醫駭走曰吾診病數十年未嘗診及女子之胸臂背腹而况此乎若必欲我診也則他日必爲我妻雖醜勿怪今日之事更重於鍾建雖人不屢騰口實於里閭我獨無媿於心乎女父母以欲其女之生也則

亦應之。劉醫乃施其術。略一捫據曰。是鳳頭疽也。十日可愈。與之以藥而去。謝以金不受。後女果愈。女父母負諾。女鬱鬱而死。劉醫亦不知所終。

● 女巫

女巫欺人。人類能言之。然不知女巫亦有時爲人欺也。滬有浮滑少年。平生好弄。知某女巫之欺人甚。僞引女巫抵家。以歸魂爲請。問於死者何親。則曰。夫人少年。卽呼女巫爲妻。必欲留宿。且曰。卿於生前情好。彌篤。每行必偕。無夕不歡。今雖隔世。猶幸得女巫之力。牽引歸來。尙可歡聚片刻。女巫大窘。遁歸。爛柯曰。此亦小懲創也。安得少年若干輩。以窮女巫。俾使若輩不敢以邪術欺人。

● 黑幕

黑幕之徵求。創自去年某報。今頗稍稍有仿行之者。然暴人隱醜。賢者不爲。况藉黑幕之名。一以聚斂。欺詐人哉。某報逐日所登黑幕。皆係徵之於人。雖事不無左證。然挾嫌者。何嘗蔑有文人。無賴尤以滬上爲甚。新聞記者。未必盡爲善類。此後黑幕之聲浪愈高。人民之痛苦愈甚。而一般文丐。則得所矣。嗚呼。

● 清涼山讚佛詩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爲前清詩中一疑案。言人人殊。石遺師曾爲詮解。以示余。並入詩話。今者春窗無俚。默述之。如次。第一首第四韻云。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言董姓也。以下漢王坐法宮云云。至對酒毋傷懷。言皇帝定情種種寵愛。以及樂極生悲。念及身後事也。第二首第三韻云。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言董姓者竟死也。（爛柯按此註最確切）以下孔雀蒲桃錦云云。至輕我人。王力言種種布施。以及大作。

道。場。皇。帝。亦。久。久。素。食。也。末。韻。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先。逗。起。皇。帝。將。遠。遊。也。第。三。首。二。韻。云。八。極。何。茫。茫。曰。往。清。涼。山。言。將。往。清。涼。山。求。之。以。應。第。一。首。首。六。句。云。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臺。臺。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裁。言。生。有。自。來。本。從。五。臺。山。來。故。亦。往。五。臺。山。去。也。自。此。山。蓄。靈。異。至。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諸。句。言。來。去。明。白。與。山。中。見。此。天。人。寄。語。勸。皇。帝。出。家。脫。履。萬。乘。也。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鑿。四。句。言。非。光。明。正。大。舍。身。出。家。乃。託。言。升。遊。也。第。四。首。自。嘗。聞。穆。天。子。云。云。至。殘。碑。泣。風。雨。言。告。天。子。之。遠。游。求。仙。及。佳。人。難。再。得。遂。棄。天。下。臣。民。者。以。譬。實。係。出。家。而。託。言。升。遐。之。事。不。然。如。安。南。國。王。陳。日。燾。傳。位。世。子。出。家。修。行。庵。居。安。子。山。紫。霄。峯。自。號。竹。林。大。士。者。正。可。比。例。也。至。天。地。有。此。山。以。下。則。明。言。皇。帝。在。五。臺。山。修。行。矣。故。有。怡。神。在。玉。几。及。羊。車。稀。復。幸。牛。山。竊。所。鄙。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各。云。云。也。

續立人

林文忠撫蘇時。蘇州同知續立人。頗見信任。有忌之者。黏聯語於其門。曰。尊姓本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續。甚。白文忠而請究焉。文忠笑曰。蘇州之有同知久矣。雖有佳士而姓名湮沒存者。尠焉。此聯屬對工巧。不失雅諱。君或且託此聯而不朽也。何慍爲。

河間婦

河間婦。人性佚蕩。而貌不揚。故日靚粧倚門。而人無顧之者。婦以夫遠出。不耐獨宿。心益不耐。會夫見信於達官。掌理財之柄。殫其精力於黃白物。民苦之。而某囊盈矣。歲以多金寄家。已且妾媵日侍。置家中。婦

於。勿。願。也。婦。得。金。殊。沾。沾。喜。藉。多。財。以。誘。致。少。年。門。庭。如。市。歡。聚。無。虛。日。日。或。二。三。宿。焉。後。某。以。事。敗。歸。家。則。家。中。金。垂。盡。婦。遍。體。淫。瘡。臭。不。可。近。矣。人。謂。某。非。貪。得。則。不。得。多。金。不。得。金。婦。不。至。墮。節。已。亦。不。至。事。敗。也。信。哉。

●阿蠻

玉環楊妃小字。見李商隱詩。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鍼夜。又向臆前覩阿環。可證也。又如楊妃外傳諸書。皆曰阿環。人盡知之。而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鸞與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恐。楊妃褚稼軒疑阿蠻爲妃之小字。然不知其何據。余疑阿蠻二字。或當作別解。蓋一詩中阿蠻與楊妃疊見。使玉環地下有語。亦不當自稱楊妃也。如果解作妃之小字。則昌爲唐人所言。當非無因矣。

●數目謎

幼時習聞一至十數目謎云。百萬軍中捲白旗。天邊豪富少人知。秦王斬了余元帥。辱罵將軍失馬騎。吾被人言欠口信。辛苦無干夜自嗤。毛女受刑腰際斬。分尸不得帶刀歸。一丸妙藥無人點。千載終須一撇離。隱藏數目自一至十。頗覺自如。近又見一謎云。燈兒下金錢。卜落這苦心。一誰知道到春來。人日俱拋。欲罷時何能自了。吾心正焦。有口向誰告。好相交。有上梢來。沒下梢。旣皂難留白。少不得中間分。一刀從今休把仇人靠。千思萬想不如撇去了。好此更較上。述者爲佳。而未二句。尤不着痕跡。毫無做作。雖小道亦難解。因并記之。

●茶比佳人

以花鳥比佳人者有之。茶比佳人殊少傳聞。東坡有詩曰：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曾茶山亦有移人尤物，衆談誇句，此論殊妙見也。

●酒評

袁中郎既爲觴政，有酒評之作。其評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公子如：游魚呷浪，喁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白着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奇服衆。余近來亦頗嗜杯中物，與同社市飲，輒盡其量。余謂：箸超有如方公子，鈍根則似龍君超，瘦桐有時像陶孝若，伯崖却絕類劉元定，無涯彷彿袁平子，不識戰場。月鋤正如吳牛嚼草，不利快容，受却多。或問：余當似何人？余曰：余可擬劉元質之蜀後主，思鄉聊當消遣，並非本情，然尙勝元定一籌也。

技擊述聞 續錄

寶山朱鴻壽著

●紅癡子

吳淞紅癡子。洪姓名必深。身長七尺。體態魁梧。有大力。腕尤強。被其握者。輒呼痛。貌猙獰。而紅兩目。又突出。兒童每見影。生畏。聞聲而逃。人以其言笑無常。喜毆人鬧事。遂目之爲紅癡子。市有吳志彰者。張氏傭也。生平以力自負。一日。擔水街中。觸癡子之足。癡子以惡言加之。志彰亦惡言以報。癡子憤甚。力提志彰肩。則并所担之水而起矣。觀者於是大譁。既而志彰覺背痛如脊斷。知受傷。次日。遂不能操作。僵臥牀褥。間口吐黑血。延醫療。治旬日而愈。後常乘癡子不備。以木棒由後擊之。則呆立不動。一如未覺者。然市人以癡子不知禮義。不與交接。癡子與市人亦落落不相合也。

●何明倫

何明倫。咸豐間之名人。羅店南鄉產也。家素豐。某年。有老僧自山東來。市人疑爲盜。相戒莫留僧宿。惟明倫延之於家。僧以是心德之。顧無所報。乃曰。老僧名定禪。少林出也。遍歷各省。覓可以傳我術者。三年莫得。今感居士盛情。願以武術相授。其有意乎。明倫曰。某喜習武。恨無良師。今大師能以絕技相授。實獲我心。於是僧遂教以運氣術。一年。又授以各種武具。二年。而技已成。僧乃告別。明倫雖負絕技。顧不欲顯露。人莫知也。市西有葛乙者。身體偉大。有勇力。少年之勇悍者。猶莫敢近。以處境窮迫。流爲竊賊。鄉人以力

不敵不敢拿捕。故乙得行所無事。某夕乙入明倫家。明倫覺之。乃持長繩立於門次。有頃乙出。聞壁間簌簌有聲。不獨不遁。且自負勇力。見黑影。卽張拳亂擊。明倫躍。其後用泰山壓頂勢加之。乙遂仆地。明倫卽取所持繩縛乙於樹。謂之曰。汝知罪乎。乙初猶倔強。及明倫痛斥之。始俯首認過。明倫乃釋其縛。從此乙不復作賊。鄉間亦無被竊之苦矣。某年夏秋之交。與鄰村黃某共業花衣。以分利不均。互相辯論。甚至川武黃不知明倫負絕技。集鄉中惡少百人。將直搗明倫之家。以快其心。市上謠傳甚烈。以爲明倫必無倖。乃明倫泰然若無事。某日日午。農夫負鋤歸村。見市西人多於鱗。各持木棒蜂擁而至。咸奔走相告。明倫曰。毋動。余持槍立橋上。彼雖衆。奈我何。有頃衆已近村。明倫持槍立橋上曰。汝等胡不明是非而野蠻。爾豈不畏乃公長槍無情耶。衆皆曰。汝亦敢大言耶。吾等豈畏汝哉。言時直奔明倫。明倫絕不慌張。從容舉槍。但見槍之盤旋而不見其人。槍過處寒風呼呼。然衆之前驅者。東仆西倒。手中所持之木棒紛紛落地。始大驚。創者羅拜於地。未創者呼嘯而散。明倫謂創者曰。汝等今始識我乎。皆諾之。相顧曰。而今而後幸勿再涉閑事。自尋苦惱。事後親戚咸來慰問。方知老僧所授之絕技云。

●陸文虎

陸文虎。寶山廣福人。面白皙如書生。身負絕技。矯捷絕倫。隨其表兄劉倫表投軍。以功升中軍官。後以無意仕進。乃歸田里。某年客蘇州。觀劇於土地廟。誤唾人衣。方欲爲之拭去。其人遽大叱曰。汝何人。敢污我衣。豈不識蘇州郝老虎耶。文虎多方陪罪。彼猶惡聲不絕。文虎乃正色曰。事出無心。多方陪罪亦已足矣。今乃惡聲辱罵。豈竟以書生爲好惹耶。郝曰。我不惹書生。豈畏書生惹我耶。言時卽握拳相向。文虎隨手

揮之立仆。其黨大忿。羣乘毆文虎。文虎聲色自若。被拳者無不臂折。多抱頭而去。文虎因是得脫身。走行至麒麟巷。忽有一僧拍其肩曰。居士非陸文虎乎。小僧久仰大名矣。文虎顧之曰。下走確爲陸文虎。上人將惠教小子乎。曰。無惟聞居士好劍。且兩劍隨身。以行今茲之來。欲與居士一較劍術耳。文虎曰。劍術固會習矣。然未嫻也。上人必欲見教。某當踐約。乃約滄浪亭。畔爲比劍地。及期觀者環集。僧先在出言不遜。謂居士既負絕技。來何晏也。文虎怒。語次白光已及。僧頂僧出劍。禦之一劍。又飛起。但有閃閃之白光。颯颯之風聲耳。其時觀者咸木立神悚。不敢告語。既而僧奮身躍出。橫劍揖曰。不愧爲吾派之能手。文虎因詰來蹤。知亦其師黃平夷所授。乃相揖而別。一日文虎在武進友人家。自詡其術。聽者咸爲動容。一老翁獨微哂之。且曰。郝老虎。一螻蟻耳。烏足以言武。僧亦何嘗有絕技。特自負其能耳。僧名定安。余兄子之弟子也。言畢大笑。似嗤文虎之自負。文虎奇之。乃曰。翁喜方人耶。曰。不敢。方人。僧之技實是下乘。君之所習。或當稍勝。文虎曰。翁亦精武具乎。曰。刀耶。槍耶。劍耶。鐔耶。抑三十六件七十二種之武具耶。若此。則易外則非所習也。文虎疑其狂誕。頗欲與之較技。乃曰。願與翁較長刀。曰。可。當讓汝。文虎曰。何謂讓。曰。我握刀柄前。半尺。汝握刀柄後。半尺。卽爲讓。文虎曰。讓何爲。曰。不讓。恐傷汝胸。文虎卽用其最妙之刀法。直劈老翁。幾中矣。翁忽用橫掃千軍勢。挑之。而文虎所執刀已脫手矣。文虎乃頓首曰。願受教。翁曰。能如此。亦不易。惟宜藏而不露。乃保身之道也。由是文虎遂杜門謝客。不再以武藝自詡矣。

●陶韞山

陶韞山。崑山北門外之陶家巷人。幼失怙恃。富於資。有奴僕十數人。皆鄉中勇少年也。韞山十四歲。廢讀。

即從拳師遊。三年而術精。力能敵虎。性任俠。路見不平。輒握拳相助。里中無賴咸歸之。一日。門下某甲攘鄰村羊。執其人以質韞山。韞山大怒曰。汝衣食我而猶不足。竟作賊耶。笞之百。乃釋。鄉人快之。既而爲仇家證其不法事於官。幾入獄矣。幸村耆環保得免。自是遂散其門下客。納貲爲官。黃令時宜。黃苦盜。官吏屢捕不獲。捕役又不敢入其巢穴。以故常出沒山谷間。及韞山到任日。卽飭捕役往拿。捕役戰慄曰。奴輩無勇。烏能入其巢穴。入其巢穴。是送死也。韞山曰。本縣與汝曹同往。何如。捕役曰。以縣令之尊。烏可前往。且縣令不習武術。又烏能往。韞山曰。本邑多盜。民之不安。亦本縣之不安也。乃率捕役及家奴四十餘人。掩入其巢。時盜方會飲。見狀皆失色。盜魁某甲奮力接戰。謂韞山曰。汝何人敢來此。韞山曰。我縣令也。奉命來宰是邦。汝行不義。不自斃。而又欲抗官耶。汝須知本縣非向之文弱書生比。不就縛。立死。汝盜魁知不敵。乃稽首曰。今知罪矣。尙乞施法外恩。使某得一別老母。死且無憾。韞山許之。盜旣拜母出。謂韞山曰。余今願就死。屍身任公分割。惟勿傷我弟兄一人。韞山亦許之。旣又謂盜夥曰。邑有廉吏。幸勿再作舊業。其速安分營生。言畢。揮手令去。遂自刎於韞山前。韞山提盜魁首級以歸。於是民稱父母。一郡盡安。上峯嘉其功。擢知府。韞山以親老退歸。告人曰。自問生平可笑。殊甚。官耶。民耶。拳師耶。惡少耶。兼而有之矣。其後學道入山。不知所終。

●王靖康

王靖康。餘姚產。曾任淮安守。備與劉行戴。姓友戴。姓劉。行西南大族也。其先世曾任參將。靖康亦其門下。二十年前。常往來於戴姓家。自言爲明文成之後裔。少時以貧故。爲人策蹇。無所知名。一日浴於湖。摸

得巨鱸重五斤餘。烹食之力遂大。因習武術。杭州武孝廉戚某嘉其勇。聘爲拳師。以教子弟。出則隨行於後。某年戚入京。賃牲口於嶧縣。中途忽遇劇盜二十人。橫阻去路。戚雖爲武孝廉。然與強悍之盜賊比。則非其敵。靖康乃謂戚曰。某當禦之。君毋恐。言時卽在驢背。躍下一手牽其驢。一手持行囊。直撲盜。盜四面環集。而靖康則從容對付。無少恐懼。盜知其技急收。武具將放之行。靖康不之顧。撲如故。羣盜乃羅拜。願以黃金獻。靖康始止。揮手令盜去。戚見狀奇之。待以兄弟禮。爲之娶妻。及戚任總兵。靖康亦以功升守備。去官日遊泰山。一日經嶧山。喜其幽邃。直登其巔。見有寺院一所。似爲五百年前所建。入視禪榻。雅潔異常。惟不見一僧。心甚疑之。偃息者片刻。忽見隔房一美少年。開門而出。年十六七。靖康私念寺院中何來此少年。少年見靖康。卽欲避去。靖康牽衣問之。具以告。謂余固富家子。盜僧劫我來。此求金取贖。以我面貌。白皙。不忍殺害。故苟延至今。先生能爲我謀乎。苟脫虎口。不啻生死人而肉白骨也。靖康曰。能。惟須示我以途徑。少年具告之。靖康遂出。隱叢箐中。以俟。少焉。紅日西沉。僧歸寺。靖康出其不意。以青龍獻爪勢迎之。遂仆。略喘息。卽起。賈其餘勇。欲與靖康作困獸鬥。靖康又以餓虎撲羊勢。蹴之。僧再仆。靖康擊其要害而死。乃偕少年同歸富室。深爲感激。

●包大受

包大受居劉行北鄉。包家巷。軀幹雄偉。面貌黝黑。隆準而巨目。力可伸鉤鐵。天性穎悟。讀書三年。已能作簡短之文。咸豐初。羣盜蜂起。大受知世亂。謁縣令。欲策治安。令笑置之。因嘆曰。爲民父母者。如此國尙可爲乎。且八旗軍皆久不用。國中又無強兵。前途復何望哉。未幾。洪楊之勢大熾。且以南京爲根據地。劉行

一鄉亦蒙其害。大受父瑞菴。爲譚紹洸部下蕭穆遜擄去。蓋瑞庵爲鄉中豪富。擄之以勒贖也。大受日夜號哭。目爲之腫。旣而忽自責曰。大受大受。汝素以力自豪。今日亦效兒女子之啼哭耶。其時大受方避難於月浦。聞者咸爲悲嘆。遂衣短衣。夜往穆遜營。伏於暗處以伺。穆在營。雖深夜亦飲酒。卒左右侍。窺伺數夕。不能下手。某夜聞有一卒報曰。包某業已斬決矣。尸首將安之。穆遜命瘞軍前大樹下。其時大受心如刀割。恨不立斬穆遜。未片刻。穆遜及其左右均醉臥。大受乃入。穆遜駭甚。急躍與鬥。蓋穆亦健者。終以被酒而敗。大受旣復父仇。乃負其父之屍。函穆遜之首。以歸鄉人。咸以孝子相呼。洪楊事平。浙東陳氏聘爲西席。某年冬。束裝歸。道經雲間。有嘉定商人賈某。病臥逆旅。幾殆。大受爲之醫治。不效。乃語大受曰。邂逅相逢。辱蒙盛誼。感且不朽。所恨囊空如洗。無以爲報耳。大受曰。報之奚爲。君有所囑。當勉力承之。賈某乃泣曰。余嘉定東門人。上有長兄。不幸早世。嫂氏悍酷異常。視余如奴。視余婦如婢。余之子則眼中釘耳。祖遺田產。悉爲嫂氏所管。余無分焉。余身在。尙可作小經營。以資存活。一旦不祿。恐逐我婦殺我子矣。言畢。哭不已。大受慨然曰。君有不諱。汝家事。我當任之。賈乃謝曰。如此則我死無憾矣。舟中貨物。爲我賣之。獲利也。公取其半。言旣而死。大受爲之扶櫬回里。謁其嫂。曰。余爲寶山包某。有弱女已字令姪。彼母子可移往寶山居住。嫂曰。彼母子移居外邑。有何不可。惟所有田產。彼皆無分。若然。妾亦聽其去耳。賈妻素畏嫂悍。今聞此言。滿口允承。於是賈妻母子遂移居於包家巷。大受以貨物之銀。盡付賈妻。并爲之延師。而令其女陪讀。及子女婚嫁後。大受披髮入山。不知所終。

劍光軒零墨

(劍山)

奇丐

嘉定賴某士人也。家况不裕。而專學業。以冀他日終得發迹。後因屢困場屋。抑鬱成病。臥牀一二月始起。看破世情。願爲布衣。以自適。日日逍遙。毫不事事。人稱之爲賴布衣。布衣家本貧窶。自思日日食之。無以生之。一旦資盡。何以爲生。乃謀設一私塾。聚八九兒童。年收二三十元之俸金。藉以佐炊。二年後。境稍寬裕。既而連年饑饉。鄉人學費無出。私塾解散。而布衣之生計亦絕。坐守家園者數月。又貧苦如故。某日。由市歸。見一丐立於簷下。時當嚴冬。而丐身僅衣袷。絕無瑟縮之態。布衣異之。問以寒否。曰。孽自由作。分當受也。問以饑否。曰。到此末路。疇能憐而食之。布衣益奇其言。索諸家中。尙有冷飯半缶。竟予丐。丐食畢。語布衣曰。貴鎮有富戶。新喪父。欲以石棺爲殮。棺爲元時物。苦未得其蓋。現出重價覓之。此蓋在富戶後園黃楊樹下。君厚吾。吾卽以此報君。吾福薄。消不得巨資。君速往。毋爲他人捷足。語已竟。去。布衣既悉此事。往富戶處告之。主人不之信。笑曰。果得此蓋。當以三百元爲贈。布衣喜甚。命工人在黃楊樹下發土掘之。未及三尺。而石蓋現。移置棺上。大小適符。主人大喜。謝以三百元。布衣得銀歸。乃買田宅。半耕半讀。以終

雙蘭傳

道光間。羅店戚姓富甲一邑。有女蘭。秀年十八。姿容絕美。兼擅詩詞。遠近之求婚於其門者。戶限爲穿。翁

咸不許。以擇壻綦嚴也。同鎮有朱姓者。家雖貧。亦係世家子。蘭溪年與蘭秀相若。聰穎異常。年未弱冠。卽入邑庠。以是聲名藉甚。戚翁頗屬意焉。朱則以貧富懸殊。難以啓齒。翁設一塾。請嘉定葛孝廉主講席。令人招蘭溪入塾。生遂欣然負笈而至。蘭秀窺之。固年少英俊也。私計曰。我他日得歸。倘耶於願已足。不知我父果有此心否。一日重陽節。翁與葛某出遊登高。且挽之作冰人事。爲蘭秀侍婢阿娥所聞。以告蘭秀。蘭秀亦欣喜異常。蘭溪自葛某出後。兀坐書室。頗爲岑寂。乃散步庭前。聊以消遣。與蘭秀適相遇。蘭溪莊容前揖之。蘭秀不之避。旣而言曰。君知家君招汝入學之意乎。東床之選。定於今日。君其勉之。再欲有言。阿娥忽報主人回矣。始各散去。下聘之後。方欲結婚。而土寇起。市肆爲之一空。蘭溪逃避。以免。蘭秀恐至辱身。自投於河。踰年。蘭溪歸。聞蘭秀已死。戚翁已遷安徽原籍。乃大哭曰。吾負吾妻。吾負吾妻。自是遂不復娶。後經親友力勸。始置一妾云。

● 眇妻

楊作呆。康熙間人。家極富。年三十。猶未娶。作伐者屢至。作呆終不當意。父怪問之。則曰。婚事爲兒終身大事。不可草草聽兒自擇可也。父曰。苟本省無當意者。則又何如。作呆曰。本省不有求之他省。他省不有求之京師。蓋作呆之意。以爲京師乃天下之色府也。尋攜僕徧遊各省。終未得一意中人。後入京師求之。一日從數騎過曲巷。見一貧家女。貌頗白皙。惟眇一目。而作呆則大快。乃具聘金三百兩。送至其家。貧家見有多金。許之。遂卽日在京行禮。賃屋以居。夫婦殊相得。日用則取之於家。父母聞作呆得婦。函促之歸。及還。見爲眇女。大失所望。咸責作呆。作呆忿然曰。人世之所謂美女子。兒實無當意者。若此女之目。則可稱

天下佳目也。不然天公何以奪其一（奇語）父母聞言怪詫而已。

●荻溪婦

荻溪婦姿容甚美。一淫婦也。及夫死。竟毀容守節。父老。今尚嘖嘖稱道之。荻溪民風強悍。每歲秋穫以後。鄉民輒搭高台。演唱花鼓淫戲。男女混雜。日夜不息。以故械鬪之事。與桑濮之行。習以為常。婦未嫁時。喜觀淫戲。日夜無間。惡少涎其貌美。多方誘之。婦不能無動。遂至失身。自後婦之淫蕩行爲。雖里鄰邪行之婦女。聞之亦掩鼻不欲道也。及歸樊某。其行如故。一日聞塾師講羅店朱節婦事。歸家卽擁被而寢。夫命之食不食。深悔素行不善。殊無面目見人也。未幾婦生一子。而樊某死。婦哀毀異常。惡少等過其門。輒大罵禮事翁姑。必敬必戒。向之不欲聞。其醜行者至此亦佩其遷善之猛矣。後翁姑死。子入邑庠。一日病甚。子欲爲之延醫。婦搖手曰。余天下之醜婦也。死已恨晚。所幸汝父死後。目不視奇異之色。耳不聽鄭衛之音。或可挽蓋前愆。而對汝父於泉下。今死矣。不必延醫也。言畢遂逝。後其子以情白令。令詳之學使。竟以節婦論。

●于成龍

于成龍清循吏也。有于青天之目。生平極喜女色。惟自治力頗強。故從未作一苟且事。任武昌太守時。眷一妓名朵紅雲者。時鍾某爲鄂撫。司道以于事白鍾。鍾曰。彼良吏也。愛一妓亦何妨。願言雖如此。心亦勿以謂然。屢以言諷于。于仍不恤。且曰。卑職師明道耳。公豈伊川耶。鍾遣微員密往妓所詢之。乃云。妾雖與于公。日常過從。惟杯酒談心論詞評賦耳。巫山之夢從未作也。鍾撫於是大重于。公後于總督兩江。常微

服。出行。考查。民事。一日。至。聚。寶。門。外。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方。汲。水。井。上。雖。裙。布。荆。釵。而。姿。容。甚。美。于。見。之。中心。不。能。無。動。及。晚。使。親。信。老。僕。往。召。之。不。至。復。速。之。仍。不。至。于。公。週。行。室。中。者。良。久。忽。大。聲。自。責。曰。于。某。身。膺。民。社。寧。可。不。知。自。愛。且。彼。爲。民。家。女。非。朝。秦。暮。楚。者。比。于。某。可。加。以。非。禮。乎。老。僕。乃。自。幕。後。出。曰。某。度。公。強。於。自。治。力。不。過。半。夜。此。念。當。息。雖。承。命。實。未。嘗。往。某。若。往。彼。必。來。如。此。不。將。有。累。公。乎。于。公。乃。揖。之。曰。金。玉。之。言。敬。受。教。

●王宮偉軼事一則

王宮偉。寶山。月浦。鄉。人。年。少。多。智。喜。作。惡。劇。每。從。平。空。起。事。詐。騙。金。錢。以。供。揮。霍。年。二十。父。母。俱。亡。益。放。蕩。不。羈。鎮。中。有。沈。德。明。子。娶。妻。王。氏。年。少。貌。美。沈。之。族。叔。有。名。俊。仁。者。見。婦。貌。美。頗。爲。垂涎。以。姪。在。未。能。逞。志。數。月。後。德。明。子。忽。死。女。哭。之。哀。老。夫。婦。亦。愁。容。滿。面。女。以。年。事。尙。富。守。志。不。堅。俊。仁。百。方。引。誘。竟。得。逞。其。不。規。之。行。年。餘。女。竟。懷。孕。族。中。以。狀。訴。之。縣。令。令。准。狀。命。提。俊。仁。俊。仁。走。宮。偉。處。請。計。宮。偉。曰。此。事。甚。易。然。非。五。百。元。不。辦。請。先。付。百。元。以。爲。奔。走。資。餘。則。事。定。再。付。可。耳。俊。仁。如。其。言。乃。避。居。親。戚。家。宮。偉。日。日。閒。遊。若。無。所。事。一。日。遇。相。識。之。箍。桶。匠。其。父。在。日。與。宮。偉。恍。如。仇。敵。宮。偉。屢。欲。傾。陷。其。子。以。洩。此。恨。於是。出。其。籠。絡。手。段。與。之。交。好。飲。於。酒。肆。啜。於。茶。坊。莫。不。投。其。所。好。既。而。宮。偉。曰。今日。天。熱。盍。同。往。浴。堂。以。消。暑。熱。其。人。曰。諸。承。厚。愛。愧。弗。敢。當。宮。偉。曰。先。人。與。汝。父。爲。總。角。交。余。與。君。亦。同。輩。朋。友。何。謙。爲。且。行。且。語。已。至。浴。堂。各。自。洗。濯。宮。偉。見。其。人。臀。上。有。黑。痣。暗。喜。曰。俊。仁。之。事。當。無。礙。矣。朋。晨。卽。往。俊。仁。處。授。以。計。唆。令。女。到。案。日。宜。供。曾。與。某。處。之。箍。桶。人。通。姦。若。云。叔。公。則。亂。倫。也。小。婦。人。不。敢。若。問。證。據。則。以。臀。上。

黑。瘴。對。他。可。勿。語。時。官。索。人。急。女。卽。到。案。訊。時。卽。以。宮。偉。之。言。對。拘。其。人。驗。之。良。是。其。人。莫。明。其。故。極。口。呼。冤。官。猶。以。爲。狡。展。也。命。鞭。之。惟。痛。哭。而。已。因。是。俊。仁。卒。未。到。案。

宮。偉。喜。舟。行。某。年。夏。乘。舟。至。楊。行。忽。見。水。中。有。一。屍。面。色。粗。黑。狀。類。鄉。人。宮。偉。命。舟。子。撈。之。起。舟。子。不。應。宮。偉。曰。汝。等。毋。然。撈。得。此。屍。大。有。利。益。舟。子。勉。從。之。旣。畢。以。布。被。蓋。屍。上。蓋。恐。被。人。窺。視。也。至。楊。行。繫。舟。於。木。排。置。釜。於。上。以。炊。之。木。行。中。人。叱。曰。木。焦。矣。宮。偉。曰。余。固。知。之。惟。煮。飯。宜。稍。注。意。之。耳。木。行。中。人。堅。執。不。允。宮。偉。亦。與。之。辯。互。相。爭。執。至。於。用。武。時。則。月。色。模。糊。拳。足。交。加。不。辨。彼。此。當。雙。方。酣。鬪。之。際。宮。偉。以。屍。推。入。河。中。砰。然。有。聲。宮。偉。曰。今。請。息。鬪。明。日。再。談。可。也。於。是。令。舟。人。各。歸。舟。夫。呼。曰。吾。等。來。時。共。五。人。今。祇。四。人。陸。阿。大。安。在。耶。豈。已。溺。於。河。中。乎。俯。視。河。中。果。有。一。屍。乃。大。聲。曰。此。陸。阿。大。也。今。已。死。矣。舟。中。人。皆。同。聲。以。應。宮。偉。曰。此。事。決。難。私。了。當。報。之。縣。木。行。中。人。聞。之。大。懼。行。主。乃。向。宮。偉。謝。曰。此。行。夥。之。無。禮。願。先。生。寬。其。罪。今。以。百。元。爲。其。人。喪。葬。資。可。乎。宮。偉。曰。人。命。重。事。豈。百。元。可。了。今。求。免。非。三。百。元。不。可。行。主。恐。其。報。縣。如。數。予。之。竟。不。知。屍。之。非。舟。人。也。宮。偉。旣。得。銀。乃。以。五。十。元。分。舟。子。舟。子。喜。形。於。色。以。後。宮。偉。出。門。皆。願。爲。之。役。宮。偉。亦。時。利。用。之。

●夫婦同縊

明。末。有。陳。姓。者。爲。江。陰。豪。族。人。陳。懷。安。尤。著。聲。望。於。一。時。懷。安。有。子。曰。克。昌。少。聰。慧。懷。安。教。之。讀。五。年。博。通。經。史。十。五。歲。入。邑。庠。同。邑。沈。氏。欲。以。女。妻。之。懷。安。曰。兒。雖。弱。冠。尙。未。成。名。俟。中。式。後。再。議。婚。事。可。也。克。昌。聞。言。知。父。母。期。望。甚。厚。日。夜。勤。讀。毫。無。倦。意。雖。夜。半。猶。聞。吟。哦。聲。也。後。舉。孝。廉。時。年。猶。未。而。立。是。冬。

遂與沈女成婚。沈女亦工詩。夫唱婦隨。樂且未央。翌年二月。奉命爲廣德州判。遂攜妻自隨。時滿兵已南下。直攻州城。疆臣棄官而遁。克昌乃置酒與親朋訣。并謂沈氏曰。城將陷。吾寧死守。汝婦人當先出走。以避沈氏曰。夫子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乎。如不信。我請先期就死。克昌止之。明日乃作書別父。并散其家資。悉遣親戚婢僕出。及滿兵圍城。日。克昌以糧餉乏絕。不能禦敵。乃書於壁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吾夫妻同死矣。乃與沈氏盛服同縊於官舍。事平後。其家人來殮。面色猶如生也。嗚呼忠矣。

●巧合

洪楊亂時。失妻者不可勝數。至失而復得。未有如劉原祝必誠二人之巧合也。聞父老云。同治三年五月。寶山有劉原者。與其妻姚氏。往羅店看龍舟。夜憩茶肆。將歸矣。忽旁有一人竊窺姚氏。目不轉瞬。原異之。意或輕薄子。然觀其狀。頗忠厚。既而各無言而散。明日復往。仍然甚且尾劉夫婦。行亦行。止亦止。踵至其所居之村。幾及門矣。欲入則不敢。不入則又不忍去。原見狀。益怪之。乃問以故。其人曰。余名祝必誠。太倉人也。世業儒。非輕薄者。流觀君之妻。頗似……欲言而又止。既而曰。吾等且至僻處傾談。原從之。乃曰。君妻非鎮陽某氏女耶。原愕然曰。何以知之。必誠曰。是吾妻也。余娶妻三年。值洪楊之亂。流離驚竄。遂致相失。不意今爲君妻。言至此。乃大泣。原亦爲之愴然。既而曰。余遭亂失妻。至蘇尋覓。於濟墅關茶肆中。遇一婦人。髮蓬蓬而衣百結。哭不可仰。自言爲長髮人。掠至此。不能再行。今已一日不食矣。余憐其弱質。無依。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彼遂以身事吾。初實未知爲君妻。今聞君言。慚愧殊甚。奈何。必誠曰。吾今亦不欲再尋舊盟矣。別娶已久。家中亦足自給。惟以結褵三年。不能忘情。耳得會一面。以敘悲苦。死所不恨。原固

慷慨者。乃曰。既如此。亦無害。惟余尙有一言欲告君者。汝今日入吾門。欲與吾妻訣別。恐遭鄰里嫌。請以旬日爲期。而以新娶者同來。則他日不致妄造黑白矣。其人聞言。作禮而去。及期。必誠攜妻登原門。原迎之。則必誠所攜者。非他原故妻畢氏也。夫婦相抱大哭。必誠姚氏亦大慟。鄰里大爲驚異。有好事者登門問故。劉祝以告。乃曰。各見故妻。有何悲痛。兩家卒互易之。且通姻好云。

●羊紫雲

羊紫雲。崑山人。嘗販貨於閩浙間。妻何氏。生一子一女。子名文業。女名道英。某年。台番入寇。掠紫雲去。居海外十有六年。已改籍矣。後隨衆入浙。大遭失敗。紫雲被擒。朝命杭州郡丞羊文業鞠之。審訊日。錄囚至紫雲。文業忽心動。既而曰。汝夷耶。抑民耶。紫雲曰。我崑山良民也。因道其家世里居。並及被掠事。文業歸以告母。曰。今日錄得一老囚。其家世與我悉合。何也。母令再鞠。而於屏後聽之。及退堂。泣曰。果爾翁也。遂請於朝。獲赦。父子夫婦。咸歡作無極。

詩 談 軒 藥

(史 女 珠 絳)

今人競尙宋詩。宋詩尤以陳后山（無已）爲巨擘。后山名噪當時，較黃庭堅爲美。如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傑句也。又吳楚到江分五字，與隋代之空梁落燕泥，唐代之楓落吳江冷，同一膾炙人口。惟六朝帆影落樽前之句，有易帆影爲山色，山色對江聲，似工力悉敵。然究不如帆影兩字落落大方。欲強以山色對江聲，則近於儻伯。

或謂宋詩不亞唐詩。唐人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楚山多之句，合之陳后山吳楚到江分，是何雄渾。孰謂宋詩不若唐詩哉。

三山遊記

(林第一郎)

● 普陀遊記

神州之內三大名山曰峨嵋、普賢、治焉。曰五臺、文殊、治焉。曰普陀、觀音、治焉。而普陀尤特異。以觀音大士現身說法於茲也。華嚴經云：善財二十八參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即其地而茲山之興而廢廢而興。前人之述備已。山在浙之大瀛海中。廣輪各十餘里。周百里許。東極扶桑。西通吳會。南亘閩粵。北接登萊。誠宇內第一名山也。衆生朝禮皈依者。肩駢趾錯。終歲不絕。蓋三千法界莊嚴佛地。久與外國補陀相對峙矣。余家東甌。距普陀數百里。少聞長老述其勝。輒傾慕嚮往。未嘗一日忘於懷。顧頻年學海奔馳。未暇游也。今夏侍奉多閒。始克踐山靈約。於六月十九日首途。是夕泊海門。登岸覘覽風景。市廛櫛比。馳道新闢。行人喧攘。燈火照耀。如晝。不亞海上繁華。更深就寢。翌晨天霽。往探觀音洞。役者導余入寺。寺主肅客。頗勤獻茗。詢所自來。答以温州。曰：明日上普陀耶。余曰：然。乃引觀古洞。外廣內窄。深窅不可入。清涼幽寂。殷足消夏。赤日亭午。蟬聲如雨。寺主備素齋餉客。飯竟覺稍倦。遂枕石假寐。忽僧鐘攪夢。輿夫以時晚。催行。乃覓故道歸。時斜陽欲下。舟亦解纜。明日抵舟山。命役擔行裝至茶樓。啜茗以待。襄陽者來往甯波。普陀之小汽船也。散步至一高山上。築壇宇。勢若建瓴。登臨一望羣山。歷歷近在眉際。周折廻環。莫可究詰。又深藏不漏。不容敵人窺伺。所謂一夫守險。萬夫莫開者。其在斯乎。洵東南扼要門戶也。比

來外人每以重金購闢避暑地而臥榻之側一任他人鼾睡矣頃之汽笛聲自天半飛度疾趨返舟坐未定已起旋行溽暑鬱蒸余踞船首披襟當風溯舟山而前江之左右山勢陂陀絲亘與波濤同一起伏未幾越蓮花洋相傳觀音大士鑄鐵蓮花置此故名而茫茫大江中有聳然特立之高山儼作中流砥柱殆卽普陀山歟則平生所嚮往者已突呈於眼簾矣其形勢地位昔人詩文言之綦詳身歷而後益信從容登岸由短姑衙頭乘籃輿至正趣亭或曰坐亭爲入山第一亭游者恆於此少憩再入妙莊嚴路夾道多古木枝頭衆鳥交交若笑問客從何處來者過白華山造珠寶嶺麓鶴鳴禪院宿焉念二日俗謂白衣觀音誕降期乘桴詣前寺入門爲天王殿兩壁間各列偶像豎眉怒目狀極猙獰卽俗呼四大天王也前進迴廊要紹曲欄交互層樓高聳黃瓦鱗鱗輝煌璀璨光奪人目詢諸頭陀則以圓通殿對中懸清帝御書普濟羣靈額後懸竹禪繪二十八羅漢像質素而雅神威儼然足稱一代名手沿石級登藏經閣中貯金經嚴扃不可啓樓上供玉觀音玉質溫潤潔白余昔客滬曾游江灣玉佛寺中玉佛與此相彷彿東歸然兀立者古時煙霞館也今改四監祠矣烟霞館爲前寺勝景之最遊客登此心胸一豁須臾而出過海印池止水激激菱荷盛放香氣芬苾襲人欲醉折而東壘石爲浮圖曰太子塔元宣讓王時敕建高凡七層勢如湧出雖未躋其巔已足動思古之遙情又數武一幢屹起普同塔也凡僧人涅槃胥瘞於此不分上下輩行取名普同殆斯義乎南上觀音跳傍山臨海風景獨絕山誌云跳或作眺謂可四眺撫茲形勢作眺無疑東折入紫竹林四壁岩石多現紫竹狀雨後尤鮮明可愛好事者爭携以贈人作文房玩具琉璃籠護尤足珍奇否則一着塵垢便不雅觀左潮音洞懸巖絕壁合抱成洞高深計三五十丈上施

鐵欄。以便憑眺。然磴級佶屈。無一二步夷坦。一失足。卽陷深淵。驚潮澎湃。既激入。又復迸出。撼若疾雷。少頃。勢益壯烈。兩耳喧。歷驚魂。駭魄。懷乎。不可久留。古稱觀音大士現身說法地之一。士女不畏險巇。悉來祈禱。噫。習俗移人。一至於此。循道折回。經正趣亭。趨觀音洞口。高而中低。後復隆起。形如釜底。空懸可環走。但黝黑不見天日。又緣磴透迤。有二石龜一蹲。伏大岳上一昂。首欲升自然界之現像。亦云妙觀矣。躡盤陀石。石上廣下銳。非圓非方。可坐百人。引領四覽。宇合若一。洋洋壯觀。快何如之。虬松蒼然。滿山谷。大或數抱。蓋產自千年前者。昔人云。盤陀石。觀日常在五鼓。惜予來過晚。由石西跨梅岑。萬竹撐天。蒼翠撲眉宇。院落數椽。深藏幽篁中。或謂漢梅子眞煉丹處。雕甍繡檻。規模宏壯。惟雨灑風侵。窗牖欹側。壁壘斑駁。已失舊觀。且門前榛莽荒穢。蒿艾成林。蕭條景象。殊堪浩嘆。聞有子眞遺像。未克展謁。亦憾事也。岑麓卽西天法界中道。大石夾崖覆其上。宛肖雙扉。行者俯首仄身。僂僂而過。左峙二石。一題振衣濯足。一題寔海鏡清。字大如斗。筆勢雄健。名山壇席。想見一時之盛。北造達摩峯。峯銳而背高。前分離而中合。遠望如僧荷物西行。命名達摩。良然。背刊瀛洲界石四字。誌云。趙孟頫書。余別蘇讀之。僅一石字在瀛洲界三字久蝕。傍峯取道。穿林繞石。大道坦坦。非來時路矣。匆促抵院。已鐘鳴二下。就餐後。往謁智源師。多年契闊。佛地重逢。彌覺親切。備述普陀狀況。不勝歡喜。繼思此間有名龍灣者。教育會在焉。內設小學校。張君石冰。司教於此。擬一拜訪。舉以爲問。師曰。其人他適矣。良朋久隔。欲一面而緣慳。誠悵悵也。俄倦鳥歸林。上下格磔。一若催客。過返者。遂告別。是夕睡酣。不聞擾。蓋神力疲也。念三日。議作梵音洞遊。自光熙峯麓。往後寺。寺左建天后閣。相傳落成時。衆見天后駕舟來自東海。噫嘻。豈后與觀音大士共濟衆生乎。閣

外皆古柏巨樟。濃陰翠蓋。交被牖戶。右爲九龍殿。香火與前寺等。四周砌以石欄。上鐫獅子。精巧如生。登大雄殿。四壁均繪神像。青面紺髮。盆口獠牙。有三首六臂者。有赤身跣足者。有於水。火。烟。雲。中。作。交。鬪。狀。者。光。怪。陸。離。入。神。出。鬼。不。待。燃。溫。嶠。之。犀。鑄。神。禹。之。鼎。而。形。相。已。盡。呈。露。觀。此。頗。足。導。迷。信。惡。習。遂。一。笑。去。之。既。復。叩。傑。閣。門。扇。不。得。入。自。窗。隙。窺。之。中。僅。懸。御。書。藏。經。閣。額。餘。無。所。觀。至。此。而。寺。之。觀。盡。矣。後。寺。居。錦。屏。山。麗。抱。山。環。海。了。無。塵。俗。氣。與。前。寺。首。尾。相。接。一。以。形。勢。勝。一。以。景。物。殊。各。不。相。讓。已。而。紅。日。三。竿。取。道。功。德。嶺。歷。飛。沙。嶼。遍。地。皆。沙。無。寸。草。尺。木。日。光。照。射。幻。作。金。碧。色。老。僧。語。余。曰。此。地。昔。爲。淺。海。後。飛。沙。愈。積。愈。高。竟。成。道。路。適。觀。音。洞。者。必。假。道。焉。再。行。爲。梵。音。洞。距。後。寺。約。五。里。嶽。崎。側。塞。不。易。攀。援。惟。所。謂。嶼。者。百。步。坦。途。耳。梵。宮。琳。宇。高。據。山。巔。香。客。擁。擠。幾。無。插。足。處。登。石。龕。台。則。峭。崿。峩。峩。上。出。重。霄。下。臨。無。地。波。濤。吞。吐。傾。巖。擣。壁。如。百。萬。水。犀。鏖。戰。洞。底。觀。者。神。眩。勢。難。久。戀。當。怒。激。時。水。花。上。噴。初。疑。梅。雨。漫天。繼。疑。仙。女。散。珠。鬢。鬆。濺。面。雖。木。玄。虛。郭。景。純。不。能。寫。其。狀。也。爰。改。由。千。步。沙。行。灘。沙。一。片。潮。至。而。沒。潮。落。而。現。銀。濤。雪。浪。成。五。采。僧。伽。黎。衣。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無。何。疾。雷。送。響。片。雲。催。詩。恐。睡。龍。將。爲。阿。香。勸。駕。乃。急。歸。次。日。五。鼓。夢。方。酣。聞。風。雨。瀾。山。挾。鐘。鼓。相。馳。驟。然。天。未。破。曉。假。寐。至。明。晴。光。滿。窗。紙。披。衣。起。出。院。直。達。錦。屏。山。北。爲。游。佛。頂。山。也。蹊。徑。迴。疊。窄。狹。不。盈。尺。陡。壁。當。前。巨。石。突。起。幾。迷。所。往。躡。而。登。焉。未。及。半。氣。喘。力。憊。幾。欲。自。崖。而。返。因。思。人。之。功。業。學。問。半。途。廢。棄。者。皆。以。險。自。阻。非。計。也。一。轉。念。間。奮。然。復。上。既。躋。其。巔。乃。有。周。數。丈。平。坦。地。碧。草。鋪。茵。席。而。憩。焉。普。陀。諸。峯。此。爲。最。高。下。睇。全。山。風。景。如。在。指。掌。峯。巒。起。伏。周。迴。擁。拱。江。水。浩。瀚。翻。騰。無。際。風。帆。沙。鳥。上。下。隱。見。令。人。叫。絕。以。久。居。城。市。日。勞。形。文。字。間。忽。得。

此境塵襟畢豁。恍非人世矣。俯仰有頃。訪慧濟禪院。院深處。谷底層巒疊嶂。環抱作窪形。門前一額曰佛頂名山。萬椽叢倚。磊砢相扶。院後流水澗澗。樹木沉沉。危崖礧礧。怪石峻嶒。嵐翠遠映。別饒佳趣。畫料詩情。俯拾卽是。較之他山濯濯者。不啻霄壤。若攜謝客兒於此。當亦淹留展齒。向山靈締鬻臂盟矣。惜已爲縑流占居。而余又迫於行期。不獲久味清輝。致足留悵。長嘯以還。飯罷出購土物。預備歸餉鄉井。收入行囊。擬明晨附輪旋里。於是普陀之游告竣。然而始願豈僅此哉。斯游計一星期。普陀之大概如是。其他勝蹟未暇遍及。竊有待於異日。夫普陀浙之勝也。自唐迄今數千年矣。代益遠而名益章。窮山海之環富。盡人天之喬皇。優瞿之所卓錫。諸佛之所盤桓。每春秋誕日。檀施畢集。香客趨踰。彼峨帽五臺。則蹤跡罕及。豈其所處夔與。今者笠屐所至。雖未恣其游覽。窮其奧窔。而烏天雄勝。見所未見。亦一快也。

按部就班。筆曲而達。揣摩盡致。如指上螺紋。一一可辨。東園著

用筆遺詞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定夷注

● 鴈蕩游紀

雁蕩一名雁宕。又名雁山者。省文也。宕以石言。蕩以水言。正字通云。宕同蕩。是二名可通稱也。客問曷以雁名。蓋山上有湖水。常不竭。惟雁宿焉。紀肇自周。關於六朝。顯於宋。而古之圖譜未嘗詳言。相傳唐詔。詎那爲開山祖。詎那至山中觀瀑。遂坐化焉。今大龍湫是也。宋全了於山之淺處結菴。曰芙蓉塔。曰古塔。今羅漢寺是也。行亮神昭於山之深處。葺蘿導徑。鳩工刊木。首構梵剎。今靈岩安禪谷是也。文吉於山之盡處。剎寺今靈峯是也。縣尉甄昂發蕩陰山水。今二關是也。由是山林日以奇。名勝日以彰。三乘之界。接踵

而飛錫四方之士攬勝以相羊。嗚呼亦盛矣哉。夫美不自美。因人而章。然遇與不遇。則有幸不幸焉。雁山也不遭詎。那則鬱湮于荒煙落日之中。已吾聞曉岵崑嶸之高山。清深幽絕之大川。人跡所常到。都邑所毗連。其蔽翳阻塞不足道者。豈其微哉。况俗參夷。徼壤接荒服。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躡者。歟。獨鴈山名著古今。勝甲天下。凡數山之神秀者。必首稱焉。視夫托非其地。泯滅而無聞者。亦不爲非幸矣。旣屢廢而復屢興者。何由後世慕其名而深其勝者多也。豈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僻壤待時而洩耶。抑神明所憑依而呵護者耶。其爲山也。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控海嶼。扼列廛。南戒限界。牛女分躔。溫嶺衍派。蒼坡流泉。丹芳阻徑。鴈湖倒懸。脈絡羅布。根蒂屈蟠。風雲通其呼吸。岩壑秀其巒岈。襟帶蠻夷之嶮介。獨障甌越。爲屏藩。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燼。知天開地闢之久矣。信神剗鬼劃之奇哉。西南有山對峙。如浮圖。然山之門戶也。大小龍湫。東西天柱。山之眉目也。十八刹之羅列。百二峯之錯置。山之肺腑也。其陽則有內外谷。其陰則有南北闔。異哉其所孕育。乃其所自爲也。游山者有二道。自樂清道。白沙芳林。逾窰嶼。過長嶺原。經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謂之右路。自黃岩白窰嶺入石梁。過靈岩。逾馬鞍嶺。至能仁。出長嶺。抵窰嶼。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又二徑。一由筋竹澗入。抵能仁。過馬鞍嶺。經靈岩。出南北闔。至黃岩界。一從邑之窰嶼。度小芙蓉。上丹芳嶺。抵能仁。逾馬鞍嶺。歷靈岩。出白溪。至嶺店驛。而此爲捷徑。昔人云。春游天台。秋游鴈蕩。以其氣候宜耳。若夫磊落奇拔。輪囷踈嶮。疊翠爲脊。紆青成巘。超鴻蒙兮混希夷。綴藻房兮張榴繖。對若貌雲。駸霞懸穹窿。髮若怒蛟。巨鰲駕閬苑。崩崩嶺。嶺峯峯。嶺巖巖。巖屢屢。廻伏崗隄。巖欹欹。金虎龍嵒。而首昂天馬。蜿蜒而身。偃其嶽。然相累。

而。下。者。疊。毛。毳。而。荷。負。其。衝。然。相。列。而。上。者。掉。羽。翰。而。驟。杵。累。巖。兮。牛。頭。嶓。嶠。兮。螭。首。哈。嶓。兮。崛。崱。嶰。嶰。兮。岨。嶓。氣。壯。三。山。高。倚。九。霄。連。拳。偃。蹇。蒼。蔚。縱。橫。蟠。踞。萬。壑。之。中。挺。秀。三。越。之。陘。彷彿。巫。山。之。縹。緲。依。稀。九。疑。之。崢。嶸。羣。山。來。朝。隱。然。城。郭。蒼。翠。詭。狀。綺。綰。繡。錯。此。山。之。奇。者。也。匯。百。川。而。東。之。控。星。宿。之。剩。流。滂。滂。沛。沛。浩。浩。澧。澧。而。匯。成。茲。山。之。湫。維。素。練。揭。冰。紈。竭。盤。石。擘。狂。瀾。秦。陵。泉。迸。漢。殿。簾。攢。鮫。人。涕。泣。鯨。魚。睨。觀。滄。海。橫。空。兮。沸。潰。銀。河。倒。挂。兮。渺。漫。馮。夷。剖。蚌。而。炫。耀。麻。姑。撒。米。而。灑。灑。鷓。兮。如。驚。鳧。之。失。侶。激。兮。如。六。龍。之。騰。湍。忽。漢。潺。潺。而。奮。竦。乍。震。霖。以。綏。微。梅。花。絮。絮。白。雪。霏。霏。鬢。鬢。是。形。蔚。爲。雲。霧。仿。像。其。色。貫。以。虹。霓。其。變。幻。也。自。然。懸。瀑。朝。夕。無。序。乍。繼。乍。續。匪。散。匪。聚。小。風。小。舞。大。風。大。舞。或。久。而。不。下。或。卷。而。再。舉。或。飄。灑。以。中。折。或。接。聯。而。反。阻。或。挾。飛。烟。以。浮。捲。或。攪。迴。颺。以。自。糾。鏗。鏗。錚。錚。錚。錚。驚。環。珮。之。璆。然。悅。金。石。之。奏。焉。繁。采。揚。華。若。珠。玉。璇。璣。珊。瑚。瑪。瑙。翡。翠。琅。玕。日。光。射。之。煥。彩。益。奇。動。搖。而。下。上。倏。忽。兮。凝。思。竭。摹。寫。之。未。逮。接。耳。目。而。迷。離。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卽。崇。伯。子。之。鑿。龍。門。未。有。是。巧。此。水。之。奇。者。也。亭。亭。獨。峙。嶮。嶮。是。齒。旣。吐。旣。吞。旣。伏。旣。起。踞。虎。蹲。獅。凌。崎。排。吧。撐。空。碍。日。而。帶。霞。相。輪。連。天。而。倒。水。穎。銳。兮。直。駕。平。雲。隈。累。疊。兮。遠。望。若。層。臺。移。步。則。儼。然。天。柱。傍。顧。則。歸。然。風。梳。戲。龍。紫。極。棲。鳳。蓬。來。危。岵。嶮。屹。嶮。嶮。崔。嵬。叩。九。閨。之。茫。茫。攬。四。海。之。洋。洋。鑽。窟。窰。之。紆。阻。現。倒。影。以。迴。翔。鋪。繡。散。錦。於。象。外。與。日。月。以。爭。光。軼。轡。瞻。而。未。半。意。愉。惘。而。神。忙。此。峯。之。奇。者。也。自。外。望。之。都。無。所。見。至。其。中。則。森。然。千。霄。仰。視。則。高。崖。峭。壁。下。瞰。則。適。與。地。平。俯。岩。覆。之。窳。窳。訝。罔。象。之。颺。颺。顧。溪。澗。而。縈。紆。循。石。磴。之。嵯。峨。排。篔。簹。而。傍。出。窅。窅。浚。以。嶮。嶮。荆。榛。摧。確。歲。莫。偏。頗。微。埃。不。入。其。方。寸。尺。土。不。留。其。度。內。深。谷。之。中。別。有。天。地。此。谷。之。奇。者。也。有。穴。

窈然而深藏有汎仄出而潺湲窺之正黑入之綦寒愈窅愈奇愈進愈難其色慘淡隔雲日兮昏昏其氣慄冽驚鬼火之陰屯其意蕭條不剪茨不列垣四壁寂無所聞惟蕙籟之喧喧或臨水上或據山椒環之可上望極迢遙投以小石響越如鳴刁問其深則好游者不能悉也此洞之奇者也爲翠爲蒼爲玉色爲珠光礪者齒如曲者角如直者柱如起而迎者如奔背而去者如逝高者千萬仞遠者數百丈似首似鼻似髻似掌似屏似垣似簾似枕似算人焉佛焉鳥獸焉虫魚焉旗鼓也戈戟也鐘鼎也冠帶履舄也彼列此跪此仰彼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周於四隅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跋地特起無藉附援左顧右盼目不暇觀或以義或以象或以無稽以義則聞而可知以象則見而可知以無稽亦見而可知若石異也燕尾分堤魚鱗破浪其源潑沸而潰瀆是汙是泝更相洄注其清可酌其流可濯照無不容黯之不濁當湍而浚者爲魚梁冒汜而砥者爲鴈磧佳木蓊蔚以相映溝澮晶漾而澗澗涵沙砾石穿山湧濤臨流滂照心瞻悅驚或入筋竹以注海或出白溪而赴江冷泠與目謀濛濛與耳謀悠悠然與神謀淵淵然與心謀溪澗異也形小似雀聲抑揚如樂作者謂之山樂官色黃而鮮明羣鳴嚶嚶者謂之金雀有獸如鹿能歷險而純素者謂之山羊猿線而多絨者謂之金線鷓鴣約侶而高翔翡翠綵羽而迴揚練鵲關關而長尾白鷗熠熠以成行鳧雛襍襍鶴鷖淋瀝畫有人熊夜無吠彪玉狸經霜而甘肥錦鷄隨日而爛耀狢鼠猥然超越高向樹杪以狂趨野豕健嘴長牙敢與虎豹而鬥噉猴猿鼪鼯爭相攀援牛羊豺狼麋鹿麋兜連類而嘯巨細千百飲於淵者有之闕於林者有之咸嬉戲而不去禽獸異也覩羣芳之燦爛雜綠樹以穿芽金線之草鳳尾之花爭掩映於白雲共沆瀣于朝霞杉楓蘩茂而欒枝藤蘿糾結而齊蘆苞有菡萏菌

有靈芝。壑有萬年之松。嶺有百尺之桐。可浮瓜沈李。烝梨剝棗。芙蓉芰荷之滴。歷幽蘭白芷之麗。藻菖蒲一寸而九莖。黃精延年而却老。雖榧柚豫章之材。靡不產而具焉。草木異也。至若蟲魚鱗介等。他山既多有之。亦不詳其名數。而或春和景明。草木菁莪。山花山鳥爭賞。新晴槐風。梅雨朱明代序。衆綠蒼蔚而繁。陰蒲葛紛披而扇。暑林籜黃落兮蕭瑟。萬籟不平兮爭鳴。霜露降兮果熟。燕雁去兮宵征。水落而石出。橙黃而橘綠。夏涼而冬溫。秋肅而春萼。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噫。吁。噉。壯觀哉。雁山歟。然則自古遷客逸士之托迹其間。記載詠歌傳誦千古。足以增後人感慕者。豈少焉哉。予乃投袂而起。欣焉以往。朝鼓櫂於甌海。夕卸裝於雁蕩。秣馬于芙蓉之邨。驅車于長嶺之壤。憑村翁之指點。因騷人以慨。抗踰孱顏。摩蒼穹臨古刹。闐玄蹤。徑蜺縈紆。磴級穹隆。邱壑冥奧。荆棘葱蘢。恐迷惑而商諸花鳥。極勞頓而披此蒙茸。移憩息於觀瞻。亦爾足以從容。疑似匡廬之在望。愉快泰岱之可窮。飄飄乎羽化登仙。浩浩乎馮虛御風。縱吾生之所如。若此身之行。夫崆峒而不知其所止也。十步一岩。百步一瀧。登有石城。渡有石杠。入有天門。窺有天牕。嵐旣裊翕而颺。磴山祇蹕路以迓予。豈途窮而輒哭。等夢游於華胥。招子晉於簫臺。使彼唱而余和。踵謝公之韵事。嗟迹荒其誰過。任行行而忘倦。不覺六塵之頓破。拂蘭若。駐斜暉。風爲路。靄爲梯。雲左右以舞。彩霞表裏而秀姿。邈夫似游神乎天表。蕩余心乎錦溪。丹崖能攀。北辰欲傾。神山不遠。河漢可登。撫靈境以自慰。疏煩想於吾生。恣心目之寥朗。聊嬉頑於陰晴。俯仰之間。使予炫登臨之快。起恐弔之情。爾其峯巒之巖嵌。嶺峽之層巖。谿澗之洄洑。洞谷之幽潛。巖石之磊砢。澗洑之涵澹。橋梁之飛跨。精藍之壯嚴。翳於奧草者。伏於土塗者。吞吐於雲霧間者。深藏於僻處者。突兀湧出而臨風者。骨立地上。無

黃精足供襄糧。勝七掇幽芳而蔭喬木。霜露既降。果蔬競熟。風雨冰雪。連嶺彌天。遠近虎嘯猿吟。百鳥相將。朝而往。暮而歸。此山居四時無窮之樂。勝八孫興公一賦。至比於蓬萊方丈。雖言過其實。而山川之勝。固不可誣也。且無山不峯。無峯不岩。無岩不洞。無洞不水。無水不瀑。以其所藏奇所出奇。故名流逸。客高僧羽士。何代何地。俱有遺蹟。噫嘻。古人往矣。今豈無其人乎。其始也。從赤城入山。形儼雉堞。土石緞駁。所謂赤城霞起而建標。審矣。頂有窳堵。梁岳陽王妃。建右玉京洞。道書第六洞天。又洗腸井。澄泉一泓。青韭周生。山僧曰。昔智者大師。本應真化現。一日還石橋將渡。有羅漢拒之曰。爾託神母胎時。曾過韭畦。猶帶葷氣。故不容入。於是尊者蒞此。剖腹洗腸。事雖荒誕。而韭獨茂。疑信參半。東北國清寺。寺爲智者開山。示識云。寺若成。國卽清。故名。今住持者。予同鄉。顯勤也。寺前雙澗。自峯頂迸落。合流屈曲而南。爲萬工池。池上築七佛塔。卽俗謂七如來。舊有大浮圖。高入霄漢。可望不可到。五峯蒼翠。如蓮葉出水。號四絕之一。正北曰八桂。東北曰靈禽。東南曰祥雲。西南曰靈芝。西北曰暎霞。而寺據其中。異境也。循殿北行。得泉焉。曰錫杖。寒山拾得卓錫處。左廊三石錯立。說者謂寒拾舊竈石也。他若兜率臺。三賢堂。清音亭。更好亭。及新羅園。皆蕪沒烟草。間出寺左。度盤廻嶺。懸溜倒注如曳練。與石相齒齧。踰金地。銀地。二嶺。訪定光庵。及漢高察讀書堂。故址有摩崖佛隴二字。至塔頭。眞覺寺。龕前置定慧眞身塔。則知智者之風。山高水長。雖千萬世。後莫不瞻仰也。東高明寺。卽幽溪道場。殿前有石經幢。刻云天福二年。捨入幽溪禪院。可驗也。宋大中祥符元年。改淨名。不知何時。復今額。故老相傳。先此惟喬木。枒杈薛蘿。翳蒼巖。是居樵牧。罕到智者居佛隴。講淨名經。忽爲風飄颺。翩翩不下。乃杖錫披荆。隨經所詣。行五里許。風息。經亦在此。智者覩斯

靈異。復愛山巒秀發。清溪鑿心。乃就其地。以營淨居。後寺稱淨名堂。名翻經。皆不忘智者遺意。嘉靖間。住僧失守。寺隨田廢。跡之不可泯者。惟石經幢神之不可欺者。惟立應君萬曆丙戌春。燈因緬智者流風。一履是勝。遂有終焉之志。乃謀於樞李馮太史。開之。太史菩薩宰官。不忘佛囑。卽捐俸贖而施焉。寺西南隅。妙峯先師塔也。獅回象顧。宅兆頗吉。太史有塔銘以示不朽。益北深入峯迴。路轉盤崗。陟嶺數十里。始造華頂。初智者開山。創寺曰善興。屢劫于火。今華再師復鼎新之。華再年五秩。主香火。近二十載。迭任興修。不憚勞瘁。亦云難矣。山門外石道無塵。松柏蕭森。碧陰深處。天籟梵音。隨時答和。足稱婆娑淨土。拾級上絕頂也。憑虛縱覽。萬象森列。天空海闊。橫無際涯。東西則市肆列。塵烟火接。連南北則雁山鶯嶺。映帶便娟。黎明時。觀日出如溶銀。汁蕩瀟而上。光線四射。五彩煥發。奇哉。觀乎山僧曰。尊者與白雲先生。藏修於此。某井也。某圃也。爲葛玄煉丹種茶者。某池也。爲右軍滌硯者。某居也。爲甘泉棲隱者。某堂也。爲太白讀書者。數千年相沿如是。而或廢或存。轍跡罕及。不禁感慨系之。徘徊不忍去。華頂當天台巔。而此在華頂。又爲尤高九峯。峯嶺猶蓮瓣垂垂。此爲華心之頂。昔人故以華頂名山水。旣幽林木。又復菴藹恍若置身于海上。神山不知塵世爲何物。然非淵靜曠達者。無能效古人之所爲。予也勞人。烏堪語此。其繼至也。爲石梁橋。溪界山出。路沿澗入。攀蘿握葛。經數十盤。折人稱鳥道。蠶叢豈虛語哉。濟金溪卽方廣寺。香火不逮國清。善興同一物也。冷煖之別。若是又何能求解於人。問事歟。上曇華亭。陡見兩崖。闢若閉閤。石梁橫亘如龍之臥。虹之懸。天匠創設工妙。絕倫長二丈。廣不盈咫。背多莓苔。勢又峭嶮。下臨巨潭。深不見底。自非平生。生饒勝情。而有勝具者。不能濟也。孫賦跨穹窿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卽指此時。有行脚僧三履。

之無怖。旁觀危之。予亦掉臂過。初不覺其險。山北雙泉。波然飛出。合瀉爲瀑。始亦烟雲霰瀾。漫蕩漾。無定。至中崖。蜿蜒飄曳。不下似風。纏雪舞。時散時聚。其妙處不可思議。將至盡處。則霏霏如玉屑。洒落細雨。網縷沾濕衣袖。其爲聲也。雷轟電劃。鐘鼓齊作。響應山嶽。振耳欲聾。噫。吾生平所見瀑布之奇。無逾於雁山。龍湫而台。山石梁。竟過之矣。左蓋竹洞三十六洞天之一。志云。宋憲使何偁。嘗夢游其地。訪之。不得。嘉泰間。邑令丁大榮。因禱雨得之。又云。石橋方廣。寺五百應。真隱此洞中。鄉人入山樵牧。時聞鐘磬聲。然皆不得覩。前行得斷橋。兩岩接棟。中界一線。飛流注岩下。如珠如簾。冬夏不輟。又銅壺滴漏。亦以水勝。折迴至萬年寺。巨杉參天。大者可爲梁棟。小亦不失爲樵蘇。凡供五百大士。必於是取材。前望八峯。回抱秀削。如筆澗水。淙淙然。其又至也。自羅漢嶺入。卷路崎嶇。尤甚。間有屋數處。亦不知爲農者家。僧者。慮忽一山中。斷相峙若闕門。雙闕山也。東爲瓊臺。萬壑還遶。如排屏列幃。而台懸處。其中夜間望月。最宜。宋山人張无夢。結趺焉。徐大受。山行摘句云。大壑之心。瓊台突起。嵐光破綠。狀如削瓜。此又孫公所謂雙闕雲聳而夾道。瓊台中天而懸居者也。更經洞天宮。舊傳唐咸通間道士葉藏質。創道齋。號石門山居。後遇懿宗。改名玉霄宮。徐靈府小錄云。道士陳真言。隱此號華琳。有經鐘二樓。又禹鐘。狀類鐸。上有隱文。今皆荒烟衰草。亂鴉殘照。助人憑弔。觀感而已。回首玉霄一峯。岑蔚巍巍。獨矗雲中。再入桐柏。僊境怪石。嶺嶺鳥聲。上下乃挹山光。右攬冷淥。有世外仙源之致。嶺下一泉。透瓶也。春夏時盛。以銅瓶。則津津滲。瀋瓶外如汗流者。寒冽故也。東桐柏宮。女梭溪帶其前。醴泉浸其後。左右環以九峯。爲玉霄香琳華琳蓮華玉玉翠微紫霄。臥龍玉女峯。名玉女者。望之如女子。束腰臨妝。嫵媚可愛也。背云。吳有勾曲之金陵。越有桐柏之金庭。

三災不至。洪濤不興。實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古人不我欺也。道書云。伯夷叔齊死。爲九天僕射。治桐柏宮。今遺像儼在。又云。桐柏金庭。子晉所治。晉王右軍與支道林嘗往來此山。梁沈休文棄官乞爲道士。居焉。唐睿宗敕爲司馬承禎置觀。號桐柏方置堂。時五色雲見。唐史以爲祥。禁封內四十里。無得樵採。故靈府小錄又云。煉師所居黃雲常覆其上。因名黃雲堂。更有元晨壇。煉形室。鳳軫臺。朝真臺。龍章閣。衆妙臺。諸勝嗚呼。何其盛也。而今不能無空山流水之感。已足役也。山谷之外。所見者。草有上醫藥品。亦山居者養生之一助。昔劉阮採藥于此。則台山產藥尙矣。木有菩提。琪樹。羅漢。且多杉松。豫檜。花有婆羅。杜鵑。山礬。蘭蕙。玉蘭。海棠。禽有金雀。天雞。畫眉。黃鶯。杜宇。百舌。及念佛。飛生。搗藥。諸鳥獸有僊鹿。僊鼠。青羊。岐尾。藥鹿。金絲。猿。雖虎豹豺狼等多馴善。則是天台之奇。縱未盡。歷然其最著者。已得一覽。所不忘情者。唯天姥。桃源。寒岩。明岩。未曾到耳。然吾聞老僧言。已恍然親歷。天姥峯在縣西北。又名了髻。天台之來脈也。登者或聞天姥歌。謠聲仰望。狀若鬚女卓立。天表惟華頂堪與並峙。謝靈運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李白夢游天姥吟。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杜甫詩。恍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青猿。然則天姥之勝。古人詠嘆極矣。桃源洞在縣西北二十里。又名劉阮洞。今屬新昌縣。新昌古天台分支。故桃源卽天台也。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山。失道。見二女。方笄。笑迎以歸。留半載。謝去。洞中古廟。像貌剝落。靈寢蕭然。又宋景祐僧明照亦因採藥。見金橋跨水。有二女戲水上。如劉阮所經。元祐二年。邑令鄭至道始鑿山開道。夾岸植桃花數百本。卽景物之勝。名其澗曰鳴玉。石曰會僊。潭曰金橋。峯曰雙女。迎陽合翠。塢曰桃花。迷僊亭曰浮杯。所以追遺迹。續故事也。今桃樹年深化爲精。

魅。常。出。迷。人。故。數。里。內。人。無。敢。近。寒。岩。山。在。縣。西。七。十。里。猿。梯。險。仄。絕。無。人。跡。惟。蟲。聲。鳥。語。朝。夕。哀。鳴。別。一。枯。寂。境。前。有。盤。石。曰。宴。坐。峯。上。有。石。室。舊。名。撫。石。洞。米。芾。題。曰。潛。真。四。山。如。郭。郭。郭。匿。上。蟲。霄。漢。其。下。嵌。空。類。獅。子。呀。然。張。口。中。置。佛。屋。洞。左。小。輒。塔。相。傳。寒。山。滅。後。有。梵。僧。駐。錫。於。此。求。覓。或。問。其。故。曰。吾。拾。文。殊。舍。利。也。後。人。遂。建。塔。焉。寒。岩。以。此。得。名。由。宴。坐。西。有。石。梁。跨。兩。崖。間。險。峻。不。可。攀。南。有。泉。如。屋。霽。寺。僧。架。筧。引。歸。香。積。二。里。亂。石。灑。流。崖。竇。間。散。若。虬。髯。號。龍。鬚。洞。其。石。室。前。參。差。熒。煌。皆。五。色。綬。帶。山。也。頂。有。仙。石。棺。蛻。骨。尙。存。明。崖。山。舊。名。闇。崖。崖。前。石。壁。屹。立。勢。壓。蒼。穹。名。幽。石。其。巖。穴。透。邃。日。光。穿。漏。中。爲。全。宰。修。真。洞。轉。北。數。武。怪。石。森。然。上。兩。峯。倒。側。名。合。掌。西。有。泉。蔽。崖。而。下。渙。若。垂。箔。僧。寺。亦。用。竹。筧。引。之。由。寺。北。捫。蘿。至。重。岩。磐。石。品。列。卽。三。隱。嘯。詠。處。常。有。光。如。月。故。名。石。月。寺。東。響。岩。扣。之。聲。鏗。鏘。如。環。珮。四。勝。者。或。以。竄。遠。或。以。久。廢。或。以。峻。絕。而。莫。躋。雖。未。曾。到。是。亦。不。能。已。於。游。也。諺。云。天。台。應。春。游。余。獨。以。秋。來。山。靈。有。知。其。不。笑。予。耶。

合觀三記如逢三絕曲折紆徐各極其妙 東園注

筆大於椽三復讀之當爲浮百 定夷注

墨 漫 廬 隱 墨

(夷 定)

● 暗室靜坐

人。生。理。想。愈。高。則。愁。思。愈。多。蚩。蚩。者。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固。無。憂。無。慮。也。余。於。傭。餘。輒。熄。燈。靜。坐。覺。人。生。如。朝。露。塵。囂。層。上。之。現。狀。無。一。非。引。怨。之。媒。今。人。常。以。問。天。無。語。顧。影。愴。神。二。語。自。狀。其。抑。鬱。無。聊。余。則。謂。與。其。問。天。無。語。顧。影。愴。神。毋。甯。暗。室。靜。坐。無。天。無。影。之。爲。得。也。

● 退步

近。世。競。爭。劇。烈。文。明。進。步。蒸。蒸。日。上。此。人。所。共。信。者。余。獨。以。爲。退。步。之。事。亦。復。不。少。試。舉。一。淺。顯。者。以。爲。例。市。上。購。物。必。認。明。新。牌。老。牌。老。牌。之。價。必。昂。於。新。牌。使。果。進。步。者。人。且。賤。視。老。牌。而。惟。新。牌。之。是。購。矣。今。乃。新。牌。轉。劣。於。老。牌。進。步。乎。退。步。乎。讀。者。毋。以。余。言。爲。僻。細。味。之。確。含。至。理。也。

豐麗

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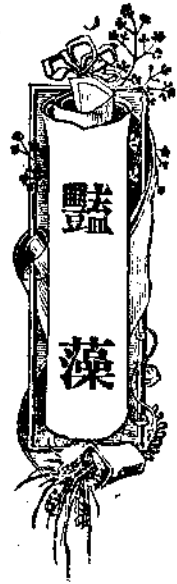
國華書局舊書廣告

●精刻木版書籍

- 欽定全唐文 洋七十元
- 兩宋樓藏書志 (白紙)八元
- 十萬卷樓叢書 (竹紙)六元
- 曾文正全集 (白紙)念四元
- 唐文拾遺 (竹紙)二十元
- 吳興書存 洋二十元
- 仿宋爾雅 洋五元六角
- 湖州叢書 洋三元二角
- 靖康要錄 (白紙)玖角
- 古磚圖釋 洋五元六角
- 廣川畫跋 洋一元六角
- 蔡中郎文集 洋三元二角
- 雲烟過眼錄 洋玖角
- 儀順堂集 洋一元二角
- 潛園書問 洋一元二角
- 景詹閣遺文 洋二元
- 謫麟堂集 洋七角五分
- 六醴齋 洋三元三角
- 帶經詩話 洋二元五角

●精製石印書籍

- 曾文正十八家詩鈔 連史三元三角
- 春在堂隨筆 有光二元二角
- 歸方評點史記 四角
- 大字綴白裘 四角
- 三蘇文集 二元
- 段氏說文 二元
- 仿宋文選 一元四角
- 仿宋批校本 蘇州全集 三元
- 詞令小集 連史三元
- 史姓韻編 有光一元四角
- 歐北詩鈔 二元四角
- 香豔小品 一元二角
- 趙松雪全集 一元四角
- 大字歷代史論 一元五角
- 秋江集 一元五角
- 隨園詩話 連史一元五角
- 王陽明傳習錄 有光一元二角
- 觚臚 小字三角
- 天風閣叢談 一角五分



夢窗翦紅詞

(東園補闕)

怡安子相嬾鄉廢圃。除忿草。栽愁花。引清波為沼。疊恨石為山。構文本為亭榭。而成寓香園焉。日與十
二金釵放情肆志於其間。細領風月佳致。密盟香火幽緣。亦云樂甚。迺備寫纏綿。曲形婉孌。制為靡曼
之聲。令歌姬畫籠。嗷憐墨嬌。箋翠輩。拍隼板。和蚪簫。協蟬琴。張雁瑟。調鶯簧。節蛙鼓。按雨鈴。風柝腔。奏
之。足令庭花應節。池魚愜聽。階蟲奪響。簪蝸畫壁矣。凡得新樂府十二章。合題之曰夢窗翦紅詞。雖兒
女子嚼粉唾脂口角。不免貽譏騷雅。亦姑於亡何有鄉中。留此一段風流佳話而已。

賣花聲

▲掌上舞迴風

圓髻乍修成。玉貌清驚。鴻妙舞。善才驚躍上檀郎。纖掌裏飛燕身輕。三五月華明。還約卿卿。玉鈎敲
帳蕩春聲。最好夜闌人靜後。細話風情。

細膩羊眠 東園

點絳脣

點 藻

離 藻

▲蘭芽嫩

午困初消翠沉釵脚擦雲緊金樽酒進杏靨紅霞暈
轉倚朱闌屣瓣沈蓮粉弓鞋印莓苔步穩剪剪蘭
芽嫩

傳抄多誤詞意未伸略爲潤色似覺穩成 東園

●蝶戀花

▲深院重簾

願在溫柔鄉裏老檀質椒心金屋神仙貌紅線夜深將盒盜月明夢入麝蕪道
祇欠瑤琴傳古調彈罷
求鳳深院重簾悄別有閒宵清味好銀床安個蒲團小

細意熨貼 東園

●帶人嬌

▲攜雲

十二巫峯朝雲巧借問雪貌誰堪似者曾把環妃華清偷寫好挈共繡幕蘭窗涼夜
翠鬢偏斜紅裙低
卸喜輦剝難頭香惹婉惜輕憐畫屏燈下儘領受鞋底尖兒瘦也

●少年游

▲玲瓏金衣縷

故翻金縷唱玲瓏宛轉瘦腰慵衫染湖青腕瑩霜白嬌暈汗珠紅
行來細奏玉聲工時有串香通冰骨

涼生蘭襟清洗移就玉屏風

●惜分釵

▲喜雙清

仙乎爾。姍也矣。沒個樣兒。偏可意。藥階清石苔。平花前。撲。月。下。兜。螢。輕。輕。閒。意。趣。愁。風。度。雅。配。清。幽。
鸞鳳侶。屢沈香玉成行。晚涼就浴。午睡窺窗。雙雙。

●兩同心

▲暈細顚

交頸新歡。並頭佳偶。愛冰膚。轉側堪親。憐玉體。橫陳較瘦。畫不出。粉。頰。香。凝。小。桃。紅。透。難。得。一。簾。風。月。
試秋時候。儘讓他。蝴蝶魂迷。肯輸彼。鴛鴦情厚。管玉郎。夜夜良宵。遊仙夢有。

後半蘊結風流 東園

●憶秦娥

▲眠玉

新出浴。涼宵好夢從頭續。從頭續。瘦身應在。藥宮眠玉。風流別有閒情屬。暗將倩影描成幅。描成幅。海
棠初睡。夜燒銀燭。

●臨江仙

▲鬪腰圍

雙 燕

落落。亭亭。還。倩。倩。者。般。栩栩。蓮。蓮。圓。圓。小。字。合。卿。呼。相。逢。今。最。好。碧。玉。破。瓜。初。
虛。在。紗。幮。窺。人。青。眼。媚。人。無。瘦。腰。飛。燕。妒。仙。骨。小。鸞。扶。
四 紅。雪。雙。嬌。房。老。退。半。春。

怨東風

解相思

顰。齒。顰。眉。態。暮。雨。朝。雲。愛。些。時。不。見。可。人。兒。耐。耐。酒。罷。紅。酣。茶。回。碧。困。相。思。怎。奈。
卿。卿。在。摩。挲。片。刻。暫。溫。存。再。再。再。舌。索。丁。香。唇。消。檀。顆。愁。腸。頓。解。
月。抹。風。批。外。喜。遇。

風入松

夜燈紅處舞腰斜

紅。筵。鬥。酒。笑。聲。譁。燈。影。舞。腰。斜。麝。蘭。香。散。消。殘。醉。清。幽。甚。會。謝。無。遮。應。是。風。流。小。小。前。身。生。在。蘇。家。容。
光。轉。側。豔。朱。霞。舞。罷。散。天。花。更。闌。初。報。三。條。盡。梧。桐。月。又。轉。窗。紗。昨。夜。救。蛾。釵。拔。多。情。輸。與。吳。娃。

踏莎行

彈紅衫

月。姊。輕。盈。風。姨。婀娜。兩。般。清。致。相。兼。可。露。凝。纖。鬢。粉。含。腮。華。清。浴。後。嬌。無。那。
欲。卸。紅。衣。彈。燈。前。一。片。惜。香。心。風。流。壻。稱。風。流。我。
燭。爇。綠。窗。簾。垂。青。瑣。濃。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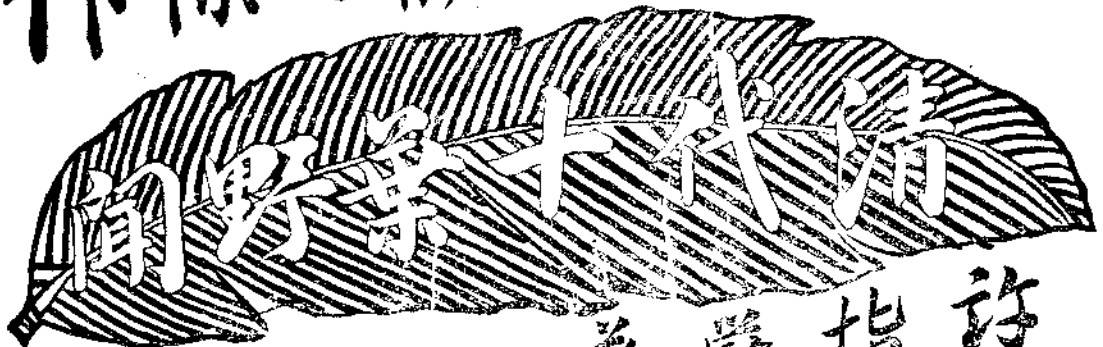
全詞大致清麗芊眠。綺思藻合。東園總評

鐵丸
庄云



府

空 前 之 傑 作



詩 指 嚴 著

武進許指嚴先生特撰之稿先生為大家故說部知無海內咸知所著俟巡緝記正南編銷行二補冊以梨園劇本播始爾茲又將有清一代之奇聞秘事搜羅綴軫都未經人道而無一編在他處刊過出以典麗萬永之筆尤足令讀者愛不忍釋者愛事實繁重此患沈閱得此鬆爽逸宕之體恍如置身百年前日擊當目之情狀何如之厚冊定價大洋一元目錄如下

- (一) 奉安故事
- (二) 九王軼事十則
- (三) 下嫁拾遺
- (四) 董妃秘史
- (五) 顧命異聞三則
-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二則
- (七) 奪嫡妖亂志七則
- (八) 九卿外史五則
- (九) 魚克別傳
- (十) 和坤軼事四則
- (十一) 香廠驚豔
- (十二) 禮部堂議和
- (十三) 林夫人書
- (十四) 圓明園修復議二則
- (十五) 豹房故智五則
- (十六) 孝貞后五則
- (十七) 閻文介方正
- (十八) 四春瑣譚十則
- (十九) 垂簾波影錄五則
- (廿) 熱河行宮歡喜佛三則
- (廿一) 瑪噶喇廟三則
- (廿二) 崔李兩總管
- (廿三) 昌壽公主三則
- (廿四) 清末雀戲
- (廿五) 五將軍試金台書院
- (廿六) 肅順獄異聞
- (廿七) 剛愎自用
- (廿八) 寇太監
- (廿九) 劉太監
- (卅) 毓居戶六則
- (卅一) 端至與溥儀
- (卅二) 榮祿與袁世凱四則
- (卅三) 控鶴珍聞十則
- (卅四) 瀛台起居注五則
- (卅五) 老慶記公司
- (卅六) 倚翠偎紅
- (卅七) 某福普與某伶
- (卅八) 靴子李
- (卅九) 小德張
- (四十) 春阿氏案
- (四十一) 賀昌運
- (四十二) 吏部醫官案



文選

與徐孫太夫人論改編徐上將傳書

(東園)

敬啓者。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隱。後之傳史者。莫不本其意。以爲志。乘讓清中葉。陽湖惲氏子居先生。謂史記得春秋之意。十之六七。漢書得春秋之意。十之四五。三國志止得其一二而已。惲氏之論。洵通論也。今江都丁氏嘯雲。本三國演義敘述。先上將之功烈。以爲之傳。立說著書。未始非善。不知三國演義與陳承祚之三國志。迥乎不同矣。與其爲小說家鄙俚之詞。流傳一世。不如爲史學家雅馴之製。四著千秋。按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其大較也。至若承祚作史。有傳無表。志然蜀雖無表。志猶有傳也。吳魏并傳。而無之以評易論。而又無贊。此其間固大有權衡在焉。邇來嘯雲。旣以義俠名傳。已得承祚之深意。特體例未能盡善。耳空文垂世。求合於古作者之林。庶幾其可乎。小說雖令人易解。如白傳之詩。乃爲可貴。究之命意遺詞。按部就班。紆曲折推。波助瀾尤當。以微而顯。志而隱。爲要旨。太夫人深明史學。必不河漢斯言。去年冬仲。以義俠傳見。眎就嘯雲草創之本。書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精益求精。資爲

善本楊中將介紹於前太夫人咨商於後烜不敏襪線之才詎無一短筆削之史甯有三長所以經年累月輾轉旁皇而不敢輕贊一辭妄增一字恐為有識者所譏評竊念太夫人之粲蓮妙論謂繪事須得畫外意操琴須有絃外音推之文藝何獨不然想太夫人長齋繡佛之餘間及史書必有卓識鴻議尙祈風便惠以藻書俾開茅塞奉為圭臬資作楷模管見涓塵不勝慚慙屏營待命之至

●上楊中將少彭書

(東園)

少彭將軍麾下。謬承雅誼。垂注鯁生。用永銘心。感深沒齒。雖烜之近狀。利博蠅頭。得公之品題。價增駿骨。展禽援止。司馬無憂。既獲桐栖。又叨芸俸。杜工部之依嚴。節度韓昌黎之附裴。令公契洽風雲。文光日月。况惠孚於知己。豈孤苦之零丁。至其為徐上將。詳敘舊勛。已與孫夫人。略言大概。龍門成憲。虎觀諸生。史記規摹。漢書體例。著為實錄。銷免空文。惟江北維持。庚子之夏。淮東保障。辛亥之秋。上將固有功。明公豈無力乎。後先年表。分合傳評。皮裏陽秋。不必談無一短胸中。月且庶幾。史有三長。明公必預。衡量賤子。止能管見。又念將軍有龍頭之雅望。振羊舌之宗風。下以舉賢。上能輔國。妙才庾杲。盡依幕下之芙蓉。前度梁公。久植門前之桃李。有趙君廣雲者。公之故人。烜之良友也。昔承保舉。附入軍功。鐵券猶存。金章具在。再得記名於夾袋。無難流慶於彈冠。仰企呂蒙。俯追貢禹。矧趙君嘗邀樾蔭。宜備藥籠。霑雨露而揚華。望雲霞而結契。參佐易供指臂。公侯合任腹心。代求鄒律之吹。春回黍各。倘或潘車之下。澤沛花封。兩事咨商。一緘鄭重。適當舊革。恭請節安。敬頌年禧。

●與李定夷書

(悄姪)

定夷先生幸察。溯自六經散聚。百氏繁興。稗官野史。易代以起。是以芳草美人之什。皆成黃絹幼婦之文。豈必採羣玉之筭。搜二酉之笈。然後可謂之文乎。近今泰西新理輸入。小說益風行於社會間。固以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其功有足多者。雖然。世之自負爲作者衆矣。所著小說亦多矣。而欲求一最有價值者。豈易易哉。伏維先生胸羅一石之才。腹具五車之學。班香宋豔。蘇海韓潮。兼而有之。觀所爲文。足開拓萬古心胸。而推倒一世豪傑。流風之廣。有井水處亦能披誦。後生小子。往往刻意摹擬。便自矯然稱雄。蓋殘膏賸馥。沾丐良多。散錦橫珠。撻擗不少。于今世作者。婢必以先生爲巨擘焉。婢生十有七年矣。中西之書。靡所不誦。然皆不足以適性移情。必求今世名家小說以爲覽。所求無他。唯先生主任之小說新報耳。先生網賅文士。宏搜奇才。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雖建安七子。唐宋八家。無以過之。然尤喜先生之文。輒於課餘之暇。掃地焚香誦之。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婢之低徊始如此矣。惜夫空慕先生之風。而未能得一見。以自耀聞一言。以自壯子由之情。何能自己。今婢亦極雕蟲之伎。盡襪線之才。創就長篇小說。顏曰比肩慕史。(定夷按此稿登入新報增刊)不揣冒昧。陳於君子之前。固知駑駘之質。難期與夸父齊蹤。無如鷄肋之餘。未忍共敝屣。同擲昔燕王市騏驎之骨。故能致其強賢吏收木竹之遺。故能備其用。若先生不棄孤陋。辱付剞劂。敢求爲之潤飾。以免貽笑方家。又幸矣。但婢雖生于世族。貧若單門。囊牖繩樞。居靡外物。簞瓢陋巷。殮乏兼腥。鼎食萬家。誰受王孫以菽。貂蟬滿座。應憐范叔之寒。偷仁人用心。肯矜蛇雀。加李公之青眼。擢登龍門。借莊子之西江。潤滋鮒轍。則雖游魂已謝。未覩太尉之儀。營魄有知。終結輔原之草。

●中華編譯社函授部同學錄序

(固 修)

文體之有序也古矣。子夏序詩是其濫觴。若夫以序序人非古也。然自韓文始以序序壽亦非古也。然自震川始。惟自序壯年之志願者蓋鮮矣。余年二十有五年正壯。越五年則三十。古人謂三十年為一世。天道三十年而一變。故人事亦一變也。今則過渡時代。急於變遷。罔問年歲。少年煩惱之絲。今已翦斷矣。是變其形也。少年愚劣之資。今已領悟矣。是變其心也。少年涉獵五經舊學。商量而已。今日謬隸函授學問。亦為之一變。然棄儒就賈。投筆從戎。非吾志也。昔無擔石。今徒四壁。數仞之堂。萬鍾之祿。聲色之娛。婢妾之奉。亦非吾志也。自顧生平。或失之驕。或失之縱。或失之狂妄。今則柔以濟剛。剛以濟柔。尚書云。高明柔克。沈潛剛克。氣質亦因之變化焉。昔之日智短而不足。今則恃師長以補其短。昔之日文俗而不雅。今則恃良朋以求其雅。諸凡少時之作。斐然亦成章矣。序人則頌其美。自序祇攻其惡。序壽則祝其年。自序祇紀其實。既恐因循之坐。誤又懼怠惰之拋。荒學焉兀兀焉。遙從林陳吳李許劉諸師而問字焉。蓋亦取乎年文之變。一變而蔚其文。再變而炳其文。變亦勉為易之善變而已矣。今諸師既編同學錄。聚千里萬里於一函。別專門分門於五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虎從。既慚附驥。又愧續貂。學錄告成。敢綴數言。以誌不朽。序人也。序壽也。抑子夏之序詩也。災梨禍棗。不值諸公一笑。其所以為序者。亦序我從諸公求學之志也。

詩 選

●山居雜興 用藥花應鉄樵之徵

(東園)

在山小草本無名。局變滄桑感寄生。獨活且居樵。貴谷米囊不敢問。虛盈濁酒清樽。琥珀光避翬。只此鬱金堂。暖餘白傳防風粥。五味調和七日香。一曲瑤琴續斷絃。驚飛石燕受風顛。天台饋我胡麻飯。不羨餐芝餌。朮仙天南星。照半山樓。一任人言夜不休。明日懸崖曾打馬。明朝古坂待牽牛。

●山居雜興 用藥名

(閔仙夫人)

關開生地綠。山阿仔細辛。盤饒臘過一卷鬱。金香馥郁文中蘇。子老東坡幽居花國愛。山梔蒲綠榴紅。半夏時不信。輕身餐蕙苡。只知養性餌。葎著小山風。送桂枝。香泉石道遙。遠志忙待插。茱萸約重九。菊花天氣近新霜。(成句)一樹冬青賸女貞。蒼松翠柏歲寒盟。沈香亭榭峯腰聳。六曲闌干八角楹。

●杜少陵

(署芸女史)

萬里橋西路。荒涼舊草堂。拾遺膺一命。詩格歷三唐。戀闕情逾摯。悲秋興獨狂。我思浣花叟。私淑熱心香。

●李義山

(署芸女史)

豔體剏西崑。遙遙世勳孫。司勳名與埒。(本傳試拔萃中選補太子博士)博士位非尊。寄託無題富。纏綿有恨存。玉溪生可作。芳草美人魂。

●蘇東坡

(署芸女史)

怒罵兼嬉笑。文章俗眼驚。貶官持直道。說鬼亦奇情。笑醒春婆夢。長留內翰名。有田嗟未買。陽羨寄餘生。

●陸放翁

(署芸女史)

細兩騎驢背。詩人劍閣游。南園慚作記。北虜肯忘憂。鏡水榮鄉夢。巫峯遺旅愁。吳中饒韻事。團扇畫風流。

●杜少陵

(東園)

一代稱詩史。頭銜署拾遺。莫談憂患事。已值亂離時。嚴武傾心早。宗文斷手遲。苦吟徒戴笠。飯顆碧山陲。

●李義山

(東園)

只贖詩三卷。當時負盛名。不為香案吏。猶號玉溪生。獼祭羣書擁。駢文四傑爭。未曾朝籍挂。一笑抗公卿。

●蘇東坡

(東園)

八百年前事。中秋記丙辰。奎星曾注目。明月是前身。玉宇瓊樓舊。銅琶鐵板新。松江游已倦。惆悵五詩人。

●陸放翁

(東園)

會否祥雲見。臚傳第二名。先聲秦子奪。後勁考亭榮。(謂與秦檜子及朱晦庵同榜)萍梗蹤無定。梅花夢亦清。杭州徒感舊。襟上酒痕平。

●冬日偶成

(綺緣)

獨倚危欄思渺然。坐看落葉破寒煙。衣單不耐風聲急。腰瘦都因詩債纏。涉世常存醫國願。歸耕愧乏買山錢。喜今已覺邯鄲夢。塵事迷茫久棄捐。

●述懷

(綺緣)

兩字恩仇也辨明。青萍匣底作雄鳴。此身甘作龍蛇蟄。舉世難平其荳爭。莽莽河山餘浩劫。蕭蕭風雨賦長征。柔情已減豪情在。願效終軍自請纓。

●題玉鉤斜說部

(二明)

蔓草荒煙不忍看。蕪城夜色正漫漫。鶻啼螢苑空流血。似感滄桑淚未乾。縱橫荆棘傍隋隄。宮錦帆稀憶泥底。事紅顏。多命薄。芳銜四品更誰題。廿四橋邊春水遙。當年歌舞一時銷。多情惟有揚州月。猶向芳邱伴阿嬌。那堪回首憶繁華。舞袖曾經掌上誇。鬢影釵光稱絕代。招魂何處覓宮娃。昔日迷樓作黍田。騷人回首倍淒然。鸞銜耕出人何在。青塚埋香最可憐。雷塘風景豔陽天。祭掃清明年復年。最是隋家一坏土。誰將椒酒奠黃泉。紅粉青衫夢不同。一般都是可憐蟲。美人何幸猶遺塚。惹得名流吊故宮。落拓襟懷卓犖姿。有心故草斷腸詞。生花妙筆才名重。復見揚州杜牧之。

詞

選

●滿庭花

(夢坡)

人間何世海國春殘。難得春殘。又逢上巳。余以是日舉社愚園。禊飲之樂。匪擬洛中。盛衰之感。或踰逸少。長歌未盡。譜以寫懷。

香影。圍花。愁心。蘇草。燕歸。空認。巢痕。昨宵。寒食。今日。被殘。春題。徧山。陰醉。墨永和。後哀樂。重論。河山。異新。亭舉。目滴。淚注。芳尊。前塵。修禊。事重。逢癸丑。開社。淞濱。縱俊游。無恙。應瘦吟。魂多少。江南。舊識。怕鄰笛。中夜。悽聞。還惆悵。桃源。路渺。何處。避羸秦。

●前調 和夢坡先生清明讌集愚園之作

(東園)

插柳。良辰。被蘭。上已。幾人。香浣。襟痕。宴開。婪尾。應買。玉壺。春猶。是永和。癸丑。修禊。事誰。與評。論知。多少。鶯儔。燕侶。隔樹。瞰。鳧尊。前塵。曾記。得青溪。水澁。黃浦。江濱。任月。沈桂。魄雪。帶梅。魂今日。笛樓。何處。新法。曲無。復重。聞空。歎息。天涯。淪落。淮海。一鬢。秦。

●浣溪紗 和曉庵并寄東園

(詩圃)

香雪。霏殘。客館。風天涯。淪到。翠筠。筒梅花。數點。句吟。翁。馬齒。轉愁。增老。朽蛾。眉無。復嘆。飛蓬。(謂斷絃七年)何時。鱸膾。鈞垂。淞。

時節。燒燈。興漸。闌故。鄉猶。自隔。梁安。更無。良友。共杯。盤。東望。羅溪。春樹。遠北。瞻邗。水暮。雲寬。相思。明月。一輪。寒。

有酒。能消。落魄。愁何。須萬。里覓。封侯。此身。泛泛。若鷗。浮。草檄。墨誰。磨盾。鼻藥。爐煙。尙裊。牀頭。懷人。日暮。雀聲。啾。

●浣溪紗 疊韻懷詩圃

(東園)

一朵。仙雲。趁好。風杏花。飄雨。入詩。筒竹。洲我。憶老。漁翁。(謂詩圃自號竹洲漁父)新雨。自新。情鬱。鬱遠。

春雖遠。氣蓬蓬。生涯徒自戀。吳淞。

望遠時。憑十二欄。故鄉何處。是新安青泥。九折路盤盤。

底孤寒。

淮海溯洄千里。隔乾坤。俯仰十分寬。杜陵有廬。

紙界雖橫。萬古愁驅除。全恃管城侯。等閒富貴笑雲浮。

魚到僧家呼石首。鳥如好友在枝頭。梅邊翠羽。

共啾啾。

●鏡中人

菀花濃。隄草潤。南浦綠波添。恨胡蝶。作團蜂。作陣迭撲香和粉。開到牡丹期。已近漸過。廿番風信無限。

(時甫)

春愁難自隱。悄被眉峯引。

●春宵曲

綠綺琴。三尺紅樓酒。一樽風雨逼黃昏。文通偏賦別。黯銷魂。

(東園)

●壽樓春

石門沈醉。愚賦述舊感。今詩五章。為其母鈕太君七旬誌慶。廣徵和作譜此應之。

(曉盦)

歌。笙。詩。稱。觴。正。宣。文。帳。暝。梅。雨。勻。黃。觸。起。南。林。前。事。十。年。滄。桑。兵。未。解。仍。他。鄉。按。錦。箋。徵。歌。詞。場。想。晚。鞠。貞。松。清。風。穆。穆。齊。吐。歲。寒。香。浮。家。久。江。湖。忘。盪。鷗。夷。二。舸。人。在。松。江。欲。問。斜。陽。煙。柳。遠。山。微。茫。衣。帶。水。通。維。揚。頌。古。稀。東。溟。流。長。羨。班。誠。垂。深。儒。門。事。親。惟。守。常。

●澡蘭香

(曉盦)

瑞安薛儲石屬題其尊人玉坡先生拈蘭遺照譜此應之（照作微笑狀）

連枝共命。儷語同心。瑞影玉堦晚倩。（儲石有蘭言唱和詩卷題云余家秋蘭今歲偶開並蒂賦詩二律
徵和）椿餘桂蔭。梨是檀宗。一片古香傳遍。想伊人一笑歸禪。琴操猗蘭弄倦。（先生懷才不偶以歲貢
終）幾度神追。寫此拈花真面。自歎幽居谷底。未識江南秋光深淺。王虛極品。祖備羣芳。暗把佩秋人
喚。播清名故國。沾香休與寒蕭同看。（先生生時剏設義倉捐金興學一鄉慕之）待甚日畫展無聲招魂
天半。

沁園春

（東園）

剪紅十二詞。既經潤色。為題此解還之。

凭徧闌干。敲碎金釵。晨昏六時看畫。鴛鴦折屏。開猩色。玉蟲新綴。盒染燕脂。媚藥庚辛。奇葩子午。鞋卜良
宵。十二支紅情。繫記花朝。令節。薺澤佳期。珊瑚寶樹。交枝甚好。夢燈窗喚。趾離（夢神名趾離）想鴛鴦
福祿。楚茨綽約。睢鳩擊別。荇菜參差。妃白儷。黃紆青拖。紫廿四番風。強半知休。浪說有芍。貽相。謔豆寄相
思。

傳

奇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著 **千金骨**
 定價六角

業已再版
 定價六角

情而至慘其情可知也情到慘處乃見真情情到真處乃足感人此千金骨之所以可貴也定夷先生襲著小說如置玉怨鴛湖潮黃窗淚影等雖極脛炙人口然哀則哀矣慘固未也是書獨以慘情名先生不知絞幾許腦汁而始著成縱具木石心腸讀之亦當淚下也書敘姊妹二人初則瑤光奪塔終至兩敗俱傷其間離離奇奇之情節如遊山陰道上真有目不暇接之勢全書都十萬言用文言體凡二十回愛讀先生文字者幸勿失之

江山淵譯 **辣女兒**
 業已再版
 三角五分

業已再版
 三角五分

偵探小說夥矣汗牛充棟佳構絕鮮是書係衆議院議員江瓌先生所譯敘英國一女郎與某生愛情彌篤欲與結婚而生難之女郎乃出下策手刃老父而凶器上鐫以生名逼生償還生卒不可後經偵探種種運籌果獲主狀情節離奇文筆雅潔佐以定夷先生之眉批總評提綱挈領意味盎然誠偵探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佳著也

李定夷著 **曇花影**
 定價五角

業已再版
 定價五角

是書爲潘郎怨未完稿用白話體裁編成二十回情節固哀感頗豔文字亦雅俗共賞今經本局覺得是書全稿付之梨棗以供歡迎李氏著作者之需求先生生平不作白話小說此其僅見也

許濁物著 **破鏡圓**
 業已出版
 定價四角

業已出版
 定價四角

是書敘述一墮淚名花與一掃眉才子既深知已之感遂訂偕老之盟好事多磨變生意外良緣終就嬌貯屋中離恨天幸返香魂有情相快成美眷豪俠仗義思難人婢無猜英皇共室其文詞按主之哀絕情節之離奇詢屬近今說部中所罕觀也

李定夷著 **吳苑鶯聲譜**
 業已出版
 定價二角

業已出版
 定價二角

是書爲定夷先生所著得之若水沈石公之口述所紀近十餘年來之吳門花事大端悉備其文筆之豔麗足以上媿板橋雜記秦淮畫舫錄等書而警世矜俗之言又時流露於字裏行間非以聲色娛目已也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星劍俠傳奇

(東園倚聲)

藥病 第二十五齣

(末上)自稱醫國手獨抱救人心診脈何須枕。砭愚不用鍼。今日蓋君有疾。招我診視。且到上房看症。(淨病容上)(坐介)(見末介)僕病久。煩先生治之。(末坐近淨介)(審視介)公受病已深。虛中重聽。惡聞人聲。(淨)正是。(末出藥進淨介)(淨飲藥介)(閉目介)(笑介)嚼咬心忽然舒暢。神忽然清爽。若無病矣。

(商調過曲)(黃鶯兒)是否用葳苓定驚魂。藥力能神膏入口。堪甦醒神如此。清心如此。甯一身。暢遂如無病。感君深恩。同再造。綽號取更生。(末)

萬端擾於外。百感亂於中。如之何不病。(淨)先生其教我以衛生之法。(末笑介)養生有術。知其雄。守其雌。造物無私。予其角。奪其齒。(前腔)說法法難明。守庚申不足憑。起居飲食宜加慎。如求養生先求養心。天君泰定。百體皆從。命氣和平。兩間乖戾一點末由侵。(淨)

治國與治身無異術。良醫與良相有同功。

(前腔)聲色不關情。夢魂安喜怒。平鳶魚活潑。全天性。乾元健生。坤元順成。太和保合。歸中正。正公卿。陰

陽燄理氣象自昌明

與先生談論談論不知病之所在先生其日在我左右屬我以藥石之言哉(末)不敢不敢(合唱)

(前腔)金石受規箴枕中方座右銘瘡痍滿目煩君拯年荒免征年豐減刑飢寒由已勤修省救生靈斯民仁壽疫癘弭災禳

(淨)紅杏春餘董奉林

(末)祥和自足格天心

(淨)挽回氣數亦人力

(末)沈溺伊誰怨水深(下)

陳樹軒評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侵寒暑孰能無病。靈樞素問。豈庸醫所及知。藥病一折。切中蓋老之病。為下文伏線。

夢警 第二十六齣

(臺上)正中設布幃幃門挂一小匾橫寫林文忠祠五字

(臺左)設綠帳帳眉挂一小匾橫寫也是學社四字

(臺右)設綠帳帳眉挂一小匾橫寫凌煙閣三字

(外扮夢神黑袍執拂上)我夢神趾離是也五洲雖大均在黑甜之中萬年雖長一覺黃梁之頃黃帝夢得風后高宗夢得傅說孔子夢見周公董相夢吐白鳳古來帝王聖賢皆有夢徵其餘則億萬萬的說夢癡人也癡人會說夢說夢乃是癡人試問普天之下那個不在夢中說也說不了許多(行介)(指介)這凌煙閣有一個王小二子睡在那里可憐可憐癡得可憐此人雖不足取以之說夢却也是個會說的人待我引他入夢叫他將夢中所見情形逢人說項警覺那世界上一班的癡人也(丑欠伸上)我王小二從那年拐武姚娃賣與陰家得了二百銀元日與雅片為絨錢要用盡之時忽然想開一所煙館就在林文忠祠旁開設凌煙閣借賣煙博什

一之利。年來禁煙。示諭頻頻。暗中賣與熟人。幾個熟人。總是癮大難戒者。卽如我煙癮雖小。連次想戒。真真難戒。這幾日減少些。減出病來。(作痛介) 呵啣啣氣痛。呵啣啣氣痛。且睡一會則個。(入帳介) (睡介) (外掀帳介) (丑魂出帳介) (外) 王小二子。來來。(丑) 頃。(外) 我同你去看看今日官場。(丑) 頃。(外前行介) (丑隨行介) (六雜袍帶紅頂上) (合唱)

(越調引子) (霜天曉角) 奏停科舉。豪傑談時務。是否權操政府。呂端小字糊塗。(老生從絳帳中上) (揖介)

列位大人請了。(雜) 先生請了。(老生) 科舉取士五百年矣。名儒出其中。名臣出其中。豈真腐敗。廢科舉。歸併學堂。舊學呵。所學非所用。新學呵。所用非所學。(末怒目藍衫上) (淨拈髭藍衫上) (迎雜問介) 公等奏停科舉。是何意見。祖宗成法。何故變更。在公等看來。以爲科舉不停。學堂不興。科舉既停。學堂雖興。人才何以又不取用。(老生笑介) 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淨) (末) (老生) (大笑分下) (雜) 狂生。狂生。肆言無忌。聽他去說。聽他去說。(分下) (外) 王小二子。你看清呢。(丑) 看清了。(外) 記得呢。(丑) 記得。(雜扮食洋煙人) (從綠帳中出介)

(小桃紅) 揮霍。盡飛來。飛去。是青蚨。只落得癩是烟霞痼。阿芙蓉。阿芙蓉。如今要吃他。阮囊羞澀。個錢無花笑。我一穗燈。孤捱不過癮。來時疾聲呼苦延。俄短榻橫陳。處不由人。空手歎。獻搔首。踟躕。難道是我因他誤入迷途。

(外) 王小二子。這是你的現相。(生紅頂花袍扮林文忠公上) (四雜旗蓋擁上) (生) 昔我飛章奏禁煙。迷黑海。奈何天。土來金。去金。生土流毒。中華五十年。我林少穆是也。我生平痛恨鴉片。誰敢在我祠邊。明目張膽。開起煙館來。左右速去。將開煙館的人。拿來懲治。(雜) 頃。(入綠帳介) (見丑介) 是你賣烟的。林大人拿你呢。(鎖丑介) (丑逃介) (淨扮王文憲紅袍) (末扮庚泉綠衣) (副淨扮石曼卿青袍) (旦扮周瑤英豔粧) (左右上) (見生介) (揖介) (生回揖介) 諸君請坐。(分坐介) (生) 文憲公惠臨。有何見諭。(淨) 文事不重。我不敢問。芙蓉一花卉。有何開罪於當道。乃禁止栽種。殊不可解。特來請示。以便遵行。(生) 如今禁種罌粟。罌粟外洋。呼爲阿芙蓉。非文憲公幕上之蓮花。稱爲芙蓉者比也。(視末介) 文憲公。這是何人。(淨) 儉之幕賓。庚泉也。(生視副淨介) 先生尊

姓(副)石曼卿(生視旦介)仙姑姓名(旦)周瑤英(生)想均為芙蓉一事而來(衆應介)正是(生)阿芙蓉與中國芙蓉不同諸君無庸過慮(淨末副旦起介)(告別介)(合唱)

(下山虎)石曼卿花城舊主周瑤英花國仙姑葭蕕憐心苦芙蓉妒面癩那能抵安獎風流南朝幕府到如今綠水紅蓮減色無一人堂上語二人階下趨各自分門戶羣而不黨真君子儒清如許不受纖塵一點污(分下)

(外)王小二子你曉得唱的是何理解(丑)不曉得(外)他是指的芙蓉因鴉片是阿芙蓉造的如今戒烟先禁種阿芙蓉誤會到芙蓉花王文憲是提唱文化的人借芙蓉一事寫照(小生扮鐵路工師老生扮銀行商人同上)

(五韵美)設銀行開鐵路蘇州府接杭州府轉入甯波商辦歸商務翻雲覆雨綠底事讓英人入股君不見部借部還一著棋輸六州錯鑄

(外)王小二子(丑)嘆(外)此指鐵路的事(丑)曉得(外)那一班徵兵來了

(五般宜)新服飾逞軍容貔貅步趨新器械揚兵氣龍蛇陣圖誰說是依樣畫葫蘆一隊兩隊就班按部相當旗鼓交馳千羽斬不盡的神蛟變不盡的文虎

(外)王小二子徵兵真個外觀有耀(丑)是是(雜扮難民上)

(小麻稽)看白草黃沙處慘悽悽風鶴沙蟲社兔城狐嗚呀有幾個癸呼又幾個庚呼浩劫關天數歎餘生虎口驚魂山海落魄江湖

王小二子(丑)嘆(外)這些人皆甲午的難民庚子的難民(雜扮學堂生擁上)(外)你看他一班學堂生來也(末藍衫扮舊學生從絳帳中出)

(黑麻令)說甚的數理災祥。星學家新圖舊圖說甚的功業淺深。文學家經書史書最忌的迂儒腐儒最好是無文。白話新學家投考來報名來不問他車夫馬夫(雜步行唱歌遠台下)(末)

你看他一班新學家高視闊步盛氣凌人我輩從此焚筆硯矣倒不如。

門前種樹有三株五株甕中藏酒有三壺五壺學崔君苗把筆硯都焚分付了紅泥火爐(拂袖竟下)(外)

王小二子記清呢(丑)記清(外)明日茶坊酒市與人談談最好(丑)噫(外)林文忠公帶兵來拿你了(颯下)(生帶雜上)(雜追

丑介)(丑遠台介)(雜拽丑跪介)(生)你就是賣烟的王小二子(丑)是王小二子(生)你何業不可為要做這種生涯要打不要

打(丑)小的不合拐武桃娃賣得二百銀元開此烟館(生)胡說胡說不但賣烟還做這些違法罪過重打重打(雜拽丑打介)(丑

泣求介)求恕求恕

(江神子)開一面容逃網底魚敢求免辱示鞭蒲願從今革面洗心不賣玉巴姑熄煙燈遵禁閉門居改作生涯尋別處望大人且息雷霆怒(生怒介)

你這畜生姦拐處女賣良為賤陽律能逃天條難恕左右將他押赴黑獄禁錮(雜應介)噫(牽丑介)(外引導介)(合)

(尾聲)人間多少昏迷處同在夢兒中只怕難參悟那懺懺懺懺懺懺一枕蕉窗喚醒無

(生帶雜直從布帳入)(暗下)(外引丑入綠帳介)(外)林大人又來提你王小二子呢(下)(丑驚介)(醒介)唉呀嚇煞我也嚇

煞我也(撫牌介)呵啲啲屁股還隱隱的痛呢好奇夢好奇夢(內吹角介)(丑)

驚回殘夢角聲哀

幾處迷津渡過來

說與世人應拔劍

語多迷性費疑猜

陳樹軒評

傳 奇

傳 奇

少穰公忠。使當日不爲兩姦傾軋。得行其志。何患紅巾北犯。何憂白帽東來。又何至中國四百兆人。半墮阿芙蓉黑翹哉。嗚呼。文忠禁烟者也。王小二何人。敢在祠前賣烟。夢中之誓。小懲大戒。冥隨豈可逃乎。

彈

詞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定夷叢刊初集 四版 出版

定夷叢刊初集內咸知斷續客純俱是名著茲特為叢刊

一初集凡分四卷卷一短篇小說

說卷二二長篇筆記卷三短篇小說

筆記卷四雜著全書凡十萬言記述新穎

也每册定價大洋六角

定夷叢刊二集 再版 出版

李定夷先生前以詞筆宏編成叢刊初集出版以來各陽

紙貴譽滿藝林詢購者紛至沓來爰又著成叢刊二集

全書十五萬言刻已卷一說萃上(一)兩杯(二)鄉(三)

再版內容分六卷(一)說萃上(二)說萃下(一)

淚(二)自由(三)談數(四)雙劍(五)雙劍(六)雙劍

潮(七)自由(八)談數(九)雙劍(十)雙劍(十一)雙劍

四韻語(十二)名人(十三)潮(十四)自由(十五)談數

談(十六)韻語(十七)名人(十八)潮(十九)自由(二十)談數

淚(二十一)自由(二十二)談數(二十三)雙劍(二十四)雙劍

潮(二十五)自由(二十六)談數(二十七)雙劍(二十八)雙劍

四韻語(二十九)名人(三十)潮(三十一)自由(三十二)談數

談(三十三)韻語(三十四)名人(三十五)潮(三十六)自由

淚(三十七)自由(三十八)談數(三十九)雙劍(四十)雙劍

潮(四十一)自由(四十二)談數(四十三)雙劍(四十四)雙劍

李定夷著 美人福初集 業已 四版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著作等身此書尤為

出類拔萃出版以來海內爭購初版再版不及一月全

有句皆香無詞不豔美人讀之

可以吐氣可以慰情少年夫婦

讀之可以永保伉儷之幸福一

般士女讀之也當拍案叫絕

定價大洋六角

業已 四版

李定夷著 伉儷福

自由之說行夫婦之道若李定夷先生有處於此安

之書即夫婦道之善也李定夷先生有處於此安

七萬言內容豐富而不挑樂而不淫而

描寫燕婉之好却又無微不至

亦位僑福中之一 定價大洋五角

亦位僑福中之一 定價大洋五角

亦位僑福中之一 定價大洋五角

亦位僑福中之一 定價大洋五角

亦位僑福中之一 定價大洋五角

亦位僑福中之一 定價大洋五角

亦位僑福中之一 定價大洋五角



彈詞

林婉娘彈詞

(續)

(醒獨)

第二回 孝思

却說林婉娘小姐自呂夫人棄世而後早蓄了一種家庭的隱憂深恐他父親不耐鰥居鵲絃重續設遇後母不賢他目前年紀尙小將來閨中歲月斷難似呂夫人存在時這般快樂不要說仁慈之恩未必能希冀到繼母身上或者別有意外苦楚要準備著消受咧所以那天和他長姊秀華在房內閒談不由得悽悽惻惻說出許多傷心話來幸秀華胸襟開展善於自寬當相對啜泣之餘轉竭力的用言撫慰勸他毋須過事遠慮有阿父和做姊的在自然不至怎樣喫虧婉娘聽了他姊姊一番安慰也就不說什麼姊妹二人處這居喪時候祇守著母氏靈幃一天一天過那冷靜淒清的日子那時俊甫對於兩個女兒雖不能體貼周全以父身而兼母責然撫茲弱息恰也十分愛憐祇以追念亡妻殊難自遣每天從外邊回家常覺得沒甚興致無非是(唱)百無聊賴態分明 觸景傷懷悶緒縈 入室惟聞長嘆喟 燕居絕望笑顏呈 悼亡哀思靡由釋 厭世心情逐漸生 但看他將酒洗愁也愁莫洗 枉說是一杯在手恨全平 只博得朝朝痛飲耽紅友 昏醉糊塗不解醒 (自)看官原來俊甫素有嗜飲之癖一從呂夫

彈詞

一

人逝世心傷遺掛歎缺月之難圓夢斷幽魂慨重泉兮不返想到古人有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一語更其引麴蘖為知己了(唱)每日間狂浮大白如鯨吸塊壘頻澆將巨斗傾廢業荒思非所惜那精勤遠遜舊經營有時貨值遭微損便不覺尤怨交深憤氣盈有時家計煩兼顧益念及中饋賢妻涕泗橫有時婢媪供常役忽爾呼叱無端發詈聲有時親友來相訪竟然酬應全忘失送迎總之為惆悵獨悲無一是故爾諸般動止異恒情(自)婉娘和秀華見俊甫近時性情不像往日間來得和厚知道他父親為了喪偶蘊著無量的感傷所以舉動上有些改變大凡一個人到了不如意時往往有說不出的惱恨不是洩忿使氣借題發揮便是意懶心灰隨事厭倦況且夫婦一倫於人生關係最為密切俊甫與呂氏自結同心從未反目一旦失却內助回憶前塵那有不意興全消的道理祇是當著這種時光做他女兒的恰較難於侍奉婉娘秉性柔順定省之際(唱)靡不屏除哀戚強承歡婉乞椿庭效達觀寢室問安欣早息堂前視膳勸加餐容顏默審憂和悅服御關心暖與寒又有一端堪慰藉縱談共姊舌翻瀾遠搜軼事多諧語近採新聞把報紙看覓計娛親時用意誰曉他低徊念母淚偷彈真叫做孝思純篤人難及不遜從軍古木蘭有女如斯洵可愛(自)想做阿父的(唱)也可諸從排遣莫悲酸(自)怎奈俊甫的脾氣是向來拘執無論何等事情祇要拂著己意就使些須小故他兀是放在心頭累月經年拋撇不下此時距呂夫人仙去尚祇半載有餘鏡破奩空更不比尋常拂逆憑你若何勸慰終不遂心酒癖愈深有類劉伶之病渴商情不問何求馭僮之操贏婉娘無可如何惟有背地裏和秀華二人說說談談類添憂慮而已光陰容易過了幾時已是呂夫人週年紀念

的日期。俊甫預先延定了某寺僧徒到家禮懺。冀仰仗我佛慈悲。俾亡妻不受輪迴之苦。那天婉娘隨着姊姊一大早就起身。命僕婦們洒掃庭除。部署几案。一面並親自幫同秀華料理祭菜。正在忙碌。那一僧衆已陸續到臨。俊甫忙至中堂周旋了幾句。不一時（唱）頓看清淨闌壇場。經席分筵列兩行。寶相莊嚴懸佛像。沉檀馥郁爇真香。文繙貝葉梵音起。鉢現蓮花妙偈揚。法炬高燃明有耀。禪燈普照闇生光。袈裟士著逍遙服。手握牟尼儀態莊。鏡鉢喧闐聲聒耳。一齊的和南頂禮拜空王。但聽得九幽拔罪宣稱鬧。三界飛昇表疏詳。姓氏分明通紫座。誠祈允合感穹蒼。這其間無非一意求超薦。若問那就裏因緣。恐也渺茫（自）列位諷佛度亡。誦經資冥。本屬迷信家的事情。若照開通一方面而言。人死便休。永無知覺。詎能藉幾個老禿。唸幾聲彌陀。便可大悟。真如到那釋教中所稱的極樂國去麼。就說靈魂不滅也。未必淒風入夜。竟來唐暄之妻。餓火中燒。慘觀目連之母。要無非恍恍惚惚。託諸想像罷咧。不過爲丈夫的喪了妻房。爲子女的沒了父母。不得不借些舉動。表見悼痛的眞誠。至於若有若無。爲眞爲幻。在下固不用替他研究了。閑話少贅。再說到了上供的時光。秀華婉娘俱身穿縞素。向靈前祭奠。一時姊妹二人不住的哀哀哭泣。俊甫看了越覺得心中淒楚。婉娘復帶哭帶說的道。母親啊。兒是（唱）自喪萱慈已一年。音容縹緲隔黃泉。深恩罔極何由報。弱質伶仃枉自憐。鍼黹怕拈。緣思母教。每當女紅在手。淚綿綿。詩書久廢無心讀。那其間忍聽人賡陟屺篇（自）唉。母親啊。兒本是（唱）終日嬌憨依膝下。誰知道阿孃遽把掌珍捐。猶憶夫去年今日瀕危候。氣息如絲一線延。苦戀紅塵難撒手。都祇爲百般家政少人肩。那堪麥尤全無效（自）這不仁的造化。

彈 詞

彈 詞

四

(唱) 竟奪我慈親壽命緣。雲頃之間便成永逝。遂爾錦堂棄養痛長眠。到今朝空留遺恨在人間。
世。料得念女情懷尙是牽。(自) 母親自母親兒此時涕淚洩瀾肝腸摧斷九原有知不知要若何疼惜。
呢。(唱) 可奈幽明程阻隔。不能夠再將孺慕訴親前。縱然阿父多憐愛。(自) 做女兒的。(唱) 總覺護
妻椿榮蔭不全。矧是年齡猶稚幼。這茫茫後顧慮難蠲。願母親陰靈默佑常呵護。莫任兒塞境頻
遭。致否運連。失恃本來原最苦。何怪我閨中少女泣旻天。婉娘哭到傷心處。直使木石無知也
淚下焉。(自) 俊甫聽女兒哭之不休恐他有損身體忙親自過來再三諄勸並囑小婢秋鑿扶三小姐到
裏面去休息休息免得對著夫人總幃愈增悲痛那時秀華也忍了一眶眼淚勸妹子不要儘自嚎哭須
顧著父親看著心裏難受婉娘聽了方纔勉強咽住慢慢地走入臥房鬧了一回已是下午時候那一
般僧人的禮懺功德轉瞬間也告圓滿各自回歸寺院佛事畢後婉娘復幫同姊妹將瑣雜事情整理清
楚想起一天忙碌仍是空空未識母氏先靈果否得邀超度思到其間不禁又暗自啜泣這叫做(唱) 道
場易散悲難解。仍是思親墮淚人。(自) 至於那婉娘家庭日後情形請看官們稍待容說書人消停幾
天緩緩道來。

(未完)

齋白

中齋

駢文之正宗

詞章之鉅履

吳東園先生詳註
六朝文繫

連史石印精裝四冊

業已出版定價一元

六朝小品為吾國駢文之圭臬凡有志研究駢文者不可不讀六

朝文字願其文典與深淵讀者每艱於領悟本局有鑒於此爰取

六朝文繫一書請駢文專家吳東園先生詳為

詮釋是書為海昌許氏原著編中各體

俱備為駢文書籍中唯一之善本作文者能取法於此思過

半矣今經東園先生加注而後僻文與典無所

不明旁搜遠紹無所不及奉此以為金

科玉律非特臨文之助抑亦老鏡之資坊間現行之六朝文集皆

無注脚此書獨注之而又能詳詢研究駢

文者不可不讀之書也全書用連史紙精印四

冊外加布套定價大洋一元再本局出版之詩文集

種類甚多取價較他家為廉新近再版者有二種曾文

正十八家詩鈔連史紙三元三角洋紙二元二角

春在堂隨筆四角此佈



遊戲文章

●祭花神文

(穎川秋水)

二月十二爲百花生日。見陶朱公書。由來舊矣。然考之提要錄。則稱唐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翰墨記則稱洛陽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花節。惟誠齋詩話亦以二月十二爲花朝。一如陶朱公書之舊。後人仍之。相沿不改。本歲誕辰。穎川秋水約同人設祭於元龍百尺樓。爲文以祝之。其詞曰。

維中華民國六年。金湯鞏固之時。玉燭調和之歲。陰律夾鍾之月。豔陽拾翠之辰。某某等謹焚百和之香。燃普光之燭。釀集芳之液。獻同心之果。致祭於百花之神。曰。聞之古訓。尊神農爲田祖。黍稷維司。崇西陵爲先蠶。繭絲是掌。報功崇德。禮固宜然。繫維羣花。豈無管領。爰修祀典。特薦馨香。夫識梅是羣魁。王沂國早具狀。元宰相品蓮爲君子。周濂溪具徵道學風流。桃李盈門。見狄梁公之化育。松菊在徑。知陶靖節之襟懷。宋子京號爲紅杏尙書。許用晦雅愛紫荊處士。牡丹之天香國色。李正封好句爭褒。芍藥爲國豔。天姿韓魏公。新詩競譽。殿羣芳而無愧。蠟梅品自蘇黃。掩衆草而獨芳。秋蘭賞於屈宋。花囚人。重人藉花傳。

相得益彰。允稱盛事。餘若娟娟如靜女。木蓮獨拒霜。而敷葩冉冉。似洛神水仙。幾凌波兮。欲語好女兒。本草宋光宗后李氏諱鳳。故宮中稱鳳仙爲好女兒花。邀宮中賜號虞美人。疑垓下遷來。素娥慣戴玉簪。嬌娃愛垂錦帶。名諧河鼓。天孫亦喜牽牛。色重川鵲。吳娘偏稱謝豹。杜鵑花吳人號爲謝豹。見老學菴筆記。瓊花一樹爭誇小字瓊姬。玉蕊雙株。豔說芳名。玉女薦石榴于李氏。用兆吉祥。號山茶以楊妃特昭雅素。徵繁華於香國。悉緣繫乎名媛。敬述綺聞。足光花史矣。嗚呼。隋煬苑裏猶署司花女郎。唐穆宗中尙簡惜花御史。豈伊天上轉。遜人間。今者幸值仲春欣逢華誕。雖周曆已過。修禊而夏時正。遇勸耕。宋制見風土記。因是節。趁浴蠶會開。撲蝶風和日麗。雅稱蒔花天。朗氣清。恰逢無雨。陶朱公書是日無雨百花熟。伏願盡化工之能事。假大塊以文章。祝花國長春嘉種。徧大千世界。與中華同壽。名葩亦於萬斯年。芳靈在望。請鑒微忱。含笑拈花。尙其來饗。

●阿土生傳

(潁川秋水)

阿土生者。西土人也。相傳是地有土山。土人沾染其土氣。遂多土頭土腦一流人物。而生父土老兒。厚重過於老土地。故當土之人咸以土地碼子呼之。娶土兵之女爲婦。婦好戴土花。世所謂黃土美人是也。於某干支俱屬土令之歲。土王用事之日。生阿土生。阿土生之幼也。涕淚滿面。作土漿。故人皆賤視之。如土芥。委棄之。如糞土。曰此非吾西土之良種子也。及阿土生稍長。自知不理於本土人士之口。乃遁入東土。東土人之性。竟與西土人相反。視阿土生爲氣味相投。敬如土偶。尊若土官。甚或在土炕同臥。起而親炙。其土味不厭。阿土生亦深感知。遇傳以土化之秘術。使衆人作懷土之小人。且既知此土之人與有緣也。

於是擇地土之肥澤者長子孫焉。在川者曰：川土在雲者曰：雲土其人仍承其土性之浮薄不肯安土重遷。往往法土行孫之土遁而雲遊各土。又善察風土人情以投土著之嗜好。此土有善知識者見阿土生之易惑人也。勸土民亟與絕交。土民漠然乃提土鼓以當木鐸之徇曰：雖祇一撮之土亦當治以土刑（案刑與礪通本盛羹器見史記茲借用）由是與阿土生莫逆之戀。君子亦與阿土生稍疏遠焉。阿土生知土德之窮也虔禱於土塑之偶像前夜夢土神示之曰：爾本非土產冒稱土藥一旦土崩終作土饑頭之餒耳。本年四月一號土曜之前一夕為爾入土之期。阿土生阿土生爾猶戀戀此中土乎。阿土生驚寤知是土之不容我居而將歸濁土也。遂開土會告別。聞一時與阿土生結不解緣者咸願埋頭土窟以殉之云。

諧史氏曰：土之魔力大矣。幸而行將絕跡。惟願嗣後人人以土苴視之。以虺蛇例之。雖然土氏非無佳子弟。聞有名土貨者。土姓之良也。惟與阿土生同姓不宗耳。

●食鴉片文 集四書句

（詩 隱）

欲罷不能。是未得飲食之正也。夫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今若此引而不發。未有能濟者。也是亦不可以已乎。竊聞之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於此有人焉。飽食煖衣。閒居為不善。一撮土之多。專心致志。樂在其中矣。終夜不寢。鞠躬如也。彼將曰：其為氣也。以直養而無害。此亦妄人也已矣。且天之生物也。有性善。有性不善。飲食之人。皆知所以養之者。有酒食。人之所欲也。有盛饌人之所欲也。有人於此。其性與人殊。此有土則喜。始作食之者。衆洋洋乎。火之始然。樂以忘憂。曰：以我為

隱（隱借作癡）乎非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如斯而已矣。明日曲肱而枕之，喜而不忘，斯無美小大由之，二者不可得兼，所欲與之聚之，其爲氣也，天油然作雲，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斯人也，而從心所欲，雨露之養無以異於是，而今而後雖欲勿用，弗可得已。夫如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方寸之木，彫琢之，抑爲采色，文質彬彬，管籥之音不啻若自其口出。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食之以時，力不足者，淳然而生，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不亦樂乎。而有時乎爲貧，在陳絕糧，曰今日病矣，無所措手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隱几而臥，勃如戰色，似不能言者，父母愛之，乞諸其鄰，而與之三嗅，而作愉愉如也，是道也。後生可畏，改之爲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難矣哉。噫，好之者富且貴焉，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不足以解憂，今也乘桴浮於海，商賈放於利而行，君子懷土，求則得之，市賈不貳，或相倍蓰，或相什百，何足算也。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若將終身焉，如此，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今也不然，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問有餘曰：沽之哉，沽之哉，苟合矣，成於樂。（樂借作藥字）人病用之，則行吾甚恐，使於四方，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洋溢乎中國，莫非王土，有是哉，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此無他有賤丈夫焉，譎而不正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亦運而已矣。災必逮乎身，甚於水火，秦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可立而待也。

●溫柔鄉記

（詩 隱）

華胥之國，有所謂溫柔鄉者，以其氣候溫和，民情柔軟，人競以溫柔稱之，鄉由是得名，其地通香國，然必

繞道黑甜鄉而始至焉。初凡人之遊者，每以言語不通，伏羲氏心焉憂之，爲定儼皮之制，特設冰人以爲媒介，並司重譯。由是至其地者，日益繁。至漢成帝，以九五之尊，竟有終老是鄉之意，亦足見此鄉之佳趣。雖富貴無以易也。鄉之事，皆月老主之。風俗尙溫文爾雅，可臥治焉。其地多勝境，山則烟鬢螺黛，秀色可餐。此外有眉峯，勢如一彎新月。雖京兆之畫，莫能盡其神妙也。其下有雙泉，名曰秋波，臨風灑灑，情致動人。又有櫻桃口，爲過渡處。渡口石齒粲然，歷歷可數。其最著者，雙山之坳，曲徑之彎，有所謂佳境在焉。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溫泉也。其地常得春氣，卽蒙茸之草，雖經冬不萎焉。昔劉晨阮肇遊天台時，迂道至此。當時仙源水泛，遍是桃花。此景此情，真令人夢想也。此外奇葩異卉，色生新如蓮，開並蒂，梔號同心，子結相思，枝稱連理。又有鬱金含笑，解語合歡之屬，無不增妍獻媚，豔絕一時。他如華清池旁，鴛鴦交頸，芙蓉村裏，蝴蝶雙飛。遊人至此，心迷目醉，一見魂銷，其多情者，往往採蘭贈芍，雅意纏綿，然若輩居近愛河之側，與慾海愁城相距不數武，有誤入者，不免沉淪其中。欲覓慈航，非墨西哥不辦也。自來英雄豪傑，失足於此者，比比矣。每至花晨月夕，輒踽踽獨行以問津焉。以爲此中妙趣，如飲醇然，常有不惜錦纏頭以相贈者。然終境過情遷，難與持久。予以偶至是鄉，亦曾有遇之者，回首前游，偷所謂溫柔者是耶，非耶，當還質之世之遊者。

滑稽新語

● 嘲煙鬼一

諧 藪

(穎川秋水)

五

或疑禁煙之期將至。一班鴉片煙鬼。大難臨頭。何以並不驚惶。坦然若無其事。有滑稽者答曰。此事有何難解。禁期果至。正是若輩得意之時。蓋若輩之在今日。雖榮稱煙鬼。尙是候補鬼（其音與官字相近）員。一至其期。即可授得煙鬼實缺矣。何驚惶之。有時有癮君子在座。聞言首爲之俯。一若點頭默許者然。

●嘲煙鬼二

（穎川秋水）

有客間遊城隍廟。見泥塑之皂隸像。類皆塵土滿衣者。大聲叱曰。鴉片煙鬼。鴉片煙鬼。適有迷信者在旁。燒香急瞋目以止之曰。罪過罪過。此是香煙繚繞。日積月累所致。何得褻瀆神明。客笑曰。正因他平日消受煙氣太多。故爾眉眼不開。煙氣滿身。成了一個鴉片煙鬼呢。

●新式訃聞

（穎川秋水）

世俗父母既喪。其子例延僧道。作遊地獄游血湖等種種法事。某君素不信。嘗笑謂人曰。難道爲人父母。皆有罪的。在陰司處。當受刑罰麼。果爾。則以後人家訃聞。當改良了。人異其言。問以故。則又笑曰。前時訃聞。上開首數語。不是例稱不孝某某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或顯妣麼。今既知他父母須游地獄血湖等處。則明明認其罪案。在陰司處。已經成立。則嗣後訃聞。上當直言。不諱。開首即須大書特書曰。不孝某某等。駭。悉。顯。考。某。某。府。君。或。顯。妣。某。太。夫。人。罪。孽。深。重。不。自。殞。滅。而。下。即。加。以。痛。於。云。云。字。樣。當。亦。古。者。攘。羊。子。證。之。義。乎。聞者雖嫌其出言過激。然竟無以難。

●文虎

（穎川秋水）

某處設立文虎社。一時文人韻士。凡具燈謎癖者。皆前往射之。誠雅事也。一夕。忽有甲乙兩人。亦蹀躞門。

外甲見之莫名其妙。私問於乙。乙初亦疑愕。既而若有所悟。突然對曰。吾知道了。不見此中往來人物。皆像書生模樣麼。觀其搖頭幌腦得意揚揚大約因其文章甚好大總統賞了他們一二個什麼九十等文虎章。他們高興起來就在這處點着燈火大擺架子呢。只消看他文虎社三個大字就可以明白了。

●古怪

(潁川秋水)

鄉人入梨園看戲。見武行中多開臉。牛鬼蛇神不可名狀。詫異久之。嘆曰。怪底俗語。上有古怪二字。原來古人的面孔全是妖怪似的。

●偉人

(潁川秋水)

某甲於辛亥之役。略有微勞。龐然以偉人自命。他人未之許也。惟摯友某乙。則不論當面或通信時。咸稱之惟謹。或尤之曰。子平日不肯妄許人。何獨於甲而自卑若是。乙笑曰。子何所見之不廣耶。夫所謂偉人者。偉大之人物也。僧寺中之金剛。實偉人之代表。予口稱某為偉人。予心目中亦作如是觀耳。且前清季年。大人老爺多於過江之鯽。自好者不願稱之。而予早以大人與偉人同視。亦何嫌乎。

●買路錢

(潁川秋水)

醫生某。身價自高。延請之者。例以道路之遠近。計較醫金之高下。至親好友亦不減讓。滑稽者曰。此買路錢也。某醫生可謂善讀水滸傳矣。或曰。不然。某醫雖風頭極健。自號良醫。而一年中承其送終者。不知凡幾。彼見俗例出殯者有買路錢。故特取法焉。但不知出此買路錢之醫家。果能藥到回春。而免出殯時之買路錢否。

●鄉下親家

(潁川秋水)

鄉婦有女嫁城中。一日。壻家設筵宴之。婦見其湯炒之碗甚小。喟然歎曰。咳。人人說城中人愛擺空架子。我還不信。今日看了此等食物。雖有十餘。只並不見一塊肥肉一段大魚。始知此話是真的。他們請我。尙如此。平日之鄙吝可知。怪不得吾家肥兒。胖兒的女孩。嫁後瘦了一把。言畢。幾乎大哭。

●誤解自由

(潁川秋水)

某甲初自內地來滬。沿路小遺。適爲巡警所見。拘之。甲謂巡警曰。吾聞今人喜談自由。此吾之自由。何干涉爲。時有旁觀者。知其有違警章。謂之曰。自由有文明野蠻之別。爾之舉動。近於野蠻。故致被拘。甲怒曰。爾以我爲野蠻。爾自詡文明耶。爾即可稱文明。難道此等舉動。惟爾文明人始克享受耶。旁觀見其蠻而無理也。任其被拘而去。

●千歲龜

(潁川秋水)

某翁七十大慶。子孫輩擬爲開筵做壽。翁執不可。子不得已。請親友勸之。翁嘆曰。因吾一人生日。彼豬雞鵝鴨魚蝦之受宰割而死者。當不下數千。是爲吾一人之生。而致千百條生命於死也。則吾生不如死矣。親友見其話中多死字。出語不祥。急解曰。翁壽當千年。幸勿妄語。翁又急曰。爾說我千年。難道當我老不死的大烏龜嗎。

●獸縣令

(中 俠)

某縣令性素獸。而好與文士交。篆某縣。莅任初。召吏囑訪邀本邑才士。吏誤才爲柴。逕往柴行。邀行主。偕

署令出見談頃令曰五經之說由來久矣近有以春秋經傳別創爲六經之說其說若何行主亟應聲曰五斤名小著花至六斤之說乃由小著花加一斤耳令茫然不解更詢以十三經之名行主曰小著花再加五斤則爲大著花令大怒曰打出去行主急應曰然十三斤尙須打出去三斤令召吏斥之使更覓有名才子吏又誤才爲裁意縫工俗稱裁縫長官欲製衣也爰亟遍訪有名縫衣匠至某舖見夥友十餘縫綴甚忙乃招其舖主至縣入告令曰已訪得著名裁子與之借來今已待命於外矣令大喜卽出見晤談之頃覺不類文士口吻乃舉魯論貧而無詔富而無驕句以質縫工曰老爺明兒沒有穿小的趕快就做起來褲兒沒有腰小的立刻上起來就是了令怒曰滾罷縫工曰若是要滾邊須添五寸緞子令厲聲呼僕逐之縫工踉蹌出而遺其尺於廳旣出始憶以令方盛怒也不敢復入匿廁側冀便請人代取會令出如廁見有人在牆側時探首窺視令大聲問何人縫工惶恐出曰是小的令曰汝逗遛不去擬在此何爲對曰小的要尺令誤聽尺爲吃曰本縣尙未撒畢汝奈何便要吃耶曰小的是要量的尺令復誤聽曰汝欲涼的吃乎曰小的是要的熨斗與尺的尺令曰汝吃了猶欲斗了去吃耶

●圓活

(寄恨)

某肆中父子兩人父甚機變而子則甚蠢以小肆備貨不多人之來肆購物者每被覆絕致營業蕭條門庭可羅雀矣父恨極切戒之曰嗣後有人來我店購貨者汝須圓活其辭萬弗一概覆絕須知人生世上惟圓活者可以立足也兒唯唯聽命一日適有人來肆訪其父蠢子以父不在乃圓活其詞以對曰吾父乎一半兒在家一半兒早已出去了

●拍案成文

(寄 恨)

一家延師供饌甚菲。碟中所盛者無非菜蔬與土鐵數事。中間一碗湯亦絕無一點肉氣。師舉箸先在湯內一盪。便戲仿八股文字。拍案朗誦起來。惜余未能盡憶。祇記其一股云。湯承夏王之後。山珍海錯。何難羅列於當前。乃何以泥蘊與蟹醬同登。白菜共黃瓜並躋。不堪下箸。何以爲歡。一時惱到心頭。不禁蹙額而作揮拳之想。誦甫已。其東聞而大慚。噫。所謂苜蓿長欄杆者。其某東之謂乎。

●四畏里

(寄 恨)

甲乙二友相值於途。甲問乙曰。君近寓何處。乙以後馬路懷安里對。甲大駭曰。君何不擇地。乃爾某記得。汝先曾讀過左傳。左傳中不有懷與安實。敗名之句乎。乙知其諷已也。亦回問曰。然則君所寓者必德門仁里耶。請道其詳。答曰。某所寓之處。乃闢北之三畏里。論語。君子有三畏。固謹慎謙和之一道也。乙曰。別人居此。三畏里固妙。若君寓三畏里。未免名不符實。就某看來。還是搬到四畏里去。更勝似三畏。咧。甲曰。四畏二字。非特杜撰。且不通之至。乙曰。在別人原是三畏足矣。足下於三畏之外。尙畏一個老婆。難道不是四畏麼。

●牌九制藝

(寄 恨)

士人某。狂放不羈。天才橫溢。性嗜賭。一日。攜銅元百枚。噶雉呼盧。賭興甚豪。所有賭本。十分中已去其九。某大憤。遂在賭檯上口占制藝文一股。隨賭隨讀。以助其興。文曰。莊興而一點要。喫莊倒而九點亦。賠君子讀牌九一書。未嘗不歎輸贏之有定數也。大錢一千已輸九百。倘命根未斷。何難以一百而還九百之。

原聞者爲之絕倒。

●阿郎阿王

(寄恨)

有夫妻二人。以妻之嬌養成性也。夫每工於內媚。以曲體其意。故伉儷間亦頗相得。一日晨起。不知何故。妻又撒嬌撒癡。事事不肯順從。夫頓足自悔曰。唉。不意某昨夜又白做了一夜。阿王妻不解其旨。轉怒爲喜。以問之。夫徐徐答曰。無他。某固甯波人。因甯波方言中。向有吃力不討好。阿王春年糕之說。賢妻試思之。某今此言。是否適合於昨宵底事。耶。其妻聞之。亦爲之一笑而罷。

●新逐客令

(寄恨)

一客走訪其友。友鄙蓄不留飲食。客坐久。因飢告辭。友送至門外。謂客曰。諺云。遠送當三杯。寒家既無物。享君容當多送幾里。以盡微意。旋以客行濡滯。急曳其袖而行。客笑謝曰。我腹中雖然飢餓。汝須從容些。兒須知我從來吃不慣。這般急酒咧。

●小菜場

(寄恨)

一人至小菜場購買大菜。時已向午。多半販子。業經收攤。其人見無物可買。祇得空籃而歸。且行且自語曰。今朝眞眞作孽。來這種小菜場購買食物。偏無一些兒小菜可買。虧他還空擁那市場之名哩。言時。適一同人某乙隨其後。應聲曰。小菜場並不差。正是君自己誤會。君試思。既以小菜名場。自然沒得大菜了。否則。難道還好稱他爲小菜場麼。

●破廟文

(寄恨)

當革命初起時。所有寺觀。多改學堂。一切偶像。均成廢物。相傳有作破廟文者。讀之令人噴飯。姑錄其一。股以供愛讀諸君一噱。文曰：蠟燭頭翻頂。倒香爐出青草。五百年灰塵。疊疊菩薩。其無可如何。

●打殺地下人

(寄恨)

夫妻二人。夫文明而妻殊迷信。一日。其妻於繡綑上偶一不慎。把剪刀墮落地上。妻大駭曰：阿唷。罪過。罪過。一地下人又被我打殺了。(剪刀落地打殺地下人是甯波方言)夫聞而笑答曰：如此說來。明日報紙是萬萬不可省的。必要去買一張看看纔是。妻問有何新聞。乃如此緊要。夫答曰：因為卿無故打殺美國人一案。妻曰：汝何以知之。答曰：據地球圖看來。吾國地下就是美國。京城今據卿說。地下人無故被卿打死。難道不要去登報伸冤麼。

●紅緞被頭

(寄恨)

富翁某。延師教讀。師之飲食臥具。皆異常周到。師有意欲與伊東作劇。故意將紅緞被頭。夜夜貼身而睡。館中有僮。固常司鋪床疊枕者。以每見先生反蓋被頭。問師何故。師答曰：大凡蓋紅緞被者。必須紅緞朝裏方不愧。蓋着紅緞。否則紅緞朝外。白布朝裏。則仍是蓋白布被頭。尚得算爲蓋紅緞被頭乎。余一向是實事求是。不尙虛浮的。况際此文明時代。應該事事求其實。在汝等年輕之人。閱歷不廣。又安能知其底細耶。

劇

語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譯 **紅粉劫**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英國大文豪司達渥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南洋公學兼精括虛文字以東方俊才譯西士之傑作事實則推陳出新文筆則沉醜醜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名地名無時叻略錄之音宜出版未久已風行四海也

李定夷著 **鴛湖潮** 業已五版 定價五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敘之窠臼所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則忽他出神入鬼一面緣慳洋酒酒七萬餘言盡從空處盤旋而纏綿悱惻又無異相對凄楚妙事也亦妙文也業已四版銷路之廣近日出版界無出其右是以社會歡迎之意矣

李定夷著 **寶玉怨** 業已五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哀感頑豔情文兼至而造意新穎布局精工尤為特色自出版後遠近爭購如獲至寶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節將全書售罄銷路之速實足驚人說者謂為湖潮已極說部之精洪寶玉怨則尤有甚焉

李定夷著 **茜窗淚影**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二萬言書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為秋一姓沈名瑋俱粵人前結金蘭情同手足婚後秋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與瑋訂婚長齡有同學汪子璋相交頗為好以長齡許之復之役長齡子一雙完備返至羊城始知子璋已長齡之秋瑋亦已脫離苦海無兒好聚終身亦不始何氏不嫁而秋瑋亦已脫離苦海章傳人眩目之事實讀者自無不拍案叫絕也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李定夷著 **湘娥淚** 業已三版 定價三角

是書所載不三逾萬言而佈局行文俱係字斟句酌事實悽慘文筆哀婉一字一血一句一淚洵可歌可泣之名著亦僅有僅見之奇文也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左玄父著 **瓊花劫** 業已出版 定價五角

湖陰左玄父先生以前爵後命仕宦陽政聲所播卓爾甘棠頌名士風流總政之餘輒怡情詩酒一時大吏莫不交口稱譽光復以還意寓經緯宏濟之才故較尋常小說別開生面本局再三高諸先生始允付之剞劂名家傑作偶一問世至足珍賞愛讀小說者幸速購閱



脉脉劇話

新舞臺就是我偵探戲也。天蟾舞臺黑手黨亦偵探戲也。就是我演已經年黑手黨今始出現。觀者以爲是天蟾抄襲新舞臺陳文殊不知乃新舞臺抄襲天蟾陳文何以故。前年秋冬之交管海峯即着手編偵探新劇。所有種種布景及化粧術研究精詳。胸有成竹。每與小寶成談及（即邱治雲係管至友）黑手黨結構如何完密。布景宜如何始得體化。粧宜如何始合法。邱默識之。乃黑手黨未開演而就是我已於去春出現於新舞臺矣。當黑手黨未開演時人之觀就是我者。靡不嘖嘖稱羨。迨黑手黨開演而就是我價值因之頓落。蓋邱飾就是我中之偵探。迨不及管飾黑手黨中偵探之姿勢。化妝表情言論適合劇情。劇理也。攘人之能以爲己能。未有不敗者。

硃砂痣爲大頭絕唱。鳳卿學大頭者。去年在天蟾出臺。第一夕即演是搖板簡潔。老當不蔓。不支最出色者。又做新郎之新字音由鼻而腦再由腦而鼻。然後落下。郎字用寬音收。汪派正宗。慢二簧借燈光暗地裏之裏字音吸得愈着勁。放得愈有力。觀看姣娘之觀字提得極高。看字一頓斬釘截鐵。與譚派之以紆徐取妍者迥乎不同。姣娘二字行腔極委婉。亦極剛健。我看他與前妻一樣風光。句他字作一轉折。妻字

脫口而出一出便收。光字用開口音。真力彌滿。具見工夫。第一臺高百歲童伶也。唱鬚生字。尙正板尙準行腔。使調應有盡有。不涉浮濫。若精益求精。將來未始不可成一名角。近則時與王蘭芳合串十八扯。期期以爲不可十八扯。爲戲劇中一種游戲。唱工只求其博。不求其精。專尙花浮。不講規則。性質與拾黃金盜魂鈴丑表切同。使楊四立李百歲呂月樵等演之最合。若令向唱專門鬚生之童伶扮演。愛之適以害之。何則。串是劇腔。調不花浮。不能致臺下之彩。舉動不新奇。不克邀座客之歡。久而久之。習與性成。演正戲時。必致如楊四立之墮入魔道。爲識者齒冷。至於王蘭芳之反串此戲。蓋欲使觀者知其爲向唱花旦角兒。居然能唱幾句生淨戲。賺得一個伶界博士名於願。已足高伶非其倫也。

陳彥衡旅京三十餘年。與譚鑫培梅大瓊游最久。私淑鑫培之皮簧。大瓊之胡琴。工夫亦最深。耳音極好。譚梅奏技一經視聽。聲調音律。輒深印諸腦海。而永矢弗諼。以一人兼二人之長。開京華票界創局。所由譚梅均視爲畏友也。去年借顧贊臣遵陸南下。久記社特開歡迎大會。並請彥衡贊臣小試其技。藉饒耳福。贊臣爰唱斷臂中之原板。暨空城計中之搖板。雖寥寥數句。而神韻絕佳。輔以彥衡弓燥手柔之胡琴。可謂二難相並矣。

大舞臺真小桂芬。嗓音於寬處低處平處皆有所少者。不能拔尖耳。然字眼卻極講究。陰陽清晰。尖團分明。與第一臺之麒麟童相伯仲。惟腔長而花。乃迎合觀客心理。非其所願也。芙蓉草以花衫反串。鬚生本屬別開生面。去年隸第一臺。垂半稔。所唱僅限於教子一齣。至若十八扯紡

棉花中所唱雙獅圖定軍山文昭關。要皆東鱗西爪。無關宏旨。曾於某晚反串空城。計自點將起。出場引子念白。暨三探後所唱之中西皮兩段搖板。城頭上慢西皮二六板。大致均不錯。雖少涉矜持而行腔。使調尚謹守繩墨。不濫使花腔。惟慢西皮中武鄉侯之（侯）字。唱作和字音。其疵一。又執掌帥印句之（印）字。要腔走低音。如老貴唱周朝大振然不甚圓穩。其疵二。唱至我亮一亮琴音句之（音）字。要腔與執掌帥印句同其疵三。至於臺步雖穩而太緩。做工雖是而嫌生。吾當以其為花旦也。而曲諒之。

上星期一第一臺高百歲演武家坡。去薛平貴。所唱西皮搖板與西皮慢板二六板快板。有調皆穩。無腔不圓。嗓音極甜。適耐人尋味。得彩甚多。去王寶川者。為李琴仙。嗓子非不高也。奈剛而不柔。要腔非不多也。奈贛而不圓。且尾聲帶顫。大類坤角。見百歲之一句一好。於是亦極力討好。而終不能博一好字。相形見絀。吾殊為琴仙難受。

第一臺十一本十二本紅蝴蝶。共有念餘場。其最有趣味者。當推某某統領宴客妓家一場。肆筵設席。賓主喧闐。為劉進生撞見。將某統領大罵。某誤認進生為匪類。將進生拘禁。旋為妓女（王蘭芳去）識破。言明進生來歷。某統領惶然失措。請妓女代為緩頰。如云。你的功名。是走正路上來的。他們的功名。是拿金錢運動來的。劉大人一定要告訴他們老師。他們飯碗就保不住了。我的生意。也就靠不住了。請劉大人看我苦命女子的薄面。饒他一個初次罷。舌妙如環。聞者稱善。尤妙在當統領等入席時。唱空城計二六一。段。純乎吳音。聞者捧腹。可兒也。

王又宸。鬚生也。此次隸大舞臺。屢演紡棉花。譽之者曰。多才多藝。譽之者曰。與其博而不精。毋甯精而不

博予爰爲之下一折衷之論曰。又宸之演紡棉花。乃倒串而含有遊戲性質者也。且姿容韶秀。作時下女子裝束。頗不惡。唱青衣暨天津小曲。嗓子柔而圓。座客以爲適聽。有此種種原因。故爾頻試。否則。又宸甯肯犧牲其鬚生。固有之名譽。而必欲演此不三不四花衫戲哉。

逍遙津爲菊仙絕唱。雖以雙處爲之。終覺吃力不討好。何也。雙處嗓子沈雄。有餘精純。則未也。若坤角露蘭春輩演此。眞所謂婢學夫人。不足邀大雅一盼。去年天聲舞臺恩曉峯。曾排演兩次。予以事無暇往觀。其唱之工拙。姑不計。先論其嗓子。曉峯嗓音窄而不寬。浮而不沈。柔而不剛。薄而不厚。就曉峯藝術與此戲之原則一爲衡量。其間眞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人各有能有不能。伶界大王譚叫天來滬。曾見其一演逍遙津。乎。曉峯傑作甚多。必欲演此。吾殊不解。

馬前潑水爲笑儂手編。十數年前卽爲顧曲家所賞。某夕。在第一臺觀其所演。吐屬之典雅。摹繪之逼真。唱念之沈著。顯豁。可謂無美不臻。宋志普去妻崔氏。刁鑽古怪。則有之。潑辣兇狠。則未也。念白純乎吳語。雖爲使聽者易於領會起見。然不免落小家氣矣。且濫用新名詞。如你就做了大總統。我也不會再來尋你。此種論調。竟不知己所扮者爲何時代。人於情理兩字。均說不過去。李少棠之張木匠。信口開河。更無意識。王蘭芳之鄰家嫂嫂。語多矛盾。尤屬荒唐。(如語買臣云。你趁今日閑暇無事。也可到山上砍點柴。到街坊上賣出錢來。買點柴。買點米。轉來吃吃燒燒是)克秀山之老道。對於買臣前倨後恭。調侃世人不少。是劇原名朱買臣休妻。妻而至於休。固家庭之奇變也。買臣非眞欲休妻者。特其妻不安於室。欲與離婚耳。妻欲與離。於是買臣不得不休。令大歸。爲一了百了之計。免致他日糾纏不清。吾卽休妻二字意。

義細繹之。即今日上海所謂拆餅頭是也。假令崔氏生於今日且居於今日之上海。吾知崔氏早琵琶別抱。敝屣買臣矣。何必斯夕。詬辭預爲離婚地步哉。畢竟千載而上之婦女不及今日女子之文明也。嗚呼噫嘻。

空城計一劇。歷經諸名伶刪改。因之詞句存在者甚鮮。即場子亦不同。據老伶工言。廬台子之空城計。傳令後本有一大段。二六孫春憐演於滬上時。尙率由舊章。老譚演此。刪繁就簡。壁壘一新。近今京津滬所演之空城計。均惟老譚是法。譚派空城計。場子少而句法省。雖氣力少弱。嗓子不痛快。俱可勉強對付。去以老貴嗓子壞至極。點而能演。譚派之空城計。即可舉一以例其餘。若按老派唱法。非具有真實力量者。不克承乏。然老譚之改空城計。只可謂之改動。不得謂之改良。何以言之。如搖板中把（寬心放穩）句。放穩二字。上冠以寬心二字。斯誠改而不良矣。而人之崇拜者。大都專從聲調上研究。不復注意字句間。衡諸笑儂之所謂特別改良空城計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茲將笑儂自撰腳本錄下。（在城樓所唱西皮）隱居在臥龍岡。散淡的人在隆中。先決定漢鼎三分。初受任中。郎將執掌帥印。白帝城傳遺詔。責受匪輕。一心心恢復中原。乾坤整頓。謀在人成在天。事不遂心。此一番出祁山。又成畫餅。正所謂一將無謀。累死千軍。沒奈何。設空城行險。僥倖騙司馬全憑我。繞指風雲。按五音和六律。亮一亮琴韻。有伯牙無鍾期。缺少個知音的人。（見蔣琬時所唱二六板）手拉公琰。把話論點點。珠淚洒埃塵。先皇晏駕。白帝城託孤之話。我緊緊記在心。那時節。馬謖在旁。先皇對我論。言道幼常言過其實。是一個無用人。也是我錯。將他來。信任誰。叫他在孤山上紮下大營。才失守街亭。想起了先帝。我心痛難忍。我不及先皇帝知人之

明。出。場。引。子。詞。句。全。易。首。句。未。聽。清。晰。次。句。似。全。統。歸。漢。四。字。三。句。四。句。連。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末。兩。句。又。不。知。所。云。引。子。之。詞。既。不。同。於。譚。貴。劉。諸。伶。而。行。腔。亦。夏。夏。獨。造。不。落。恆。谿。三。探。時。念。白。純。根。據。三。國。演。義。詞。較。譚。派。多。兩。段。搖。板。較。譚。等。大。同。小。異。但。譚。派。之。唱。工。紆。徐。爲。妍。笑。儂。則。老。辣。乾。脆。力。矯。拖。泥。帶。水。之。病。城。樓。上。西。皮。詞。既。迥。別。而。腔。則。大。類。捉。放。中。聽。他。言。一。段。慢。西。皮。斬。諤。一。段。唱。工。詞。亦。全。改。見。蔣。琬。一。段。二。六。與。傳。令。一。段。二。六。同。爲。老。譚。等。所。無。者。是。皆。笑。儂。優。點。也。顧。其。中。猶。有。未。盡。善。者。茲。特。摘。出。與。笑。儂。一。商。榷。焉。如（沒。奈。何。設。空。計。行。險。僥。倖。騙。司。馬。全。憑。着。繞。指。風。雲）等。句。是。也。孔。明。此。舉。雖。屬。一。個。騙。局。而。司。馬。大。兵。適。焉。蒞。止。安。能。自。揭。其。隱。以。示。敵。人。縱。不。畏。司。馬。聞。悉。獨。不。畏。司。馬。間。諜。暗。遞。消。息。乎。又。馬。謖。將。斬。時。蔣。琬。突。如。其。來。詰。以（馬。謖。所。犯。何。罪。應。該。問。斬）噫。爲。將。帥。者。失。地。喪。師。是。何。等。事。馬。謖。失。守。街。亭。蔣。琬。豈。未。知。之。抑。知。之。而。佯。爲。不。知。故。效。豐。干。饒。舌。乎。或。謂。當。時。郵。電。未。通。軍。報。稽。遲。琬。自。遠。道。而。來。不。知。底。蘊。不。能。爲。琬。咎。此。場。笑。儂。亦。根。據。演。義。編。演。度。係。臨。時。未。將。當。時。事。實。向。飾。蔣。琬。者。敘。明。致。使。飾。蔣。琬。者。抄。襲。斬。黃。袍。中。舊。文。章。也。

汪笑儂演鼎盛春秋從樊城起。至昭關止。飾中包胥者王德義。德義武二花也。包胥雖屬武將。當然以武生爲之。第一臺人才濟濟。文武老生若三麻子麒麟童。專門武生若張德俊。皆可爲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吳堃芳。吳桂芳。陳連仲。亦可承乏。乃皆不排。偏排武二花。王德義。一付尊噪。殊不耐聽。文昭關一場。飾東皋公者。吳桂芳。兩句引子。頗有味道。以下念唱。均中肯綮。到是一個硬裏子。笑儂飾伍員。唱伍員馬上怒氣冲搖板。噪子雖不及鳳卿高亮。而沈着有勁。則鳳卿所不及。向東皋問路時。於倉皇急遽之中。故作鎮

靜狀態極合戲情。聽說昭關路不通四句搖板音節較前急促。按諸戲情本宜如是（一輪明月照窗前）一段慢二簧遙吟俯唱極盡抑揚頓挫能事。以下唱工應有盡有。做派均繩墨是守。笑儂宗汪大頭者也。鳳卿亦宗大頭者。鳳卿演鼎盛春秋僅演其中之一節。演戰樊城即略去長亭會。演長亭會即略去文昭關。從未合樊城長亭昭關三大段而演於一夕者。鳳卿不能而笑儂能之。於以見笑儂根底深於鳳卿也。據老顧曲者云。數十年前楊月樓演此全本皆以一人獨任之。且於昭關後帶演蘆中人浣紗計魚藏劍唱念做打無所不造。其極洵空前絕後之作也。嗣後汪桂芬亦能獨勝。其任惟戰樊城一場之武打不過點染而已。不及楊月樓之精警。以桂芬本鬚生專家武工非其長也。茲因論笑儂之鼎盛春秋故附誌於此。

銷 魂 語

(莊 菊)

春思

(南呂一枝花)嫩寒生花底。風清影弄簾間。月亂紅。撲。牕。外。雨。香。絮。滾。樹頭雪。景物奇絕。誰不道富貴千金夜。我翻做淒涼三月節。懷故人萬里離別。負東君一番豔冶。

(梁州第七)相思鬼皮膚裏打却。睡魔神眼睫上盤桓。恰正是多情自作風流孽。錦鴛翎活扯丹鳳頸。生截並頭蓮。揉碎合歡樹。扳折升仙橋。閃却車軌。武陵溪下了。椿檝聲沉了。珮玉玎璫香消了。釵金蹀躞塵蒙了。褥錦重疊。想者覩者。冷清清空落下。讀書舍。越問闊。越情熱。你便是一寸柔腸。一寸鐵也。害的也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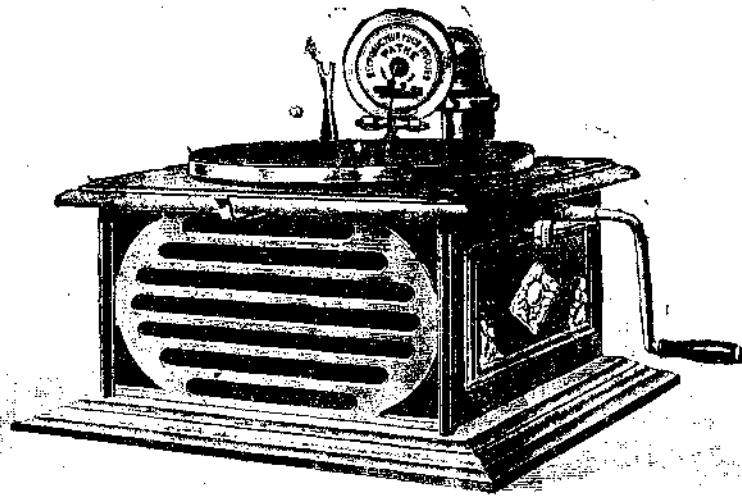
(尾聲)本待向楚王宮覓半絨兒。剩雨殘雲赦。怎下的海神廟告一道。追魂索命牒。不是俺怪膽兒。季來大薄劣。將枕邊廂誓說。把被窩兒裏賺。啜我都寫在那一個殷勤問安帖。

迷



海

百代公司
樣機



本公司金鋼鑽針笛聲機器雙面
 唱片早已馳名環球毋待贅述所
 需鑽針一支久用不煩掉換卽此
 一端異點頗蒙社會歡迎况唱片
 盡搜羅普天下最有聲望之名角
 所唱全屬真確毫不虛假不但自
 信且可面試如欲樣本函索卽寄
 所遞回件郵資敝處自行粘訖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天津法馬路十六號
 香港皇后大道



謎 話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謎格中惟以解鈴繫鈴玉版鴛鴦為最自然。因其依然本字也。捲簾迴文連環雙鈎轉珠連瑣垂柳踢斗螺旋金鎖連珠乙上乙中乙下拼首拼尾等格。雖少有變體。而新意環生。偶一為之。亦無傷大雅也。剝蕉隔簾花影二格。縱有如許奧妙。而疑障重重。猜者誠難摸索。專以隱晦難人已覺失趣矣。若夫曹娥碎錦落帽摘領分心緩帶脫靴加冠納履蝦鬚解領展翼燕尾墊根筠梢折抑破鏡等格。一經使用。尚不免破裂之病。而折巾斷袖偏裝側佩躡屣徐妃等格。則破裂更甚矣。至於梨花蘇黃白頭粉頸素心玉帶粉底則齊言楚語衛慶燕卿音既不同。流傳斯隘。烏紗青領黑胸緇帶皂靴。則橫豎彰明。故意誤認。茅塞心胸。莫茲為甚。通人達士。不屑為已。

隱語之作。厥有十忌。忌晦。忌淺。忌碎。忌滯。忌生。忌廓。忌呆。忌脫。忌鑿。忌俗。是也。狀元翦蠟。非不深切。義旨委曲。卒不易明。其弊也。晦。經訓史詞。本多同旨。一經撮合。便名隱語。其弊也。淺。鐫寸權度。尺丈辨差。義雖

盡合神乃全乏。其弊也。碎初哉首基。訓話必同。規規求之。未許出入。其弊也。滯一字兩義。原可旁通。主持太過。至不成語。其弊也。生東包西括。義廣詞宏。渺渺大湖。拾芥何處。其弊也。廓貌擬形摹。成板刻樣。畫虎雕龍。全無生氣。其弊也。呆某人某事。偶舉一端。隱姓或名。挂一漏百。其弊也。脫一義稍類。二事略同。有不合者。宛轉通之。其弊也。鑿大夫君子。子鼠丑牛。千手雷同。觸目即曉。其弊也。俗凡此十忌。誠不可不留意。然到功力漸進。此意亦應漸忘。萬不可仍舊提心在口。惟恐或失。良以一為忌病所縛。則偶一尋思。輒恐觸犯古人所忌。於是不受指摘。為能事以苟。且諧俗為變通。卒必至畫虎類犬。刻鵠類鶩。幻形輒作。真象已非。欲遠忌而忌偏叢集矣。故當功力未至之日。不妨直擲其忌。甯蹈周公之過。不為陽貨之仁也。潮人今日猜謎之盛。可謂千載一時。當一謎之揭露也。必互相推敲。互相評論。一字不肯放鬆。褒貶嚴於斧鉞。故予當張燈之時。每審慎將事。稍有疑義。輒復刪却。費盡苦心。猶起質問。然一經說明來歷。羣喙即息。顧已虛廢許多唇舌矣。且吳謝莊陳諸君。日恆苦心研究。每遇懸燈。無有不至。至則一經彎弓。射輒中的。有若巨礮攻城。應手而陷。猜者既鋒芒銛利。則作者自不能不備堅甲利兵以禦之。刀以愈磨而愈利。腦以愈用而愈靈。競爭益烈。進步更速。此吾潮謎學之所以日昌明也。

謎 錄

洛陽令除雪入戶

四子一

人之安宅也

天子作戲言

四子一 (繫鈴)

上失其道

會館

弗得則死

杜拾遺

廢嫡

稱人曰鬼

享多儀

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在陳絕糧

說書先生

十室九空

冰洋探險家

國中屬而和之

子曰甚矣

芒碭山

色衰愛弛

不願汝曹效之也

謎 解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二

四子一

四子一

唐詩一

唐詩一

(繫鈴)

(解鈴)

與。鄉。人。處。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不。以。其。道。得。之。

太。丁。未。立。

則。以。為。厲。已。也。

其。餽。也。以。禮。

不。貳。過。

是。時。孔。子。當。阨。

善。述。人。之。事。者。也。

一。問。耳。

以。求。至。乎。其。極。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聖。人。之。道。衰。

居。是。邦。也。

舊。好。隔。良。緣。

莫。學。游。俠。兒。

獨不見

謎 海

同衾同穴

唐詩一

孤燈不明思欲絕

唐詩一

自以為弗如

唐詩一

絲絲不亂

唐詩一

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

唐詩一

寡鵠

唐詩一

北闕休上書

唐詩一

其臣勸以歸也

唐詩一

豐

書經一

婦言婦容

書經一

大冠

書經一

小人之交

書經一

漢武帝秋風辭

詩經一

歎逝

詩經一

男長婚事畢

詩經一

(繫鈴)

相。對。亦。忘。言。

鴛。鴦。會。雙。死。

凝。情。自。悄。然。

美。人。捲。珠。簾。

毫。髮。盡。備。無。差。訛。

扶。持。自。是。神。明。力。

黃。鶴。一。去。不。復。返。

公。從。何。處。得。紙。本。

憐。君。何。事。到。天。涯。

澧。水。攸。同。

德。二。三。

一。人。冕。

孺。子。其。朋。

彼。汾。一。曲。

嗟。行。之。人。

既。取。我。子。

長安不見使人愁

詩經一

豔色天下重

諺一

曰然

諺一

吉平何如人

諺一 (繫鈴)

庶出

諺一

杏

詞目一

蓮

藥名一

花甲一周

古人名二

衣錦城

市招一

負之而趨

四子註一

介其雞

字一

(以上賈叔香著郭隆葵述)

孩童掃墓

劇名一

傀

同上

守歲

四書一

上樓

諺語一

我。心。西。悲。

嬌。滴。滴。

說。一。是。一。

喫。藥。難。瞞。郎。中。

小。產。

比。梅。

墓。頭。回。

二。世。盤。庚。

錢。莊。

力。能。陸。地。行。舟。

鴨。

小。上。坡。

陰。陽。界。

以。待。來。年。

步。步。高。陞。

謎 卷

除夕

唐詩一

皓首而歸

同上

無相見也

同上

哭別

同上

登雲梯

同上

(以上政奩著)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四書一

歲終

字一

所過者化

灘簑一

醉翁之意不在酒

滬市招一

紅顏不薄命

小說一

四海爲家

縣一

(以上佛輪著)

明。日。歲。華。新。

他。鄉。生。白。髮。

死。生。長。別。離。

揮。手。淚。沾。巾。

欲。上。青。天。覽。日。月。

二。者。不。可。得。兼。

青。

打。齋。飯。

別。有。趣。

美。人。福。

萍。鄉。



廣告刊例

普通	上等	特等	第等
一面	一面	一面	地位
十二元	二十元	三十元	一期
六十元	百元	百五十元	半年
百元	百六十元	二百五十元	全年

中華民國丁巳年二月出版



小說新報第三年第二期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定價表

資郵	定冊	冊數
外日本國	價	一册
一角五分	四角	半年六册
九角	二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四元	

山濟甘蘭哈奉奉奉奉奉營保天天天北北北北北北橫拿
 東南肅州爾天天天天天大口定津津津京京京京京京演坎
 官日豫英魁德德德廣章成羣新文萃聚文鴻文龍自富興華
 書新華昇義和和和義益福文玉山得文好明文成文強強書報
 局莊泰局堂記記記記堂記厚房局堂魁齋齋齋齋閣齋齋齋林社
 汕汕汕廣廣廣廣廣香香長開開開蒙開雲雲新新福州東
 頭頭頭頭頭東東東東東沙沙沙封封封自化南南都坡坡宏文
 鼎萃文富宏華林蒙適翰楚豫文百六藏邱維二西曹萬書書
 新英明華文英記學務學益會城藝三元雅書山房豐局閣局
 局社務局閣局局局號社房局文房館林堂堂局房豐局閣局
 江姜常南南寶徐揚蕪蕪蕪蕪蕪蕪江九景漢漢漢沙武廈福汕汕
 陰儂州京京應州州湖湖湖湖湖湖西昌江鎮口口口市昌門州頭頭
 寶文新中共墨中志科淵匯慎慎慎慎慎慎修石春文書書書書書
 記得華華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莊堂社局局社局局館社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紹紹甯甯甯湖杭嘉嘉松常常蘇蘇蘇蘇蘇蘇無無無無無無
 興興波波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墨教競文姚錦德文元記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潤育新明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堂館社局海堂莊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總發行所

編輯主任 崑陵李定夷
 發行者 小說新報社
 印刷者 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六二十七號門牌

外埠代售處

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六二十七號門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凡患背痛風濕水腫腎筋痛大
 脚風膀胱炎石淋腦筋痛小便
 諸疾若服此丸無不奏效如神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十五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圖中寓意